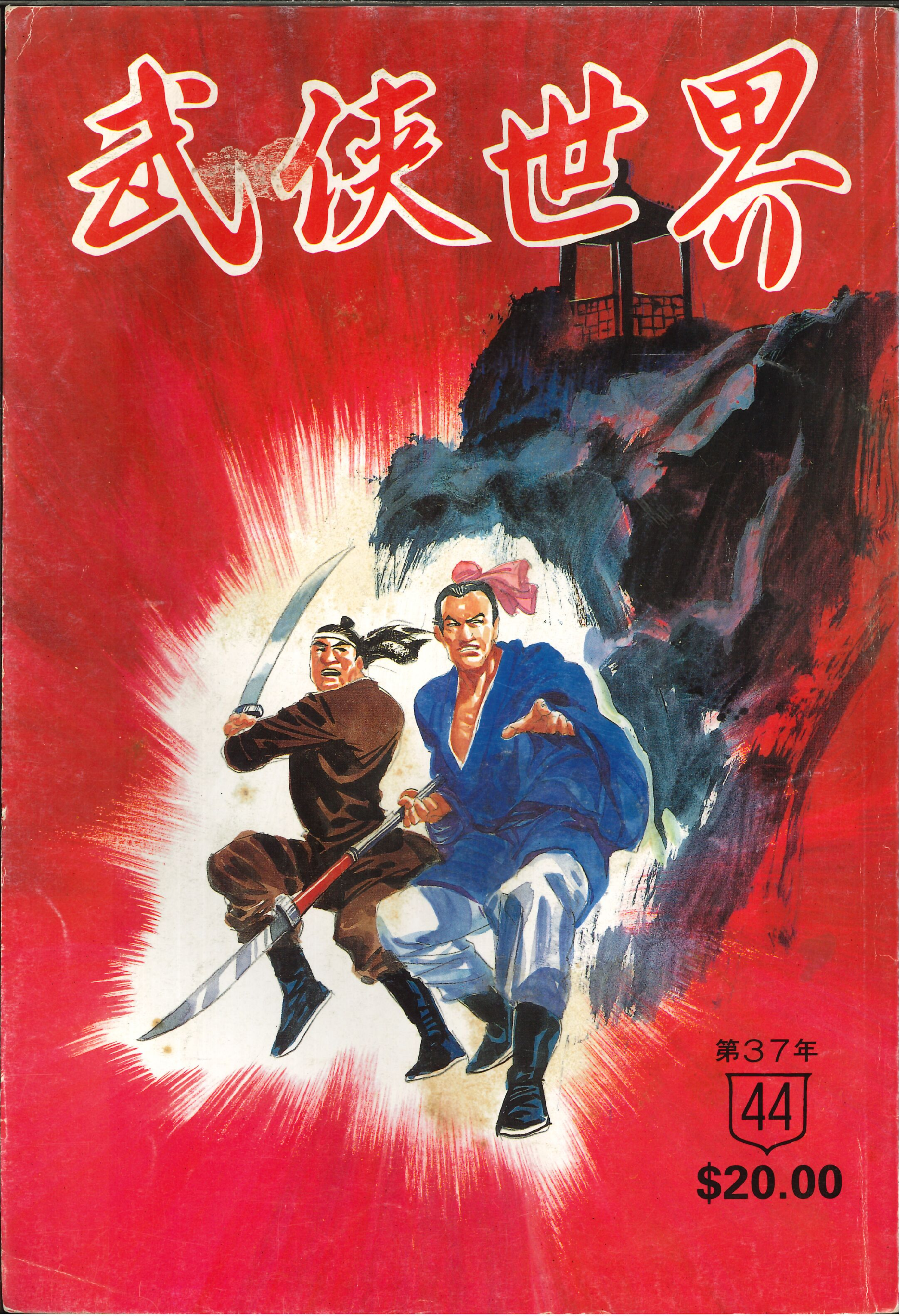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7年
44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九天飛蟬」乃「天機俠隱」續篇。龐德公爲匡扶劉氏血脈、漢室朝廷，下山預伏妙局，造就了曹操、劉備、諸葛亮、貂蟬等人，但他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人謀」，在勢如滾滾洪流、無可阻擋的「天機大勢」面前，被猛烈衝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新編三國故事精彩絕倫，寓天機兆象，生動嚴密地剖析了人世間的幻變，比之「三國演義」章回故事更加生動活潑、有聲有色，欲知天下大勢由十八路諸侯如何演變成九家割據天下勢格之詳情，請閱本故事，定讓讀友不忍釋手，回味無窮。

* * *

石磊先生所著的「春風化雨」，下闕刊在本期，欲知元兇何許人也？請閱。

司空羽先生撰著的「飛鷹」完結篇亦在本期刊登，金素如的萬般綢繆結果如何？請莫錯過精彩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邪惡交易」「魔中俠」「神劍」，請留意精彩的新故事刊出。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4期
(總號19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九天飛蟬

新派三國天機故事之二／蕭玉寒·文 可飛·圖

黃河異兆 諸侯爭雄

天蒼蒼，地茫茫；夜深沉，路漫長。

天機隱俠——龐德公站在被大奸雄董卓一把火燒成灰燼的古都洛陽城頹垣敗瓦中，長久默然不語，神色十分憂慽感傷。

好一會，龐德公才仰天長歎道：「天下大勢，當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難道吾之人謀，竟亦不可力挽狂瀾，匡扶將傾漢室？天機茫茫，神幻莫測，當眞不可以人謀逆轉嗎？」

龐德公在戰火的灰燼中，佇立了好一會，俯仰低吟，心潮激蕩，又似委決不下，十分矛盾。

終於，他長嘯一聲，毅然決然的一躍而起，轉過身來，風馳電掣地向東面掠去。

龐德公神態十分堅定，似已有所決斷，而且他這決斷是決計不會動搖的了。

他日夜不停，向東面疾馳，這一位白髮白鬍的老人，內力和輕功竟乃如此超卓，簡直不可思議。

三日三夜後，他便已抵達距洛陽千里外的瑯琊郡（今之山東）地域了。

龐德公的目的地是瑯琊郡陽都山城（即今山東沂南縣），那裏潛隱着一位「匡扶漢室」的最佳人選。

瑯琊郡陽都山城，位於東南角，距此地尚達數百里的路程，途中也不知尚須涉過多少道江河，攀爬多少座崇山峻嶺。

前面便有一道寬達數百丈的大河，猶如一道天劈巨塹橫臥於浩瀚的齊魯平原上。要從東行，便非要橫渡此天塹巨河不可。





龐德公抵達大河的西岸渡口，他向眼前的大河望去，却不禁一陣目瞪口呆。他並非畏懼天塹巨河的寬闊，亦非害怕河中的滔天巨浪。而是河水的顏色，令他一陣驚駭。

龐德公久歷江湖，洞天徹地，他自然知道，眼前的這一道天塹巨河，便是孕育華夏子孫的母河——大黃河。黃河自崑崙山約古宗列盆地發源，注入星宿海，再滙入鄂陵湖、扎陵湖，河水陡急，河流頓闊，以萬馬奔騰之勢，穿行於黃土高原，混雜大量黃泥沙石，河水變黃，猶如一條氣勢磅礴的黃色巨龍，澎湃奔騰於天地之間，黃河之名，亦由此而得。黃河一路東行，最後抵齊魯大平原，經東面的黃河口注入渤海。

黃河水因以水色濁黃而稱著，但此時在龐德公的眼底，黃河水却是清澄一片，白浪翻湧，十分奇特。

渡口並無舟船，原來的渡船也不知隱於何處去了。龐德公也毫不爲意，雖然他欲往東行，便非要渡此天塹巨河不可。他怔怔的站在渡口上，凝視着河水，默然無語，臉上一片驚奇的神色。

就在此時，在黃河的西南面上游處，晃晃搖搖的蕩來一艘小舟。小舟寬僅三尺，長僅五尺，充其量也祇能容一人載渡，而且在風急浪高的河中，乘載一人也十分兇險。

小舟上却有一位童顏鶴髮的老者，也不知其年歲，盤坐於舟尾，雙手偶爾向舟下的河水一撥，小舟便如箭般飛馳，他的安逸神態，祇怕坐在百丈巨船的人也不如他的安穩。

龐德公目注小舟，以及小舟上的古怪老人，心中又不由微吃一驚，因爲他忽然發現，那童顏鶴髮的老者，周身竟有一股淡紫色的煙氣籠罩。龐德公自然窺悉，此乃一般世人絕無僅有的「仙靈貴氣」，有此煙氣籠罩之人，不必說其修爲有多深，他本身便已是一個不壞的「仙靈之身」了，亦即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仙一類的人物。

「喂！老兄，你欲渡此天河巨塹麼？」此時小舟上的童顏鶴髮老人忽然呵呵笑問道。

龐德公心中正感好奇，暗道：黃河水變清本已奇怪之極，怎的河上更出現這位稀奇人物呢？莫非當眞是「天道將變，怪事叢生麼？」

他心念未了，也沒回答小舟上

老人的招呼，此時在西岸的南面却有一位年約五十多的男子，身穿黑白相間的衣袍，腳下如行雲流水，正飄然而至。

黑白衣袍男子人沒到，一串笑聲便已傳來：「好啊！吾已算準，今日午時，於黃河渡口，必遇當世兩大奇人，果然不錯，當世兩大奇人，竟然一齊現身啊！」

龐德公聞聲，不由目注來人一眼，但見此人目中精光閃灼，此乃身負神相奇技之相，他所言絕非虛假，心中不由又微一動，暗道：吾正爲目下的天機大勢迷惑，不料剛踏入齊魯之地，便有兩位奇人出現，更見黃河水變清，連串奇兆，莫非有所喻示麼？

他心中轉念，便先以逼音成線的功夫，向河上小舟中的老人傳話道：「這位老哥，你既道此乃天河巨塹，小舟僅可乘載一人，又如何渡得人過去？」

小舟上的老人呵呵笑道：「吾之小舟，祇渡有緣之士，老兄你若與吾舟有緣，自然可以穩渡也。」

飄然而至的男子不待龐德公回答，已搶先笑道：「那請教老哥哥，我管輅又是否與你的小舟有緣？若有緣，你這小舟難道亦可同時渡載吾等二人麼？」

那小舟上的老人呵呵笑道：「吾之小舟，既然可渡有緣人，自然

是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啊！」

飄然而至的男子——管輅，一聽笑道：「請問老哥哥，何謂有緣？難道不是見者有份麼？」

小舟上的老人笑道：「見到吾之小舟，自然是有緣方可見到，既然如此，當然便是見者有份啊！」

管輅一聽，也不猶豫，縱身便向河岸的小舟躍去。小舟距岸本有三丈，管輅這般一躍，雖然穩穩的躍上舟頭，但却把小舟向外撞開了數丈，小舟距岸便足達十丈遠了。

管輅已躍上小舟，挺立小舟船頭，小舟果然奇特，多載一人，竟毫不晃搖，平穩如巨船。管輅向岸上的龐德公拱手道：「這位老哥，欲渡此河，爲甚不與我一道躍上，如今距岸十丈，要上來便困難得多了。」

小舟上的老人呵呵笑道：「距岸三丈，可躍上舟，若然有緣，又怎會被區區十丈所阻，吾觀岸上的老哥，憑他的功力，莫說十丈距離，祇怕再多十丈，亦難阻他分毫呢！」

小舟上的老人話音未落，岸上的龐德公忽地脫下左脚穿的布鞋，隨手向河中一甩，左脚布鞋恰好落在距岸五丈的水中，龐德公右脚向地面一踏，身形如飄風一掠而起，已離岸五丈，下面恰好是浮在水面的左脚布鞋。

龐德公身子往下一沉，左足尖向水面的浮鞋一點一勾，藉此一點反彈之力，身子再度前躍，那浮鞋亦套進左脚，一掠五丈，呼地落於小舟船頭，小舟亦僅輕微一晃，迅即平穩。

管輅不由吐舌道：「這等『一鞋渡江』的功夫，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那童顏鶴髮的老者呵呵笑道：「如何？吾早就判定，這位老兄莫說離岸十丈，祇怕再多三十丈亦難他不倒，呵呵，左慈我自負吾之『仙靈神功』冠絕天下，但這位老兄的『一鞋渡江』的本事，祇怕與我老左慈難分出高下了！」

童顏鶴髮、小舟上的老者，原來叫左慈。管輅、龐德公二人一聽，均不由驚訝的輕「咦！」了一聲。

龐德公向左慈拱手道：「原來是以『仙靈神功』著稱於世的左慈前輩，怪道一葉輕舟，竟可載渡三人，渡此天河巨塹也！」

管輅哈哈笑道：「吾所料絲毫不差，果然是當今奇人現身也，但不知這『一鞋渡江』的老先生，到底是何方高人呢？」

龐德公目注管輅一眼，見他的眼神灼灼生輝，似可洞悉人間之世，所言絕非虛妄，便坦然的含笑道：「吾乃荊州峴山龐德公是也。」

管輅一聽，不由聳然動容，似乎比遇上「仙靈老人」左慈更令他驚喜，他連忙向龐德公俯身一揖，道：「天助我也！在下正爲各等異象迷惑，素知天機隱俠龐先生的本領，上可察天，下可洞地，久欲拜會，可惜緣慳一面，今日天幸被我遇上了。」

龐德公微微一笑道：「管老弟不必過謙，吾亦知你乃一代神相之士，你的神目可洞悉世人奧秘呢！」

管輅忙道：「不然，比起龐先生的洞天徹地本領，在下相人之術，不過是微末之技罷了。」

「仙靈老人」左慈不由呵呵笑道：「你二人祇管彼此謙遜，却仍未道出因何異象困惑，倒教我老左慈心癢難熬，白費了載渡你等過河的力氣啊！」

龐德公含笑道：「左老前輩已入仙靈一類，天地乾坤，於你還有甚奧秘可言呢？」

左慈却很認眞的道：「不然，吾所精不外是吐納、長生、呼風、喚雨諸種道家神通，雖然被世人稱爲『仙輩』，但却難及二位洞天、察地、悉人之三大奇學呢！」

龐德公微一沉吟，便道：「既然兩位均與吾同一心思，那便一面渡河，一面彼此參詳斟酌一下便了。」

左慈坐於小舟尾端，聞言微笑一下，即伸手向水中一撥，小舟便旋過身去，向東岸疾馳而去。說也奇怪，小舟看似載一個人也嫌負荷過重，但此時乘載三人，却也毫不晃搖。這眞如「仙靈老人」左慈所言，是「少少無拘，多多益善」。

龐德公見管輅此時忽然沉默不語，凝視河水怔怔的出神，便知他亦已發現黃河水的變異了，他也不去驚擾他，亦心中默默沉思。

小舟如箭，在白浪翻湧的黃河水面，向東岸飛馳。

果然管輅僅過了一會，便按捺不住，向龐德公道：「龐老先生，吾聞天雖無言，但示象於人，以警於世。吾近年屢觀天象，見太微星宮之內，金星、火星侵入其中，其象十分怪異，未知主何朕兆，尚請先生不吝賜告。」

龐德公知管輅雖然精於相人之術，但於天機、地脈二大奇學，却僅略知皮毛，又見他意態甚誠，便坦然的道：「太微乃帝宮星座，金、火二星，乃主征戰殺伐，若侵太微，乃主人間帝王有兇厄之兆。」

管輅一聽，皺了皺眉，又道：「吾又見金、火二星，入侵房、心二星，未知預示甚麼？」

龐德公道：「房、心二星，乃主日月運行之天道，若受金、火二

星所犯，則主帝室後繼無人，國運將傾之兆也。天象之兆，其實遠不止於此呢！」

管輅却急道：「就於前年，吾又見各地出現諸種異兆。冬天大寒，竟把竹樹和松柏也凍死了。而今年春夏，又見寒霜肅殺，冰雹成災，天降暴雨，雷電驚世，令人十分震撼，這又是甚麼徵兆？」

龐德公微歎口氣，道：「松柏凍傷，竹林枯黃，不出三年，天子遭殃！天降災禍，乃主人間嚴刑峻律苛殘之兆，世人以爲，此乃上天震怒示警之意也。」

管輅一聽，又連忙道：「既然吾之所見，皆不利於天子兇厄之兆，但吾聞『周易』有卦，道：黃河水清，天下太平之說，如今舟下之水，竟清澄一片，爲甚竟與天兆之意相反呢？」

龐德公聞言，不禁微笑，因爲他亦早就驚覺此異象了。他微一沉吟，若有所思的道：「黃河水變清，乃一大異兆，不可不加細察也。自春秋以來，黃河未有水清之時。而黃河乃源自崑崙山脈，崑崙山脈乃中華龍脈之祖也，因此黃河乃主天下各路諸侯氣運之兆。如今黃河水清，與天兆之意逆反，祇怕絕非吉祥之兆。」

管輅一聽，聳然動容，舟尾的「仙靈老人」左慈亦忍不住插口道：「龐老哥，既然古卦有『黃河水清，天下太平』之論，爲甚又判爲不祥之兆？」

龐德公沉吟道：「黃河乃中華氏族之母河，孕育天地萬物，亦主天下諸侯之氣數運命也。其清，屬陽氣；其濁，屬陰氣，黃河應濁而反變清，豈非陰欲化爲陽，臣子欲作帝王麼？天下諸侯野心勃發，必惹殘酷戰禍，這於天下百姓蒼生而言，又豈是吉祥之兆啊！」

管輅神色不由驟變，喃喃的道：「黃河水變清異兆，吾已細察多日矣，尚以爲此乃主天下太平之兆呢，不料却是慘酷戰禍之變。」

龐德公亦微嘆口氣道：「天氣現異，地有兇兆，人有災變，三者皆兇，而黃河獨清，就如春秋之年，大亂之世麒麟不應現而現，孔子判爲乃天道已窮之兇兆也。綜而觀之，華夏之地，祇怕將有諸侯割地，逐鹿爭雄，戰火瀰天之禍了。」

管輅長嘆一聲道：「但凡戰亂，皆苦了黎民百姓！天意如此，難道吾輩中人，便祇能坐視不理，聽天由命麼？」管輅說時，目灼灼的注視龐德公，似急欲從他身上尋着答案似的。

* * *

龐德公聞言，又目注管輅一眼，見他一臉正氣，確證是一位憂國憂民之士，便坦然的道：「目下天機大勢，確有天下三分之厄，但是否可以逆轉，便是吾輩中人所須深思之處也。」

目中精光一閃，正欲發話，那「仙靈老人」左慈已呵呵笑道：「世人皆道：我老左慈之能，可以旋乾轉坤、奪天地之造化，憑你二位洞天察地悉人之本領，加上我老左慈，三人合璧，未知是否可以阻止天機大勢的運轉呢？呵呵……」

龐德公聞言不由微笑道：「左老前輩乃世外仙靈之士，爲甚仍如此執着於塵世？」

老左慈笑道：「吾之道雖得於天，但仍須立足於地，這天機大勢於大地演行，我老左慈又怎可不被捲入？既然勢無可免，我老左慈又爲甚不搶先一步，去自投羅網呢？」

管輅亦慨然道：「不錯，天網恢恢，避無可避，倒不如勇而投身，總好過坐而待斃！」

龐德公道：「兩位既亦有此意，那便同赴琅琊陽山城走一遭吧！」

管輅奇道：「龐老先生，據我所知，琅琊陽都並無異兆出現，爲甚先生不惜千里奔波前赴呢？」

龐德公微笑道：「此地雖無天象異兆，但潛隱異士，若吾所料不差，此人祇怕便是唯一可逆轉天機，匡扶將傾漢室的人選也。」

管輅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不料琅琊陽都，竟潛隱了一位如此天才！倒是我管輅孤陋寡聞忽略了！但未悉此人來歷何處？有多大年紀？」

龐德公若有所思的含笑道：「此人複姓諸葛，世居琅琊陽都，但目下尚年僅十五歲而已。」

管輅不由又驚又奇又好笑，忍不住道：「在下今年虛渡五十，亦虛負神相之號，却並非唯一可以逆轉天機、匡扶將傾漢室的人選，龐老先生竟判定一位十五歲娃兒，有此驚世神通嗎？」

「仙靈老人」——左慈亦呵呵笑着插口道：「果眞如此，我老左慈倒要大大的開開眼界了！」

龐德公微微一笑，知老左慈、管輅均是身懷奇技之人，此時決計難令其相信他的判斷，便淡淡的笑道：「渡過彼岸，一直東行，便是琅琊陽都地域，按吾判料，此子必定尚在彼處，是否如此，兩位大可親自考證便了！」

「仙靈老人」左慈一聽，大喜道：「好啊！我老左慈近日正悶得發慌，若有此等天才娃娃逗逗，可樂死我也！」他說着，手臂向河水疾地一揮，這奇異的怪舟，便如長了風帆，更鼓足勁風，向彼岸飛馳而去。

不一會，小舟便已泊上東岸，龐德公、老左慈、管輅等三位當世奇人，一路向東面飛掠。三人的功力，此時便分出高下來了。祇見老左慈果然不愧身負「仙靈神功」，他脚底離地三寸，似有輕煙承托，行雲流水般向前飄動，閒逸優雅之極。龐德公身如古松，迎風擺動，他的鬚髯飄拂之間，便把後面的管輅抛離了一段。相形之下，管輅便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他奮力施展他的「神相功」，視大地爲「人相」，凝神細察，一路追索，這才勉强跟了上去。

三人雖然略分高下，但於世人而言，三人的功力，却已經是超凡入聖的絕頂之輩。近數百里的路程，在三人的脚下，竟僅花了約二個時辰。到傍晚時分，三人便已抵達琅琊陽都城外了。

龐德公却並不進城，在城郊小路，折回南行，不久便抵達一道溪畔。

溪畔中依然有一塊大白石，當年曾在石上以直鈎釣魚的人，竟然便是與龐德公分手近十五年的諸葛珪，但此時石在人空，當年的諸葛珪已永眠地下了。

龐德公目睹白石，心中不由一陣神傷，因爲他當日已經判斷，諸葛珪年壽不長，僅剩十五年歲月，若所判不差，那諸葛珪此時應已不在人世了！

老左慈見龐德公忽地凝視溪畔白石久久不動，神色傷感，不由呵呵笑道：「龐老哥，你祇顧望這大白石作甚？難道這大白石內隱甚麼驚天奧秘不成？」

龐德公微嘆口氣，喃喃地道：「流水依舊，白石仍在，但人恐已作古了！」

管輅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忙道：「不好！龐老先生所言天才，年僅十五，便夭折了麼？」

老左慈亦失望的叫道：「怎的了？這天才娃娃死了麼？」

龐德公不由呵呵笑道：「此子身負旋乾轉坤、逆轉天機、匡扶漢室重任，豈會如此短促夭折？吾所料作古之人，乃此子之生父而已。吾與彼一別十五年，此子必已初成氣候了！不必驚奇，前面的古屋，便是此子的祖居之地，吾等且前去鑑證便了……」

龐德公話音未落，突見十丈遠處古屋之中，有兩位男女娃娃追逐而出，男娃約莫十二，女娃約十歲。男女娃兒嘻哈笑逐，一直向西面的溪畔跑去。

女娃眼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無路可逃，俏眼珠一轉，忽地躍上一塊石上，格格笑道：「三哥！你莫再追我，不然我便施展二哥所教的妙計來應付啦！」

那男娃哈哈大笑，把雙手往腰間一叉，道：「怕你麼？四妹！二哥所授三十六計，你此時祇可施展『背水一戰』之計也！」

女娃的心思似被男娃窺破，却絕不氣餒，俏眼珠一轉，反而更决然的笑道：「錯了，我諸葛慧之妙計，豈會被你識破？我且讓你瞧瞧，我的妙計你能不能破？」女娃話音未落，竟毫不猶豫，縱身而躍，向溪流中一躍而下，就如被敵軍所追，走投無路，逼得毅然跳河自盡！

那男娃一見，不由大吃一驚，嚇得失聲大叫道：「四妹！你不懂水性，跳河幹麼？你這是甚麼見鬼的退敵妙計啊！」

那女娃——諸葛慧，此時已置身於溪流，溪水甚深，她似乎眞的不懂水性，被溪水淹得半沉半浮苦苦掙扎，但依然毫不示弱，一面嗆咳，一面尖聲叫道：「嘻！這是二哥所授的『置諸死地而後生』之計啊！吭吭……三哥，這不就把你嚇退了麼？吭吭！」女娃說時，一口溪水把她嗆住，難再叫出聲音來了。

岸邊的三哥——男娃嚇得臉色發白，拚命的大叫道：「四妹！你快上來！三哥算是被你嚇退了好麼？你快上來啊！」

此時龐德公、老左慈、管輅三人，距男女娃兒這面足達百丈，見狀便欲施救，亦有所不及。不知爲甚，龐德公却十分從容，含笑不語。管輅被女娃的施爲弄得一陣發呆，竟忘了作聲。老左慈却似乎十分關切，急得頓脚直跳道：「老天！你這娃兒施展的甚麼『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妙計？你這般施爲，豈非『自置死地見閻王』麼？」他正欲不顧一切，掠上前去，不管死活，把那女娃先救上來，再作打算。

就在此時，那面却忽地飄出一團白影，如煙似雲，疾如風馳，直向溪流中捲去。到白影再現時，手上已多了一抹紫影，原來是那被溪水淹得半死的女娃兒。

白影挾着一抹紫影，從溪流中疾飄而上，穩穩的降到岸上，又一聲低喚傳了過來：「四妹！你怎的如此頑皮？把我的三十六計，施用於娃兒嬉玩上了？」

白影原來是一位年方十五六歲的大男娃，聽他的口氣，顯然是那女娃兒諸葛慧的二哥，但他的功夫，却比他弟妹高强多了，就憑他剛才施展的「如煙似雲」絕頂救人功夫，便足以躋身武林高手之列了。

老左慈、管輅二人，正瞧得一陣驚訝，龐德公目睹之下，眼神却不由大亮，因爲他已窺破那白影男娃剛才施展的救人功夫，正是淵源

於他那「無藏而有餘、無爲而至大巧」的「無爲神功」心法！而這套心法，是他當年封存贈予諸葛家奇嬰諸葛亮的第一個錦囊。按他的安排，那奇嬰諸葛亮，應已研習這套內功心法十多年了，他因此一下子便醒悟這白影男娃的來歷。

龐德公心中欣喜萬分，他也不及向老左慈、管輅二人招呼，右足一踏地面，身形如電，已向那白影娃射去，「你叫諸葛亮，是麼？」龐德公欣喜的落在白影男娃面前。

白影男娃右手仍扶持着那紫衣女娃，見了龐德公，先是微微一怔，似在思忖，但立刻即恍然而悟，欣喜萬分的回答道：「是！我是諸葛亮！亮兒拜見恩師龐德公！今日終與恩師相逢啦！」

白影男娃果然便是十五年前的奇嬰諸葛亮！但此時却令龐德公更驚奇了，他伸手一握諸葛亮的腕脈，凝神默察，但覺充滿「無藏而有餘、無爲而至大巧」的脈象，由此足可確證，此子身負的確然是他傳授的獨門「無爲內功心法」。證實了這一點，龐德公不由更添驚奇，他目注諸葛亮，道：「嗯，你的確是長大了的亮兒！但你當年僅得半歲，怎認得我是龐德公？」

白衣男娃——諸葛亮從容的笑笑，道：「當然認得，亮兒不知怎的，自練了師傅傳授的內功心法，心胸便一片空靈，可容萬物，事無巨細，祇要凝神細思，便可勾起記憶，猶如景物攝入眼底，再一分辨，便可了然。因此亮兒一見師傅的『白髮白鬚』，心中一動，便判斷便是當年傳亮兒錦囊的恩師龐德公了！」

諸葛亮含笑說時，老左慈、管輅二人，已掠到這一面來。兩人仔細審察諸葛亮，再聽他與龐德公的一番對答，均不由一陣驚奇，皆暗道：當世果然有此絕頂奇才！

龐德公心中十分欣喜，他也忘了再考究了。他向後面的古屋瞥了一眼，似期待甚麼，但又害怕證實甚麼，心中十分矛盾。龐德公的神情，落入諸葛亮的眼中，他微一思忖，便忽然老成的嘆了口氣。

老左慈見狀，笑道：「諸葛亮，你年紀小小，怎的學那古怪老兒，嘆甚麼氣了？」

諸葛亮道：「我見師傅他的神情，便知他忽然憶起故人之情，而在此地的故人，僅先父一人而矣。十五年前師傅降臨我家，先父尚好端端的，不料十五年後的今日，先父已入土作古一周年了！亮兒因此而嘆氣。」

老左慈一聽，霍地轉向龐德公，道：「喂！龐老兄，是否如此？」

龐德公微嘆口氣，道：「果然如此！吾十五年前曾與亮兒生父諸葛珪於此溪畔相遇，才發現了諸葛家已出了一位奇嬰。可惜十五年後，諸葛珪果然年壽不永，已作古長逝了！」

龐德公話音未落，老左慈已一躍而跳起道：「不得了！諸葛亮這小子心中一動，便把世人心思窺透，這豈非比我老左慈的『心血來潮』道家玄功更奇妙麼？這小子日後當眞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把吾輩中人也比下去了！」

龐德公尚未有所表示，諸葛亮已滿臉肅然的道：「老前輩，此言差矣。青既出於藍，既無藍何來有青？世人覺青勝於藍，不過僅觀外表，而未悉內中奧秘而已！」

老左慈笑道：「青出藍便青出於藍了，又有甚奧秘？」

諸葛亮道：「青既出於藍，即青以藍爲本源，其色就算較藍爲鮮，亦離不了本源，不過是把『藍』發揚光大罷了。就如恩師授我以奇學，恩師即亮兒本源，他日亮兒就算有所成就，亦僅是師門的宏揚而已，絕非亮兒勝於師傅啊！」

老左慈一聽，作聲不得，他在諸葛亮這位十五六歲的娃兒面前，竟無法辯駁。

管輅却不由連聲暗讚道：「很好！此子學而有所成而不忘根本，且心思靈慧，聰明絕頂，雄辯剖析，絲絲入微，正是匡扶天下的一代奇才也！怪道龐德公這一代天機隱俠，對此子如此看重了！」

此時由諸葛亮救上岸來的紫衣女娃——諸葛慧，已回過神來，雖經歷了生死一線的兇險，却絕不畏縮，向老左慈格格笑道：「老伯伯，你願意收慧兒爲徒麼？」

諸葛慧此言一出，連龐德公亦不由微微一怔，目注諸葛慧，仔細審視，一會不由又欣然一笑，暗道此女娃出自諸葛家，印堂有仙靈之氣流溢，果然是老左慈仙靈門的最佳傳人弟子！

* * *

龐德公沉吟之際，諸葛亮却忙道：「四妹莫頑皮胡鬧，這位老伯伯乃恩師一類的高人，豈會收你十歲女娃爲徒呢？快隨三弟回家，先把一身濕衣換了吧？」

諸葛慧却並不服氣，把小手往小腰肢一叉，格格笑道：「二哥！你好偏心！你自己有了一位高人師傅，便不替我想想妙法，求個高人師傅拜拜嗎？」

諸葛亮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雖然聽明絕頂，但在這位嬌嗔的妹妹面前，却似乎一籌莫展了。諸葛亮心道：師傅這等高人異士，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又豈會肯輕易收凡塵俗世中人爲徒呢？更何況是一位年僅十歲的女娃娃？這豈非强

人所難嗎？

他正思忖時，不料那老左慈却呵呵一笑，道：「喂，女娃兒，你爲甚麼欲拜我老左慈爲師呢？」

諸葛慧毫不畏怯，笑道：「原來是老左慈老伯伯……但老伯伯爲甚麼要問爲甚麼？」

老左慈道：「看你如何回答唄！若合我老左慈心意，說不定我便肯收你爲徒啦……」

諸葛慧笑道：「若不合老伯伯心意呢？那便不肯收慧兒爲徒了？」

老左慈呵呵笑道：「是極！是極！你若不合吾心意，我自然不會收你爲徒？但你只管坦誠回答，到底爲甚麼要拜吾爲師？你莫使詐，你若使詐，我老左慈一下『心血來潮』，便立刻知道，然後便溜之乎也。」

諸葛慧一聽，俏眼珠一轉，忽地格格笑道：「那慧兒必定不能拜老伯伯爲師了！」

老左慈道：「你尚未回答，爲甚麼如此肯定？」

諸葛慧道：「老伯伯！因爲慧兒並不懂甚麼救國救民，甚麼見義勇爲的大道理，慧兒只知道跟老伯伯你學一點有趣好玩的功夫。因此老伯伯你必定不喜歡，也必定不肯收慧兒爲徒……是麼？」

不料老左慈却呵呵而笑，欣然道：「好，好極了！吾之功夫，以『有趣好玩』爲根基，再衍生一切，而成『仙靈神功』，你既一口答中，便甚合我老左慈的口味啊……吾且教你看看這等『有趣好玩』的功夫……」

老左慈話音未落，右手忽地從胸口處向外迴旋推出，一股熱氣立刻便把諸葛慧罩住了。但見諸葛慧的濕紫衣，忽地冒出騰騰的蒸氣，老左慈送出的這股熱氣，似乎十分威烈。

管輅在一旁，仍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因爲他的目光，自始至終落在那追逐女娃下水的三哥身上，似乎對他極感興趣，因此便把其他的忽略了。

龐德公一見，却連忙以腹音向老左慈傳話道：「左老哥手下留情……切莫操之過急，把女娃兒誤傷了！」原來他見老左慈向諸葛慧送出的熱力十分厲害，連濕衣的水份亦被蒸發，便連忙向老左慈示警。

老左慈得意的呵呵大笑，伸手向諸葛慧一指，道：「龐老兄，你爲甚不問問這女娃兒，是否有趣好玩極了？」

龐德公尚未開口，諸葛亮擔心妹妹的安危，連忙問諸葛慧道：「四妹……你如何了？」

只見諸葛慧渾身上下，被蒸氣籠罩，猶如被置身於蒸籠中，想必十分痛苦難受，不料她却格格直笑，手舞足蹈，似乎十分快樂，果然是好玩有趣極了。

諸葛亮仍不放心，又忙道：「四妹，你感覺如何？切勿隱瞞，快說出來讓左老前輩知啊！」

諸葛慧此時忽然格格笑道：「二哥，我如沐熱水浴，十分舒服啊！左老伯伯可由冷變熱，這等功夫當眞有趣好玩極了。」

一會後，罩住諸葛慧的蒸氣消失了，她身上的濕衣亦變得乾淨光潔，這比世人洗衣曬衣的過程，顯得快速而神妙多了。

諸葛慧摸一摸身上的紫衣，又仔細瞧了瞧，她發覺不但全乾了，而且入水沾上的泥跡，竟也不見了，她不由樂得拍手笑道：「好啊！好極了！左老伯伯先教慧兒這等乾衣淨衣的法子，慧兒日後替二哥、三哥洗衣，便省回一番大力氣了！」

老左慈一聽，不由大笑道：「很好，很好！教你不難，但你先須花一千八百倍洗衣服的大力氣，然後才能使用，你願意再學麼？」

諸葛慧俏眼珠一轉，決然的道：「願意，慧兒十分願意學！」

老左慈倒覺得驚奇，笑道：「這比你洗衣服辛苦一千八百倍，你不怕麼？」

諸葛慧咬了咬小指頭，道：「慧兒不怕！」

老左慈道：「爲甚不怕？」

諸葛慧道：「因爲我只要先辛苦一千八百倍，學了左老伯伯你的洗衣淨衣功夫，日後便可省回一千八百倍的時間，節省一千八百倍的力氣啦！」

老左慈一聽，欣喜的大笑道：「好！好！你這女娃甚合我老左慈的心意，老左慈今日便破例收你這女娃爲義孫女兒吧！」

諸葛亮已知左慈是師傅龐德公一類的絕世高人，一聽他竟肯收諸葛慧爲義孫女兒，心中不由替諸葛慧歡喜，正欲吩咐她上前拜見，但諸葛慧絕頂靈慧，她不待吩咐，已一步跳到老左慈身前，跪下拜道：「孫女諸葛慧，拜見老左慈師傅爺爺！」

老左慈高興得哈哈大笑道：「好！好極了，我老左慈終生修練，不料却於此動蕩之世，收了一位乖乖孫女徒弟，吾之『仙靈門』，終於覓得一位衣砵傳人了！」

老左慈說罷，伸手向諸葛慧一招，一團白煙從他的掌心飄出，把諸葛慧凌空昇托起來，繞着衆人旋了一圈，直把諸葛慧逗得格格大笑。

龐德公知諸葛慧極有慧根，確然是修練老左慈「仙靈神功」的最佳

人選，心中不由一陣欣喜，爲諸葛一脈又出一位奇才而高興。他向諸葛家的三兒諸葛鈞瞧一眼，但見管輅正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心中不由暗暗好笑，心道：這神相老兒，想必不甘寂寞，眼見老左慈收徒弟收得高興，也欲湊熱鬧收徒了！這諸葛鈞氣質木訥，靈性比不上乃妹乃兄，這神相老兒若收他爲徒，只怕須花好一番氣力呢！

龐德公心中正轉念，諸葛亮已向他拜請道：「師傅，請到亮兒家中，喝一杯清茶，好麼？」

龐德公正感口渴，又想打聽一下諸葛家這十五六年來的動靜，便欣然答應。諸葛慧一聽，已搶先拉着老左慈的手，喜氣洋洋的向那古屋走去。

走進古屋，龐德公但見屋中情景，已與十五年前相比面目全非，十五年前諸葛亮的生父諸葛珪仍好端端的在世，並熱情相待，十五年後的今日，諸葛珪的靈位，却已擺在祖先神案上了。屋中的傢俱雜物亦已十分破舊，顯見諸葛亮這幾兄妹的生活過得十分艱困。

龐德公向諸葛亮細問之下，才知在諸葛亮五歲時，亦即諸葛慧誕生的那一年，娘親便去世了。埋葬了娘親，諸葛珪忍住悲痛，把龐德公留贈的第一個錦囊開拆了，交到諸葛亮的手上。諸葛亮自此便依錦囊中龐德公的授示訣要研習，他絕不鬆懈，已整整研習了十多年時光了，到諸葛亮十七歲的年頭，諸葛珪便一病不起，他臨終時再三吩咐諸葛亮，並吩咐他於十七歲生日那天才可開拆第二個錦囊，而第三個錦囊，則要留待諸葛亮五十四歲那年才可開封，諸葛珪說罷，便溘然長逝了。

說到此處，諸葛亮便默然不語了，似乎十分感傷父親的英年早逝。

龐德公道：「那麼，這些年來，你兄弟四人的日子如何渡過？」

諸葛亮道：「父親去世後，大哥諸葛瑾便到縣衙做書吏，掙錢回來養活我等三弟妹，我便負責在家照應二位弟妹了……日子雖然過得很苦，但總要生活下去的呀！」

諸葛亮說到此處，不但龐德公默然不語，十分感傷，就連與諸葛家初度相逢的「仙靈老人」左慈、神相管輅二人，亦不由感觸的歎了口氣。

管輅忽然對諸葛家的三兒諸葛鈞兒道：「鈞兒，你願意跟隨老夫學藝嗎？」

諸葛鈞年方十二歲，尚不懂人世間的甚麼際遇之談，聽管輅問他，竟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龐德公見狀，知諸葛鈞的靈氣不着諸葛亮和諸葛慧，便以密音向諸葛亮傳意道：「亮兒，他是神相管輅，相人之術獨步天下，吾亦不及，他既有意收鈞兒爲徒，乃鈞兒莫大福氣，快着他拜見師傅啊！」

諸葛亮一聽，他視龐德公已如師如父，哪會猶豫？便連忙對諸葛鈞道：「三弟！快上前拜見師傅管輅前輩啊！」

諸葛鈞對他的二哥諸葛亮十分信服，聞言便走上前去，跪下向管輅叩頭，道：「徒兒諸葛鈞拜見師傅！」

管輅欣然扶起諸葛鈞，心道：此子的靈氣雖然不及諸葛亮和乃妹諸葛慧，略顯木訥，但吾道首重心思沉穩，鈞兒正是最佳之人選也！

老左慈見了，不由呵呵而笑道：「喂，管輅老弟，你既收這娃兒爲徒，可有甚禮物賜予你這寶貝徒弟？」

管輅笑道：「吾既收鈞兒爲徒，自然有禮物贈他也！」管輅說時，從懷中摸出一卷書册，決然的遞給諸葛鈞道：「龐老先生贈你二哥諸葛亮三大錦囊作見面禮，吾便把這部『周易』傳授於你吧！你莫輕覷了這一部奇書，只要研習精通，憑此便足以走天下也！」

諸葛鈞恭謹的接過書册，道：「是，師傅！鈞兒謹遵教誨。」

老左慈十分同情諸葛氏三兄弟妹的處境，欲逼管輅施展妙法，替諸葛家兄妹解困。不料管輅輕輕一下，便把他這一難題化解了。

老左慈正轉念時，諸葛慧已偎到他的身側，格格笑道：「師傅爺爺啊，二哥、三哥拜師，均獲贈禮物，偏慧兒兩手空空，師傅爺爺便不贈慧兒一點禮物嗎？」

老左慈一聽，不由微微一怔，正欲回話，管輅却已呵呵笑道：「左老哥喜出難題，剛才欲令我爲難，現在倒好了，害我不成，反累了你自己也！」

老左慈正欲反駁，抬眼處，望見諸葛家三兒妹的淒苦境況，便不再發話，他沉默了一會，忽然下了狠心似的一躍而起，決然的道：「好吧！慧兒你等一等，吾便贈你一件禮物……」話音未落，他身影一晃，已飄出屋外去了，身形快如電光石火，令人咋舌。

諸葛慧不由失聲尖叫道：「不好了，師傅爺爺被慧兒急走了，使出絕頂功夫溜之大吉了啊！」

諸葛亮目視老左慈消失的屋外，却若有所思的道：「四妹莫胡說，依我所料，老左前輩乃性情中人，心極仁慈，他必定因吾家貧困境況，動了惻隱之心，他欲送贈四妹一件驚人的禮物了……」

諸葛亮話音未落，老左慈已呼地重行捲了進來，他手中多了一件

東西，細看時却是一塊閃爍黃光的石頭。

諸葛慧一見，便格格笑道：「師傅爺爺，慧兒不要禮物了……」

老左慈笑道：「禮物我已帶回，慧兒爲甚不要？」

諸葛慧笑道：「師傅爺爺，我知你身上並無禮物，被慧兒逼急了，便胡亂出去尋一塊石頭回來。慧兒若再索要，把師傅爺爺你逼慌了，豈非便溜之大吉了嗎？慧兒不想失去師傅爺爺你，因此這禮物決計不要了。」

老左慈不由呵呵一笑，道：「慧兒小小年紀，竟知爲師傅爺爺的難處着想，十分難能可貴……但你以爲這塊石頭很普通平凡麼？」

諸葛慧笑道：「當然啦！像師傅爺爺手中所揑的石頭，慧兒於溪流下游之處，隨手便可撿拾十塊八塊啦！師傅爺爺，這又有甚稀奇了？」

老左慈一聽，古怪的笑了笑，然後只見他猛地深吸一口眞氣，盤膝坐下，把石頭用雙手上下蓋住，一會後，老左慈面色漲紅，頭頂冒出絲絲白煙，他的雙手，却變得如火焰般的赤紅。

他手中的石頭竟漸漸縮小，一股燒焦石頭的氣味散了開來，到最後老左慈手中的石頭竟不見了，他的掌心中，却閃出一道黃光。

老左慈長長的呼了氣，把掌心一攤，向諸葛慧笑道：「慧兒，這是師傅爺爺送你的禮物，你喜歡麼？」

衆人一看，只見老左慈掌心中的石頭已無影無踪，却變成一片如巴掌大的黃澄澄的東西，金光閃閃，十分鮮艷，也不知是甚物件。

諸葛慧不由驚奇得格格笑道：「好啊！師傅爺爺，這等把石頭化作黃石片的功夫，妙之極了！好玩有趣得很！我也不要這禮物了，祇求師傅爺爺傳授這妙功夫給我，便是最佳禮物啊！」

* * *

諸葛慧話音未落，老左慈已呵呵笑道：「慧兒，你以爲這功夫是容易學的麼？吾道中有個鐵規，得到的越大，所付出的必多。這塊黃石片雖然小小的，但却可以換回許多東西，因此所要付出的力氣亦大得很呢！」

諸葛慧年僅十歲，雖然絕頂聰慧，但却無論如何沒有見過這等可換回許多東西的「黃色石片」！她不由格格笑道：「師傅爺爺，可以換回許多東西嗎？到底如何多呢？是否可令大哥他不必辛苦掙錢回來養我等三人，可以令二哥、三哥和慧兒入學讀書呢？」

老左慈呵呵一笑，並不回答。龐德公微笑道：「慧兒，你師傅爺爺他變回的是一塊黃金，足值五百兩銀，有了這片東西，你兄妹三人日後的生活便好過多了，你大哥大可繼續求學，你兄妹三人也可以不愁衣食，安心求學研讀啦！」

諸葛慧這是第一次聽到「黃金」這名堂，她萬萬料不到，這小小的一片東西，竟有如此大的威力，竟可給她兄妹四人帶來這許多好處！

諸葛慧不由滿臉希冀的向老左慈道：「師傅爺爺，你把這妙法子傳授給慧兒好嗎？」

老左慈笑道：「你爲甚要學這妙法子呢？」

諸葛慧十分認眞的道：「這妙法子既然可以給我兄妹四人帶來許多好處，慧兒想，這天下人世間必定還有許多像我等失去爹娘的孤苦娃娃，我若學了這妙法子啊，便可以如師傅爺爺一樣，給這些孤苦娃娃送去這許多好處啦！」諸葛慧說時，滿臉認眞，顯見絕非隨口而言。

老左慈一聽，與龐德公、管輅二人相視一眼，見他二人亦含笑點頭，似十分讚賞，心中不由十分欣慰。他一手把諸葛慧扯入懷中，猶如爺爺見了寶貝孫女，輕撫她的頭兒，道：「這妙法子日後師傅爺爺必定教你，但並非現在啊！」

諸葛慧奇道：「爲甚要待以後呢？現在就教我不好嗎？等慧兒早學早用啊！」

老左慈尚未答話，龐德公已呵呵笑道：「慧兒！你知道你師傅爺爺使的是甚麼妙功夫嗎？他這一手稱爲『點石成金』的仙靈神通，休說慧兒你，就連白髯子伯伯我亦難學成，更不必說使用了！」

諸葛慧一聽，不由吐舌道：「髯子伯伯你也學不會嗎？那慧兒豈非要變成老太婆了才能學到嗎？這功夫爲甚如此難學呢？」

龐德公道：「這等『點石成金』的功夫，是仙靈神功的絕頂神通，先要內力驚人，發出熱力比火焰更熾烈，才能熔煉石頭，把內含的金子淨化；又須有『仙靈眞氣』，才可聚熾烈熱氣於石上，兩者缺一不可。這比『洗衣淨衣』的功夫，又不知精進多少倍，你說難不難？」

諸葛慧不由吐了吐舌，轉向老左慈道：「是這樣嗎？師傅爺爺。」

老左慈道：「的確如此！但慧兒你害怕了嗎？」

諸葛慧道：「慧兒知其難了，但並不害怕！慧兒想，祇要用心苦研，便必定可以學到的！假如眞的無法學習，爲甚師傅爺爺你又會施用呢？因此慧兒不怕，決計不怕！」

老左慈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好極了！慧兒這一番回答，我老左慈當年十五歲，遇上一位高人赤松子大師時亦會說過，不料吾於此時又親耳聽到啦！」

老左慈很爲自己終於收到一位最佳衣砵傳人而欣慰。他當下把那片黃金交給諸葛亮，吩咐他入陽都城中換成白銀，以便好好生活下去。

諸葛亮到陽都城中，以那片黃金，果然換回五百兩白銀。他順道入城中縣衙，告知大哥諸葛瑾。

諸葛瑾爲養活弟妹三人，到縣衙當了一名書吏。他獲悉弟妹有這等奇遇，不由十分高興。諸葛瑾當即決定，自己辭去書吏之職，繼續到天下各地遊學，吩咐諸葛亮留在家中，暫時用那筆銀兩過活，他自己則分文不取，五百兩銀全部留給諸葛亮弟妹三人。

諸葛亮與兄長諸葛瑾，帶着那筆銀兩返回家中，把諸葛瑾欲赴各地遊學的情形告知弟妹，諸葛鈞和諸葛慧都十分高興。兄妹三人日後的生活，也暫時無憂了。

龐德公、老左慈、管輅三人，因已正式收諸葛家三兄妹爲徒，也一直留在諸葛家中，開始向各自的徒弟傳授入門的功夫。

諸葛慧果然天生是「仙靈門」中之人，她向老左慈學習「仙靈神功」，短短半年歲月，便已研悟了以熱力「乾衣淨衣」的妙法子了。這雖然是「仙靈門」的入門功夫，但老左慈自己當年亦花了三年的時光，才能領悟，相形之下，老左慈驚喜的發覺，諸葛慧對「仙靈神功」的悟性，比他自己更敏捷六倍！他不由樂得不時呵呵大笑，在他心中，諸葛慧當眞比他的親孫女更寶貝了。

諸葛鈞向管輅學研「神相功」，他的悟性比諸葛慧果然有所不及，管輅所授的「周易」奇書，諸葛鈞研讀了三遍，才勉强領悟了其中的訣要。雖然如此，諸葛鈞却毫不氣餒，每日苦苦研讀，絕不鬆懈，管輅甚感欣慰，並不因諸葛鈞的木訥而厭棄，反而更悉心傳授。

不過龐德公在這段時間却並不急於向諸葛亮再傳授甚麼，他祇吩咐諸葛亮繼續研究他於第一個錦囊所授的內功心法，以及天文、地理各種學識。他自己閑來便出去週遊各地，勘察河川形勝，山川地脈，而且時常帶同諸葛亮一道遊歷，隨機向他講授一些地脈學的常識。

眨眼便過了半年，這一天是諸葛亮的生辰日子。自娘親去世後，諸葛家四兄妹的生日，便很少有人提及了。因此對自己的生辰，諸葛亮也並不太在意。

但這一天早上，龐德公却早早便起來了，他甚麼也沒幹，便把諸葛亮召到身前，含笑的道：「亮兒，你知道今日是你的十七歲生辰麼？」

諸葛亮點點頭道：「師傅，我知道。但這幾年我的生日從沒有人提及，悄悄的也就過去了！」

龐德公不由微微嘆口氣，暗道：這大概是天下間的孤兒共同的苦處吧！他也不再說甚麼，肅然的道：「那亮兒是否記得，你先父臨終時囑咐你甚麼？」

諸葛亮忽然醒悟，喜道：「記得！父親臨終時吩咐亮兒，待十七歲生辰，便可開啟師傅留贈的第二封錦囊了。那亮兒便在師傅面前開拆麼？」

龐德公含笑道：「亮兒但拆無妨。」

諸葛亮聞言，當即奔入書房，取出一個錦囊，在龐德公面前拆了開來。祇見錦囊中有一密函，密函上祇寫了八個字，道：「開啟之日，相會之時。」此外並無署名，也無日期。

諸葛亮目睹之下，不由微微一怔，但隨即醒悟，向龐德公跪下，叩拜道：「學生諸葛亮，拜見先生！」此時才是諸葛亮正式行拜師之禮。

龐德公心中十分欣慰，他雙手扶起諸葛亮，欣然的道：「亮兒爲甚忽然行拜師之禮？」

諸葛亮道：「從師傅所留的錦囊賜示推知，師傅於十五六年前，便已推算出亮兒生父生母已不久人世，因此才留贈錦囊，安排一切。而到亮兒十七歲之年，便是師傅與亮兒相逢之日也。亮兒蒙恩師栽培，已整整十多年，今日才得以恭行拜師大禮。」

龐德公欣然而笑，輕聲道：「很好，亮兒，爲師的心思，你已能領會了！目下你的『無爲內功』心法已具根基，天機、地脈之學亦已初涉，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諸葛亮肅然的道：「是，師傅，亮兒謹遵師傅教誨。」

當日的上午，龐德公便開始向諸葛亮傳授天機、地脈玄功的入門功夫。諸葛亮在十多年來，已打下堅實的根基，因此悟性之高，連龐德公亦暗暗驚奇。

三個月後，諸葛亮已可於浩瀚星海中，分辨九宮二十八宿，九州天象分佈的天機入門學識，以及地脈學中「左青龍右白虎、前屏後幃、方位明堂」等的尋龍堪輿絕學。

龐德公心中十分欣喜，他此時已確信無疑，諸葛亮已承納了諸葛家的「五代深潛於淵」的「臥龍脈」龍氣，亦祇有在諸葛亮的生父入葬祖宗墓穴，剛好是五代之數，諸葛亮所承納的「臥龍脈」龍氣才達旺發之期。而這也是龐德公待諸葛亮十七歲生辰的這一天，才開始正式收他爲徒的依據。

龐德公此時已再無絲毫猶豫，決心把自己的畢生所學，毫無保留的盡數授予諸葛亮，以便由諸葛亮代他完成「逆轉天機、匡扶漢室」的驚天大計。

又過了半月，這天早上，龐德公忽然取出一把以羽毛編織而成的扇子，攜同諸葛亮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峯。諸葛亮見龐德公神神秘秘的，也不知他弄甚玄虛，却並沒發問，緊隨而去。因爲諸葛亮深知師傅之能，鬼神莫測，洞天徹地，師傅的神機妙算、巧妙安排，又豈是他此時的功力所能窺透呢？

這座山峯雖然並不太高，但十分險峻，山壁陡峭，根本無路可通，全憑攀爬騰躍的功夫，才可勉强攀登。龐德公在前面攀躍，但見他的白髮白鬍輕拂之間，人已躍昇上半山腰了。諸葛亮毫不畏怯，緊隨於後，幸而他十年來所練的「無爲內功」，已甚見根基，這座山峯雖然險峻，但却難不倒他，他甚至可與龐德公併駕齊驅了。

師徒二人，此時已攀上半山腰了。龐德公向上面瞥了一眼，但見山壁更爲險陡，便故意對諸葛亮道：「吾之目的地原本定於此峯之巔，但上面極爲險峻，失足摔下，便即有粉身碎骨之厄，因此於此半山腰亦勉强可以。亮兒，你說還往上攀登麼？」

諸葛亮想也沒想，便毫不猶豫道：「既師傅所定的目標既是山巔，便不可停頓，往上攀吧！」

龐德公道：「爲甚麼？亮兒，難道你不怕兇險？不怕辛苦百倍嗎？」

諸葛亮道：「雖然兇險，雖然辛苦百倍，但亮兒知道，學習如登山，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山啊！」

龐德公一聽，不由欣然笑道：「很好，那便再上一重山吧！」

師徒二人，終於攀上山峯之巔。放眼望去，但見西面的泰山清晰雄峙，泰山脚下的黃河如玉帶蜿蜒，更遠處則是茫茫山川形勝，雲霧瀰漫，迷濛一片。

龐德公伸手向西面一指，道：「亮兒，你看到甚麼？」

諸葛亮向西面極目遠眺，但見煙霧迷茫，氣勢極爲浩瀚。他心中一動，便按自己的思緒回答道：「目下戰火蔓延，此起彼伏，這應該定爲烽煙籠罩大地吧！」

龐德公微一點頭，道：「不錯！此乃天機大勢演行而起之大地風雲也，亮兒你已初涉天機之學，祇要再刻苦鑽研下去，當不難窺悉天機奧秘。目下的確烽煙四起，爲日後亮兒你的進取大計設想，吾今日便授你以『兵略』和『武功』精要。」

龐德公說罷，當即取出兩物，一件是他攜來的那柄羽毛扇，另一件則是一卷書册，遞到諸葛亮的手中。

諸葛亮雙手接過，他先向書册一看，但見上面寫有四個金子，叫「兵略大典」。然後又瞧一眼手中的扇子，發覺扇子是用羽毛編織而成，雖然十分輕巧精緻，但畢竟祇是一柄輕如鴻毛，並無實用價值的扇子。

諸葛亮又喜又奇，他十分喜愛手中的「兵略大典」，他自小便喜歡翻閱古代傳下來的兵書，他向弟妹偶爾說及的那「三十六計」，便是從古傳兵書中歸納總結出來的，但如何施展運用，諸葛亮仍感茫然。而龐德公所授的「兵略大典」，則恰恰是教授如何活學活用的兵略訣要，因此諸葛亮如獲至寶，十分歡喜。但至於那柄羽毛之扇，諸葛亮便猜不透龐德公的用意了。

諸葛亮的神情，龐德公早就落入眼中，祇見他微微一笑，道：「亮兒，你十分喜歡那『兵略大典』，却難於領悟這柄扇子的用途，是麼？」

諸葛亮的心緒被龐德公一口道破，他不由笑道：「是啊，師傅。這柄扇子輕如鴻毛，毫不着力，用來煽風太輕巧，用來作兵器却柔軟之極！亮兒實在不知這柄扇子的用途呢。」

龐德公微笑不語，忽然問諸葛亮道：「亮兒，無爲內功心法的要旨是甚麼呢？」

諸葛亮不假思索，便朗聲而道：「無爲內功心法的訣要，是『無藏而有餘、無爲而至大巧，堅則毀、銳則挫』也。」

龐德公欣然而笑道：「不錯，此乃無爲內功心法之要旨也。那亮兒爲甚麼不把羽毛扇子的特點，與無爲內功心法的訣要融滙貫通？你且試試思悟，看可能悟出甚麼？」

諸葛亮聞言，果然捏着那柄輕如鴻毛的羽毛扇子，默默的思忖起來了。

匡正弊端　伏下妙局

山峯之巔，風勢甚勁，四週遍佈松樹，被勁風吹得高低起伏，嘩嘩作響，却絕不屈折，陣風過後，依然傲然而昂，頂天立地。

龐德公見諸葛亮默然不語，知他正苦苦研悟，也不去打擾，自顧欣賞起峯巔的日照松濤。

一會後，諸葛亮忽然頭一昂，朗聲道：「師傅，亮兒明白羽毛扇的用途了……」

龐德公微笑道：「你明白了甚麼？」

諸葛亮朗聲道：「羽毛扇輕如

鴻毛，因此才能『知其輕，化其爲重』！這不就有如無爲內功心法的『無藏而有餘、無爲而至大巧』的原理？」

龐德公一聽，心中不由欣然一笑，但仍毫不放鬆，追問啟發道：「噢？既然如此，亮兒你又如何化輕如鴻毛的扇子爲重呢？」

諸葛亮又仔細的想了想，才豁然而悟似的道：「師傅，那亮兒便演練給你看看吧……」

他話音未落，手中的羽毛扇忽地一揚，向四下劃了一個圓圈。他已把「無爲眞氣」貫注於羽毛扇中的無數羽毛，羽毛因此變得筆直，無爲眞氣從羽毛尖端放射出去，再四面一旋，登時形成一股氣浪，旋轉起來，但諸葛亮所處的地方，却寂然不動！這便有如颱風之眼，四面扯吸，中心却怡然不動。氣浪把四下的勁風，草木大地靈氣均吸扯進來，因此越旋越猛，越旋越强，其勢如千軍萬馬，奮勇斯殺，十分驚人。

在氣浪旋風中，傳出諸葛亮的聲音道：「師傅，亮兒先置己於『無藏』境界，利用羽扇輕如鴻毛的特點，再把山川大地的勁力吸扯進來，無極無限，這豈非便是『無藏而有餘』麼……」

龐德公目睹諸葛亮這式「無藏而有餘」的威力，不由十分驚喜，暗道：亮兒當眞不世奇才，世上萬物萬法，只要他用心研學，竟立可融滙貫通，進而獨創，這等悟性，當眞百年難遇……他心中驚喜，却並不點破，反而淡淡的笑笑道：「亮兒，這一式雖然可足自保，但並不能破敵啊！」

諸葛亮一聽，忽地長嘯一聲，手中的羽毛扇猛地一迴，收於胸腹，再向前面一推，那强大的氣浪，竟化作千百勁力之箭，向四下射去，忽前忽後，形左實右，可大可小，幻化無窮，前面的樹木、巨石，霎時被擊得枝斷葉落，石碎飛射，驚人之極，亦巧妙之極……

龐德公一見，大喜道：「亮兒，這一式源於何處？」

諸葛亮的回聲道：「師傅，這一式看似無爲，但足可奇巧破敵，源於『無爲而至大巧』啊……」

龐德公仍不滿足，又進而啟發道：「亮兒，這兩式若再深研變化，可達何種境界？」

諸葛亮道：「這兩式源於『無藏有餘、無爲大巧』，其勁力納自山川大地，自然無窮無盡；甚巧妙因無定規，可隨心所欲，自然可變化萬千，亦無窮盡也。既然如此，自然便可達『無堅不摧、無銳不破』的『堅則毀、銳則挫』的境界了！」

諸葛亮的話音戛然而止，那令人驚駭的「天翻地覆」情景，亦驀地靜止，重歸寂然。只見諸葛亮手持羽毛之扇，於峯巔凝立，神色從容，形如玉樹臨風。

龐德公不由大喜道：「亮兒，你這一套功夫，共有多少招式？」

諸葛亮一沉吟，即朗聲道：「亮兒這套功夫，源自師傅所授的『無爲內功心法』之精要，共分四句，因此便定爲『四大式』，乃『無藏有餘，無爲大巧，堅則毀之，銳則挫之』。其中每一式均變化無窮，所演出的招數無窮無盡，只是未有名堂，請師傅賜示。」

龐德公欣然而笑，他略一思忖，便含笑道：「亮兒，你悟創的四式，既源自無爲內功心法，又以羽毛之扇與之融滙貫通，那便命名爲『無爲羽扇四式神功』吧！憑此四式羽扇神功，江湖雖大，亦足以任你縱橫了！」

諸葛亮絕無半點洋洋自得之意，他肅然的道：「是，師傅，這套功夫，便稱爲『無爲羽扇四式』吧。但亮兒於天機、地脈、兵略、陣法師門四大絕學，僅略涉皮毛，深知尚未足夠行走天下，尚請師傅嚴格訓導！」

龐德公見諸葛亮虛懷若谷，求學之志堅如山岳，心中十分欣慰，他含笑道：「亮兒，吾之所學，已盡數傳授於你矣，只是尚差實地歷練而已。你既未感滿足，吾便再留此地半年，助你百尺竿更進一步吧！」

師徒二人，於峯巔研習龐德公的五大玄門奇功，不覺一日過去，夕陽已落於山峯背後。師徒兩人掠下山峯，抵諸葛家古屋前林地時，一輪明月，已懸於中天，月色如水，把山野大地照得一片澄明。

自諸葛亮根據「無爲內功心法」悟創「羽扇神功四式」這一天始，龐德公果然便日夜留在諸葛亮身邊，向諸葛亮講授他的「天機、地脈、兵略、陣法」四大奇學。而「無爲內功心法」因諸葛亮已達融滙貫通、悟而獨創的境界，龐德公着諸葛亮不必再在這上面花主要時間與精力研習了。

因此在這一段時間，龐德公不惜花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毫無保留的向諸葛亮傳授他的「天機、地脈、兵略、陣法」四大奇學。由於龐德公的悉心教授，諸葛亮又有深厚的內力作根基，悟性奇高，因此在短短的半年時間中，竟猶如普通人苦學十年，進境神速，令龐德公亦驚訝不已。

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中，老左慈和管輅，二人既收了諸葛慧和諸葛鈞爲徒，便毫無保留，把自己的畢生所學，如塡鴨子般各向自己的徒弟灌輸，二人就如暗中同龐德公角力競賽似的。

諸葛慧絕頂聰慧，她的悟性簡直又與她的二哥諸葛亮併駕齊驅，因此尚勉强可以應付老左慈所授的「仙靈神功」入門功夫，只消老左慈講授一遍，她便可豁然領悟，不時令老左慈驚喜不已。

但諸葛鈞却就甚感辛苦吃力，對管輅所授的「神相功」，均須講解三遍以上，諸葛鈞才能勉强悟解。因此相形之下，他的進境，便比諸葛亮和諸葛慧慢了三倍有多。幸而諸葛鈞雖然十分艱苦，却毫不氣餒，他讀三遍未能悟解，便讀四遍、五遍，直到領悟爲止，他所花的氣力，比諸葛慧整整多了三倍。勤能補拙，諸葛鈞不懈努力之下，不久便漸入佳景，而初步領悟管輅所授的「神相功」精要，所學亦並不比其妹諸葛慧遜色。

就這樣，很快又過半年的時光。

這天晚上，月色如水，萬里晴空，天際、山野、大地一片寧靜。

龐德公、老左慈、管輅三大奇人，與他們的各自徒弟諸葛亮、諸葛鈞、諸葛慧兄妹三人，齊聚於屋前溪畔，欣賞深秋的月景。

月如輪盤，皓白如銀，溪水潺潺，樹木掩映，十分惹人遐思。

就在此時，正西方向極遠天際，忽地騰起一道赤色光華，其色鮮紅如血，把西面天際亦染紅了。

管輅一見，神色不由一變，忙對龐德公道：「龐老先生，吾聞赤光乃主殺伐之光，受其籠罩之地，必有血腥殺伐，十分慘酷……赤光此時起自西方遠處天際，未知乃主何兇兆？」

龐德公目注赤光，沉吟不語，似在默默思忖，好一會，他忽地喃喃的歎道：「哎……赤光所起天際，乃屬『井、鬼』二宿，『井、鬼』二宿主雍州之地，亦即長安所處位置也……赤光乍起，色紅如血，當主長安又有驚人殺戮了！」

管輅一聽，不由大驚道：「長安目下乃國賊董卓挾持獻帝盤踞之地，若起殺戮，未知是否會危及漢室天子帝運安危呢？」

龐德公沉吟道：「赤光熾烈，紫微帝星光微，當主殘臣侵主，天下危矣……由此而觀之，國賊董卓一日不除，漢室天下勢將不保，百姓蒼生亦必永無寧日矣……」

管輅一聽，知龐德公已萌除掉董卓之念，他雖然深有同感，却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國賊董卓，天下人莫不深惡痛絕，急欲除之。但吾與董卓有一面之緣，曾於近處審察，發覺此人命宮有赤氣橫貫『水星』、『承漿』兩位，而直達『地庫』宮位，才不再延伸。『水星』宮位主其壽六十，『承漿』主其壽六十有一，『地庫』更主其壽六十三也。目下董卓年值五十三，亦即其作惡歲月，尚有十年之久……其命宮如此，一時之間，只怕極難除去，吾輩中人，只怕暫時亦難奈他分毫啊！」

龐德公沉吟道：「董卓作惡，因有呂布助紂爲虐，假如把呂布除掉，董卓的兇焰也就大減了……先除呂布是否可行呢？」

管輅微歎口氣，道：「若能除去呂布，果然可大減董卓的兇焰。可惜呂布運命，命宮壽數可達人中，亦即五十有一之歲。呂布年值二十五，他尚有二十六年的壽數，豈能輕易鏟除？」

龐德公深知管輅的「神相」之術十分靈驗，於人之形相運命，洞徹入微，連自己亦所不及。因此他對管輅的判斷，自然深信不疑，而因此心中便更憂慮了。

沉吟半晌，龐德公忽然問管輅道：「請教管老弟，然則董卓和呂布，其形相有甚弱點可尋呢？」

管輅聞言，默然不語，似在苦苦思索，好一會，才若有所思的道：「董、呂二人，形神兼備，甚有威儀，於命格中並無甚弱處可尋，因此二人時至今日，仍可平安順遂、平步青雲。但董、呂二人，臉有粉紅之光流溢，此乃好色之兆，若論缺陷，只怕便僅此『好色』一點了！」

龐德公一聽，沉吟道：「董、呂二人雖然有此好色弱點，但二人如今位高權重，宮中美女如雲，彼等大可隨心所欲，似並非甚麼致命弱點也。」

管輅亦沉吟道：「的確如此，甚難利用，只是董、呂之好色，似非比尋常，假若遇上一位足以剋制其命中陽剛氣的極陰女子，則董、呂二人，便必定神魂顚倒，忘却一切！是否可加以利用，吾自問並無甚麼妙策。」

此時，在龐德公身邊的諸葛亮忽然笑着插口道：「爲甚麼不針對董、呂二人之弱點，巧施美人計，就如越國獻西施，敗吳國夫差於一刻呢？」

龐德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眼神亦一下子亮了。

但管輅却搖頭道：「此法雖然可行，但董、呂二人的氣數、運格正盛，陽剛之氣極猛，若施美人計，便即以陰剋陽之法，則陰須極强，如此女子，何處尋得？而假如女陰不足，貿然行事，則不但不能剋制董、呂二人的陽氣，反被其所吸令其以陰補陽，陰陽互濟，龍虎交匯，氣運反而大增，勢必破無可破了！」

諸葛亮一聽，不由作聲不得，他的「天機、地脈」奇學，雖然進境神速，但畢竟火候未足，仍欠歷

練，在管輅這位一代神相面前，自然不敢貿然多言。

但龐德公却微一咬牙，決然的道：「這一位剋制董、呂二賊的奇陰女子，雖然難尋，但吾以尋龍大法悉辨找尋，也並非絕無可能也……爲滅董、呂二人的兇焰，減輕天下蒼生的苦難，雖然艱難，吾亦決行之也！」

管輅見龐德公憂國憂民的情懷，溢於言表，心中亦甚爲欽佩，當下又與龐德公細商一番，當即決定，由龐德公携同諸葛亮，遊歷天下，尋覓那位足以剋制董、呂二人的奇陰女子，也趁機讓諸葛亮歷練一番。而管輅和老左慈，則留在陽都諸葛家，繼續傳授諸葛鈞和諸葛慧這一對小兄妹，待日後能助諸葛亮一臂之力時，去匡扶漢室。

諸葛鈞唯唯聽從安排，並無異議。

諸葛慧尖叫一聲道：「我不願意！我要跟隨二哥一道出去！」

諸葛鈞忙道：「師傅及前輩的吩咐，自有其道理，四妹快別頑皮，爲甚麼要跟二哥一道出去呢？」

諸葛慧咬着小指頭道：「我……我捨不得與二哥他分開啊！」

管輅和龐德公二人，見他兄妹二人如此情深，不由莞爾一笑。

諸葛亮故意板起面孔，肅然的道：「四妹，你若再頑皮分心，學不好左老前輩的『仙靈神功』，我這一去，便決計不再回來與你相見啦！」

諸葛慧一聽，這才不敢嚷鬧，但又狠狠的咬着唇兒，決然的道：「二哥，你放心，待你回返之日，慧兒必定學懂師父爺爺的『仙靈神功』，嚇二哥你一跳。」

諸葛亮這才放鬆臉皮，微笑道：「好，這才是諸葛家的乖四妹。」諸葛慧見諸葛亮稱讚她，才化嗔爲笑，高興得如一隻喜鵲兒。

* * *

第二天一早，龐德公便與諸葛亮上路了。

師徒二人一路西行，並不走大路，專揀山野之間行走，一路有山過山，有水涉水，猶如捨易行難的大男子。但龐德公遇山則論山之精氣，遇水則講解水之血脈，在一路上，諸葛亮對地脈學的領悟，又精進了一層。

不久便掠過東嶽泰山脚下，並不停留，續向西行。諸葛亮據龐德公傳授的地脈學，推算泰山的精氣獨步天下，奇怪師父爲甚不登山一察，便忍不住問龐德公道：「師父，泰山靈氣甲天下，連周天子亦登山封禪，爲甚不趁機登山審察呢？」

龐德公微笑道：「不錯，泰山精氣獨甲天下，但所出之人，乃陽剛之士，因泰山精氣屬至陽至剛也。目下爲尅制董、呂二人的熾烈陽剛氣運，須尋一位陰氣奇重之女，又怎可於泰山發掘呢？山屬陽，水屬陰，吾等此行，首重水之陰也。」

諸葛亮微一思忖，便即領悟，因此便不再追問，祇在暗地更留意觀察河川的動態。

師徒二人再向西面行走五十里，前面已隱約傳來河水的鳴響聲。龐德公對諸葛亮道：「前面便是華夏氏族的母河黃河，吾之目的地已近，務必小心仔細了。」

二人又向河水嘩嘩方向西行一段路，忽見一座大湖臥於眼前，湖水澄碧，水極陰寒，湖畔中，却遍佈紅艷玫瑰，十分華麗。

諸葛亮心中暗道：此湖十分浩大，又十分陰寒，豈非陰氣極重之象嗎？又遍生玫瑰，十分艷麗，此地所出女子，是否便屬奇陰奇麗呢，他心中轉念，便更留心細察。

此時諸葛亮的「無爲內功」已十分深厚，他的目力亦因此超卓過人，幾乎與他的師父龐德公不相上下。他凝神向湖心的一座山峯望去，心中忽然一動，不由向龐德公叫道：「師父，快看，湖中山峯，似有異象也。」

龐德公此時正凝神審察湖畔的玫瑰分佈走向，心中正在思索，聽諸葛亮叫喚，目光這才轉向湖心山峯。他一看之下，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此湖中之山，果然已露龍脈形跡了。

原來那湖心之山，山上紅艷艷一片，在紅艷中却又現出一團團會動的灰黑色的密雲狀物體，細察之下，那灰黑色的雲團，竟然是一羣羣密集的飛蟬，在紅艷艷的玫瑰花叢中迴旋。

龐德公眼神不由一亮，他已知此乃龍脈現形之象，却不點破，趁機引導諸葛亮道：「亮兒，爲甚你以爲此象有異呢？」

諸葛亮依自己對地脈學的悟解，朗聲道：「此湖湖面浩瀚，水極陰寒，此乃主屬奇陰之象，又湖中遍佈玫瑰，玫瑰屬陰，乃主出一位奇艷女子，而湖中山峯，不但玫瑰遍佈，且有飛蟬雲集，便更奇異。」

龐德公引導說：「噢，那如何奇異呢？」

諸葛亮微一思忖，便毫不猶豫的判斷道：「蟬，乃飲秋露爲食之物，性極清高，又屬奇陰之類，飛蟬雲集此山，即三大奇陰奇艷之物滙聚，足證乃奇陰之地脈，亦必出一代奇陰奇艷之女也。」

龐德公不由欣然點頭道：「好，亮兒所判，已甚合地脈尋龍堪輿之法度矣，既然如此，不必猶豫，且上此峯細察便了。」

師徒二人，展開輕功，沿湖中山石小島，縱躍飛掠，不一會，便掠上這座湖心中的山峯。

放眼望去，山峯四周，果然遍佈玫瑰，從山腳一直延伸上峯頂，猶如一匹紅花鑲嵌的巨布，橫展舞旋於天地之間，而那密如雲團的灰黑飛蟬此時却忽然疏散，祇剩一點一點的灰黑煙雲，於峯頂西面伏貼，鳴聲大作，响徹峯巔。

龐德公向四周方位細辨一番，便引領諸葛亮，走到峯巔的西面，但見一叢林木，上面伏滿了飛蟬，正競賽似爭相鳴唱，十分悅耳。

向前方遠望，但見一道巨河，横貫於峯下，自西南向東北滾滾而奔流，正是華夏氏族的母河——黃河，更奇特的是，此峯所處的湖水，竟位於秦始皇鑿通的大運河的上游，湖水的南面，與大運河相滙，湖水黃白交滙，陰寒的湖水，被濕熱的黃河水冲擊，湖面之上，繚繞着白陰黃陽兩股氣流，奇異萬分。

龐德公向前後左右一望，便向諸葛亮含笑道：「亮兒，你可辨悉此峯地脈的特點嗎？」

諸葛亮向四周目灼灼的審視，依他研學的天下地理知識，此地的山川地勢而判，很快便辨析清楚，他再一思忖，便欣喜的回答龐德公道：「師父，據亮兒所察，此湖名為東平湖，此山應為東平山。山之西面是黃河，山的左面有梁山，山的右面是安山，山的後面是羊山。若以此地作龍脈結穴，則前有黃河作明堂，右有安山為白虎，左有梁山作青龍，後有羊山為屏障，因此潛龍穴的要素，於此峯上已完全俱備了。」

龐德公欣喜道：「好極了，亮兒，你於地脈學上悟性之高，着實令人驚訝也，既然已判斷此地必有眞龍結穴，為甚不試試堪點一番？」

諸葛亮道：「是，師父。」他答應一聲，即四處審察，此時龐德公又忽然取出一個圓盤狀的東西，上面有九宮四象的方位，更有三根指針，重疊於方位上面。龐德公把圓盤交給諸葛亮，道：「此乃堪輿尋龍之工具也，名為羅盤，內有九宮四象方位，天、地、時三針，當三針重合，箭頭所指，即龍脈結穴之所在也。」說時，又向諸葛亮講授一番羅盤的使用方法。

諸葛亮用心聆聽，當龐德公講授一遍後，他心中已清晰明白，毫不猶豫道：「師父，那亮兒便試用一下吧！」

諸葛亮說罷，便手執羅盤，在前面探索而行。龐德公不徐不疾的跟在後面，任由諸葛亮自行發揮。

諸葛亮手捧羅盤，竟如長眼，逕直的向那林木深處走去。忽然，祇聽他低叫一聲道：「師父，快來看，盤上天、地、時三針，已重疊一處也。」在後面的龐德公正欲走上前去，察看究竟，忽聽諸葛亮又低喚道：「師父快來看看，龍脈結穴之地，已有一座土墓聳立呢！」

龐德公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連忙縱身前掠，一下躍到諸葛亮的身側，抬眼望去，祇見在兩棵伏滿飛蟬的楊柳樹夾峙中，露出一座土墓，祇見草草而築，墓前豎了一塊石碑而已。

諸葛亮向石碑仔細辨認，道：「師父，碑上寫有：『東平貂公勃』的名號呢，這墓中的主人，想必是當地東平人貂勃了。」

龐德公心道：這墓中人貂勃的子孫，想必手頭十分拮据，無力築建墳墓吧。他向四周望去，但見這座土墓兩旁，恰好是正對梁山、安山兩山夾峙，仿如插於墓側兩面作拱護，後有羊山作屏障。更奇特的是，土墓的西面，黃河形如巨龍，橫臥騰躍，烟雲掩冉，恍似眞龍吞雲吐霧。

龐德公暗道：這豈非明堂廣闊，眞龍吐霧，左有青龍聳衞，右有白虎拱護，後有山峯如屏作障的眞龍結穴大氣象麼？是誰如此獨具慧眼，竟堪點出如此一座眞龍大奇穴？他再一審辨，却不由跌足歎道：「可惜，可惜，十分可惜！」

諸葛亮不由奇道：「此穴既然是眞龍結脈，又可惜甚麼？師父。」

龐德公微嘆口氣道：「此穴不錯恰位於眞龍結脈之地，若施為得法，當可蔭生一位奇險奇艷的女子，可惜下葬的方位却與龍脈走向截然相反，方位一反，龍脈之氣便擦身而過，勉強獲益，亦僅些微而已，當眞奇哉怪也！」

諸葛亮忙道：「師父，既有此可惜弊端，又為甚值得奇怪呢？」

龐德公道：「亮兒，你試想想，點此龍脈之士，既有如斯奇高法力，為甚竟連下葬方位的常識也弄錯呢？」

諸葛亮一聽，亦猛地醒悟道：「是啊，尋龍堪輿，精要在於點穴，既然可以點出龍脈結穴之地，又為甚連最簡單的下葬走勢方位也不懂？咦！這其中或許潛伏一些甚麼奧秘啊！」

龐德公的心事猛地被諸葛亮點中了，他不由微笑道：「亮兒，你可推斷是甚奧秘麼？」

諸葛亮沉吟道：「此墓既然是眞龍結脈之地，那替墓中主人點穴

之士，必定與墓中人有極深淵源。因此祇須尋着墓中貂姓族人子孫，便不但可窺探此中的奧秘，而且可趁機審辨貂姓中人，是否已出一位奇險奇艷的女子呢？」

龐德公不由欣然點頭道：「亮兒，你的推斷，已甚合尋龍堪輿的法度。但仍需繼續努力鑽研，堅持不懈，則日後便足可憑此而為天下蒼生造福。」

諸葛亮肅然道：「是，師父，亮兒謹遵教誨。」他一頓，又續道：「既然此墓後人，有可能出一位足以剋制董、呂二賊的女子，以減輕天下百姓的苦難，亮兒以為，吾等不必猶豫，這便下山先行查探清楚吧！」

龐德公見諸葛亮的心性，已日趨憂國憂民，為此已能不計任何艱辛困苦，心中不由十分欣慰。他心中忽然萌生念頭，暗道：待翦除董、呂二賊之事了結，匡扶漢室，拯世救民的重任，便該讓亮兒自己承擔，也祇有如此，才能令他增廣閱歷，將吾之五大絕學發揚光大也，這念頭此時祇是一閃而過，龐德公並未向諸葛亮流露，他微笑點頭道：「不錯，是到下山查探清楚之時也。」

龐德公、諸葛亮師徒二人，當即不顧沿途奔波疲困，掠下湖心的東平峯。

東平峯原來佔地甚廣，實際上是一座島中之山，山下有一座村落，屋宇點點，雜佈於數十里的島上。

龐德公和諸葛亮走入村落，此時恰好是傍晚時分，村落中家家戶戶炊煙四起，大概村人均忙着做晚飯了。諸葛亮見了，便向龐德公含笑道：「師父，此時正好是尋人的最佳時份也。」

龐德公道：「為甚麼？」

諸葛亮道：「民以食為天，午飯尚可以隨便吃吃，但晚飯却是最要緊的。目下正是做晚飯的時份，試問但凡村中之人，誰家不集齊人丁，好好吃一頓啊，因此祇要是村中之人，於此時便絕不會遺漏不見。」

龐德公微笑道：「既然如此，吾等便試去找尋吧！」

兩人來到村的東面，從東面村角的一戶人家打探起，向西面一連問了十幾戶，均回說並非貂姓之人，倒有多半是姓邵，而並非姓貂。當問到西面的一戶人家，有一位老婆婆出來應門，老婆婆對龐德公道：「這位老丈，你的年紀想必與老身不相上下了，又是外地人，請問為甚來到這島中村落，又四處打探貂姓之人呢？」

龐德公正欲據實回答，道明來意，諸葛亮却含笑接口道：「老婆婆，我等乃外地遊客，偶爾抵臨此地，被島上的玫瑰花吸引，便入島來，欲打探一位精於栽種玫瑰花的貂姓花農，向其取經種花之道罷了，其實絕無惡意。」

老婆婆一聽，佈滿皺紋的臉皮不由便舒展開了，向諸葛亮道：「這位小哥兒甚會說話，又怎知貂姓人家是種植玫瑰花的高手呢？」

諸葛亮微微一笑，又目注老婆婆背後屋院中盛開的玫瑰一眼，忽然含笑道：「小子當然知道，我還知道老婆婆便即貂姓花農家中之人呢！」

老婆婆一聽，不由更添驚奇，忙道：「小哥兒好厲害的目力啊！你怎的便知老身乃貂姓家之人？」

諸葛亮微笑道：「老婆婆，這很簡單，原因不外有兩個。其一是吾等曾在村中一連打探了十多戶人家，彼等皆回答說自己並非姓貂人家，便轉身進去，並無二話。但老婆婆却甚感驚奇，問長問短，此乃關乎自家利害關係的自然反應也，而由此亦可推知老婆婆與貂姓人家關係極深也；其二是小子曾目睹村中其他屋院中種植的玫瑰，均不及老婆婆屋院中的艷麗，由此亦可斷定，老婆婆家中之人，必定是種植玫瑰花的高手也！」

老婆婆一聽，驚奇得咧開了嘴巴，正欲說句甚麼，此時屋內忽地走出一位素裝少女，年約十四五歲，一身粉紅衣裙，俏眼中水波蕩漾，猶如一朵含露的晨風玫瑰。這少女目注門外的龐德公和諸葛亮一眼，眼波流轉，輕盈的笑道：「奶奶呀，外面必定是外地來的爺爺和孫兒啦，此時登門求訪，必定是肚餓難忍，爹爹出門未回，正好留有白米飯，便先給這爺孫二人充飢吧！」

老婆婆原來是少女的祖母，她聽孫女這般說，便向龐德公和諸葛亮笑道：「你看老身這孫女啊，但凡見了人客有甚苦處，便連自己吃的，親爹的填肚口糧也樂於獻出來啦！好，好，兩位請進去用飯，不然，老身準被這孫女兒埋怨死了！」

* * *

婆孫二人，把龐德公和諸葛亮殷勤迎進屋內。少女輕盈的斟了兩杯以玫瑰花釀製的香茶，捧給龐德公和諸葛亮，少女似與諸葛亮特別有緣，因此特別在他的香茶中加多了二片玫瑰花瓣。

龐德公目力超卓，他立刻便發現，少女捧給諸葛亮的香茶有異，自己的一杯是清澄的，而諸葛亮的那杯却浮着二片艷麗的玫瑰花瓣。他心中不由微微一動，暗道：這女娃兒與亮兒似有姻緣之份，不然為甚偶然邂逅，兩人便如此有緣呢？

但如此一來，假如少女眞的是貂娃，又假如眞的東平峯上「飛蟬龍脈」的後人，亦即一代奇陰奇麗的少女，正是自己急欲尋找的人選，那其中一些微妙的關係，便令人十分爲難了！這是龐德公的默思，並沒向諸葛亮洩漏。

接着，少女便果然把留給她爹爹的晚飯捧了出來，請龐德公和諸葛亮先行充飢。

龐德公欣然一笑，也不客氣，捧起白米飯，便吃了起來。

諸葛亮却驚奇的問少女道：「這位妹妹，你把令父的口糧給我等吃了，你父親回來，豈非要挨餓嗎？」諸葛亮深知目下戰亂頻頻，百姓生活於窮困戰火之中，他自己也親身挨過飢餓無糧的苦楚，因此眼前這一碗飯是別人的口中糧，實在不忍隨口吃掉。

不料少女却毫不猶豫的回答道：「這位哥哥，你放心好了，雖然我家米糧並不充裕，但區區一頓飯還招呼得起，你安心吃吧！」

少女說罷，轉身便返回廚房中去了。

那老婆婆見了，不由微嘆口氣，喃喃的道：「這丫頭，當眞先人後己！她把爹爹的口糧給人吃了，她自己必定又在明日挨一日飢餓，把她自己的一份口糧騰出來，重做一頓飯給她爹爹吃！哎，這丫頭天生俠義心腸，可惜偏生於亂世，可苦了她了！」

老婆婆感觸的喃喃自語，她的話，却清晰地傳入龐德公和諸葛亮的耳中，兩人不由一怔，停箸苦笑，竟再也吃不下去了。

龐德公對少女印象極好，他微一沉吟，便問老婆婆道：「請教婆婆，你家眞的是姓貂麼？」

老婆婆道：「老身娘家姓秋，嫁入貂家已六十多年，老身先夫老年得子，即丫頭貂娣的爹爹，亦即老身的獨子。可惜吾兒長到廿五歲那年，先夫便無疾而終，含笑而逝，或許先夫是終有子承繼香燈而欣慰吧！吾兒二十娶妻，不久，即誕下丫頭，先夫祈求貂家有孫繼後，便給那丫頭取名爲『娣』，意即望她的脚頭有福，替貂家帶來弟弟。但天有不測風雲，自孫女貂娣出生後，先是她爺爺含笑而逝，接而媳婦也一病去世。吾兒感傷之下，決不肯再娶。哎，貂娣這丫頭，其心性偏像她的爺爺，但凡她喜歡的，便不顧一切去相助，休道她自己的口糧，便她的生命，祇怕也樂意獻出來啊！老身嘮叨多話，兩位休怪。」

諸葛亮一聽，不由目詢龐德公一眼，見他含笑微一點頭，便不再猶豫，坦率的問道：「那請問婆婆，貂娣姑娘的爺爺，是否姓貂名勃呢？」

老婆婆一聽，不由大奇，失聲叫道：「小哥兒，你爲甚會知道先夫的姓名？你多大年紀了，竟然知道這九年前的往事？」

諸葛亮察色觀言，已知這一家必是東平峯上，那墓中人貂勃的後人了。他也不答老婆婆的疑問，又含笑道：「那再請問老婆婆，令先夫貂勃是否葬於東平湖中的東平峯？當年令先夫去世，是誰替你貂家勘點東平峯墓地呢？務請老婆婆以實情相告。」

老婆婆一聽，十分驚奇的瞪了諸葛亮一眼，欲言又止，似甚感爲難，但見諸葛亮滿臉正氣，老婆婆終於確信這爺孫二人決非歹惡之輩。這才長嘆一聲，說出貂家的家傳之秘，一段十分離奇怪異、却又十分凄美動人的往事……

＊ ＊ ＊

原來老婆婆的先夫，果然姓貂名勃，世居東平湖中東平峯山脚，以務農爲生。到貂勃二十歲那年，他的父母便因貧病交加去世了。父母死後，留下幾畝田地，供貂勃過活。

貂勃自幼便酷愛鮮花異草，把田地耕作種糧之事拋開，改而種植花果異草。他又特別愛玫瑰，但凡覓得異種玫瑰，便喜歡得如獲珍寶。他也不管有得吃沒得吃，有錢無錢，但凡遇到各種玫瑰，或是他喜歡的品種，便非買下不可。有時他實在拿不出銀兩，便把身上的衣服典當，然後再把玫瑰花買回來。

日積月累，到貂勃三十歲那年，祖輩留下來的幾畝田地，以及他的屋前屋後、屋中院內，便均植滿了各等玫瑰花種。他平日便靠種花維生，把一些次等的花拿去市集賣了，換回一些日常生活衣食。他又以玫瑰花的花瓣，釀製了一種玫瑰花茶，拿去市面出售，買的人倒讚不絕口，紛紛認準他的字號來購買，倒也衣食無缺。他眼見玫瑰花可以養活他，他也對玫瑰花更爲珍惜了。

他每日清晨便起，掃淨花田落葉，然後挑水逐一灌溉，到傍晚飯後，又逐一澆淋，極爲細心。

每見一朵各種玫瑰將開，便十分雀躍，攜了一壺水酒，或者一壺茶，來到花前，先向花朵深深拜揖，再以酒或茶輕灑一點致意，口呼：「萬歲花兒！花兒萬歲！」就如臣下朝見君王似的。

然後便坐在花下，淺斟細品，酒酣興至，便隨意歌舞，也不知是花兒娛樂於他，還是他娛樂於花兒。

舞得疲倦了，便以石作床，臥於花旁，靜靜守候。自花朵含苞待放，到燦爛盛開，貂勃竟一直守

候，片刻也不離開。

到貂家的田院均種滿了，貂勃便去湖畔以泥築堤種植，久而久之，東平山附近一帶，便成了玫瑰之鄉了。

貂勃直到三十一歲，尚未娶妻。後來據說祖宗托夢，說貂家日後必出一位貴人，着貂勃不可絕後，他才無奈娶了妻子，便即秋氏老婆婆了。秋氏過門後，見貂勃種花尚能維生，也就毫無怨言，每日助夫君種花澆水，不辭辛勞。夫婦二人每日勞作，清茶淡飯，倒也身骨壯健，無病無痛。唯一令人遺憾的是，貂勃娶妻直到年已五十，仍未有子女誕生。

幸而到了五十一歲那年，秋氏亦年過四十，才終於有孕。十月懷胎，誕下一子，取名貂全，亦即少女貂娣的父親。貂勃夫婦自誕生貂全後，便再無所出。夫婦二人自然便把全副身心，均放在貂全身上了。

貂勃一心希望兒子日後繼承自己的志趣，但兒子却決計不喜以種花爲業。到兒子貂全八歲那年，貂勃無法强逼兒子跟他學種花，便祇好節衣縮食，把貂全送去學館讀書。但貂全在學館僅讀了六年，貂勃年老，種花業已漸衰落，再無力供貂全入學讀書了。

貂全停學返家，又不肯下田種花，貂勃無奈，祇好把貂全送到附近的歷下城(即今山東濟南市)中，投靠一位營醫的族親，當了一名醫徒。貂全倒十分喜歡郎中生涯，刻苦研學，到他二十歲那年，便正式掛牌執業，到四鄉當起走方郎中了。

亦就在這一年，貂全娶了一位妻子李氏，小夫妻十分恩愛，李氏殷勤侍奉翁姑貂勃夫婦，一家四口倒也享了一段天倫之樂的日子。

李氏入貂家門的第二年，一天深夜，貂全夫婦已熟睡了。李氏忽然夢醒，耳際間傳來一陣秋蟬的鳴唱，入耳竟充滿誘惑，李氏忍不住悄悄爬起，循蟬聲尋去，不覺來到種滿玫瑰花的後院。但見月色之下，玫瑰盛放，銀波蕩漾於紅花之上，十分奇異。

李氏瞧得心神一蕩，她正欲離開，忽見一隻秋蟬，伏於玫瑰花蕊中，正吸吮花露。李氏深知家翁貂勃，十分惜花，特別是秋蟬所伏，正是貂勃最珍重的一株奇種玫瑰，稱爲「貂瑰」，意即貂家的玫瑰。李氏恐怕秋蟬把「貂瑰」弄損了，便伸出手去，欲驅趕秋蟬。

不料秋蟬不但不走，反而向上一跳，躍到李氏的胸內，巧巧的黏住了李氏的乳房，就如嬰兒索奶似的。李氏又羞又驚，不由張口欲叫。不料就在此時，那秋蟬閃電般向上一彈，竟飛進李氏的口中去了！

李氏不由大驚，拚命張口，好等飛蟬跳出口來。不料飛蟬入口之後，竟立刻無影無踪，就如在李氏口腹中消化了似的。

李氏驚得一陣目瞪口呆，怔怔的站於艷麗的玫瑰名種「貂瑰」花前。忽地，李氏但見在月色之下，衆玫瑰花枝動若起舞，狀甚歡躍，接而又有一陣似來自天際的幻音響起來，清晰的傳入李氏耳中，道：「玫瑰花中躍飛蟬，蟬入貂家瑰花前；天成玉女凌霄志，獨領風騷百千年……」

李氏不由又一陣發呆，她也不知這「幻音」的喩意。她呆呆的再站了一會，終於無奈的微嘆口氣，返回屋內去了。

不料就在這天晚上，李氏便有孕了；貂全獲悉李氏懷孕的消息，他十分欣然，對李氏道：「是男是女並不重要，祇要是貂家有後，我一樣喜愛。但貂勃却很焦切，祈求上天賜予一男丁，以繼承貂家的香燈不滅。因此貂勃吩咐妻子秋氏，務必小心照料媳婦李氏，便粗重一點的活兒，也不讓李氏幹了。

李氏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誕生的竟是一位十分艷麗的女嬰，父親貂全十分高興，但貂勃這位爺爺，却不由有點失望，他堅持把女嬰命名爲「娣」，意即希望她脚頭好，替貂家引來一位弟弟男丁。

女嬰貂娣出生便十分健康，絕無一絲半點的小災小病，眨眼貂娣便五歲大了。

貂娣天生乖巧伶俐，極得爺爺貂勃的歡心，不知不覺間，貂勃已視此女如男孫寶貝一樣了。

在貂娣踏入六週歲那年，她的爺爺貂勃便忽然感到身子困倦，終日躺在床上。他自知已時日無多，便把兒子媳婦召到床前，殷殷囑咐，日後定必再追索一位男丁，令貂家的香火有後繼承。貂全和李氏不敢違逆，祇好先行答應日後必替貂家添一男丁。

貂娣却十分精靈，她時常守在爺爺的床邊，用小手撫着爺爺的額頭，輕聲道：「爺爺！你不要死，貂娣長大了，必買一乘轎，抬着爺爺入城去……」

貂勃心中並無牽掛了，他見貂娣如此乖巧，又極富俠氣心性，不由十分欣慰，他伸出手，輕撫貂娣的臉兒，含笑道：「娣兒，你用轎抬爺爺往何處呢？」

貂娣道：「抬爺爺去城中吃那上佳的肉包啊！」爺爺在貂娣三歲時，曾帶她入歷城酒館，吃了一頓歷城最有名的點心——肉包，不想貂娣悟性奇高，此時便拿這個來安慰爺爺。

貂勃心中不由十分欣慰，他含笑對小孫女貂娣道：「娣兒，爺爺就要上路去了！吃不到那肉包了，娣兒日後若有本事，便替爺爺覓一處上佳的居地吧！」

貂勃說時，聲音戛然而止，竟就此含笑而逝了。

貂娣知爺爺永遠睡覺了，她也不明白爺爺的臨終囑咐是甚意思，便走去問爹爹貂全，道：「爹啊，爺爺臨睡覺前，曾叫娣兒日後替他覓一處好居地呢！未知爺爺喜歡的是甚居地？」

貂全也不明白，以爲這祇是女兒隨口亂說罷了，便不理會，祇顧忙着張羅爲父親辦喪事去了。

當時齊魯之地的習俗，但凡人死了，須停棺三日，受子孫親朋祭拜，然後方可擇吉下葬。貂勃在東平鄉中甚有人緣，前來拜祭的親朋不少，人來人往，前來弔喪，貂全夫婦和娘親秋氏，忙着接待前來拜祭的人客，誰也顧不得去理會貂娣了。

貂娣已知爺爺再也不會起來，永遠睡覺了。她也不哭不叫，無人理會她，她便一個人，來到後院的玫瑰花叢，她也不怕辛苦，搬來一堆石塊，便在院中玫瑰花前堆砌起石屋子來了。

貂娣剛動手以石塊壘屋子，一羣秋蟬便嗡嗡叫地飛來了，但貂娣半點也沒感奇怪，因爲她每次進院，總有一羣蟬兒隨風而至，繞着貂娣飛舞，就如歡迎她蒞臨似的。

她也很喜歡這羣秋蟬，任它們在她身前身後飛舞，絕不會討厭或追打。她此時便任由秋蟬飛舞作件，自己埋頭壘石屋，十分入迷。

忽然，在貂娣身側的一棵柳樹上，噗地一下，從上面掉下一隻小秋蟬來，它摔在地上，再也不能飛起，透明的翅膀抖顫着，似乎受了傷。

貂娣一見，立刻站起來，走過去，伸出小手把小秋蟬捧了起來。她見小秋蟬翅膀顫抖着，很痛苦的樣子，便學着娘親哄她的法子，伸出小舌頭，輕輕地舔着小秋蟬破損的地方，她舔了一會，才把秋蟬放在手掌心上，溫柔地唱道：「秋蟬，秋蟬，你快喚爹娘來，帶你上樹梢！」

貂娣唱了一會，果然有兩隻體積甚大的秋蟬，呼地飛了下來，伸出小爪，飛到貂娣的手掌心上，合力把小秋蟬抓起上樹去了，不一會，那小秋蟬似已復康，高興地鳴唱起來。

貂娣見了，心中十分歡喜，但忽然想起爺爺曾囑咐她，替他尋一處好居地，却又不知往何處尋覓，心中又憂傷起來，自言自語的唱道：「秋蟬呀，秋蟬，聽我唱歌兒，你在樹上住，爺爺沒屋住……」

貂娣唱了幾次，兩隻大秋蟬忽然又從樹上飛了下來，一左一右，落在貂娣的肩上，背上的翅膀上下一揚一伏，就如點着頭兒，連聲的道：「知了，知了……放心！放心……」

貂娣見秋蟬聽懂她所唱的歌，又開心的笑了。

眨眼三天過去，這天一早，便是貂娣爺爺貂勃出殯的日子。說是出殯，貂家也比不上那些大戶富人家的排場隆重，貂家只是請了四名件作，抬了棺柩，便抬去就近的東平山腰空地，胡亂尋個地方便了。但送葬的人倒也不少，一行四五十人，排了十幾丈長，一直向東平山而來。

上了東平山腰，已是午後時分，四名仵作累得氣喘端吁吁，砰的放下棺柩，便問貂全打算葬於何處？貂全雖然是行醫郎中，精通醫道，但對地脈學，却是一竅不通。他胡亂的向四週瞧了一眼，即指着一棵大樹，道：「就葬於那兒吧！有樹遮蔭，想必是好的了！」

四名仵作奉了主家之命，便要舉鋤挖土，就在此時，忽有兩隻秋蟬，在半空樹上疾飛而下，一隻落在貂全的頭頂，用小爪抓住貂全的頭髮；另一隻則在貂全面前翻飛，似呼喚他到一處甚麼地方。

貂全甚感奇怪，便要仵作先停下，等他的訊息。他自己則跟着在前面飛的秋蟬，一直向前走去。

不覺已上了山頂，貂全累得氣喘吁吁，便欲停步不前。但當他停下，他頭上的那隻秋蟬便用小爪抓他的頭髮，似乎催促他快點跟上前面的秋蟬。貂全重新提腳跟上去，頭上的秋蟬也就不再扯抓他的頭髮了。貂全心中又驚又奇，喃喃的道：「蟬兒呵蟬兒，我有喪事在身，莫要作弄人啊……」

誰知貂全這一叫，兩隻秋蟬竟馬上吱吱唧唧的回唱相應，就如向貂全答道：「放心，放心，跟來，跟來……」

貂全又驚又奇，無奈只好拚命跟上前去。他竟然被引領到龐德公、諸葛亮在東平山上發現的那座土墓之前來。

這時，兩隻秋蟬一齊飛落一塊石上，只左右的跳躍，翅膀兒向貂全亂點。一面又用小爪撥着大石，似乎提醒貂全，就在這塊石下面挖土葬父。

貂全也弄不懂如此施爲有甚好處，也不知這到底是吉或兇。但眼見兩隻秋蟬似有靈性，也不便違逆，便返回山腰，加多工錢，着四名仵作把棺柩抬上山頂，在山頂上面的那塊大石下面，挖土成穴，把先父貂勃下葬了……」



龐德公爲尅制董、呂二賊大計，決心助貂蟬……

話到此處，那老婆婆秋氏，忽地長歎一聲，道：「哎……老身至今仍不敢確定，那兩隻秋蟬爲了報娣兒救子之情，故而引領下葬爺爺的地方，到底是吉是兇呢！」

老婆婆秋氏的話音戛然而止，龐德公和諸葛亮聽到此處中不由互視一眼，兩人終於明白，貂家那座祖宗墓地的來龍去脈了。

龐德公尚有一點迷惑，便引導秋氏道：「請教婆婆，未知下葬了令先夫後，你貂家的運程又如何呢？」

老婆婆秋氏道：「自先夫下葬之後，似乎一切的好事，均落在娣兒身上了，她無論春夏秋冬，皆無病無痛，十分健康，模樣兒也越發艷麗，附近四鄉之人，均讚貂家的玫瑰花蔭佑，終於出了一位玫瑰仙女了……可惜娣兒娘親却沒得福蔭，在娣兒十歲那年，便一病不起，去世了……唉，全兒感傷萬分，責自己或許做了錯事，把媳婦累死，便發誓決不再娶……貂家眼看便要斷絕香燈了……」

秋氏長嗟短歎，惋惜不已。

龐德公却與諸葛亮相視會心的一笑，因爲兩人終於探明，貂家祖墓的吉兇奧秘了。

不久，老婆婆秋氏的兒子，貂全出外行醫終於回來了。貂全見了龐德公和諸葛亮這兩位陌生人，也並不驚訝，反而呵呵笑道：「兩位必定又是吾女貂娣迎進的外地客人了……」他瞥見龐德公和諸葛亮僅吃了一半的米飯，便又笑道：「這是小女的一番俠義心意，兩位不必介懷，快請用膳。」

龐德公向貂全凝視一眼，但見他的命宮「山林」位有青紫兩色交雜，暗道：此乃祖宗龍脈施爲不得法，以致主福貴紫氣與主煞青氣交滙之兆也，這便是貂家禍福交加，吉兇相雜的根源啊！龐德公心中轉念，便向貂全含笑道：「這位想必是貂郎中也，令千金把你的口糧獻給吾等，你今晚便須餓肚子啦！」

貂全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吾家境況，先生想必已知悉了！哎，這年頭世道不好，吾行醫收入也僅夠維持一日兩餐，並無餘糧。小女天生如她爺爺的俠義心腸，每每寧願自己餓肚子，也不忍見人客飢餓。她必定又把自己明日的口糧，轉爲我今晚吃的啦……」

貂全話音未落，那少女——貂娣，果然已捧着米飯，從廚房出來。她見爹爹已返回，不由有點內疚的笑道：「爹啊，留給你的晚飯，我已給這兩位爺孫吃了。我知爹爹辛苦一日，怎能餓肚？因此趕做了飯出來，爹爹請用膳啊……」

貂娣說時，聲音逐漸幽沉，大概是憶起來家中的苦況，竟再也笑不出

來了。

龐德公與諸葛亮相視一眼，不由亦微歎口氣，心中對貂家已充滿同情，但却沒表示出來。

待貂全吃了晚飯，與龐德公、諸葛亮敘話時，才忽然問貂全道:「當日令尊下葬之地，是否由貂郎中你自己指定的呢？」

貂全一聽，知必是娘親秋氏，已把當年的隱秘對龐德公說了，他也就不便隱瞞，點點頭道:「是啊！但若非那兩隻怪蟬指引，也決計不會把先父葬於山頂之上……哎，先父下葬之後，小女果然沾了一點福蔭，天生一副俠義心腸，孝道雙全，但她的娘親，却年壽不永，中年逝去……這到底是福是禍？在下也委實並不清楚啊！」

此時，老婆婆秋氏忽然插口道:「全兒，這位老先生見多識廣，又目力驚人，連這位小哥亦精明過人，想必是大智大慧之士，為甚不向彼等求教一二呢？」

貂全一聽，這才留意起龐德公和諸葛亮來了。他但見龐德公白髮白鬚，一派仙風道骨；諸葛亮神彩飄逸，目中精光灼灼中射出一派智慧的光芒。貂全自少行醫，閱人甚多，此時不由暗道：這老少二人，絕非等閒之輩啊！

貂全忙向龐德公拜揖，他這才知道，原來竟是名聞天下的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駕臨，而少的並非他的孫兒，而是龐德公的徒弟諸葛亮。諸葛氏一族，在齊魯之地極有名望，特別是其祖諸葛豐，在朝中任職，剛正嚴明，不畏權貴，受人稱頌。貂全閱歷甚深，這等民間典故，他自然知悉甚詳。他不由向龐德公和諸葛亮深深一揖，敬佩的道:「原來是天機隱俠龐老先生駕臨寒舍，還有諸葛公子蒞臨，在下招待不周，失禮之處，尚請原諒！」

他的女兒貂娣此時却格格一笑道:「爹爹啊！女兒雖然不知龐老先和諸葛公子的身份來歷，但見他們一副飢疲的樣子，早就代爹爹你熱誠招待啦！爹爹想必不會怪責女兒自作主張吧？」

貂全欣然道:「不怪！不怪，娣兒你天生俠義心腸，孝義雙全，爹爹歡喜還來不及，怎會怪你呢？」他忽然微歎口氣，「可惜爹爹無力供你多讀幾年書，又可惜未遇名師高人指點，不然娣兒你也不會長居此山鄉僻地受苦啊！」

龐德公聽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貂娣此女果然是一代「奇陰奇麗」女子的最佳人選……又似與亮兒有甚深淵源……吾又怎可將她推入那「火坑」，壞了她一生的幸福？哎，這其中又如何有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呢？

龐德公正沉吟之際，諸葛亮忽然含笑的向龐德公道:「師傅呵，你必定有所為難了！亮兒以為，只須貂姑娘既得地利，再得天機，更得人和，便可兩全其美，師傅的為難之處也就可迎刃而解了……」

龐德公一聽，眼神不由一亮，暗道：一如亮兒所見，若貂娣這女孩子地利、天機、人助三者兼備，便不但可實踐吾破董、呂二賊的大計，且可保其貞節，留下聖潔之身，以重新回復她的幸福運命……

龐德公心意已決，便不再猶豫，決斷的對貂全道:「貂兄弟，實不相瞞，未進此村落前，吾與亮兒已登臨東平峯，發現了峯上貂兄弟的祖墓，並細察一番，已知其中的弊端了！明日一早，貂兄弟可準備鋤鏟等物，吾助你貂家匡正祖墓之弊端吧！」

貂全一聽，不由大喜，因為天機隱俠的名頭太响亮了，民間誰不欲見識這一代高人的神技？如今竟不必相求，便自動出手相助，這等天大的福氣，貂全豈會不喜？但却又有點吃驚，心道：未知這一代天機隱俠發現了吾家祖墓甚麼弊端呢？貂全心中雖然又喜又驚，忐忑不安，但這等機緣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他怎敢錯過？當下便連忙恭謹的答應了。

第二天早，龐德公特意着貂全帶同他的女兒貂娣，一同上東平峯。諸葛亮亦相助貂全，携帶了鋤鏟等物，一道上東平峯上來。

東平峯並不太高，自然不在龐德公和諸葛亮二人的眼內。而貂全久走江湖行醫，脚力也甚健，上此山峯也並不吃力，就連貂娣這位女孩兒家，因自幼便幫助料理種植花草，根骨也十分矯健，她的脚力，甚至比她的爹爹也毫不遜色。龐德公見貂娣上山脚步十分輕捷，知此乃自幼種花，自然形成的內力根基，心道：她既已練有內力根基，於「天機、武學」之道便不難領悟了。

不多一會，四人便已登上東平峯頂。貂全當先引路，帶領龐德公和諸葛亮，以及他的女兒貂娣，來到峯頂正對黃河的祖墓前。

貂娣此時已一步搶上前去，在祖墓前跪下即叩拜，口中喃喃的道:「爺爺啊……當日那秋蟬兒已為爺爺覓得了這塊居地，爺爺你可滿意嗎？如今娣兒又給爺爺引來兩位高人，前來指點，爺爺呵，你有甚心事未了，便告知孫女兒吧……」

貂娣正喃喃拜禱，她的話音清晰傳入諸葛亮的耳中，諸葛亮心中不由一動。他依師傅所授的「地脈奇學」，微一思忖，便若有所悟，暗道：按貂姑娘一家三人所言，當日秋蟬點脈之事，想必是千眞萬確的了，但秋蟬既已通靈，更是為報恩

而顯靈，斷不會故意保留，令貂家葬錯了祖骸棺柩的方位，而糟蹋了這座眞龍地脈的啊！

諸葛亮心中轉念，便忽然問貂全道:「貂大叔，當日那秋蟬，到底落於何處呢？」

貂全不假思索，便伸手指向墳側的一塊大石，道:「諸葛公子，那便是當日秋蟬停落的大石啦！」

諸葛亮隨又立刻問道:「那貂大叔是否記得，當日這兩隻秋蟬的頭兒是朝那個方向的呢？」

貂全低首思忖，他苦思了好一會，才恍然的道:「是了，那秋蟬兒當日是尾朝東頭向西的……與在下當日所豎的石碑恰恰相反。」

龐德公一聽，不由失聲叫道:「可惜！可惜！須知碑向即棺向，亦即下葬的方位。那秋蟬分明已指示向西面，正迎向滔雄黃河的龍氣，但貂兄弟却誤把墓穴棺首向東，逆反了龍脈的方位走向，令此飛蟬龍脈的地力白白走失，不但得益喪失大半，更招來衝煞，這是令夫人中途夭折的根由也……」

貂全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好一會，才跌足嘆道:「哎！該死，該死，吾一時之錯，竟斷送了娣兒娘親的生命啊，吾當眞該死之極！」說罷連連頓足，懊悔不已。

* * *

貂娣此時已從祖墳前站起，見狀不由驚道:「爹爹啊，你又憶起娘親了麼？生死有命，是娘親命苦，哪能怪責爹爹你呢？」

諸葛亮見貂娣惶急的神情，不知怎的，心中便感到有如針灸似的難受，他不由便連忙助貂娣安慰貂全道:「貂大叔也不必過於自責，其實也難怪你，當世中人，祇怕多半也如貂大叔一般，不懂這等深奧的地脈奇學也。不然，豈非天下之人，皆可成其為『天機隱俠』了嗎？」

貂全一聽，這才有點釋懷，但仍忍不住長嘆道:「哎，多謝諸葛公子安慰。但話雖如此，畢竟是我貂全無福，未能早日遇上龐老先生，致令吾妻遭此煞劫也！」他一頓，又向龐德公深深一揖拜道:「多蒙老先生的慧目法眼，窺破貂家的禍根，還望老先生慨施援手，扶助貂家一把啊！」

龐德公不由微笑點頭，心道：就算你不求我，為了尅制董、呂二賊的大計，吾亦決意助你貂家一把了，但却非因你所求，而是你女兒自身的運命所致也。

當下龐德公主意已決，便再不遲疑，斷然的吩咐貂全動手開墳改葬。諸葛亮亦相幫挖土，貂娣見了，也不理女孩兒家不可動祖墳的習俗，拿起鏟子便在諸葛亮的身旁挖起山泥來了，龐德公見狀微微一笑，也不制止。因為龐德公所悟解的「地脈學」中，根本便沒有女子不動祖地的教條，他也決計不信。

在貂全、諸葛亮、貂娣三人的合力挖掘之下，不到一個時辰，貂家的祖墳便被挖開了。祇見墓穴中棺木仍完好無缺，就如新葬不久似的，原來貂全當日下葬先父時，用的是齊地最有名的橡木，質地堅硬，歷久不腐。但龐德公知道，棺木保存如新，除了木質堅固，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貂家祖墓，已得踞潛龍結脈之地，佔盡風水龍氣的熏陶。由此亦足證，當日那通靈秋蟬，果然已點出一座龍脈地，祇可惜貂全不懂其中奧妙，把下葬的方位擺錯，逆反了龍脈走向，所得的地利僅有十之一、二而已。

當下龐德公也不再猶豫，親自動手與貂全、諸葛亮、貂娣一道，合力把棺木座向轉移，從座西向東，改為座東向西。再填上挖起的山泥，然後在正西面墳頭豎起墓碑，貂家祖墓原來錯擺了方位，便徹底匡正過來了。

貂娣年方十四歲，帶點女孩子的嬌羞，又未離女娃兒的好奇心性。她見爺爺的墳墓已重新築好，又比原來高大雄壯，便不由含笑帶羞的向諸葛亮福了一福，輕聲道:「有勞諸葛公子辛苦了，但未知如此改動，將有甚好處呢？」

諸葛亮見貂娣嬌羞好奇的模樣，不知怎的，心中便頓萌生一種既欣喜又帶點憐惜的感覺，更不忍見她有丁點難受，便亦含笑伸手向西面遠處一指，道:「貂姑娘，你看，正西面二十里外，不正是滔滔黃河嗎？黃河水源發自莽莽崑崙，乃華夏氏族的母河源脈。黃河在你家祖墓前橫流而過，又更有大運河引黃河水直入此峯所立的東平湖內，以風水地脈學而言，便是雄渾之極的風水龍氣。你家祖墓原以尾部向西，白白讓龍氣走失而不能吸納，便產生許多災煞也。此時已改為座東向西，亦即正迎西面的雄渾風水龍氣，你貂家日後的氣運，必十分興旺，亦必出一代奇人，受天下萬人敬仰呢！」

諸葛亮詳盡的解釋了一番，似生怕貂娣不明白似的。貂娣水靈靈的俏眼，一動不動的凝注於諸葛亮的臉上，兩位少男少女的視線相觸，諸葛亮的俊臉不由一陣發紅，而貂娣的水靈俏眼却更亮了，祇見貂娣向諸葛亮盈盈一笑，輕聲道:「是嗎？眞有如此好處嗎？那眞要感謝龐老前輩和諸葛公子你啦！」

貂娣的聲音雖然不高，龐德公又正和貂全解說甚麼，但他的內力奇高，貂娣的話聲和神情，已清晰

落入龐德公的耳際中了，他不由呵呵笑道：「貂娣姑娘，你也不必謝我，也不必多謝諸葛公子啊！」他正欲往下說，但不知爲甚，却頓然而止。

貂娣奇道：「龐老前輩，爲甚麼？你老和諸葛公子幫了貂家如此大忙，大恩大德，雖無力圖報，但說一聲多謝以表心意，也是千該萬該的啊！」

龐德公不由作聲不得，心道：假如你知道吾等助你貂家的目的，是爲了那除國賊的大計，祇怕你便不會如此感激了。但這話此時是決計洩漏不得的，因爲若然洩漏，便有違「風水龍脈潛移默化」的神效威力，因此龐德公作聲不得，祇好無奈的笑了一笑。

貂全見狀，却有點不安，忙問龐德公道：「龐老先生，貂家之事，有勞先生幫忙，但未知尚有甚未妥當之處，請先生據實指示，在下莫敢不從。」

龐德公此時心中又不由一動，他一來對貂娣已十分好感，二來又見她的運命，竟與諸葛亮有甚淵源，愛屋及烏，他對貂娣亦十分喜歡。因此一來，他原來選定貂娣爲「奇陰奇麗」女子，尅制董、呂二賊的主意，不覺有點動搖，甚至欲因此而放棄了，但天下間，捨此女又決無第二位人選了，若因此不能尅制董、呂二賊的氣數，天下百姓，又不知將要增添多少刀下寃魂了。

終於，龐德公微一咬牙，決然的道：「貂兄弟，實不相瞞，據吾所察，你貂家祖墳龍氣，將由令千金貂娣承納，因此日後貂家必出一位名頌千古的奇女子也，但因初葬祖墳之誤，流失了十四五年的龍氣地力，令千金的根基尚未夠深厚堅穩，於她的運命未免有所折損也。」

貂全視貂娣爲唯一的命根，他一聽，不由大急道：「龐老先生，那如何是好，萬望先生賜教！」

龐德公也不再猶豫，決然的道：「令千金與吾有緣，爲助她的根基堅穩，吾決意收她爲徒，授她以天機、武學，祇要兩者兼備，她便足以化解任何厄折之運矣，未知貂兄弟與令千金是否願意呢？」

龐德公話音未落，諸葛亮已連忙輕聲對貂娣道：「貂姑娘，吾師乃一代高人，他既肯收你爲徒，對你日後將極有助益，快，快上前拜見吾師啊！」

貂娣一聽，也不知怎的，她對諸葛亮的一切，總感到十分親切，心中對他充滿一種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因此她想也不想，走上前去，也不待她爹爹吩咐，便向龐德公盈盈拜倒，道：「徒兒貂娣，拜見師父龐老先生！」

龐德公欣然一笑，伸手向貂娣輕輕一招，貂娣便突感一股柔力，把她的身子昇托而起。貂娣聰慧絕頂，她立刻便醒悟，此乃師門的超凡功夫，世所罕見，不由格格笑道：「師父，這等令人昇沉的功夫，十分了得，先教娣兒好麼？」

龐德公微笑道：「這祇是一種自衞防身的力氣，並非上乘的功夫，吾欲授你的天機奇學，才是助妳化解日後一切災劫的最佳學識。」

貂娣連忙道：「是，多謝師父栽培！」

龐德公微一沉吟，又向貂全詢問：「貂兄弟，令千金之名，似嫌俗氣，與其靈氣奇貴並不相配，吾欲替她另起名字，貂兄弟以爲好麼？」

貂全忙道：「娣兒得拜先生爲師，是她的天大福氣，自古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先生爲其改名，乃天經地義之事，在下怎敢有異議，一切請先生作主便了。」

龐德公欣然道：「好！娣兒之靈之貴之奇，皆發自於通靈秋蟬，那便單取一個『蟬』字吧！」

貂全一聽，不由喜道：「好啊！貂娣改爲貂蟬，比原先之名雅緻多了，蟬兒，還不拜謝先生賜名啊！」

貂娣一聽，果然喜悅的向龐德公盈盈拜道：「徒兒貂蟬，拜謝師父賜名！」

自此之後，貂娣便正式易名爲貂蟬了。

龐德公含笑道：「蟬兒，你既拜吾爲師，亮兒早你十五六年入吾門下，你且去拜見諸葛亮大師兄吧！」

貂蟬果然含羞帶笑的轉過身來，向諸葛亮盈盈一福道：「師妹貂蟬拜見師兄諸葛亮，請師兄日後多多提點師妹，好麼？」

諸葛亮心中亦十分欣喜，他向貂蟬還了一揖，含笑道：「貂蟬師妹，彼此同門，不必客氣。」

龐德公見諸事妥當，便吩咐貂全和貂蟬父女二人，向新改移葬的祖墳拜祭一番，然後即一道下山，返回東平山脚貂家時，已經是當日的傍晚了。

第二天一早，龐德公即把貂蟬帶到村後的山脚，那是一處有林木、有湖水的幽靜之地。諸葛亮以大師兄的身份，開始代師向貂蟬傳授師門的「無爲內功心法」。龐德公預計，貂蟬掌握領悟此內功心法，起碼需時半年，因爲智慧過人的諸葛亮，到他六歲研習，亦花了整整一年有多。

不料却大出龐德公意料之外，貂蟬研悟「無爲內功心法」，前後不

過半月，便已步入「無爲內功心法」的門中了。此時龐德公才忽然醒悟，一來是貂蟬身負「飛蟬龍脈」的靈氣，二來是貂蟬有諸葛亮悉心講解，比之諸葛亮的「臥龍脈」勝於一籌。龐德公發現了這一點，他決助貂蟬紮穩堅厚根基的信心不由更足了。

貂蟬也不負龐德公所望，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她便已穩穩的步入「無爲內功心法」的第二重功夫「無爲而至大巧」境界了。她祇要再下點苦功，餘下的「堅則毁之、銳則挫之」二大招式，相信亦決不難悟解。

龐德公心中欣然，於是又毫不猶豫，在貂蟬繼續研習「無爲內功心法」的同時，開始向貂蟬傳授以「天文、地理」爲根基的「天機奇學」。

龐德公向貂蟬授藝，顯得有點急不及待，幸而貂蟬的悟性果然十分驚人，就如她天生便已身具「天機玄學」的基礎似的。龐德公傳授的「天機學識」，更難的口訣，貂蟬祇須思忖片刻，便即領悟。短短幾個月後，貂蟬已徹悟「天文兆象」，可以據天兆及地物變化，預測三日以上的天象氣候的變幻。她這種猶如天生的領悟力，就連龐德公亦暗感驚奇，心道：貂蟬果然不愧爲一代奇陰奇麗的「飛蟬龍脈之女」！

另外，在同一時間，貂家亦發生了一宗奇事。貂全自那天在東平山改葬的祖墓回來，心中便忽感一陣暖洋洋的熱氣油然而上，直透丹田，直入心胸，這令他本已寒凍了的男女愛慾之念，忽然溫暖萌發起來。

半個月後，貂全在四鄉行醫，剛好遇到一戶窮苦人家，其獨生子得了急病，寒顫不止，眼看將要夭折。貂全也不知怎的，近日神思十分聰敏，他略一觀察，便判斷出這小兒是患了傷寒症了。但這戶人家貧困，根本無力醫治，連買藥的錢也沒有，更休說請郎中的診金了。

貂全的俠義心腸又忽然發作，他毫不猶豫，親力親爲，替患兒配藥治理，不但不收診金，連藥費他也慨然相助。因爲對症下藥，僅吃了貂全的三劑藥，患兒便起死回生，恢復健康。

這一家人姓趙，患兒尚有一位姐姐，年已二十多歲，因家貧尚未出閣。趙父十分感激貂全，又知他中年喪妻，眼見絕後，便慨然提出，若貂全不嫌他的女兒趙姑家貧，便下嫁給貂全爲妻，替貂家延續香火。不知怎的，貂全冷漠了十多年的男女慾念，忽然又旺盛起來了。他見趙姑樣貌端莊，一副賢妻良母之相，毫不猶豫，便一口答應了與趙姑的婚事。

貂全回來，把他與趙姑的婚事告知娘親秋氏。娘親十分高興，她以手加額，道：「全兒，這是祖宗顯靈，讓貂家有後了，龐老先生義助吾家匡正祖宗風水福蔭，他是貂家的大恩人啊！」

貂全把這事告知正在向貂蟬授藝的龐德公。龐德公目注貂全一眼，微笑道：「很好，貂兄弟子嗣宮已現紫氣，祖宗山林位之青氣亦已消失，你於此時恰遇心儀女子，此乃貂家有子延脈之兆也！貂兄弟不必疑慮，三日後便是大好婚娶吉時，便把那心儀女子迎娶過門吧！」

貂全見龐德公亦大表贊同，當下再不猶豫，與娘親商量妥當，三日後便把趙姑迎娶回來了。

趙姑嫁入貂家後，侍奉秋氏這位婆婆，極盡媳婦的禮教，她對貂蟬亦視同親女，因此貂蟬對這位繼母亦十分喜歡，不知不覺間，貂蟬便從心中把趙姑視作親娘一般了。

說也玄妙，趙姑嫁入貂家，不到三個月，亦即龐德公開始向貂蟬傳授天機玄學時，趙姑便懷了身孕。貂全請龐德公相察，龐德公向趙姑的氣色審辨一番，便拱手向貂全賀道：「恭喜貂兄弟，貂家有子承繼香燈了！」

十個月後，趙姑果然誕下一位胖乎乎的小子，貂全有感此子全賴女兒貂蟬的「俠義」心腸引回，便把兒子起名爲「義」——貂義。貂蟬見這位胞弟貂義，模樣與自己十分酷似，祇是添了一股男兒的英俊之氣，不由十分歡喜。她平日除了跟龐德公和大師兄諸葛亮練功學藝，有空便把弟弟貂義抱在懷中逗樂。貂義這小娃兒似乎與這位大姐姐十分有緣，祇要貂蟬抱他，就算是大哭大嚷之時，也立刻破涕爲笑，把小臉蛋兒湊到貂蟬的嘴邊，讓她親親，把貂蟬樂得格格大笑。

飛蟬入宮　翦除國賊

在貂家的小生命貂義成長的快樂笑聲中，出於貂家的一代奇陰奇麗女子——貂蟬，憑她天生的驚人靈氣悟性，以驚人的速度，向「一代天機俠女」的境界與快速而堅穩的邁進。

眨眼之間，龐德公和諸葛亮，便已在黃河畔東平湖東平山脚的貂家，逗留了接近年半時間。在這段日子中，諸葛亮除了向貂蟬傳授師門秘學，以及他自己的自修練功外，有空便向貂蟬學習種植花草林木的知識。貂蟬見諸葛亮對她原以爲低賤的活兒興趣，虛心求教，她心中不由十分欣喜。她悉心盡力，手把手的教諸葛亮如何培植幼小的

花苗，如何培土，如何澆水灌溉，進而又教諸葛亮如何精製她貂家的家傳之秘——玫瑰花茶。諸葛亮悟性極高，不久便懂得種花養花用花的全部學問，他學着炮製的「玫瑰花茶」，其色、香、味竟與貂蟬所製不遑多讓，漸而更獨具特色。拿到市集出售，竟極受歡迎，四鄉之人，均慕名前來求購，生意興旺，門庭若市。貂家的生活，也因此比昔日好過多了。

貂蟬此時已年值十六歲，正是少女心性最微妙的階段，貂蟬自然亦不會例外。她與諸葛亮這段日子耳鬢廝磨，初時尚祇覺十分開心快活，但漸漸她的芳心，便顯得有點忐忑不安，到底是甚麼？貂蟬自己也說不出來。

終於，貂蟬猛地醒悟，令自己不安的原因是甚麼了。

那是龐德公和諸葛亮蒞臨貂家的一年零八個月後的一天早上。

此時，因家中的「玫瑰花茶」生意十分暢旺，收入比行醫更好，因此貂全已改爲隔日出去行醫，多半時間，留在家中料理製茶業務。貂全的妻子趙姑，手脚勤快，一早就把衆人的早餐做好，擺放在桌子上了。

吃早餐時，貂蟬竟一反常態，默默無言的一聲不響，就連她最喜愛的弟弟貂義，呀呀的向她逗樂，她也竟然笑也不笑，也不知她悶着甚麼心事。

她的繼母趙姑心細，見狀便問貂蟬道：「蟬兒，你身子不舒服麼？」

貂蟬微一搖頭，道：「娘親，貂蟬自小便無病無痛，身子怎會不舒服？娘親放心好啦。」

趙姑仍不放心，又道：「那蟬兒心中到底悶着甚麼呢？告知娘親好麼？」

貂蟬聽了，眼波忽然在諸葛亮和龐德公身上一轉，微嘆口氣，悶悶不樂的道：「娘親，沒甚麼，蟬兒祇是忽然預感，蟬兒特別快樂的日子，恐怕將要消逝了啊！」

趙姑心細，貂蟬的神態被她瞧着，心中便忽然醒悟，輕聲道：「蟬兒，你心中所愁，莫非與龐老先生與諸葛公子有關麼？但他二人，你其一是你師傅，其二是你師兄，你若有疑慮心結難解，爲甚不直接向他們請教呢？」

貂蟬微嘆口氣，道：「他二人祇怕便要捨蟬兒而去了！這等疑慮，他們又怎解釋得了？」

趙姑自嫁入貂家，已知龐德公和諸葛亮給貂家帶來許多歡樂和福氣，此時一聽，不禁亦十分不捨，忙向龐德公問道：「龐老先生，你和諸葛公子眞的打算離去了麼？」

龐德公和諸葛亮其實早已聽到貂蟬和趙姑的悄聲細語了。此時兩人不由互視一眼，諸葛亮無奈的苦笑了笑，龐德公心中微嘆口氣，暗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天下又豈有不散的筵席？而且此事牽涉目下的天機大勢，又怎可改變得了呢？

龐德公心中轉念，便忽然接過話來，問貂蟬道：「蟬兒，你依據甚麼來判斷，吾與亮兒將要離開呢？」

貂蟬神色不歡，悶悶不樂的道：「師傅，我也不知爲甚麼，祇是近日心有所感，總是忐忑不安。蟬兒自思忽然醒悟，蟬兒最珍惜這段日子的快樂時光，既心有所感，那便預兆這段快樂日子快失去，亦即師傅和諸葛師兄快要離去啦！師傅啊，未知蟬兒的預感，是否錯了呢？」

龐德公一聽，不由一怔，心道：貂蟬這種「心靈預感」，決非等閑之輩所可能達到，不料她竟天賦這等絕頂神通！因爲他果然已與諸葛亮商定，爲了尅制董、呂二賊陽剛氣運的大計，這天早上便要向貂家各人辭行了。

諸葛亮此時亦不由心中一陣難受，因爲他深知師傅欲實施的「破董、呂氣運大計」，其中的最重要主角人物便是他的師妹貂蟬，其中姑且不論成敗得失，但對貂蟬的運命有極深的影響，此點確是絕對確然無疑的了。但其中如何演變，是吉是兇？連師傅龐德公亦未能判斷，這教諸葛亮怎能不替貂蟬擔憂？也不知爲甚麼，諸葛亮但感自己的心神，竟與貂蟬連在一起，甚至有點密不可分了！但這是否少男少女之間的微妙相吸的魔力，令身負「天機、地脈、奇功」三大絕學的諸葛亮亦不可抗拒呢？這就連諸葛亮自己亦難徹悟。

此時龐德公因已察覺，貂蟬竟擁有「心靈感應」的天賦神通，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蟬兒既有這等絕頂天賦神通，那在她面前的任何艱難困苦、天災人禍，便均可預察；再加上她研習的吾之「天機、武學」，那她便必能於此「天機磨劫」中全身而退！龐德公確判這點，他以貂蟬爲「破董、呂氣運」的主角人物決心，不由便更堅定，也再不猶豫。

當下龐德公微微一笑，以「密音」向貂蟬傳話道：「蟬兒！你所料不差，吾與亮兒果然另有要事，將要西行，赴長安走一趟也。但蟬兒你須歷一番『天機磨劫』，身負匡扶漢室、尅滅國賊、救國救民的重責，宜留候於此，相機而行。蟬兒，你可願意承擔此彌天重責？」

龐德公以「密音」傳話，能聽到的，便祇有貂蟬一人。祇見貂蟬聽

了，水靈俏眼不由眨了眨，莫名其妙的嚷了一句道：「師傅啊，既然是救國救民的大事，蟬兒又怎敢拒絕？但爲甚不讓大師哥留在此地，助蟬兒一臂之力呢？蟬兒祇怕獨力難支呢！」

在座中人，對貂蟬的發話，均感莫名其妙，但諸葛亮却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立刻便察覺，這是師傅龐德公以「傳音入密」的絕頂內力，逼音成線，直接射進貂蟬的耳中，所說的，亦必定是有關他的「破董、呂二賊」的大事了。而貂蟬因內力未達此絕頂境界，心神激蕩之下，便冲口而出應答。諸葛亮雖然明白其中的奧秘，但他聽到貂蟬末了的話，心神亦不由一動，如與貂蟬心有靈犀一點通似的，暗道：是啊，假若有我相助，貂蟬所面對的「磨劫」，便有人替她分擔了，這總好過由她自己以女兒之身去獨力肩負啊……

諸葛亮沉吟之際，耳中忽地鑽入龐德公的話音，道：「亮兒、蟬兒，吾之話音祇傳你二人，乃一音雙發也。吾亦和你二人有『心靈相通』的奇緣，因此不約而同萌發同一意念也。但你二人本命不同，亮兒至陽至剛，貂蟬至陰至柔，因此要尅制董、呂二賊的陽剛氣運，祇能以蟬兒的至陰至柔，而決不能讓亮兒的至陽至剛接近董、呂二賊之身也！吾之佈局，如此……如此……亦基於此一道理，你二人不必再爲此疑慮。」

龐德公於「密音雙發傳話」中，已把他的大計和佈局，向諸葛亮和貂蟬曉示明白。諸葛亮和貂蟬默默不語，似同在思忖。一會後，兩人竟不約而同的決然回話道：「是！師傅，我……明白了！決依師傅之計行事吧！」

在座的貂全、趙姑、老婆婆秋氏，均依然莫名其妙，但龐德公却欣然道：「好，既你二人均無異議，吾之大計便由此施行也！」

龐德公、諸葛亮、貂蟬三人密談間，這一頓早餐也吃罷了。

龐德公忽然向貂全拱手道：「貂兄弟，多謝這段時日盛情相待，但吾與亮兒另有要事，不能再在府上逗留，就此向貂兄弟等告辭了！」

貂全一聽，不由一怔，他與龐德公相處日久，又爲他貂家帶來這許多好處，見他說走便走，心中不由大急，忙道：「龐老先生和諸葛公子待在下一家恩重如山；龐老先生又是蟬兒的恩師，師即父也，彼此一家人，爲甚不多留些時日，以讓在下一家聊表謝意啊！」貂全見龐德公含笑不語，但神色之間去意甚決，不由又急道：「蟬兒！快向師傅和師兄盡力挽留啊！」

不料貂蟬却微嘆口氣，水靈俏眼滿含不捨之情，但却無奈的道：「爹啊！師傅和師兄是決計不能挽留的啊！」

貂全忙道：「爲甚麼？蟬兒你出面挽留也不可以麼？」

貂蟬道：「天下正值多事之秋，貂家雖然尚可苟安一隅，但天下百姓黎民，却多半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師傅和師兄身懷救國救民堅貞大志，怎會困處於此偏安一角呢？他們自有重大使命勢需完成，怎可挽留？他們於我家神龍一現，渡過年多歲月，已是貂家的天大福緣了！」

貂全見貂蟬忽然變得慷慨激昂，救國救民之心已取代往昔的俠義心腸，深知此必乃龐德公和諸葛亮對她潛移默化的結果，連女兒也開始以天下蒼生爲念，又何况她的師傅和師兄呢？他不由長嘆一聲，心知已絕難挽留了，無奈向龐德公深深一揖，拜道：「龐老先生待吾貂家大恩大德，貂全祇好以一拜爲報了！未知日後是否再可與先生重逢呢？」

龐德公聞言目注貂全一眼，見他的命宮壽緣直達耳輪，乃年達百歲的長壽之命，不由欣然一笑道：「貂兄弟年值五十英年，人生之路僅走了一半，日後自會目睹天地翻覆、日月昇浮，前路尚漫漫綿長呢！既然如此，又何愁沒有相見重逢之日啊！」

貂全一聽，心中稍慰。眼見龐德公和諸葛亮去意已決，也不再挽留，他與貂蟬、趙姑一道，把龐德公和諸葛亮直送出東平湖。

龐德公和諸葛亮向貂全一家拱一拱手，便離船上岸而去。貂蟬怔怔的望着船上，眼波直直的凝注着諸葛亮的身影，她忽然嬌嘯一聲，身子一躍，竟輕靈如飛蟬，如雲飄花舞，落於龐德公和諸葛亮的身前，這一段距離，竟足達百丈之遙。

龐德公見貂蟬眼波凝注諸葛亮身上，心中不由微微一笑，並不作聲。

諸葛亮却似意有不捨，亦凝注貂蟬一眼，才無奈的含笑道：「貂蟬師妹，你已知天機大勢，又知自身運命，勢須獨自歷此『天機磨劫』，又何必如此？師傅不是說了麼，吾等日後必有重逢之期啊！」

貂蟬水靈俏眼一轉，她在心中幽幽的嘆了口氣，暗道：「諸葛師哥呵諸葛師哥，你可知貂蟬之心，已與你靈犀一點通了？你亦有不捨之意，祇是師命難違，不敢有所表示吧了！」她心中念轉，格格一笑，道：「諸葛師哥，師妹以『心靈感應』之術，已知你心思啦！我之所以跟上來，祇是問一句，依師哥

之見，假若貂蟬日後於『天機磨劫』中不能全身而退，你……和師傅還會與貂蟬相見重逢麼？」

諸葛亮一聽，不由作聲不得。

他雖然已入「天機之門」，但畢竟閱歷尚淺，於此微妙之極的男女糾葛之事，根本難明眞奥，因此貂蟬這疑問，他又如何回答得出？

龐德公見狀，忽然接口呵呵笑道：「蟬兒不必憂慮，你既知天機，又悉本命，亦身承『飛蟬龍脈』蔭庇，海闊天空、九天四海，已足縱橫翱翔了！何況你剛才因情而心動，心動力發，一躍百丈，足證你的『無爲眞氣』已達隨心而發的境界，蟬兒，你天賦奇功，身負吾門二大絕學，還擔心甚麼？天下雖大，但亦不可阻擋，你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哉！」

龐德公對貂蟬這位女徒兒，初時尚僅視作是他施行大計的人選，但自從收她爲徒後，他的心思便大變，已將貂蟬視作他「天機門」的嫡傳弟子，他又豈會冒險行事？因眼見貂蟬根基已具，確然可以全身而退，這才決照原來計劃行事。此時他又破例向貂蟬點明她的長處，以增強她於「天機磨劫」中歷練的信心和勇氣。龐德公對貂蟬這位女弟子，所費的心血，已不下於諸葛亮了。

貂蟬聽罷，已領悟了龐德公對她的一番關切愛護心意，他對她的師徒之情，並不亞於諸葛師兄，絕無偏私，貂蟬心中不由一陣欣喜。終於，貂蟬向龐德公盈盈一拜，又向諸葛亮福了一福，格格一笑道：「是，師父、師兄，蟬兒這便勇敢投身『天機磨劫』中去，火浴歷練，以達九天飛蟬的境界，決不負師父佈伏的大計使命。」

貂蟬說罷，身形迴飄，如飛蟬一躍百丈，返回她爹娘的輕舟上去了。

* * *

龐德公與諸葛亮，離開東平縣地域，並不停留，於當日便橫渡黃河，抵黃河西岸，一路西行。中途路經漢舊都洛陽，諸葛亮第一次目睹這座天下大都會，竟化作一片殘垣敗瓦，他終於親眼目睹戰火可怕，以及天下百姓所受的慘重災難，他並不多言，祇是在心中默默思索，如何化解眼前這一場慘酷的彌天大災禍。

半月後，師徒二人，便已潛入由董卓挾持漢獻帝劉協盤踞的長安城中了。

龐德公和諸葛亮平裝素服，並不惹人注目，就如爺孫二人，從鄉中入城的鄉下人。他二人也絕不聲張，祇在暗中審察朝中董卓的一舉一動，以便伺機行事。

董卓自挾持漢獻帝劉協，火燒洛陽，把國都搬到長安，以避十八路諸侯討伐之勢。到達長安後，董卓眼見十八路諸侯名爲討伐他，實則各懷野心，內部已分崩離析，各自佔據地盤，以準備各自火併，便把十八路諸侯視同草芥，根本不以爲意。他在朝中更殘暴專横，他自封太師，逼漢獻帝尊他爲「尚父」，上朝下跪不拜，出入更用天子車駕儀仗，儼然是君臨天下的「大皇帝」了。

董卓又把義子呂布封爲溫侯，出入用王者的儀仗車駕，威風八面，權傾天下。呂布自然十分感激，發誓效忠董卓。董卓有呂布的一大臂助，統掌朝廷的數十萬大軍，他的地位權勢便更穩如泰山了。

這一天，董卓又把朝中文武百官，召到他的太師府飲宴，目的是向朝中百官立威。

朝中百官懾於董卓的威勢，誰也不敢不到，紛紛趕來赴會，齊齊的列座兩行。

剛飲了幾杯酒，百官戰戰兢兢之際，忽見呂布從外面大步走進，逕直走到首座的董卓席上，向董卓耳邊說了幾句甚麼。

董卓一聽，即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一切交由布兒你處置吧！」

呂布即冷酷的厲笑一聲，大步走到大司空（即御史大夫，職同工部尚書）張溫的席前，猛一伸手，揪住張溫的頭髮，便拖了出去。

不一會，呂布的侍從便捧着一個紅色盤子，進來向董卓奉獻。董卓哈哈大笑，令侍從捧着紅盤，讓百官過目。侍從揭開盤蓋，紅盤上盛放的，竟然是剛被呂布揪出去的司空張溫的人頭，血淋淋的，雙眼尚圓睜睜的瞪着人，百官皆嚇得魂不附體，也不知下一個盤上是誰個的人頭了。

董卓見狀，哈哈大笑道：「汝等害怕甚麼？張溫乃罪有應得也，他勾結袁術，欲圖謀於我，袁術派人送密書到張溫處，被吾兒奉先截獲，這還不該斬麼？但凡欲對吾不忠者，均以此爲戒，但忠於我者，不必驚心！」

朝中百官，戰戰兢兢，紛紛離座起立，向董卓表示忠心。董卓耳聽一片效忠之言，不由樂得轟然大笑道：「吾有虎兒呂奉先，吾大可高枕無憂也。」

當日赴會的百官中，有一位官任司徒（朝中最尊貴的三公之一）大官王允，於席上目睹一切，心中十分震撼。他返回府中，尋思日間的慘事，不由痛心疾首，於靜室中長嗟短嘆，久不能眠。

忽然，家丁進來稟告，說外面有自稱荊州龐德公的師徒二人，夜

謁拜訪，問王允是否接見。王允一聽，目中忽然一亮，連忙站起，對家丁道：「快請，爲避人耳目，請恕吾不便出迎，於靜室恭候。」

不久家丁果然引進一老一少兩人進來，老的便是龐德公，少的自然是諸葛亮了。王允一見龐德公，即拱手相迎道：「果然是一代天機俠隱駕臨，當眞天助漢室朝廷也，時勢兇危，請先生恕怠慢之罪。」

龐德公微笑道：「王司徒不必客氣，吾與小徒諸葛亮夜謁貴府，並非作客，而是因朝中國賊肆虐天下罷了，而且吾若非暗中探悉王司徒的品格，知你與董卓週旋是另有所圖，吾亦不會登臨司徒府也。」

王允一聽，甚感欣慰，忙向龐德公俯身一揖，道：「吾與惡賊董卓週旋，乃不得已而爲之也，若非如此，便難以取信董賊，以圖計謀，天下人不知王允者，必誤以爲我已賣身投賊，幸得先生明察秋毫，知吾心跡！」

龐德公微笑不語，諸葛亮却立刻肅然道：「那請問王大人，將如何圖謀呢？」

王允沉吟半晌，才沉聲道：「如今董卓有呂布之助，如虎添翼，統領朝廷大軍，等閒者決難搖撼之。唯一之計，便是拆散董、呂聯盟，然後徐圖各個擊破也。未知龐老先生與令高徒諸葛公子以爲如何呢？」王允久聞一代天機隱俠的威名，對其謀略天機自然十分尊崇，但對龐德公的徒弟諸葛亮，見他僅是一位年方十八、九歲的少年郎，心中的疑惑便不由大增，故意反問了一句，以作試探。

龐德公依然微笑不語，諸葛亮從容的道：「王大人此計雖然可行，但董、呂二人的聯盟十分牢固，要將其拆散，王大人有妥善之策嗎？」

王允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實不相瞞，吾正爲此苦苦思索，可惜至今並無良計，眼見董卓賊勢日盛，朝中臣民受其荼毒十之八九，就連老夫亦行將不保，今日董賊於其府上，便由呂布幫兇，當着百官面前，將司空張溫大人人頭斬了，老夫午夜夢迴，不禁痛心疾首，還望龐老先生和諸葛公子本着救國救民之心，鼎力相助，以謀除賊之計。」

諸葛亮與龐德公互視一眼，不由會心一笑，因爲兩人已足判斷，王允確有一腔熱血、救國救民之心，除董、呂二賊的大計，完全可藉王允從中作橋牽引施行。

龐德公也不再猶豫，當下便把他尅制董、呂陽剛氣運，以令其潰敗的除賊大計，向王允闡述了。王允仔細沉吟思忖，亦認爲唯有此計可行。三人在王允的司徒府密室中，詳細商議，終於確定了施計的一系列具體部驟。

王允興奮的道：「好極了，施行此計，董賊必敗無疑，漢室臣民有救了。」

當天深夜，龐德公和諸葛亮爲避開董卓於城中的耳目，又悄然的潛出王允司徒府。第二天一早，兩人悄悄離開原來落脚的客館，轉到另一處秘密的地方隱蔽不出。

王允在龐德公和諸葛亮離開後，因已得破賊大計，心情十分興奮，因此一夜難眠，反覆思量龐德公和諸葛亮定下的謀策，王允思想之際，似乎萬事皆具備了，忽然其中一個最關鍵的環節却突地跳了出來：這一條美人計中的主角，除了董、呂二賊是已知的外，尚有最關鍵的一位「美人」！而且這「美人」的人選非同小可，董、呂二人閱歷宮中美女無數，等閒之女，他二人如何瞧得上眼，更休說令彼等神魂顛倒，令其陽剛氣運渙散了。

想到此點，王允不由呆呆的怔住了，半晌動彈不得。他但覺得，要尋如此一位「美女」人選，當眞千難萬難，而若尋不着，那一切的計謀再奇再妙，也祇是紙上談兵，鏡中花罷了！

王允躺在床上，輾轉難眠，直到黎明的最初一點白光，射入他的臥室床頭，就如靈光一閃，腦中忽然躍出龐德公在臨走時，似有意無意的低沉的一句偈語：「陰可陽兮陽可陰，陰陽相尅且相生；遇蟬則達美人計，東行千里此中尋。」

王允眼神一亮，他也不再猶豫，當下立刻一骨碌躍了起來，派人向朝廷托稱患病，不能上朝。他梳洗完畢，便換了一套平裝便服，打扮成一位周遊各地的商賈，帶好路上應用的銀兩、衣服等物，便悄悄的出門而去，爲了保密，王允獨自上路，竟連一位侍從也不携帶。

他秘密潛出長安城，一路東行，心中牢記龐德公留下的那句偈語，日行夜宿，也不知疲困，眨眼便已東行數百里路了，可惜龐德公那一句偈語，依然沒有應驗的任何跡兆。

王允却絕不灰心，也絕不猶豫，依然認準方向，一路東行。因爲一代天機隱俠的名頭太響亮了，王允在朝中亦早已獲悉，如今他既然自動出現，一夕長談相聚，令王允確信，龐德公這位天機隱俠的確有洞天徹地之能，他既然留下揭示偈語，又怎會虛妄不實？

他一路續向東行，不知不覺已抵齊魯之地黃河畔了。

王允來到黃河的西岸渡口，但見黃河之水，竟然由黃濁變得一片清白。王允心中不由一陣驚詫，他

亦略懂一點天兆異學，深知黃河乃華夏氏族的母河命脈，亦主天下諸侯的氣運。如今黃河陡然變清，必示現甚麼驚人預兆，可惜他因學識所限，未能參透。但心中消除疑慮，他剷除董、呂二賊的決心，不由更加堅決了。

他渡過黃河，踏上東岸，沿秦朝時開國的大運河畔，向東面續行。不久便見一座湖泊，陡現眼前，湖中小島密佈，中間一座島上，更聳起一山峯，挺拔峻秀，更奇特的是，湖中堤岸，遍佈紅艷的玫瑰，在紅色煙雲似的花叢中，不時有一片一團灰黑色的雲朵掠過，仔細看清，原來竟是一簇簇、一羣羣的秋蟬。

王允心中不由突突一跳，那一句「遇蟬則達美人計」的偈語，忽地浮上心頭，王允不由以手加額道：「天助我也，蟬兒終於露面啦！」

他絲毫不敢猶豫怠慢，快步向湖畔走去，那兒停着一艘快船，想必是入湖的渡口。渡口果然有一位船伕，正呆在船中打瞌睡，大概是來往湖中的人客並不太多，生意清閒，船伕樂得偷空睡覺。

王允走近，向船伕打探。原來這湖叫東平湖，湖中最大的島叫東平島，島上住有數百戶人家。島上的山峯，叫東平山，山上以玫瑰和秋蟬爲最大特色。王允一聽，也不再多問，即付了雙倍船資，着船伕將他渡去島上最多秋蟬出現的地方。

這擺渡船伕見王允出手便差不多是他整日的船資，不由又喜又奇，心道：這白臉商賈，想必是憶蟬成狂，不惜花重金往觀也。他心中雖然如此轉念，但收了人家重資，却不敢怠慢，當下連忙開船，把王允載渡向東平島中去了。

王允踏上東平島岸上，據那船伕說，這裏便是最多秋蟬出沒的地方了。他放眼望去，但見這是島上村落的一角，到處均可見玫瑰花園，而且特別紅艷。不過，他最渴見的秋蟬兒，却毫無踪影，就連一隻小小的也見不到。

王允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那船伕想必也不知島上何處蟬兒最多，但抵受不住重金的誘惑，便不懂裝懂，胡亂把我載到這裏。

就在此時，王允忽見眼前有青灰色的影子掠過，他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隻特別矯捷的秋蟬，迴旋而翔，然後便逕直的向一座被玫瑰花環繞着的屋宇中飛去了。

王允心中不由一動，連忙舉步跟了上去，他抵達那屋宇門前十丈遠處，那矯捷的蟬兒已不見了，王允心中不由一陣失落。

就在此時，却見那屋宇的門前，忽然走出一位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祇見這少女水靈俏目，秀在外，慧於中，周身洋溢一股靈秀之氣，令人神迷而不敢輕侮。王允心中一動，正欲說話。此時淅瀝一下，天忽然下起細雨來了。王允呆呆的站在雨中，進又不是，退又不甘，顯得有點狼狽。

那少女見狀，忽然格格笑道：「這位客官，想必是外地上島購玫瑰花茶的麼？天既下雨，想必須待一個時辰才會停了，你站於雨中必定被淋濕透啊，快進屋中避避雨吧！」

王允正欲向這小女孩探問，便立刻稱謝跟隨少女走進屋裏。王允但見屋中遍植玫瑰，簡直是一個大玫瑰花園，而且特別紅艷，就如少女的俏臉，令人目奪神搖。唯一可惜的是，不見了那矯捷蟬兒的踪跡。王允不由微歎口氣，喃喃的道：「人美花嬌，萬事俱備，哎……爲甚獨缺了那神奇的蟬兒……」

王允話音未落，忽聽那少女輕聲吟道：「陰可陽兮陽可陰，陰陽相尅且相生，遇蟬則達美人計，東行千里此中尋……哎，要來的祇怕已來啦……」少女忽然又微嘆了口氣，神色顯得有點驚奇，但又有點無奈。

* * *

王允一聽，少女的話音雖然輕微，但王允却感覺如雷灌耳。他連忙凝視着少女，急道：「請問姑娘，你剛才所言，『遇蟬則達美人計』一句，是姑娘心感偶發，還是有人所授呢？」

少女微笑道：「此乃師傅所授，着我於尋蟬人面前方可直道而出。」

王允一聽又忙道：「那請問姑娘，尊師是誰呢？」

少女坦然道：「尊師便是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啊！」

王允一聽，猛然醒悟，天機隱俠龐德公已預先伏下驚人妙局，不過是借他王允之手來施行罷了！但其中的玄妙之處，洞天徹地之能，又決非他王允所能參透。

這少女自然便是身負「靈感、天機、武學」三大奇功的奇幻之女貂蟬了。

進了屋內，見了貂蟬的父親貂全、繼母趙姑，以及祖母秋氏婆婆，王允這才坦白自己的身份；貂蟬這才知道，這位師傅預示的「尋蟬之人」，竟是位列朝廷三公之一的「司徒大人」。

貂全獲悉王允的身份官位，不由十分惶恐，連忙向王允下拜。王允却急忙雙手扶住，連聲道：「下官不敢！下官不敢！若說拜謝，倒應該是下官向貂兄弟下拜才是啊！」王允說時，果然向貂全深深一揖行了下拜禮。

貂全吃驚道：「小人祇是民間草野，怎敢受王大人如此重禮？這可把小人折殺了！」

王允長嘆一聲道：「哎，貂兄弟有所不知，王某表面上是朝廷的大官，但其實猶如待死的囚徒而已！目下朝廷已被國賊董卓盤踞，君非君、臣非臣，人命危賤，朝不保夕，國之將亡，何來不死大臣？下官又怎敢以朝廷大臣自居呢？況且欲救國救民，翦除國賊，尚須求貂兄弟你鼎力相助，王某不過是代天下臣民拜謝貂家啊！」

貂全一聽，不由一怔，吃驚的道：「小人不外是一位民間郎中兼花農，這等朝廷大事，小人怎敢置喙，又怎有能力匡助啊？王大人言重了！」

王允見貂全言下有拒絕之意，心中着忙，正欲再向貂全曉以大義，喚起他救國救民之心，以施行已定下的救國除賊大計。

就在此時，原來俏立一旁的貂蟬忽然接口道：「王大人不必憂慮，師傅龐德公預伏萬全之策，一切民女自會巧妙安排！哎，天機大勢如此演行，貂蟬既然非歷此劫磨不可，避無可避，不如勇然而赴吧！」

王允一聽，這才把懸於虛空的心兒，放了下來。

也不知貂蟬以甚妙法，當晚便把父親說服了，答應王允，讓女兒承負救國救民的重任。

王允十分感動，他當即於貂家的靈位面前，收貂蟬爲義女，決心拚死維護貂蟬的生命安全。

第二天一早，王允便攜同貂蟬，拜別了貂家上下，一道返回長安去了。

* * *

三個月後的一天早上，王允把家藏的明珠三顆，取了出來，令飾匠以明珠鑲嵌造一頂金冠。明珠金冠造好，果然十分華麗。王允派人秘密送給呂布，藉口說是送給呂布的生日賀禮。

呂布收下王允所贈的明珠金冠，當即便佩戴上頭，在鏡前仔細欣賞，祇見明珠與黃金輝映，灼灼生光，十分華麗。呂布的侍徒連忙向他奉承道：「將軍配此明珠金冠，才當眞是一代英將呂溫侯啊！」

呂布不由大喜，十分感激王允，答應親自到王允府上致謝。

王允派出的家丁回來報知王允，王允暗喜，心道：祇要引得你呂布來此，吾計便可施行了！於是吩咐預備佳餚美酒，招待呂布。

不久呂布果然率隨從前來王允的司徒府。王允親自於門口迎接呂布，又親自把呂布迎進內堂。呂布但見內堂中早已擺下酒宴，不由又喜又奇，笑道：「王大人爲何如此深情待我？莫非王大人有事相求於我麼？」

王允請呂布入席，先向他敬了一杯，這才含笑道：「天下誰不知道，呂溫侯是董太師的義子，是董太師的心腹臂助，祇要求得呂溫侯在董太師面前美言幾句，下官這才活得安心啊！」

呂布一聽，大笑道：「原來如此！放心吧王大人，呂布必保你官運亨通，長命百歲便啦！」

王允向呂布拜謝，又向呂布殷勤敬酒，不絕地稱頌呂布和董卓的恩德。呂布大樂，不由開懷暢飲。

也許是有幾分酒意了，呂布忽然含笑道：「王大人，酒美菜豐，呂布十分高興。可惜却缺了一點助酒之物，有美酒而乏美人，豈非大煞光景嗎？」

王允一聽，亦含笑道：「既呂溫侯有此興致，王某便傳歌女出來獻舞吧！」說罷便欲向下人傳令。

不料呂布却連忙搖手示意，笑道：「王大人，不忙！奉先之意，非歌女獻舞也，而是另有所求啊！」

王允見呂布神神秘秘，心中一動，已知呂布之意，却佯作不知，含笑道：「呂溫侯何事相求？王某所以得享太平，皆董太師和溫侯所賜，還有甚麼是王某所吝嗇呢？」

呂布哈哈一笑，招王允湊近，附耳笑道：「實不相瞞，呂布已從貴府家丁口中探悉，王大人近日新收了一位義女，姓貂名蟬，據說有閉月羞花之容，可令人神魂飄蕩！若得令千金出來一見，則勝美酒千杯多矣！王大人肯成全呂布誠心所求麼？」

王允一聽，心中不由微微冷笑，暗道：吾借家丁之口，放出口風，果然令你動心了！但却爲難的悄聲道：「哎，這是敝府下人多口了！小女貂蟬，乃一孤兒，老夫見她可憐，才收她爲義女，平日決不肯出來見客，連老夫亦不能勉強呢。」

呂布大急道：「王大人，令千金等閑之士不肯出見，足證有大家閨秀的風範！但呂布專心一意，誠意求見，令千金或不會拒人於千里！王大人爲甚不成全吾之一番美意？」

王允見呂布發急，心癢難熬的模樣，這才微嘆口氣，顯得很勉強的站起來，低聲道：「既然呂溫侯如此盛意拳拳，王某便親自進去轉告一聲，看小女心意如何吧！」

王允說罷，即離座走入後堂去了。

在後堂，貂蟬已靜靜的佇立於窗前等候。王允連忙趨前，把呂布急欲求見之意，告知貂蟬，又悄聲

道：「那呂布求見之心已甚熱切，蟬兒以為，是與其見面的時候了嗎？若然不見，吾便出去把他婉轉打發走吧！」

貂蟬微一沉吟，又目注窗外的天際一眼，忽然輕聲道：「義父，據女兒所察，目下已屆女兒現身之時也。但非立刻，而是半個時辰之後！義父請先安排呂布到後花園，於玫瑰花圃前繼續飲酒，我於半個時辰出見，屆時必令月閉花羞，把呂布的神魂攝住！」

王允一聽，不由有點暈頭轉向，也不知貂蟬打算弄甚玄虛？心道：萬一惹怒呂布，令他含恨而去，那一切便大事壞了！但知貂蟬是天機隱俠龐德公的高徒，已得師門眞傳，又不敢有異議，無奈祇好惴惴不安的先行出去了。

王允出到內堂，祇好依計對呂布道：「小女知呂溫侯一番美意，答應出來與溫侯相見。但她正在梳粧打扮，待半個時辰後才能出來。她又恐怕溫侯苦候嫌悶，特請溫侯先移席到後花園，一面賞月觀花飲酒，一面等候。未知呂溫侯意下如何呢？」

呂布一聽那貂蟬肯出來與他相見，心中不由大喜，哪會不答應？當下哈哈笑道：「好！好啊！令千金果然心細如髮，把吾之心思窺透了！待會賞月觀花飲酒，又得以與美人相見，乃一大樂事，呂布怎會拒絕？王大人不必猶豫，把酒席先行移進花園去吧！」

酒席很快便移到後花園，在一座種滿玫瑰花的圃前擺下。上面是一輪明月，光華燦爛；近處是紅艷盛放的玫瑰花，在月色中花波蕩漾，令人迷醉。

呂布重新與王允入席，他抬頭觀明月，低頭賞艷花，口中飲美酒，又想着將出現的美人，不由樂得心神迷醉，哈哈大笑道：「王大人，今晚乃呂布生平最大樂趣也！」

王允心中雖然惴惴不安，但又不敢令呂布心煩，便連忙收攝心神，湊趣的道：「但得呂溫侯快樂開懷，王某便欣慰極了！依呂溫侯之見，眼前四周上下，以何者最為美麗呢？」

呂布抬眼一望，笑道：「天上一輪明月，美之極了！」他垂首一看，又道：「地上紅艷玫瑰，也麗甲羣芳！」他把酒杯一舉，哈哈大笑：「酒，亦是無雙佳釀！待會再得見美人，那天下最美的物事，便全集聚吾之身旁了啊！」說時又狂笑不止。

王允眼見呂布已有五分酒意，心道：此際正是最佳「攝魂」之時，為甚貂蟬尚不出來？再遲些若呂布大醉，便錯失此良機矣！

就在此時，一位清麗脫俗的少女，於月色下款款而出，正是王允正為之暈頭轉向，呂布為之心癢難熬的王允義女貂蟬。

貂蟬蓮步婀娜，走到王允和呂布席前，向二人盈盈一福，行拜見之禮，如鶯唱燕歌的輕聲道：「貂蟬拜見義父、呂將軍，出來稍遲，望呂將軍見諒。」

呂布帶着五分酒意，向貂蟬一望，但覺於月色之下，貂蟬猶如九天仙女冉冉降於雲端，清麗絕世，決非人間凡品，不由大喜道：「不怪！不怪！貂蟬姑娘果然是仙女之姿，月貌花容啊！」

呂布話音未落，貂蟬又向呂布盈盈一福，暗地輕揚衣袖，向玫瑰花圃一揮，送出一股隨心而發的「無為眞氣」，分射近百株紅艷玫瑰花。

呂布正欲借月色的光華，仔細欣賞貂蟬的美態。

不料就在此時，天際白雲驟然湧起，把一輪明月遮掩住，就如月亮自愧不如貂蟬的仙麗，以袍袖掩面似的。

呂布不由一陣驚喜，他仍不甘心，又欲以近處艷絕羣芳的玫瑰花，與貂蟬作比較。他向玫瑰花圃望去，却更添驚詫，但見花圃中的百株玫瑰此時竟把花瓣合攏，由原來的正面而放，全部轉到背面去了。就如艷絕羣芳的玫瑰，亦愧見貂蟬的麗容，害羞的背轉面去。

呂布心魄皆搖，不禁又向貂蟬望去，剛好與貂蟬的水靈俏眼視線相觸，呂布心魂猛地一蕩，就如已被貂蟬的俏目攝去，不由神魂飄蕩似的冲口而出叫道：「貂蟬姑娘之美，當眞是閉月羞花啊！吾醉矣！」

到貂蟬盈盈一笑，向呂布斟酒敬獻時，呂布眞的醉了，目不轉睛的直勾勾盯着貂蟬，眼中精光灼灼，就如尋寶之人，忽地見着一塊稀世奇珍碧綠翡翠似的，令呂布醉的，並非華月艷花美酒，而是貂蟬的「閉月羞花」之仙容。

原來貂蟬剛才是連環施展了師門的「天機、武學」兩大神功，事先已確判當晚二更會由晴空轉陰天，必生陰雲遮月天象；又於席前暗運「無為眞氣」，以衣袖向花圃發送，令百株玫瑰收斂花瓣，一齊轉向。她以此神功，製造了「閉月羞花」的迷離幻象，再以龐德公秘授的「眼神攝魂」妙法，徹底地把呂布的神魂攝攫了。

王允在一旁見狀，心中不由又驚又喜，他為貂蟬的「絕世神功」而驚奇，也為「連環美人計」的初步達成而欣喜。王允暗道：貂蟬果然是一代天機隱俠的嫡傳弟子，難怪龐德公的偈語中判斷「遇蟬則達美人計」了！

王允正思忖間，貂蟬已向呂布連敬三杯美酒，呂布神搖魂飄，來者不拒，又連飲三杯。貂蟬見呂布狂態漸露，心中微微冷笑，向王允暗地送過眼色，便含笑告退。

呂布的神魂似被貂蟬牽去，他心醉癡迷的盯着貂蟬走入後堂的婀娜背影牢牢不放，十分難捨。當貂蟬的背影終於消失不見時，呂布不由失魂落魄的喃喃道：「眞乃閉月羞花之仙容！羞花閉月之仙女！呂布若得此天仙之女為妻，榮華富貴亦如糞土也！」

王允一聽，即微微一笑道：「呂溫侯醉了！小女蒲柳之姿，怎配溫侯如此讚賞？」

呂布猛地搖頭道：「不然！呂布之醉，非因華月，亦非艷花，更非美酒，而是因令千金的仙容美姿而醉！若蒙王大人錯愛，得配令千金為妻，呂布誓為王大人效犬馬之勞！」

王允沉吟不語，似甚感為難的樣子。呂布不由大急，心癢難熬，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連聲道：「呂布求王大人成全！成全……」

終於，王允點了點頭，道：「小女孤苦伶仃，得倚呂溫侯門戶，亦是她的福氣啊……」

呂布一聽，不由心花怒放，連忙道：「多謝王大人成全……但未知何時送令千金過門呢？」呂布情急之狀溢於言表。

王允見狀，不由微微一笑，他略一沉吟，道：「三日後是良辰吉日，正宜小女出閣過門。呂溫侯且回去籌辦喜事，迎新娘子過門吧！」

呂布高興得一躍而起，連酒醉也醒了，向王允深深一揖。拜謝過，即向王允告辭，喜氣洋洋的打道回府，籌辦迎聚貂蟬的大婚喜事去了。

*　*　*

第二天一早，王允即悄悄趕赴董卓的太師府中，說是自己的生日，邀董卓赴宴。董卓見王允平日對他甚為忠心，便欣然答應道：「既是王司徒一番美意，老夫自當赴貴府賀壽。」

當天的傍晚時分，董卓率百餘持戟武士，簇擁向王允的司徒府中，王允拜迎，把董卓接入。內堂中也早就擺下盛宴，來賀的賓客却只有董卓一人而已。

董卓心中疑惑，他正欲現王允詢問。王允却已向董卓悄聲道：「在下邀太師至此，不過是借生日之名，實有要事相告呢！」董卓瞇了眼，瞪着王允道：「王司徒，到底是甚要事？神秘如此！」

王允先把左右摒退，這才向董卓悄聲道：「在下自小頗熟悉天文之術，昨晚仰觀景象，見白虎星直入紫微，知此乃漢室氣數將盡，太師以白虎星座將得天下之兆也，太師何不為此謀策，以定天下？」

董卓一聽，心中不由大喜，却故意道：「老夫豈敢奢望君臨天下？」

王允道：「天下者，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也，豈會過份？況且天已示喻吉兆，太師何必再猶豫呢？」

董卓不由撫掌大笑道：「王司徒所言，甚合吾心……若吾君臨天下，王司徒便乃吾朝中功高至上元勛也！」

王允連忙向董卓拜謝，然後再邀董卓暢飲，酒過三巡，王允忽然向董卓笑道：「難得太師高興，在下有一義女，姓貂名蟬，極善歌舞，在下欲讓她出來獻舞助興，太師以為如何？」

董卓欣然道：「令千金原來能歌善舞，正合老夫心意，王司徒請她出來，吾自重重有賞！」

王允便命放下簾幕，悠揚樂音隨即響起，四名歌女簇擁當中一位絕色少女，翩翩舞於簾外，若驚鴻，若凌波，舞姿之妙，世所罕見，令人目奪神搖，原來貂蟬已將「無為神功」中的「無藏而有餘」訣要，融入舞姿之中，化作「銷魂之舞」，蕩魂攝魄，任你銅皮鐵骨，亦無可抵禦，為之銷融。

果然董卓入目之下，當即心魄動搖，不能自持，狂態漸露，以酒杯作樂器，敲擊陪舞。

貂蟬一曲舞畢，却立刻退了下去，這便有如驚鴻一瞥，欲擒故縱，把董卓的魂魄牢牢縛住了。

董卓也忘了禮儀，當即垂涎的向王允問道：「令千金青春幾許？」

王允道：「小女貂蟬，年方二八。」

董卓笑道：「眞乃人間難見的神仙中人啊！」

王允一聽，便知董卓言外之意，連忙站起，道：「在下欲將小女獻於太師，太師是否肯笑納呢？」

董卓聞言，登時眉開眼笑，他也絕不客氣不予推辭，連聲道：「如此盛情，多謝！多謝……王司徒，老夫如何報答呢？」

王允笑道：「小女得侍奉太師，乃其福氣，怎敢求報也！」

董卓樂得大笑道：「既然如此，老夫便先行謝過，日後當保王司徒榮華富貴，永享厚祿便了！」

王允稱謝，當下即令備好香車快馬，掛上紅彩，把貂蟬先行送到董卓太師府中。

董卓迫不急待，再稍一會，便起身告辭。王允親自送董卓返回太師府，然後辭回。董卓也不挽留，

待王允前脚剛走，他立刻便直奔後堂，急於與貂蟬這位「神仙中人」快活去了。

王允乘馬，在返回司徒府的途中，他在馬上連連歎息，暗道：此「美人計」雖有利於社稷，但却斷送了一位奇女子的終生幸福，到底是功是過，自己也難下判斷，只好由後世人去評說了……

王允正俯仰沉吟歎息之際，忽見前面道中，閃出兩排紅燈，當中一員大將，馳馬執戟疾衝而來，一下搶到王允馬前，猛地伸手執住王允的衣襟，厲聲喝道：「王司徒！你既將貂蟬許配於我，却又送去太師府……你敢戲弄我呂布麼？」

王允忙道：「呂將軍稍安毋躁，且隨下官返府，再詳細相告。」

呂布怒道：「去就去，看你有何話說！」

返回司徒府，王允摒退下人，才委屈的問呂布道：「呂將軍爲甚麼如此怒氣冲冲？」

呂布恨道：「吾聞密報，說王司徒已把貂蟬送入太師府了……此事還有假麼？」

王允恍然似的道：「哎，原來如此，呂將軍想必有所誤會了！」

呂布道：「我如何誤會？」

王允道：「呂將軍請聽王某解釋。董太師於今日傍晚，突然造訪，說『聞吾有女貂蟬，已許配於我兒奉先。我恐你失信，特來相求，並請一見……』王某不敢違抗，便引小女先行拜見公公。太師見了小女，便道：『今日正是良辰，吾即迎此女回去，配與奉先！』……呂將軍啊，試問太師親臨，王某豈敢推阻？而且太師又力言爲將軍迎小女回去，王某亦不便拒絕啊！」

呂布聽了，臉色轉和，向王允拱手道：「原來如此！那是呂布錯怪王大人了！日後再賠禮認罪。」呂布說罷，心神不定的便要告辭。

王允忙道：「呂將軍快回去準備，董太師想必已把新娘送去府上了！」

呂布一聽，連忙策馬揚鞭，疾馳回府，苦候董卓送貂蟬到來。

就在此時，在太師府中，董卓已急不及待的返入後堂，正與貂蟬飲酒作樂。

貂蟬顯得一派從容而欣喜，她格格笑道：「太師果然好酒量！貂蟬再敬你三杯，太師能喝麼？」

董卓已有幾分酒意，在燈下看貂蟬，令他更神魂飄蕩。美人開口勸酒，他豈會拒絕？當下哈哈大笑道：「呵呵，美人亦甚好酒量啊！老夫再與你鬥飲三斗，你又敢答允麼？」

貂蟬笑道：「太師有此雅興，貂蟬便捨命陪太師吧！」

董卓見貂蟬既美麗又有趣，不由大喜，他令侍女把府中最美的佳釀捧了出來，先自斟了一大杯，一口飲乾。又替貂蟬斟滿一杯，笑道：「美人，該輪到你喝啦！」

貂蟬從容一笑，捧杯便喝。她一面飲酒，左手指尖却悄悄伸向牆壁，默運「無爲眞氣」，貫於指端，悄無聲息便「無堅不摧」的把牆壁刺開了一孔，她再運內力，於腹脘中把酒逼上手臂，再沿指尖射入牆孔之中，牆中內室，便一整桶美酒，也無聲無息的裝進去了。因此表面上是貂蟬飲酒，但眞正入口的却是永不知醉的牆壁內腹。

眨眼董卓便連飲數杯，貂蟬自然也絕不少於此數，董卓不由已有六分酒意，他醉眼矇矓，幾乎已睜不開了，他見貂蟬仍毫無醉意，不由又驚又喜，哈哈大笑道：「美人原來尚有善飲之功，今後老夫不愁寂寞了……嗯，美人厲害，老夫甘拜下風，只能再飲三杯了……」董卓此時酒氣上湧，丹田熾熱，慾念陡漲，恨不得立刻便把美人擁入懷中，恣意作樂。

貂蟬却暗地微微冷笑，她又豈會於此時放棄？只見她甜甜一笑，嬌美橫生，款款敬獻，誘引董卓又連飲五杯。董卓不由陶然大醉，伏在案上，迷迷糊糊。

貂蟬見狀，立刻伸手向簾後一揚。一位絕色女子應手而出，她的樣貌體態，竟然酷肖貂蟬，只是年齡稍長而已。只見貂蟬向這美女俯身一拜，輕聲道：「有勞姑娘辛苦了……一切你已領會麼？」

那美女笑語道：「放心吧，諸葛公子以重金聘我，我自會使出手段，令此人欲仙欲死、快活之極啊……」

貂蟬微微一笑，暗道：諸葛師哥果然好計，以此「李代桃僵」之法來護庇於我……當下她也毫不猶豫，運力把胖大如牛的董卓雙手提起，放在床上。那酷肖貂蟬的美女，此時已自解衣裙，裸露一身玉體，摸上床去，替董卓寬衣解帶。在矇矓之中，董卓被這美女侍奉一番，快活得如入雲端……過了好一會，那美女才悄悄下榻，又悄然的隱入暗處了。

直到此時，貂蟬才從簾後轉出，坐於粧枱前面，運功調息，一面靜待董卓醒來。

董卓因昨晚酒色過度，直到日上三竿，才輾轉醒了。他穿好衣袍，走出簾外，但見貂蟬已衣飾整潔，坐於粧枱前面，正在畫眉化粧，董卓不由心花怒放的呵呵大笑道：「美人能歌善舞，更精床上媚功，且極賦酒量，乃老夫生平所見之最妙女子！美人無價，老夫誓萬

金不換！」

貂蟬迴眸一笑道：「太師目下握掌朝廷江山，與之比較，貂蟬只怕便成糞土矣。」

董卓此時身心十分舒暢，但感平生最大之快慰，莫過於與這美女相處，便呵呵笑道：「江山美人，老夫一般珍重！只有兩者兼備，老夫才稱得上盡享帝皇之樂啊！」

貂蟬含笑不語，心中却不由有點焦慮，暗道：這董賊如此沉迷於我，諸葛師哥暗伏的「李代桃僵」妙計，也不知可遮掩矇混這妖賊多長？他萬一識破，必定恃强威逼於我，我豈會甘心受此大奸賊之辱？必會奮起反抗，拚將一死，亦誓保我的貞潔……但如此一來，師傅的「遇蟬則達美人計」，豈非落空夭折了麼？

貂蟬心中委曲不下時，董卓的臥宮外面，忽然有親兵進來，說司徒王允求見太師。董卓一聽，見是司徒王允，不好不見，便略爲穿戴，走出外殿，接見王允去了。

就在此時，呂布已怒氣冲冲的闖了進來。他一手執住貂蟬的手，便恨恨的道：「吾聞太師侍妾所言，夜來太師與美人貂蟬縱情酒慾，可有其事？」

貂蟬心中一陣冷笑，却楚楚可憐的以手指心，又指指外面，暗示自己的心事，怎可在董卓臥宮中傾訴？接而又用羅帕頻拭眼淚，瞟了呂布一眼，含情脈脈，欲言又止。

呂布一見，心中痛如刀割，他對貂蟬的恨意，已全數飛走，他急欲知悉貂蟬的心事，便不顧一切的悄聲道：「貂蟬姑娘，你若有委屈，可到鳳儀亭，我在彼處候你，你偷空來見我啊……」

貂蟬微一點頭。呂布便連忙潛了出去，他趕到鳳儀亭，悄悄苦候貂蟬的來臨，呂布此時的心境，就如被烏雲充塞，連陽光也失去了光華了。

過了好一會，只見貂蟬果然悄悄的分花拂柳，款款而至。猶如月中仙子，妙不可言，呂布看得痴了。

貂蟬走近，未等呂布開口，已垂淚訴說道：「貂蟬自與將軍相見，心中愛慕，義父作主，許貂蟬於將軍，我甚感欣慰啊！不料董太師見了貂蟬，便起不良之念，昨晚借機强把貂蟬載返太師府中，還說是替將軍迎娶媳婦，但……董太師竟把貂蟬逼入他的臥宮……他對貂蟬……」貂蟬說到此處，珠淚紛彈，泣不成聲。

呂布不由心如針刺，咬牙道：「他……他對你如何了？」

貂蟬泣道：「董太師欲對貂蟬用强，凌辱於我……我極力勸酒，令他大醉，才避過此禍！但貂蟬到底已受辱於將軍的義父，怎有顏面再入將軍家門呢？願以一死以謝將軍愛護之心罷了……」貂蟬說着，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縱身欲跳。

呂布忙一手抱住貂蟬，連聲道：「貂蟬姑娘不必如此……老賊辱你即辱我呂布也！」

貂蟬玉手一伸，亦握住呂布的手，輕聲道：「貂蟬今生不能侍奉將軍，唯有來世再聚矣……」

呂布見貂蟬受董卓之辱，內心創痛，不由咬牙恨道：「吾與姑娘天賜良緣，不料竟被老賊一手破壞了……姑娘且寬心，容呂布尋思個法子！」

貂蟬哭道：「貂蟬如置身虎穴狼窩，早晚必被太師汚辱，怎能再等待啊……」

呂布聽到貂蟬的哭音，神魂不由一陣搖蕩，他也不知怎地，膽氣忽然一壯，咬牙恨道：「老賊如此辱我，我與老賊之仇已不共戴天矣！但老賊勢大，急切之間恐未能下手除去，却如何是好？」

貂蟬一聽，心中微微冷笑，却柔聲的道：「將軍有此壯志，必受天下人景仰啊！義父王允，足智多謀，將軍爲甚不去與他密商呢？」

呂布一聽，不由猛地點頭道：「不錯，王司徒既將姑娘許配於我，已視吾如婿，足可信賴相商也。事不宜遲，我即去與王司徒密商除賊大計罷了，但請姑娘務必珍重！」

貂蟬道：「將軍放心去吧，貂蟬自會小心應付。」

呂布聽了，才依依不捨的鬆開貂蟬，一步一回頭的離開鳳儀亭，穿過花林，悄悄去了。

＊　＊　＊

呂布悄然離開太師府，果然並未回他的溫侯府，而是逕直的奔赴王允的司徒府而來。

王允也早從太師府回來，就如他已預知呂布必來造訪，早就在府中等候似的。

呂布與王允相見禮畢，王允便道：「奉先不在家等候迎娶新娘，爲甚却愁眉苦臉，駕臨敝府？」

呂布嘆了口氣，道：「正爲公之女貂蟬姑娘而來呢！」

王允吃驚道：「太師已代奉先接小女貂蟬去了，不是以公公身份代奉先接新娘子麼？爲甚尚未給你送去呢？」

呂布恨恨的咬牙道：「老賊已將貂蟬獨自霸佔了！」

王允大驚失色，道：「竟有這等事嗎？奉先乃太師的義兒啊！」

呂布見王允仍不相信，便把他潛入太師府，與貂蟬相見，亦由她親口哭訴的事，一一告知王允。王允一面聽，一面嘆氣，末了迎面長嘆一聲，又連連頓足，半晌不語。

過了好一會，王允才低聲道：「不料董太師竟作此禽獸之所爲也！」他伸手抱住呂布的手臂，又悄聲道：「且到裏面密室商議。」

兩人走入密室，呂布見再無秘密外洩之慮，忍不住又咬牙切齒的把他對董卓的憤恨，細說一遍。

王允道：「太師淫辱吾女，奪將軍之妻，確教天下人恥笑！但並不是笑太師，而是笑我與將軍而已！吾老邁無能，受此辱也無可奈何，可惜將軍乃蓋世英雄，亦能忍受此奪妻淫妻奇恥大辱嗎？」

呂布被王允所激，不由怒氣衝天，拍案大罵「董卓老賊」，王允故作驚惶，急道：「是老夫失言了，請將軍息怒。」

呂布咬牙恨道：「吾誓殺此老賊，以雪奇恥！」

王允連忙伸手掩住呂布之口，道：「將軍愼言！恐怕此言外洩……」

呂布慨然道：「大丈夫頂天立地，豈能鬱鬱久居人下也！」

王允一聽，這才微笑道：「以將軍之才，確非董太師所能掩蓋壓迫也。」

呂布心中仍有疑慮，道：「我欲殺此老賊，但我與彼有父子之情，未知世人可能諒我嗎？」

王允微笑道：「將軍本姓呂，太師自姓董，父子之說不外虛名罷了……況且他奪妻淫妻，又豈存半點父子之念呢？」

呂布忽然醒悟，道：「若非王司徒所言，呂布幾乎被老賊欺騙了！」

王允見呂布的反心已越來越強烈，便不失時機的進一步鼓動，道：「將軍既有此念，王允便不妨直言了！吾以爲，將軍若扶助漢室除賊，便是忠臣，青史留名，流芳百世；若助董卓，便即叛逆，必遺臭萬年。」

呂布離席向王允一揖拜道：「呂布除賊之心已決，請勿生疑！」王允故意進一步扯緊扣住呂布的圈套，道：「王某祇怕其中有變，則吾與小女貂蟬，均死無葬身之地了啊！」

呂布一聽，心中反而唯恐王允不與他站於同一陣線，他連忙拔出佩刀，刺臂出血，誓道：「吾若反悔，當有如此臂見血！」

王允知呂布已心狠意絕，除賊之志已決，不由大喜，他連忙向呂布拜謝道：「將軍此舉，當有益於國家臣民，王允代天下人謝過將軍！」

當下王允與呂布商定，爲盡快救出貂蟬，以保其貞潔之身，決定立刻行事。祇待王允佈置妥當，便即施行除賊大計。呂布先行告辭走了。

王允待呂布離開，連夜把朝中的大臣士孫瑞、黃琬二人請來，共謀除賊之計，士孫瑞是朝廷僕射，黃琬是司隸校尉，二人均忠心於漢室朝廷。

王允把與呂布共謀除國賊董卓的事，向士、黃二人說了。士孫瑞和黃琬聽說呂布已反叛董卓，均心神一振，信心陡增。

士孫瑞道：「現下獻帝有病新癒，可借此爲由，派人前去請董卓入朝議事。同時以天子密詔召呂布，率軍兵伏於朝門之內，董卓抵朝門，即羣擁而擊殺，必可令老賊伏法也！」

黃琬沉吟道：「此計甚妙，但派去請董卓之人，十分關鍵，若能令董卓深信不疑，則大事成矣！但派誰去爲好呢？」

王允微笑道：「董卓的部將李肅，是呂布的同鄉；呂布之所以投靠董卓，亦是李肅一手促成。現時因董卓不升李肅的官位，李肅對董卓心懷怨恨。若令李肅去請董卓，老賊必深信不疑。而且吾在董卓身邊，尚伏有另一路奇兵，管教董卓必入圈套無疑！」

士孫瑞、黃琬二人均大表贊同。於是，除賊大計，便最終確定了。

＊　＊　＊

第二天一早，王允便派人把呂布秘密請至司徒府，商量行事。呂布道：「既然諸位已定大計，便依計行事便了！李肅處我自有辦法要他前去促請老賊；他若眞不去，吾便先把李肅一劍斬了！」

呂布果然很快便把李肅請來。呂布道：「昔日是公勸說我斬了丁原而投靠董卓。但如今董卓上欺天子，下虐百姓，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吾被公累負上助紂爲虐之名了！公令呂布不義也！」

李肅一聽，見呂布已動殺機，又懼他神勇無敵，不由大駭，忙道：「李肅知罪矣！但未知可有補救之法，以挽回罪孽？」

呂布沉聲道：「若公有意補過，可往太師府傳天子詔書，宣董卓入朝，吾自有妙計除此國賊！公亦因此可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公意下如何？」

李肅本來已因不受董卓重用而心生怨恨，此時眼見呂布也有反心，便連忙道：「吾亦久欲除此國賊矣，可惜獨力難支而已。將軍有天子詔書，乃大好機會，李肅豈敢不從？當決然效命！」

當下呂布與李肅折箭爲誓，決不反悔。呂布便派人通知王允。王允決定，除賊之計立即施行。

當天中午，李肅便乘騎至董卓的太師府，報說有天子詔書。董卓一聽，便命李肅入見。李肅拜見

畢，董卓立刻道：「李肅，天子有甚詔令？」

李肅道：「天子病體初癒，自知不能視政，此事太師想必已悉？」

董卓點點頭道：「不錯！吾果然知之甚詳。」

李肅隨即道：「因此天子欲於未央殿大會文武朝臣，準備禪位於太師，改由太師處政，故有此詔令。」

董卓一聽，不由大喜，目灼灼的道：「朝中三公如王允司徒等人，其意如何？」

李肅道：「王司徒已受命築『封禪台』，祇等太師赴會了。」

董卓心中欣然，但他極信任他的母親，便即轉入後堂，將此訊息告知其母親。其母親身邊，貂蟬正在侍奉，董卓見了，更爲欣喜。

其母一見董卓進來，便道：「我兒又欲往何處去？」

董卓滿懷喜悅的道：「兒昨夜夢有龍纏身，今日便接喜信，兒將往朝中受天子禪位，兒將作皇帝，娘親亦將貴爲太后了！」

董母一聽，却臉有疑慮，道：「兒啊，我近日老是心驚肉跳，自古有道『兒是娘身上肉』，娘心驚肉跳，祇怕於兒你不利。」

董卓給母親這般一說，神色不由一變，因爲他最信任的是他的母親。

貂蟬在側，忽然接口道：「太師啊，龍乃天子兆象，龍來纏身，乃天龍附體，將爲天子之兆啊！又老夫人既已行將爲國母太后，因此才有不尋常之兆，太師何必猶豫？」

董卓一聽，不由大喜道：「原來美人尚精於神算之術！不錯，不錯，吾之所夢，正是天龍附體，將貴爲天子之兆也！好，吾若登天子之位，即封美人爲貴妃！」

貂蟬欣喜拜謝，董卓也再不猶豫，辭別母親，興冲冲的隨李肅赴朝去了。

貂蟬目注董卓的背影，但見一團青氣，已罩住其周身上下，當中已無丁點赤熱陽剛之氣。她心中不由微微冷笑，暗道：青乃陰煞之氣，師傅所判果然靈驗之極！而所謂「天龍附體」，其實乃至陰「蛇體現形」之兇兆也！嘿嘿，看來董賊已屆兇死之期了！吾亦須早作脫身之計了！貂蟬心念電轉，在董母面前再週旋一會，便返回她的臥室去了。

董卓乘駕上朝，他所坐的馬車，忽然折壞一輪，董卓祇得換車而乘。不一會，那馬又咆哮嘶鳴，掙斷轡頭，董卓心驚，問身邊的李肅道：「車折輪，馬斷轡，恐非吉祥之兆。」

李肅笑道：「太師受封禪，乃棄舊換新，將乘玉輦金鞍之兆。」

董卓一聽大喜，再無疑慮。

車駕抵達宮門，呂布率親兵前來侍衞。董卓喜極，拍着呂布的背部，大笑道：「有吾之虎兒護衞，吾將萬無一失矣！」呂布唯唯稱是。

車駕抵達朝門，裏面便是受封禪的正殿。董卓的護駕親兵，按例留在朝門之外。董卓因有呂布、李肅等二十餘親隨侍衞，也不以爲意，下令車駕直入朝門。

董卓的車駕駛入朝門十四丈，忽見王允等人，持劍站於殿外，不由吃驚道：「彼等執劍而立，是甚意思？」

李肅並不答話，祇是突然發力，推着董卓的車駕，向殿前急馳。

董卓此時才知不妙，他正欲挺身躍起，跳出車外，以備迎戰。

就在此時，站於殿門口的司徒王允，已按劍厲聲大叫道：「逆賊已至，衆將士速爲國殺賊！」

二百武士，應聲從埋伏處撲出，直搶董卓的車駕。李肅早就疾速退到一旁去了。衆武士持劍揮戟，向車上的董卓直刺。董卓被困於車內，他身軀胖大，動彈不得，身中數槍，但他身穿內甲，刀槍不入，僅傷了手臂，他厲聲大叫道：「吾兒奉先速來救我！」董卓直到此時，仍不甚驚惶，因爲他確信祇要呂布把他救出車外，憑他和呂布二人之力，必定可以殺出重圍，再調兵攻入朝廷，一舉把劉氏的漢室朝廷滅了！

呂布果然持戟從車後轉出，但却大聲高叫道：「衆將士聽令，吾奉天子密詔，誅殺逆臣賊子董卓！」

董卓一聽，才知大勢已去，不料呂布竟然亦背叛他這位「義父」！他正欲喝斥呂布不要反叛，呂布已一戟快如閃電，把董卓的咽喉刺穿了！一股血箭迸射而出，李肅在側一步躍前，利劍一揮，把董卓的人頭斬下。李肅把董卓的人頭高高一揮，衆人見了，齊聲大喊：「萬歲！萬歲！萬萬歲！」

王允下令道：「皇上有旨，祇殺逆賊，其餘赦免。逆賊屍首，拋於長安街頭，曝屍示衆！」

董卓的屍首被棄於長安街頭，百姓聞訊，萬人空巷，爭往睹屍。人人爭相足踐磚擊，以洩心頭之憤。又有人於董卓屍身肚臍上點火爲燈，董卓的油脂，燒了三日三夜，胖大的屍身，最後化爲枯乾。董卓作惡，壓榨的民脂民膏以自肥，此刻彷似向天下百姓還償而枯乾了。

就在董卓被呂布、李肅、王允

等人誅殺的同一時間，貂蟬仍在董卓的太師府內。她決心堅持到大功告成，才退身而去。

就在此時，貂蟬的臥宮窗外，忽然掠入一老一少，向貂蟬含笑道：「董賊已伏誅，蟬兒還不飛去？」一老一少，正是師父龐德公和師哥諸葛亮。

貂蟬置身虎穴狼窩，歷盡磨劫，此時才得與師父和師哥重聚，她不由喜極而泣道：「師父、師哥，可知貂蟬受盡委屈，嘗盡受辱的苦楚？你們便忍心把蟬兒拋下不顧麼？」

諸葛亮微笑道：「貂蟬師妹，你錯怪師父了，你可知師父這三日三夜，一直暗潛於王允的司徒府，一面暗中與王允密商計策，一面暗中保護於妳，三日三夜，師父並沒合過一刻眼皮啊！」

貂蟬一聽，才知師父和師哥，一人潛於司徒府，一人伏於太師府，暗中全力保護她，也因此每到兇險之時，總可逢兇化吉，安然脫身。貂蟬不由感慨的道：「多謝師父和師哥維護，若非如此，貂蟬祇怕已受賊汚辱了。」

龐德公白鬚飄動，狀甚喜悅，他呵呵笑道：「好了，蟬兒已歷天機磨劫，從此便踏上康莊坦途，向一代『天機俠女』境界奮然邁進了，其實吾又怎會讓蟬兒的貞潔受汚呢？」他一頓，又決然的道：「且隨吾去，再另作安排便了。」

龐德公說罷，即飄掠而出。諸葛亮和貂蟬亦隨後從窗口躍出，兩人肩並肩，猶如一對金童玉女，緊隨龐德公身，掠出太師府，一路風馳電掣，向東面而去。

天機演進　九家割據

亂臣賊子董卓被誅殺，曝屍街頭，消息很快傳遍長安城。宮廷內外的士卒高呼萬歲，滿城民衆，上街慶賀。更奇特的是，自董卓橫屍街頭當日，長安城上空，連綿多時的陰雨天氣當即轉晴，日月生輝，微風不起，就如天兆也來助民間之慶。

龐德公這位一代天機隱俠，在這段時間施行的「匡扶漢室、力保一統」的驚天大計，在諸葛亮、貂蟬、王允等人的配合下，順利達成，立建奇功。亦為天下臣民、百姓蒼生帶來一絲「和平安定」的希望。

不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機大勢，却仍在急劇的演進，並不以龐德公等一批有志之士的「人謀」而逆轉。

誅殺董卓的事，發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四月，經此兵變，王允聯合呂布，勉强穩住了朝廷的亂局。

但長安城的百姓，僅渡過兩個月的略為安定的日子，朝廷又發生驚人劇變。

自董卓伏誅，漢獻帝劉協，封司徒王允為尚書令(相等於丞相)，處理朝政。又封呂布為奮威將軍，統率朝廷三軍。王允與呂布，一文一武，共掌朝政。若兩人處政得法，則天下或會漸入穩固安定。

但王允與呂布均記仇心極重之人，並無為相為帥的海量胸襟。王允掌丞相事後，便下令追究董卓的舊臣黨羽，或因或殺，董卓的舊部皆惶惶不可終日。

董卓言聽計從的女婿李儒，是王允第一個要誅殺洩恨的人。李儒却早就逃到城外的陝州，聚集董卓的舊部兵馬，如大將李傕、郭汜等，抗拒朝廷的追逼。

呂布派李肅領兵進攻陝州的李儒，却被李傕、郭汜二將擊敗，隻身潛返長安。

呂布見李肅隻身大敗逃回，怒責道：「汝挫吾銳氣，該死之極！」李肅本來已因殺董卓有功不被朝廷升官而怨恨，此時被呂布斥責，心火暴熾，竟反唇相譏。呂布怎忍受得了，當即喝令軍士，把李肅推出軍中轅門，斬首示衆。李肅一生屢勸人反，最後終落得被他勸反之人所斬的下場。

呂布斬了李肅，便打算自己親自領兵前去討伐李儒。

李儒聞訊，懼呂布的驍勇，心中驚惶。他所部將士，亦生怯意，一夜數次驚呼大叫，草木皆兵。李儒知不可再守，便私下帶數名親兵，棄營遁走。不料他的親兵胡奇兒，貪圖富貴，刺死李儒，斬了李儒的首級，向呂布進獻。

呂布又下令討伐董卓的舊將李傕、郭汜等人。

李傕、郭汜知不為朝廷所容，便立下死念，拚命反抗，率大軍搶先進攻長安。

呂布登城拒守，彼此相持八日。呂布部下的蜀兵生變，打開城門，放李傕、郭汜大軍殺入。

呂布持戟反覆衝殺，雖然殺敵多人，但他的部將亦損失不少，不得已殺開一條血路，離城而去。臨行派人請王允同行，但王允拒絕，決與長安共存亡。呂布無奈，祇好率數千兵馬，東出武關，投奔袁術去了。

李傕、郭汜見呂布已逃，便率軍進攻宮門，王允率衞士死守宮外，被亂軍殺死於宮門之下。

李傕、郭汜率兵進入宮門，殺官吏平民等萬餘人，又逼漢獻帝就範，自請官號。漢獻帝無法，祇好下旨封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同掌朝政。於是，漢室朝

廷，又落入李傕、郭汜兩亂臣賊將手上了。

李傕、郭汜二人，為替董卓報仇，下令屠城三日，城中朝臣、百姓，殘殺者不下萬人。長安城百姓，紛紛出城逃難，途中母棄親兒，人食老幼之肉，烏啄人腸，銜掛枯枝，慘絕人寰。

李傕、郭汜又追尋董卓的屍骨，將其葬於董卓自築的郿塢，逼漢獻帝及朝中百官前赴拜祭。一時間天昏地暗，日月失色。

此時天機隱俠龐德公已携同貂蟬、諸葛亮兩徒，隱居於荊州峴山，以觀天下大勢。

龐德公乍聞長安城再度劇變，不由仰天長嘆。他又知李傕、郭汜把董卓的殘存屍骨葬於郿塢，忍不住便趕去查察。

龐德公趕到董卓於長安城郊自築的行宮——郿塢，但見郿塢甚得風水法度，不由跌足歎道：「董卓在此居停數年，已得陽宅龍氣庇蔭，雖然陽氣被吾所破，其陽宅龍氣威力，竟仍蔭他得入土為安，亦因此而令李傕、郭汜二人兵變成功也，吾千算萬算，竟失察於此，莫非當眞天機大勢已不可逆轉了麼？」

龐德公心中感觸萬分，他一步掠至董卓的墓前，但見墓前巨大石碑上刻：「漢太師董公卓之墓」八個金漆字。龐德公不由恨怨交集，他戟指痛罵道：「天機如此，是天道無公理，地脈若容此賊入葬，是地無靈氣矣！」

龐德公話音未落，天際突地响起一個霹靂，董卓的墓門無風自開，一道閃電疾奔而入，轟隆一聲，將董卓的棺木、屍骨，連同築起的墓地，全部震成齏粉，又再刮起一陣猛烈的怪風，把一堆齏粉捲飛而去，再也無影無踪。後世的地理家評斷，此乃「天不容惡人之葬」的典型例子。

不過，天機隱俠龐德公雖然以他的驚天神通，緩了一緩天機大勢的演行，最終仍難達致他「匡扶漢室、拯救萬民」的宏願，這一切均對龐德公打擊甚大。他亦開始有點心灰意冷，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欲以「人謀」去逆轉天機大勢，到底是否痴人之夢了？

事實上，天下大勢的演變，亦一一證實了龐德公的疑慮。

董卓的被誅，但立刻又引來李傕、郭汜之亂。朝廷動蕩，天下人心惶惶。

當日聯合反董卓的十八路諸侯，更加速了各自逐鹿天下的野心。

北平太守白馬將軍公孫瓚，佔據遼州(河北一帶)。

祁鄉侯、原十八路討伐董卓盟軍之主袁紹，佔據渤海(河北部份、山西、山東大部)廣大土地。

袁紹的弟弟袁術，則佔據南陽(河南部份、安徽大部)地域。

劉表割據荊州(湖北、湖南一帶)地區。

孫堅自得朝廷玉璽，亦佔據了長沙(江浙、福建一帶)地域。

張魯的五斗米道教，則佔據益州(陝西全境)為王。

劉璋則佔據漢中(四川、雲南一帶)地區稱雄。

而與龐德公曾有甚深淵源的曹操，亦正在艱苦創立自己的地盤。

當時的黃巾餘部仍然堅持戰鬥，兗州(河南北部、山東西南部)刺史劉岱，出討黃巾餘部，戰敗而死。黃巾勢力復熾，兵力號稱百萬。

時任東郡太守(山東、河北部)的曹操，治下有二十城，是秦取魏國而命名的治郡。曹操此時旄下的兵力僅得二萬人，是十八路諸侯中較弱的一位。

挾持漢獻帝，自任大將軍的李傕，聞訊與郭汜商量，郭汜道：「黃巾亂於山東，吾等鞭長莫及，若要破賊，便非得東郡太守曹操出兵討伐不可也。」

李傕道：「曹操曾為討伐董卓盟軍發起人，他如何肯聽吾等令旨？」

郭汜笑道：「如今天子在吾等手上，你難道忘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典故嗎？」

李傕猛然醒悟，喜道：「如此甚妙！吾即要獻帝頒詔，令曹操討伐黃巾便了。」

不一日，漢廷朝使果然來到東部，向曹操下達獻帝詔書，令曹操出兵討伐山東黃巾亂軍，同時亦令濟北郡相鮑信亦領軍會同討賊。

曹操接閱獻帝詔書，便欣然領旨，把漢使打發走了。曹操的兄弟曹仁道：「此乃竊國之賊李傕、郭汜二人之奸計，欲借黃巾之手，殺滅諸侯之力也，兄長怎可輕易接旨行事？」

曹操大笑道：「彼等欲借刀殺人，令吾與黃巾鬥個兩敗俱傷之計，吾豈不知？但吾亦深知目下大勢，如逆境行舟，不進則退。因此吾決意借此奉旨進軍良機，名正言順，趁機擴大吾之實力。」

曹仁一聽，這才醒悟，歎道：「兄長高見，眞乃亂世之英雄也。」

曹操毫不猶豫，當即統兵二萬，由兄弟曹洪留守東部，自己親率曹仁、夏侯淵諸親將，趁兗州刺史劉岱戰死之虛，趁機揮軍進駐兗州郡。不一日，濟北郡相鮑信，亦領軍一萬五千，前來助陣。曹操大喜，盛情招待鮑信。

曹操聯同鮑信，統軍三萬五千，向黃巾軍發動攻擊。黃巾軍兵力强大，號稱百萬，實際兵力亦達五十萬。强弱十分懸殊，曹操屢戰屢敗，但依然屢敗屢戰。幾經艱苦拚戰，才把反攻的黃巾軍一部擊敗。但濟北郡相鮑信，原爲十八路諸侯之一，却於是役戰死了。

曹操爲鮑信舉行盛大下葬儀式，哀慟哭祭，令鮑信的部屬十分感佩，於是轉歸曹操的旗下。是役黃巾軍亦有數萬降兵歸順曹操，曹操一概加以善待，絕不虜殺，收編入曹軍，與原來舊部一視同仁。於是甚得黃巾軍降兵感激，傳聞出去，黃巾軍的軍心開始動搖了。

曹操見軍心因哀而大振，深知軍心士氣可用，便趁機統領新編的十萬大軍，向山東西南部的黃巾軍重鎭青州發動進攻。

青州的黃巾軍不敵曹操的哀兵，大敗潰散，因曹軍中有大半是原黃巾軍將士，曹操善待降兵的仁義已傳遍山東一帶，因此黃巾軍有大半兵力，歸降曹操，爲數竟達三十萬之衆。

曹操對降兵一律善待，老弱者發路費讓其回鄉渡日，精壯者則收編入曹軍各營，爲數亦達二十多萬。曹操令曹仁、夏侯淵二將任督訓大將，訓練原青州黃巾降兵，頓成一支訓練有素、能征善戰的雄師，號爲「青州兵」。青州兵感佩曹操的仁善，對曹操十分忠心，遂成曹操逐鹿中原、爭霸天下的最有力的本錢與實力。

曹操於袞州又招賢納士，不久有叔侄二人來投，爲叔者姓荀名彧，原爲袁紹幕僚，不被重用，便改投曹操。其侄名攸，曾官拜黃門侍郎，亦爲海內名士。曹操與叔侄二人論計，不由大悅，喜道：「令叔侄二人，皆爲吾之張子房(即張良)也！」立刻封荀彧爲行軍司馬(帥營參謀)，荀攸爲正行軍教授(亦即帥營參謀之一)。

荀彧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又向曹操舉薦了一位足智多謀之士，姓郭名嘉。曹操大喜，親赴郭嘉府上拜求。郭嘉感曹操之盛情，答應出山爲曹操效力，曹操封郭嘉爲行軍參贊(帥營參謀長)。

於是，曹操營中，文官謀士大增。

武將方面，不久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前來投奔，此將姓于名禁，武藝不凡，曹操命爲典軍校尉(軍中武將職稱之一)。

過了兩日，曹操親將夏侯惇又引一大漢來投。

曹操見此人威武不凡，身如鐵塔，不由奇道：「此壯漢乃何人？」

夏侯惇道：「他是陳留人，姓典名韋，神力驚人。曾於張邈營中效力，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狩獵爲生。夏侯惇於山中打獵，見他正追逐一頭吊睛白額猛虎，越澗一躍而過，猛虎竟嚇得蹲伏不動，以示降服……便將他引來見主公。」

曹操奇道：「他眞有如此神勇？」

夏侯惇笑道：「典韋曾爲朋友殺仇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其身。他善使兩枝鐵戟，各重八十斤，馬上施展，揮舞如飛。」

曹操大奇道：「請壯士於吾軍中試演神勇如何？」

典韋一言不發，便持雙戟一躍上馬，往來馳騁，舞動如飛，軍中將士均聳然動容。就在此時，暴操帳下大旗忽被大風吹刮，搖搖欲墮，數十軍士扶持，亦不能穩固。典韋見狀，飛身下馬，喝退衆軍士，雙戟疾揮，左右夾住旗杆，立於風中，旗杆與典韋竟巍然不動，穩固如山屹立。

曹操大喜道：「眞當世勇士也！」當即封典韋爲帳前都尉(帥營衞士長)，又親自解下身上所穿錦襖，替典韋披上，更贈賜駿馬雕鞍。典韋傾心感佩，向曹操拜伏於地，以示誓死效忠。

至此，曹操在山東的實力，部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兵有三十萬衆，更有青州兵誓死效忠，曹操的威名，已與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孫堅等數大諸侯不相伯仲了。

* * *

乾坤幻變，日月運行，天機大勢正急驟演進，一切均不以人的意志、人謀爲轉移或逆轉。

天機隱俠龐德公曾鼎力扶助，不惜千辛萬苦，堪點「白兔龍脈」以旺其祖宗風水龍氣的劉氏孤兒——劉備，此時已年達三十而立之年了。他身邊有兩大猛將關羽、張飛相助，却始終不爲「天機眷顧」，雖然屢戰黃巾軍有功於朝廷，但最終仍只好逃避朝廷的追緝，投靠同窗學友公孫瓚，才總算有了一處容身之所。後來，公孫瓚表奏朝廷，劉備才又被任爲位於山東省北部的平原郡縣令。

劉備作爲平原郡縣令，雖然積極招兵買馬，但由於他的名聲不響，前來投奔的將士甚少，而且他也無力供養大批兵馬，因此他手下的直屬親兵，只有千餘人，其餘二、三千人，是臨時招募的飢民之軍。

龐德公對劉備期望最殷，他期待劉備最終可成爲「匡扶漢室、拯救蒼生」的中堅力量，但直到此時，劉備的實力與名望，却根本無法與十八路諸侯相比，他的地盤，充其量亦僅是可供他容身落脚的小

一塊縣郡而已。

龐德公身隱荊州峴山，每日除了向貂蟬和諸葛亮傳授「天機玄學」，均密切注意天下大勢。但龐德公不得不暗自慨歎，他的欲以「人謀逆轉天機」的驚天大計，雖有小成，但距「匡扶漢室、拯救蒼生」的大目標，相隔何止十萬八千里啊！龐德公亦不由有點因迷惑而心灰意冷，他只好把全副身心，均放在他的衣砵傳人的諸葛亮身上了。

不過，諸葛亮此時尚年僅十七歲，距成爲「匡扶漢室、拯救蒼生」的中堅棟樑，尚有一段十分艱辛遙遠的歷練生涯。龐德公深知此點，他太鍾愛諸葛亮這位傳人了，因此他寧願放緩施行他的驚天大計，亦不讓諸葛亮急躁冒進，力求替他打下最堅實的實力和根基。

此時，在諸葛亮的家鄉山東琅琊郡陽都城郊，神相管輅，仙靈老人左慈，仍在堅持不懈訓練各自的徒弟諸葛鈞和諸葛慧。這當世的兩大奇人，就如暗地競賽似的，不畏艱辛，循循善誘，誓要自己的徒弟勝對方一籌。

諸葛亮、諸葛鈞、諸葛慧三兄妹這一段關鍵而神秘的歲月，直到山東戰亂暴起，才最後結束。神相管輅和仙靈老人左慈，把諸葛鈞、諸葛慧小兄妹二人，護送到尚偏安一隅的荊州(湖北、湖南一帶)峴山，與諸葛鈞、諸葛慧的兄長諸葛亮會合。自此，當世的三大異人，天機隱俠龐德公，神相管輅、仙靈老人左慈，便與諸葛家的三兄妹諸葛亮、諸葛均、諸葛慧，以及「天機女俠」貂蟬等，合計三老四少，神秘而玄幻聚滙於隱蔽的荊州峴山上了。

另一方面，曾因討伐董卓而結爲盟軍的十八路諸侯，除已戰死的袞州刺史劉岱，濟北郡相鮑信等人外，亦已徹底分裂，各據地盤，各懷野心，均欲稱霸天下，吞併對方。

出身於名門望族，最强大的原盟主袁紹，因爭霸的野心使然，與他的弟弟，實力僅次於他的袁術，亦因此鬧翻，相互火併，連番激鬥。

爲增强各自的實力，以壓制對方，這袁氏兄弟二人，已各自拉攏各大諸侯。袁紹與荊州的劉表結成聯盟。而孫堅又與袁紹和劉表因爭奪「國璽」而結仇，因此袁術又與孫堅結盟，更拉攏遼北的白馬將軍公孫瓚，合成一股足與袁紹抗衡的力量。彼此相互攻伐，互有勝負，相持不下，根本無力再兼顧其他諸侯了。

這便造成這一段時間的空隙，利於曹操、張魯、劉璋等勢力擴張發展。結果是曹操在山東取得了一塊堅穩的大地盤，而張魯的五斗米道教，亦在益州站穩了脚跟；劉璋則牢牢盤踞於蜀川。

於是，中華大地，終於形成了袁紹、袁術、劉表、孫堅、公孫瓚、曹操、張魯、劉璋等八大諸侯，以及僅據一座帝都的傀儡皇帝漢獻帝的小朝廷，合計九家割據的天下大亂勢格。

至此，就連不屈不撓爲「匡扶漢室」奮鬥的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亦不得不承認，他畢生奮鬥的匡扶劉氏血脈、漢室朝廷的大計，他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一切「人謀」，在勢如滾滾巨輪、無可阻擋的「天機大勢」面前，在如洪濤巨浪的猛烈衝擊之下，已徹底失敗了！

終於，龐德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他的目標開始轉移到天下各大諸侯的身上。他開始仔細審察，當今割據天下的八大諸侯中，誰是將來一統天下、天命所屬、根基深厚的眞命天子人選了。

* * *

此時袁紹、袁術兩兄弟，仍在聯合各自的盟軍劉表、孫堅、公孫瓚，五大諸侯劇鬥不息，眼見是一個兩敗俱亡的勢格。

佔據益州的五斗米道教張魯，僅以「益州王」爲最大滿足，無意亦無力逐鹿中原。

盤據蜀川的劉璋，雖然地域甚廣，但兵力薄弱，糧草短缺，僅能偏安山城一角，根本無力問鼎中原。

於山東平郡爲縣令的劉備，更力量微弱，絕對無力與八大諸侯抗衡。

八大諸侯中，最有可能鼎霸中原，以致一統天下的，便似乎非擁有袞州(山東、河北一帶)、東郡(河南濮陽一帶)地域的袞州牧(地方最高軍政長官)曹操莫屬了。

此時曹操據有袞州、東郡一片頗大的地盤，地土肥沃極利於屯糧養兵，又有一批善謀文士，武有數十精猛之將，兵有青州軍等三十萬，實力之强，天下無人敢於輕覷。

而當年龐德公替曹操親祖父夏侯海堪點的「盤龍龍脈」，第一波龍氣已應驗於曹操的生父曹嵩身上，曹嵩「遇曹而貴」，曹操因而出生於官宦大族，靠近朝廷，他的起步便比劉備輕鬆多了；而曹家祖脈的第二波龍氣，又正旺發於曹操身上，曹操的「王者富貴大業」，眼見已無可逆轉了。

因此就連天機隱俠龐德公亦開始密切留意曹操的運勢，看他是否是「一統天下、九王之尊的眞命天子」人選。假若龐德公判斷曹操眞的是這數百年一現的「天龍之子」，

他便會全力匡扶，而諸葛亮作爲龐德公的嫡傳弟子，亦必定成爲曹操的中堅棟樑。曹操若得天機俠隱師徒二人相助，他便大有可能平定天下，一躍而成九五之尊的帝皇眞命天子了。

可惜的是，曹操的本命並無「眞命天子」的根基，而天機大勢的演行，又循另一軌道運轉。

當日曹操坐鎮山東，自忖地盤已然穩固，一時又無進取中原的決心，便打算先留在山東發展。他並沒忘記他的生父曹嵩對他的全力支持，他確信自己已立穩脚跟，便打算把生父曹嵩接來山東，好好供奉。

曹操當下派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即諸葛亮的家鄉地域)迎接曹嵩。

曹嵩當日因曹操被董卓追殺，被逼逃難到山東琅琊郡隱居。此時接應劭帶來的曹操書信，知兒子已貴爲兗州牧，地盤穩固，便依曹操之意，連同其族弟曹德及一家老少四十餘人，以及家丁隨從百餘人，車駕百餘輛，由應劭護送，一路向兗州開赴。

從琅琊郡開赴兗州，途中必經徐州(山東省南部)、徐州治郡郯城(即今山東省郯城縣)太守，姓陶名謙，人如其名，是一位謙謙君子，爲人敦厚純良，他見曹操已爲兗州牧，又掃清黃巾亂軍，心中敬佩，屢欲結交拜望，可惜一直未有機會。

此時聽說曹操生父曹嵩的車駕，正途經郯城境，陶謙不由大喜，便親率隨從，到城外迎接曹嵩的車駕，陶謙以晚輩之禮，拜見曹嵩。曹嵩見陶謙甚有賢名，亦不敢怠慢，好言相慰，答應回到兗州，便代陶謙向兒子曹操代傳致候之意。

陶謙十分欣慰，他把曹嵩迎進城中，於府衙內大擺宴席，招待曹嵩。一連住兩日，曹嵩怕兒子等得焦急，便堅要辭行。陶謙也不便再留，便親送曹嵩出城，又特別派郡中都尉張闓，率五百郡兵護送。

一行數百人衆，向北而行，半日後方抵達華冀地方。此時是夏末秋初天氣，說變就變，突然便下起一場驟雨，四下無村無廓，只好走入一家古寺投宿避雨，曹嵩及家人入住寺內，命張闓的五百部衆屯駐於佛寺的兩側走廊。不久雨越下越大，張闓和五百兵丁的衣衫均被大雨濕透，秋風秋雨，冷入肌骨，十分難挨，五百兵丁均怨聲四起。

張闓原爲黃巾餘孽，心性貪暴，見曹嵩車駕甚豐，知是富豪之士，便把手下頭目喚到僻處，道：「吾等本屬黃巾將士，被朝廷殺伐，被逼降順陶謙，但亦無絲毫好處，反而被勞役受苦。眼下這姓曹的乃大家富豪，家財必豐，你們是否欲得富貴？若想，便於今殺將進去，把姓曹的一家老少殺了，取了財物，然後高飛遠遁，豈不妙哉？」

手下衆頭目均賊性未改，豈會反對？當下密議一番，決定今晚二更便即行事。

當晚二更時份，風雨交加，曹嵩忽感心驚肉跳，坐臥不寧，難以入睡，只好和衣起來，正襟危坐。忽聞四下殺聲驟起，他的族弟曹德提劍出寺外察看。不料剛出走廊，便被亂兵一戟搠殺。

曹嵩大驚，慌忙帶了一位愛妾，奔入寺院方丈室，欲越牆而走。不料愛妾身體肥胖，爬不上去，曹嵩又捨不得抛下愛妾，只好與愛妾走入厠中躲避。不幸被亂兵發現一人一劍，把曹嵩和愛妾斬殺了，曹嵩所帶的家小，以及百餘隨從家丁，除少數逃得生命外，其餘無一倖免。此時的慘況，便有如曹操當時斬殺呂伯屠一家之狀，十分相似。

曹操派來護送的泰山太守應劭，深知已闖下彌天巨禍，他拚命逃生，也不敢返回兗州，改投袁紹了。

張闓等五百黃巾亂黨，斬殺曹嵩全家族，便盡掠財物，逃奔淮南隱匿去了。

不久，這一噩耗便由應劭逃出的部下，星夜奔回兗州，向曹操報訊。

曹操一聽，立刻哭得昏倒地上，衆人把曹操救醒，紛紛致慰。曹操却目露兇光，咬牙切齒的厲聲道：「吾父之死，皆因陶謙惡賊而起！他縱容兵士，慘殺吾父一家數十口，此仇不共戴天！」

曹操說罷，即斷然下令：「傳吾令旨，大軍盡發，屠滅徐州，以報血海深仇！」

曹操帳下的謀士，眼見曹操咬牙切齒，痛恨入心，誰敢勸阻？當下曹操即下令留謀士荀彧、程昱二人，統率三萬留守兗州重鎮鄄城、范縣、東阿縣三地，其餘二十五萬大軍，由他親自統領，以夏侯惇、于禁、典韋爲先鋒，殺向徐州。

曹操向夏侯惇、于禁、典韋三人下令道：「汝等攻下一城，即把城中不分男女，一律屠殺，不留一活口，否則難洩吾心頭之恨！」

夏侯惇、于禁、典韋三將，見曹操怒火攻心，不敢違命，果然向徐州無辜百姓大開殺戒。從兗州境進入徐州境內，曹軍竟慘殺無辜徐州百姓數十萬人！以致屍體堆積，把泗水河的水流截斷了，而這一切，僅僅是曹操爲報生父曹嵩一家數十口被殺之仇，亦即曹家每死一人，便要無辜百姓一萬人陪葬，曹操的殘暴，令天下極爲震驚。

天機隱俠龐德公，以及仙靈老人左慈，神相管輅，及諸葛亮、諸葛鈞、諸葛慧、貂蟬等老少七人，聞訊亦十分震驚。

仙靈老人左慈先就按捺不住，他氣得鬍子翹起，怒道：「以一萬人去陪一人死，這等獨夫民賊，吾誓取他頸上人頭，以慰數十萬慘死冤魂！」

諸葛家的小妹妹諸葛慧，此時已是十二歲的少女娃娃，她的脾性亦正介乎於少女與娃兒之間，一聽便隨即尖叫道：「好啊！師傅，你甚麼時候出手，切記要告知慧兒一聲啊！」

仙靈老人左慈奇道：「慧兒，爲甚麼？」

諸葛慧道：「慧兒平生最恨無緣無故殺人之人，我是喪父亡母的孤兒，最知孤苦女兒的苦處。如此慘殺老弱無辜，令數十萬小娃兒成孤兒的獨夫民賊，若師傅動手去殺，慧兒怎能不緊隨出手，助師傅一臂之力啊！而且……而且這也必定十分熱鬧有趣呢。」諸葛慧畢竟尚是十二歲的女娃，說順了口，她的頑皮嬌野女娃心性，便又不自覺的顯露了。

左慈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百萬軍中，取獨夫民賊人頭，你以爲是好玩有趣的麼？慧兒呵慧兒，你當眞一如我老左慈少時一樣不知天高地厚啊！」

神相管輅此時忽然插口道：「不然，吾與曹操曾有一面之緣，察其命宮壽數直達『金縷』位，亦即年壽六十有六之年也。目下曹操行年三十有九，其命壽數尚有二十七年，當中輕易不可搖動也。而且曹操的本命星宿，似屬『天龍與地龍』之間，其護體龍氣，決非外力所可能動搖的，若輕舉妄動，祇怕徒增慘酷殺戮而已。左慈兄若不相信，龐老先生自可確判。」

仙靈老人左慈不服氣道：「龐老哥，當眞如此麼？」

龐德公一聽，不由仰天長嘆道：「哎！曹操此人的本命所屬到底是甚麼？連我龐德公亦弄糊塗了！不錯，吾當年曾替其祖勘點一座『盤龍地脈』，他祖宗龍氣之盛，足達『天龍』的境界，亦即人間所稱的『眞命天子』也。可惜曹操的本命始終未能配合，不但根基不穩，且漸趨狹隘，更見殘虐。他早前逃難，慘殺呂伯屠一家，吾尚以爲他是爲勢所逼，爲求自保而不得不爲。但此時此刻，曹操竟因其父曹嵩一家被殺，不去追緝眞兇，反而視百姓蒼生爲其仇敵，大開殺戒，血屠數十萬生靈！哎，如此慘酷血煞，天地變色，猶如洪水猛獸，曹操的祖宗地脈龍氣再旺再盛，亦必被如此血煞之氣冲散過半，試問又怎可躍昇爲『天龍』境界！吾觀其本命運勢，充其量亦不過是一尾『孽龍』罷了！」

龐德公忽戛然而止，不再發話，因爲到了此時，他對昔日故友夏侯海的嫡孫曹操的本命運勢，以及曹操後天形成的個人氣質，已徹底失望了。他一度萌生欲助曹操成帝業的念頭，亦因此而煙消雲散了。

＊　＊　＊

秋深時分，天高雲淡，清風陣陣。

曹操已被復仇的火焰燒得赤紅雙眼，他下令殘殺屠城，殺了數十萬徐州百姓，仍不洩恨，仍嚴命他的將士，凡徐州的活人，一律要變死屍亡魂！

此時有一位九江太守邊讓，平素深知徐州太守陶謙的爲人，決不相信陶謙會殺害曹嵩一家。聞悉陶謙垂危，便親自統兵五千，前來徐州救援。曹操大怒，令夏侯惇領兵三萬，於半路把邊讓的九江兵圍住，亂箭齊發，把邊讓和五千九江兵全部射殺。

當日曾救過曹操生命的縣令陳宮，雖然已隻身躲避，不肯跟隨。但此時眼見曹操大開殺戒，徐州血流成河，忍不住亦來求見曹操，試圖平息他的熾烈殺心。

曹操見是昔日的救命恩人陳宮來見，不好拒絕，便把陳宮請入帳中相見，但曹操的臉色却十分陰沉。

陳宮見了，心中不由一凜，他深知於此時此刻，極易惹殺身之禍，但又按捺不住心頭的激憤，終於拚死進言道：「聞曹公以龐大兵力，壓臨徐州，欲報令尊之仇，所到之處，殺戮無數，不得不向曹公曉以利害關係。吾以爲令尊之死，乃黃巾餘孽張闓及其部屬所爲，非徐州太守陶謙之罪，曹公宜追緝眞兇，方可令人誠服。且徐州百姓，州縣之民，與曹公有何仇恨？殺戮之下，必失民心，於曹公有十害而無一利，望三思而行！」

曹操雙眼赤紅，瞪着陳宮，怒道：「汝昔日捨我而去，尚有面目來見我麼？吾父一家慘死，全因陶謙惡賊而起，徐州之人，多爲黃巾叛逆，吾誓殺絕，以洩吾恨！汝不必多言，若非念昔日之情，便立斬汝項上人頭！」

陳宮知再無話可說，無奈告退，他本來已投奔陶謙，但再也無顏面回去，改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不久，曹操的大軍已逼近徐州治郡郯城。

徐州太守陶謙知一旦城破，滿

城百姓必成刀下之鬼，他不由仰天大哭道：「天啊！莫非因我冒犯天道，而令徐州百姓，受此浩劫嗎？」

陶謙的部將曹豹道：「曹軍如狼似虎，今既殺到，豈可束手待斃，末將願拚死率軍抗擊，死於戰場，好過枉成刀下之鬼！」

陶謙無奈，祇好點起軍馬，出城相迎。祇見曹軍人人身穿白衣，如霜雪湧至，中軍高豎一面大旗，大書「報仇雪恨」四字。

曹軍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他身穿縞白喪服，揚鞭指向陶謙，大罵道：「老匹夫殺吾父，尚敢現身麼？」

陶謙無奈，亦拍馬立於門旗之下，向曹操欠身為禮，道：「在下本欲與曹公結好，因此才令張闓相送令尊，不料張闓賊性未改，殺人劫財，造成慘禍，絕非在下之本意啊！」

曹操充耳不聞，大罵道：「老匹夫殺吾生父，尚敢胡言亂語！衆將士替吾先把此老匹夫生擒活捉，血祭吾父！」

夏侯惇應聲而出，直撲陶謙。陶謙慌忙避入陣中，夏侯惇不捨，追殺而來。陶謙的部將曹豹，連忙挺槍躍馬，接住夏侯惇，激鬥起來。

就在此時，忽然平地刮起一陣陰寒烈風，刺人肌骨，飛沙走石，伸手不見五指。曹軍兵士不由大恐，均認為是被慘殺的數十萬冤魂出現了，鬥志登時失去。曹操祇好下令，先行退回，紮下營帳，改日再攻。

陶謙根本無力追殺，祇好亦退入城內。他把幕僚將士召到府中，長嘆一聲道：「今徐州百姓死難，吾之罪也！曹軍勢大，無可抗衡，吾唯有自縛入曹營，任其宰割，以消其恨，救徐州百姓之難。」

陶謙捨己救民之意已決，他說罷，便欲安排他赴死的後事。衆幕僚將士均痛哭流淚，但又無計可施。

就在此時，帳下有一人站前一步，進言道：「陶府君鎮守徐州，待民寬厚，甚得民心，百姓皆願與府君死守，曹軍雖然勢大，但衆志成城，一時亦決難攻破，此民心士氣可用也。我尚有一計，必教曹軍大敗！」

陶謙一聽，不由一陣驚喜，細看原來是府中別駕「幕僚」麋竺，甚有智計。陶謙忙問道：「麋別駕有何妙計？」

麋竺道：「我願親赴北海郡，求北海太守孔融起兵救援；再派一人前去青州郡，求青州刺史田楷救助。若得二家救兵，則曹軍必退也。」

陶謙見有一線生機，便打消死念，當即修書二封，一封交與麋竺，另一封由一位姓陳名登的謀士。二人匆匆而去。陶謙打起精神，率衆守城，決心抗擊曹軍。

北海郡太守孔融，是魯國曲阜孔子的二十世孫，亦是當日討伐董卓十八路諸侯之一，但其實力不及袁紹、劉表、孫堅、公孫瓚等人，與陶謙等的小諸侯一樣，祇能勉强偏安一角。孔融所轄下的北海郡，（即今日的山東省昌樂縣一帶地域），與陶謙的徐州郡為隣。麋竺因此判斷，徐州被攻，唇亡齒寒，北海亦早晚必陷曹軍之手，孔融不能不救徐州之危。

麋竺趕到北海郡孔融的治府昌樂縣，拜見孔融，呈上陶謙求救書函。

孔融閱畢，便對麋竺道：「吾與陶謙交厚，彼此為隣，徐州有難，吾豈能不救？但曹孟德與我亦無仇怨，出師無名，恐軍心不服。吾先修書一封，派人送去給曹操，替彼此調解。若彼不從，再行起兵不遲。」

麋竺一聽，知孔融亦畏懼曹軍勢大，恐惹火燒身，調解之說，不過兩面討好的緩兵之計，不由大急道：「曹操倚重兵威，決不肯和解也！」

孔融不答，依然修書一封，派人送往曹操營中。麋竺心中焦急，卻也無可奈何。

正憂愁間，有探馬飛報進來，說黃巾軍餘黨管亥，正率數萬大軍，殺奔而來。

孔融大驚，暗自慶幸並未貿然派兵救援徐州，否則面臨賊軍壓境，北海便萬劫不復了！

孔融再無暇理會麋竺，即點起兵馬，出城迎擊來犯的黃巾軍。

黃巾軍將管亥驟馬而出，向孔融道：「吾知北海糧多，請借我一萬石，即刻退兵。若然不借，便攻破城池，雞犬不留！」

孔融怒道：「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能借糧予汝等反叛之賊！」

管亥一聽大怒，拍馬挺槍，直取孔融。孔融的部將宗寶出迎，戰僅數合，便被管亥一槍刺於馬下。孔融軍大亂，祇好奔入城中，高掛城門拒敵。管亥分兵四路，把昌樂城四面圍困。

孔融坐困愁城，麋竺見狀，更不便提及救援徐州之事了。

第二天，孔融登城視察，見賊勢浩大，更感驚心。

就在此時，忽見城外一少年將軍，單人匹馬，挺槍殺入敵陣，如入無人之境。少年將軍直到城下大叫：「守軍開門！」陶謙不識此人是誰，不敢打開城門。

黃巾軍已追趕到護城河畔，少年將軍回身舞槍，連挑賊軍數十人，賊軍嚇得紛紛倒退。孔融見狀，這才急令打開城側之門，讓少年將軍馳入。

少年將軍入城後，下馬收槍，登上城樓，拜見孔融。孔融見其英勇，忙問名姓。少年將軍道：「我是東萊黃縣人氏，復姓太史，名慈。我昨日從遼東回家，娘親說『平日素得孔府君恩顧，今孔府君有難，兒速往救援！』因此便殺入敵陣，登城拜見孔府君。但有差遣，莫不聽命！」

孔融一聽，不由大喜。原來太史慈少年英勇，武藝高强，一把銀槍，可力敵千人。太史慈的娘親在城外二十里外居住，曾得孔融派糧接濟，因此不忘恩德。

孔融得太史慈助陣，十分高興，他贈給太史慈盔甲鞍馬，命他協助守城。

太史慈慨然道：「我願帶精騎一千，出城殺賊！」

孔融道：「你雖然英勇，但賊兵數萬，怕出城必然送死。」

太史慈道：「吾奉娘親慈命，馳救孔府君，若不能殺退賊兵，吾亦無顏返見娘親！但願與賊決一死戰！」

孔融見太史慈英勇無畏，忽然[illegible]一動，想起不遠處有一支救兵，或可解北海之危，便對太史慈道：「吾聞平原郡縣令劉備，最肯救人危難，若得他前來救助，黃巾賊圍城之危可破也。正欲派人出城求救，若你不畏賊勢，請代吾送書往平原郡。」

太史慈毫無懼色，慨然道：「既可解北海郡之危，我立即出城送信便了！」

孔融當即修書一封，付與太史慈。太史慈披甲上馬，腰掛弓箭，手提銀槍，飽吃一頓，即馳馬而出。圍城黃巾軍，即搶前阻截，被太史慈連挑十數人，穿出重圍。黃巾軍隨後追趕，太史慈驟然停下，手執弓箭，向八面射去，箭無虛發，連射黃巾軍十數將士，黃巾軍嚇得紛紛退出箭程之外，太史慈拍馬揚鞭，飛馳而去。

太史慈趕抵平原郡，入城拜見縣令劉備，雖有了一塊小小的地盤，但兵力不多，除一千親兵外，祇有二三千餘散兵游勇。憑這一點兵力，休說救人，就連自保亦十分困難。

劉備接太史慈送來的孔融求援書函，他一陣為難。

他左面的關羽道：「吾兵力微弱，於此亂世，僅足自保，豈能再輕出救人？」

太史慈一聽，大急道：「劉縣君！今北海被黃巾賊軍所困，一旦城破，百姓勢必雞犬不保！吾聞劉縣君以仁義稱著，極肯救人危難，務請赴救北海之危！」

劉備一聽，即決然道：「北海之危，劉備不得不馳赴救援也！」

關羽道：「為甚麼不得不救？」

劉備道：「吾實力微弱，連自保亦十分困難。但北海有危，唇亡齒寒，吾不去救，他日吾有難，亦決無人救助。因此吾去救人，實即以求自保之策也！」

關羽一聽，甚感有理，也就不再異議。當下劉備即率領平原郡大約兵力三千人，僅留下一千兵馬守城，由關羽、張飛隨同，開赴北海援救孔融。

＊　＊　＊

僅一日多的路程，劉備率領的援軍，便已抵北海郡治府昌樂城外。劉備下令先紮下營寨，向太史慈查清黃巾軍的敵情，再行進擊。

不料黃巾軍主將管亥，欺劉備兵力薄弱，並不以為意，搶先率大軍前來截擊。

劉備祇好出營接戰，與關羽、張飛、太史慈三將立馬陣前，見管亥殺到，太史慈按捺不住，便欲拍馬出迎。

關羽卻搶先拍馬而出，手舞青龍偃月刀，直取管亥。管亥不知厲害，挺槍接戰，竟與關羽鬥了數十回合。關羽殺得性起，大喝一聲，青龍偃月刀猛地一沉，劈向管亥的臉面。管亥驚駭，挺槍擋架，不料關羽已使出真力，刀沉如山，管亥如何擋架得住，祇見刀鋒一閃，鮮血迸射，早把管亥的人頭斬下了。

張飛和太史慈乘勢領兵殺出，直入敵陣，兩將兩槍，挑翻黃巾兵無數，黃巾軍將士心寒膽裂。

城上的孔融，見劉備已與敵軍接戰，又見關羽、張飛神勇無敵，太史慈也如入無人之境，膽氣大壯，下令城中兵馬出擊。城外、城內兩路夾擊之下，數萬黃巾軍登時潰敗，降者無數，其餘則四散逃命去了。

孔融把劉備等迎入城中，先謝了救援之恩，又大設盛宴慶賀破敵。

席間，孔融把麋竺向劉備引見，又把徐州刺史陶謙被曹操攻伐的事，一一向劉備說知。麋竺向劉備誠心哀求出兵救援。

孔融趁機道：「玄德何不與吾一道，馳援徐州？」

劉備道：「實不相瞞，吾於平原郡祇留下一千弱兵，祇恐賊至，則無法保護城中百姓周全，因此援救徐州之事，祇好緩行了。」

孔融見劉備不肯同行，不悅道：「素聞玄德有仁義之心，難道竟見死不救嗎？」

劉備與孔融為鄰，見他有責怪

之心，便祇好道：「若眞要救援，劉備唯有向遼東公孫瓚處借兵三五千，隨後開赴徐州。」

孔融並不太瞧得起劉備，疑惑的道：「望劉公切勿失信啊！」

劉備不悅道：「孔公以爲我劉備是甚麼人，豈是那等失信悔約之輩？吾若借得兵馬亦好，借不得亦好，均會趕至徐州與公會合。」

孔融這才決定，由他先行領軍援救徐州陶謙。劉備也就率兵離城，向遼東而去。

太史慈亦向孔融拜辭道：「母命難違，特來向公辭行。」

孔融道：「小將何不留下，爲吾效力？」

太史慈道：「母親着我救急後即返，慈命難違，望孔公原諒！」

孔融知不能留，贈給太史慈一大批財物，太史慈概不接受，單人匹馬，返家去了。

孔融亦出兵開赴徐州而去。

劉備趕抵遼東，見過同窗好友公孫瓚。劉備對公孫瓚說及欲救徐州，向他借兵。

公孫瓚道：「曹操與玄德你素來並無仇怨，何苦代人受過，得罪曹孟德呢？」

劉備道：「此事實出無奈，吾與孔融的北海郡爲鄰，孔融已去救援，若劉備不去，必惹孔融生怒，則吾無寧日矣！」

公孫瓚一聽，甚爲同情劉備的處境，但他此時正與袁術聯盟，抗衡袁紹，兵力也並不太足。公孫瓚對劉備道：「既然如此，我就借二千兵馬於你，以解目下之困吧！」

劉備向公孫瓚拜謝了。不一會，有一英偉勃勃的少年將軍，率二千遼東兵前來劉備的營中，說是公孫瓚命撥入劉備軍中聽命。

劉備一見少年將軍，心中便不由一陣欣喜，就如與他十分有緣，忙問少年將軍道：「將軍貴姓？何方人氏？」

少年將軍朗聲道：「吾乃常山趙雲，字子龍，現下於公孫將軍旗下任校尉之職。」

劉備與趙雲執手相見，欣慰的道：「劉備與趙子龍三生有緣，竟在此相遇，恨相識稍遲，未能與子龍共創大業也！」

趙雲亦甚喜劉備的禮賢下士，兩人竟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劉備把趙雲向關羽、張飛二人引介，關羽與張飛亦甚喜趙雲的英偉煥發，三人竟如知己相遇，十分快慰。

當下劉備決定，自己先帶三千兵馬，開赴徐州。趙子龍則率二千遼東兵隨後而進，以作策應。趙子龍拜別劉備，領軍去了。

此時孔融已率軍趕抵徐州郡城郊外，但懾於曹操勢大，竟不敢靠前，遠遠的依山紮營，隨時準備撤退。同時，由陳登求請的青州田楷，亦率軍趕到，不過亦同樣畏懼，於十里外下寨，不敢輕進。

雖然如此，曹操眼見兩路兵馬趕來救援徐州郡城，卻也不敢輕覷，分軍防衛，因此攻城的兵力減了不少，徐州郡城內的陶謙，頓時鬆了口氣，但感壓力減輕了。

劉備領軍開到，趙子龍隨後亦趕來。劉備前去拜見孔融，孔融才相信劉備眞的沒有失約，亦非違諾失信的小人，他對劉備才另眼相看。

孔融對劉備道：「曹軍勢大，曹操又極善用兵，不可輕敵，宜先觀察敵情，再行進擊。」

劉備却自知己軍糧草兵力皆不足夠，祇宜速戰速決，決不能拖延，便對孔融道：「孔公所言，亦有道理，但祇恐徐州城中缺糧，難於久守，若城池一破，曹軍回師向吾等反擊，則吾危矣，因此劉備打算，由雲長、子龍領軍四千，歸入公調令。劉備則與張飛殺入曹營，入徐州城見陶府君商議破敵之計。」

孔融見劉備勇於救援，不由大喜，當即答應劉備之建議，他與田楷軍會合，成特角相護之勢，由雲長、子龍領兵兩面接應，與曹軍對峙。

當天中午，劉備和張飛，統領一千兵馬，突然進擊，殺入曹軍營寨，正行之際，寨內一聲鼓响，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洶湧而出。當先一員大將，正是于禁，厲聲大喝道：「何處狂徒，敢擾吾營寨！」

張飛一見，也不發話，驟馬挺矛，直取于禁。于禁見張飛有如天降神將，心中暗駭，祇好打起精神，奮力接住張飛廝殺。但于禁到底不敵張飛的神勇，兩人大戰了十數回合，于禁已感後力不繼，漸呈敗象。劉備見狀，趁機揮軍掩殺過來，于禁祇好虛晃一槍，斜刺而逃。

劉備和張飛也不追殺，逕奔徐州城下，城樓上的陶謙見有援軍殺到，祇見一面紅旗，上書「平原劉玄德」五個大字，不由大喜，連忙下令開城門，放劉備和張飛的兵馬進城。

劉備入城，然後一道同赴徐州府衙。陶謙設宴招待劉備和張飛，一面又以酒食犒勞劉備帶來的一千平原兵。

陶謙見劉備果然以仁義爲本，又儀表軒昂，心胸豁達，不由十分欣賞。他思忖自己已一度瀕臨絕境，也再無心留戀官位，便命麋竺把徐州刺史的官印取了出來，呈送劉備。

劉備吃驚道：「陶公此乃何意也？」

陶謙道：「當今天下大亂，朝綱不振，玄德乃漢室宗親，理該匡扶社稷。老夫已年邁，無能爲朝廷馳驅效力矣！今誠心將徐州讓獻於公，幸勿推辭，老夫自會表奏朝廷，以正名份。」

劉備一聽，連忙站起，向陶謙拜揖道：「劉備功微德薄，勉爲平原縣令，猶恐怕不稱職也，吾來助公，全因大義所在，絕無他念，若有異心，皇天不佑！」

陶謙道：「此乃老夫誠心讓獻，玄德萬勿再推辭。」陶謙推讓再三，劉備決計不肯接受。陶謙的幕僚麋竺見狀，便道：「如今兵臨城下，且先議退敵之計，待戰事平定，再細商此事不遲也！」陶謙這才不再堅持。

劉備道：「劉備與曹操曾有一面之緣，當先寫一書，勸曹和解，若彼不從，再行廝殺，則名正言順也。」陶謙欣然同意了。

於是派出使者，把劉備勸和的書函，送入曹操軍營。

曹操接到劉備書函，他此時也忘了劉備是甚麼人了，不由大罵道：「劉備是甚麼人？竟敢以書柬勸和？書中更有譏諷之意，十分可恨，來人，先把送信人斬了，再全力攻城！」

曹操的隨軍謀士郭嘉進言道：「劉備遠道來救援陶謙，又先禮後兵，甚有法度。主公宜以好言相答，以令其心怠慢，再揮軍進攻，徐州城可破也。」曹操同意郭嘉的建議，先令好好款待來使，候取回音。

就在此時，却有探馬飛奔而至，向曹操報告：「呂布奉袁紹之命，率軍已攻破兗州，把濮陽佔據了。」曹操一聽後方大營被襲，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當日呂布謀殺董卓後，被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率軍攻入長安，呂布祇好投奔袁術，但袁術却討厭呂布反覆無常，拒絕他的投效。呂布無奈，祇好改投與袁術作對的袁紹。袁紹正等將用，便把呂布收納了，但呂布傲慢袁紹手下將士，袁紹怒而欲殺呂布，呂布祇好又四處逃亡，終投到陳留太守張邈的帳下。恰好此時與曹操不和的縣令陳宮，前來投奔張邈，陳宮挑起張邈割據稱雄的野心，於是與呂布聯手，進攻曹操的大本營兗州。曹操的主力已開赴徐州復仇，後方空虛，被呂布連破多重城池，連兗州郡治濮陽亦被呂布攻破了。僅剩鄄城、東阿、范縣三城，因荀彧、程昱施計死守，勉强保住。曹操的弟弟曹仁與呂布交鋒，屢戰屢敗，情勢十分危急。

曹操接報，不由變色驚道：「兗州乃吾之根據地，老家若失，吾豈非成了無根之木嗎！不得不先回救也！」

郭嘉道：「當今之勢，確須以鞏固後方爲根本也，主公何不趁機賣個人情給劉備，然後迅速退軍回救兗州呢？」

曹操立刻同意了，於是把劉備派來的送信使者召來，即時答應和解退兵。

待送信使者前脚剛走，曹操已下令二十五萬大軍，後衞作前鋒，火速回師救援兗州去了。

陶謙見曹軍盡退，不由大喜過望，以爲憑劉備一書，竟可退曹操二十五萬大軍，對劉備自然倍加敬重。當下陶謙把在城外駐守的孔融、田楷、關羽、趙雲諸人，迎入徐州城，大排宴席，賀徐州危難被解之功。

席間，陶謙又重提舊議，堅決要把徐州刺史之位，讓給劉備。劉備却深知憑他此時的實力，根本未足以鎮守徐州，因此決不答應。

陶謙哭道：「若劉公你捨吾而去，吾死不瞑目矣！」

關羽亦道：「既然陶府君誠意相讓，兄長可暫領徐州政務之事。」

張飛道：「並非我等强要他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推辭！」

劉備決然道：「汝等要劉備作不義之人嗎？徐州太守相讓，劉備決不肯受！」

陶謙見劉備意決，不敢再勉强，只好退而求其次，道：「目下曹軍勢大，徐州之危雖然暫解，但不久徐軍必去而復至，徐州危矣，玄德若堅不肯領受徐州政務，可否暫駐徐州城郊小沛，以保徐州百姓呢？」

衆人均力勸劉備駐小沛，以助陶謙抵禦曹操。劉備思忖一會，這才點頭答應了。

於是劉備率關羽、張飛、趙雲等，駐軍小沛。趙雲見徐州之危已解，便向劉備拜辭。劉備雖然十分不捨，但趙雲是公孫瓚的部屬，不便强留，祇好揮淚送別。

自此，劉備便留在小沛屯駐，操練兵馬，養精蓄銳，一面防禦曹操的再度進攻，一面審度天下大勢，以圖拓展進取。

而天下大勢自然仍在急劇演變，但這是「三國天機風雲」的另一個故事了。

（本篇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石　蓮·文
可　飛·圖

魔中俠

獻寶學藝　絕技有成

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老見培，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孱顏。

這首詩是宋代大詩人方仲荀所寫，讚頌姑蘇虎丘。

此時，一名弱冠少年正站在雲岩寺前，俯視這座不高而有名的虎丘山，想數千前吳王闔閭動用十萬人造墳，秦始皇後來經過此處，想掘墳取出扁諸、魚腸等劍，可惜劍取不到，却因此成爲劍池。三笑姻緣唐伯虎與秋香，也曾來過此處。

此時，正是暮春時節，天明氣爽，風光如畫，這弱冠少年整個人的心靈似乎沉浸於此靈境之中。

正在這時，又有兩位少年走來，前面那位身材雄偉，虎背熊腰，後邊那位比較瘦的，但腰挺得筆直，渾身透出慓悍野氣。

「大師兄，這蘇州的古蹟眞還不少，我想去城外看看那寒山寺，那口鐘究竟是何等模樣，看我寶劍能否斬破它！」年輕的那位道。

「哈哈！」前面的那位雄偉青年大笑一聲道：「張繼當年考試落第，心情不好，回鄉路過此處，才寫出那首楓橋夜泊詩，千百年來，反而成了大名，甚麼寒山寺的鐘，也不過是普通東西罷了。」

高瘦少年聞言，突來雅興，高聲吟誦：「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這首詩傳誦千百年，的確有其動人之處。高瘦少年唸完，隨即閉上眼睛，懷念及想詩內的情境。

好半晌，高瘦少年才微微睜開眼，神情索然道：「這張繼落第回鄉，心情頹喪，一時感觸，才寫下這首詩，情眞地方好，機緣巧合，所謂妙手自天成，才會有此佳作，張繼如果知道他的詩能傳誦千古，只怕心內也滿足了。」

「哈哈，師弟只是羨慕張繼的大名，想你血手哪吒阮士達七個字，在武林中也是一塊金字招牌，年紀輕輕，在江湖上享此盛譽，應該也感到了滿足。」那雄偉的少年笑道。

「師兄儘管擇好聽的說，小閻羅宇文信，任何惡鬼都要退避三舍，這才是眞正的英雄人物。」高瘦少年阮士達回敬了一句。

「哈哈……」二人一齊大笑，得意已極。

「酸死人啦！」這聲音突如其

來，陰陽怪氣的，偏又清晰無比，傳入耳際深處。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急循聲望去，發話的正是那弱冠少年，不由大怒，血手哪吒阮士達喝道：「混帳小子，你敢情是喜歡此處風水，存心找死麼？」

「哈哈……」弱冠少年朗聲一笑，得意的道：「閣下不僅是張繼的知己，也是我的知己，多謝厚愛。」

「你是甚麼人？」血手哪吒阮士達內心已動殺機，只想問清楚對方來歷，立下殺手。

「無名小卒徐貴艮！」弱冠少年道。

「徐貴艮！」二人反覆唸着這名字，腦中並無任何印象，也即是說，眞是個名副其實的無名小卒。

弱冠少年徐貴艮，只是微笑望着二人，似乎絲毫不把這二人放在眼中。

小閻羅宇文信踏前一步，大聲問道：「我們是否有仇，還是有其它過節？」

「沒有絲毫關係。」徐貴艮微笑道。

「這麼看來，」小閻羅宇文信神色愈來愈冷峻，沉聲道：「閣下大概是自負得很，看不起我們師兄弟，所以出口侮辱我們！」

「並非此意，只是一時感觸之言！」徐貴艮道。

「嘿嘿……」小閻羅宇文信滿面殺氣，嘿嘿冷笑道：「這一時感觸之言，却侮辱我們師兄弟，很好，今天給你閣下一個成名立萬的機會，來來！我們在手底下見眞章，拳脚還是兵刄，劃下道來吧。」

「客隨主便，我並無主意。」徐貴艮輕鬆的笑道。

「師兄，待我試試看！」血手哪吒阮士達經已忍耐不住，他決心要教訓這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子。

「誰去都是一樣！」小閻羅宇文信知道師弟心高氣傲，今日又要施展殺手，這弱冠少年徐貴艮，只怕性命難保，誰叫他多口呢？

說起這師兄弟二人，在武林中可算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們兩個是黑道上大魔頭——紅豹宇文河的嫡系，宇文信更是宇文河的獨生愛子。

在江湖上，紅豹宇文河心狠手辣，殺人如蔴，偏又武功高强，自成一家，數十年來縱橫宇內，簡直是人見人怕的天字第一號大魔頭。

這一徒一子，出道江湖只不過三年光景，其手段之毒辣，可是驚人已極。

無論任何事，只要逆了他的意，手下從不留活口，因此之故，在江湖上名頭響亮已極。

那少年徐貴艮，今日竟然輕易冒犯了這兩名煞星，可眞令人捉摸不透。

這時候，血手哪吒阮士達冷峻道：「比拳脚，生死不論。」

徐貴艮微笑點頭。

小閻羅宇文信站在一旁，看到這情況，心內暗自嘀咕，眼前這少年實在奇怪，他如果是武林中人，怎會無緣無故惹我們師兄弟，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神情冷漠，眼中殺氣暴射，僅此態度已知不是好惹的角色。

徐貴艮從開始到今都是吊兒郎當，好像對任何事無所謂，打架拚命，平常得很。

二人僵持着，一個全神戒備，一個神情愉快。

等了半晌，誰也沒有發動攻勢，血手哪吒阮士達似乎忍耐不住，右肩微晃，身形平滑前去，似乎脚上裝有滑行極快的機輪，霎時已到了徐貴艮面前五尺，伸手打去，全無花招。一招「黑虎偷心」勢猛勁急，存心要命的招式，已經貫足了內家眞力。

「噹！」這响聲實在令人意外，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心內奇怪，徐貴艮胸口藏有護心銅片，所以一招接實，發出這種聲音來。

血手哪吒阮士達微微一怔，心頭大怒，陡地大喝一聲，奮起神威，家傳絕技源源的施展出來。「颼颼颼」霹靂拳中三招——「地動山搖」、「五雷併發」及「天昏地暗」，連環的出擊。

彭彭彭之聲不絕於耳，徐貴艮身上總共中了三十多招，眞像人在打人皮鼓，响聲有點古怪。

小閻羅宇文信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少年端的古怪，連中了三十餘招，一招未避開，但他的身上護身甲却神妙無方，以血手哪吒阮士達的掌力，豈是平常人能受得下，這少年許多地方令人猜不透。

血手哪吒阮士達此時已經停了手，瞪着兩眼望着對方，像是看到了甚麼怪物似的。

徐貴艮此時笑逐顏開，好像拾到了天上掉下來的寶，開心極了。

這師弟二人愈感奇怪，對方如此開心，實在是甚麼緣故，令人眞個莫名其妙了。

「好了，今天總算遇到了！」徐貴艮突然笑着說了這一句令人猜不透的話。

「小子，你究竟玩甚麼把戲！」血手哪吒阮士達忍不住的問道，連他心內的殺氣也消失殆盡了。

徐貴艮踏前一步，雙眼定住，盯着血手哪吒阮士達的臉上，似乎正看着甚麼稀奇怪物。

「你……看……甚麼……」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發毛，壯着膽喝

問。

突然，徐貴良翻身撲倒在地上，納頭就拜。

「颼！」血手哪吒阮士達簡直像遇上妖怪，怕對方施展了甚麼邪門外功，閃身避開。

看清楚時，徐貴良猛叩响頭，似乎朝拜甚麼菩薩似的，咚咚咚，誠心誠意的拜個不停，到現在爲止，怕沒有五十個响頭了，看他這神情，似乎要永遠的拜下去一般。

「你究竟幹甚麼？」小閣羅宇文信問道。

徐貴良看來漫無休止的膜拜，總算停了下來，他好像有點神經質，也不說話，自顧自的寬衣解帶。

血手哪吒阮士達及小閣羅宇文信似乎在看把戲，眼花撩亂，弄不清楚徐貴良究竟在搞甚麼花樣。

脫光身上衣服，徐貴良渾身交錯貼妥的銅片，普通人簡直是莫名其妙，血手哪吒阮士達師兄弟却是大吃一驚，這週身銅片佈置的部位，正是師門不傳之秘——天魔散手的着手點。

試想，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

紅豹宇文門縱橫宇內，揚威武林，全靠這天魔散手的變化莫測，傷人無數，徐貴良竟有這種絕學的經絡，這實在難以相信的事實。

如今事實擺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深深的吸了口氣，盡量把聲音放柔和，低聲道：「小兄弟，你這是幹甚麼？」

「我也不知道！」徐貴良傻頭傻腦答道。

「甚麼話？」血手哪吒阮士達叫了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有位老人家去年經過我家，見我自個兒練功夫，他即對我說，這樣蠻幹，是不會有甚麼大成就的，所謂名師出高徒，這師父麼，是很重要的！」

徐貴良說到此處，稍爲頓了一頓，定神望着面前的兩師兄弟。

「後來怎麼樣？」小閣羅宇文信忍不住問。

「他老人家爲我指點些入門功夫，三個月後就走了，臨去時一再叮囑我，各家各派武師，雖有可取之處，但花費的時間太長了，只有紅豹宇文門武功簡卓而實用，輕靈穩重，兼容並蓄，是當今宇內上乘武功宗派！」

「他是誰？」小閣羅宇文信急問。

「老人家不肯說出姓名，叫我在虎丘等候，並詳細說出兩位容貌，然後又給我身上裝置這些銅片，親身試試二位神奇武功，他老人家說，三十招左右，可以混得過，再下去這些防備就不足保護身體了。」徐貴良老實的說出經過。

「如此說來，你想拜我們爲師？」小閣羅宇文信吸口氣道。

「這樣說太不尊重了，小子薄有資歷，並且還有兩件家傳之寶，奉獻給二位，以表敬意，然後再看弟子是否可取，再行定奪好麼？」

徐貴良態度誠懇，言辭婉轉，看來的確是一番盛意。

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互望了一眼，看來心意已動，尤其是對方所說傳家之寶，說不定是一件稀世之寶，這是何等吸引啊！

「小子那兩件傳家之寶，本不敢隨便說，既有一位這樣高人在，諒來不怕甚麼强梁宵小之輩，一件火龍珠，一顆夜明珠，還有一件成形何首烏，是準備獻給老祖宗的，請二位先到小子寒舍坐坐，再慢慢說其他的。」徐貴良緩緩的道。

「我的天！」血手哪吒阮士達與小閣羅宇文信二人心內叫道，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對方竟有如此奇珍異寶，這小子既然誠心獻出，無論如何，這番誠意當眞令人感動。

「弟子在前面引路。」徐貴良說罷，即當先走去。

* * *

蘇州地方，園林遍地，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久已聞名，今日算是親自領略得到了。

二人走進「留園」，頓時口怔目呆。

站在涵碧上房中間，可以看到面前的荷花池，其它三面有重疊的假山，東面有「觀魚處」，西有「聞木犀香軒」，北有「自在軒」，「明瑟樓」，假山頂還有「疊亭」，還有數百年代的古樹。

「五峯仙館」又稱「楠木廳」，是全園最大的廳堂，十二塊式樣雅緻的石上，分別題有「青芒」、「印月」、「一宵」、「仙峯」等字樣，總稱十二峯。

往西邊走過去，有「鶴廳」、「梔峯軒」和「還我讀書處」，沿走廊往北走經「冠雲台」到「林泉碩」之館，對面就是「冠雲樓」，登樓可以看山。

足足走了兩個時辰，血手哪吒阮士達及小閣羅宇文信已經不知東西南北了，他們這時才相信古人所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眞是名副其實了。

這「留園」的景緻、佈局，無一不恰到好處，使人身在其間，無論是身、心及感覺上，都有種說不出的享受。

「二位，這是小可祖傳薄產，如不嫌棄，敬請笑納！」徐貴良婉轉道。

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深深吸了口氣，所謂錢財動人心，火龍珠、夜明珠及成形的何首烏，那一件不是稀世之珍，再加上這座「留園」，在人世間，雖說官人很多，像如此厚重的財產，祇怕也是千萬人中，不易找到一位，二人如何不動心！

接收如此豐富的財產，僅祇要答應收徐貴良爲徒弟，這還算得上是甚麼難題？

師兄弟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心意相通，那是千肯萬肯的美事，祇是還顧着面子，看如何啟齒得好！

正在這時，徐貴良又開口說道：「弟子知道自己愚笨，但一片誠心，却是千眞萬確！」

血手哪吒阮士達沉吟了半晌，見師兄未出聲，祇好應聲道：「收徒授藝，在我們來說，年紀尚輕，但看你一片誠心，我們可以暫時授藝，作爲記名弟子，待我師父同意，然後正式舉行儀式！」

「好，弟子叩見二位師父。」徐貴良大喜，立即跪在地上叩頭，咚咚咚叩了三個響頭。

「好啦，好啦，站起來說話吧！」小閣羅宇文信說時，伸手扶起這位好徒弟。

徐貴良開心已極，雀躍不已！

血手哪吒阮士達笑道：「大師兄，我看這徒弟各方面也還不錯，你收他爲徒，以後師父也不會說話。」

「哈哈，師弟怎麼又打退堂鼓，這徒弟是我們倆的，你可不能賴皮！」小閣羅宇文信笑笑說道。

「那有兩人共收一個徒弟的道理，再說，小弟功力太淺，誤人子弟，那可不是玩的！」血手哪吒阮士達莊容的說道。

「不是這麼說，上乘武功首重悟性，然後才說到功夫與火候，本門三大絕學你已修習了二種，行走江湖，已是所向無敵，還與我說甚麼客氣話，別這個那個的，答應下來算啦！」小閣羅宇文信笑道。

血手哪吒阮士達臉有難色，似乎心內有甚麼顧忌，又不好推辭，僵立那兒，頗爲尷尬似的。

徐貴良突然走上前，「噗通」雙膝跪下，仰面道：「你老人家就成全弟子吧！」

血手哪吒阮士達頓時慌了手脚，急搖手道：「起來，起來說話，這算是甚麼。」

「哈哈哈……」小閣羅宇文信朗聲大笑，走上前笑道：「乖徒弟，這招叫做敲釘轉脚，很好，哈哈……」

「師兄你……」血手哪吒阮士達急叫。

「哈哈哈……」小閣羅宇文信祇是暢快的大笑，獨個兒揚長而去。

此時，血手哪吒阮士達無法推辭，祇好硬起頭皮道：「好吧！我答應你，起來吧！」

「多謝師父成全，請受弟子一拜！」徐貴良高高興興叩了三個響頭，才站起身來。

紅豹宇文河一徒一子，自今日起，就在「留園」安居下來，教導徐貴良武功。

半年時間，徐貴良居然學會了「天魔散手」。

這是紅豹宇文河三大絕學之一，普通人別說半生，即使窮一生之力，亦無法領略其中奧妙，徐貴良悟性極佳，令得這兩位年輕煞星心內也不禁暗自高興。

一天，師徒二人正在閒坐談笑。

突然有名僕人進來報告，門外有人求見。

「是甚麼人？」徐貴良愕然的問。

「看樣子是武林好漢，身上帶有兵刃，兇神惡煞的，好像要吃人的模樣。」僕人恭敬道。

「噢！莫非是尋仇的？」血手哪吒阮士達含笑道。

徐貴良心內也是七上八下，不知來者是何人，無論如何，見見面再說，當下立刻道：「請他到『小蓬萊』見面。」

「是！」僕人應聲出去了。

「二位師父，我們一起去看看吧！」徐貴良恭敬地道。

「好，我們正閒得無聊，正好去湊湊熱鬧！」小閣羅宇文信笑着與師弟說着，伴着二人一起往外走。

小蓬萊在留園中也算是很不錯的地方，徐貴良在此處會見來人，因爲此處空地比較大，如果要動手，這是最理想的地方。

三人正在亭中坐好，一名關西大漢跟着僕人走來，徐貴良心中暗自納悶，此人面生得很，從未見過，不知是何來路。

「那位是徐相公？」來人一抱拳出聲相詢。

徐貴良站起來回禮道：「小可正是徐貴良，尊駕是……」

「哈哈哈……在下來自河洛，搖山槍陸虎，久聞徐相公高賢，招請教拳武師，所以不揣冒昧登門求見。」

「原來是陸師父，請坐！」徐貴良殷勤的招待着。

僕人獻過茶後，搖山槍陸虎四下觀望，顯然內心十分欣賞留園景緻，竟自東張西望，蠻有興趣似的！

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坐在一旁悶聲不響。

二人年輕，雖在江湖上名頭極響，但是見過他們的人還是有限，搖山槍陸虎根本未想到，面前兩名

青年人就是武林中有名的煞星。

搖山槍陸虎在關中一帶，也算是小有名頭，而且年紀也比較大，此時坐在這兒，自得其樂，頗有老前輩自居的味道。

「徐公子嗜武成性，近年來大概是拜過了不少師父吧？」搖山槍陸虎說時，故意用眼望着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意思似乎在說，這種騙人的師父很多，有甚麼鬼用。

徐貴艮笑道：「不多。」

「嗯，修武之人，基礎很重要，如果走錯了路，那時就相當痳煩！」搖山槍陸虎道，一副老前輩教訓後生小子的神情。

「正要請教！」徐貴艮拱手道。

「陸某久已聽聞，徐公子豪俠好義，結交江湖好漢，熱心習武，陸某百忙之中，也要趕來姑蘇，別的不敢誇口，幾手脚拳功夫，一支紅纓槍，相信還不致使徐公子走上岔路！」搖山槍陸虎笑道。

「小可相信。」徐貴艮一副受教誠心的態度。

血手哪吒阮士達再也忍不住，緩緩地站了起來，向搖山槍陸虎拱手道：「久聞陸大俠盛名，小可阮英，末學後輩，醉心武功，今日得遇高賢，不肯就此錯過，即席請教幾手高招。」

搖山槍陸虎以爲可以表現發揮了自己的本事，立即笑道：「很好，阮老弟正好試試，然後我們切磋，切磋！相信這是大家都有益的事，來吧！這地方正好施展。」

血手哪吒阮士達一言不發，搶先走出亭子，站在空地上等候。

搖山槍陸虎施施然，將那支搖山槍放好，大搖大擺走出了亭子，裝作一副大俠的風度。

徐貴艮也跟着走出，他眞想見識一下搖山槍陸虎的拳脚功夫！至於小閻羅宇文信仍然端坐如故，他充滿信心，自己師弟一定能勝，而且這個搖山槍陸虎眞人，面目可憎，所以希望早點打發，免得碍眼！

「你出手吧？」搖山槍陸虎仰首道。

「好！」血手哪吒阮士達陡地一聲大喝，右手疾拍，已施出天魔散手中絕招——「天魔亂舞」，漫天掌影，偏又虛實不定。

如果搖山槍陸虎出招應戰，不出一招，就要受創，偏偏他故意擺身份，雙眼望天，來個不聞不問。

這是從未有的事，今天竟然發生了，偏偏又如此之巧，在此處發生。

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很急，微一怔間，搖山槍陸虎右脚微挑，無巧不巧，正擊中血手哪吒阮士達的空門，脚尖掃過褲脚，確然如此，已是奇恥大辱，雙目幾乎噴出火來。

搖山槍陸虎洋洋得意，竟自轉過頭來，對徐貴艮道：「老弟，我剛才脚上若貫足三分力，就要你年輕的朋友倒地不起，你親眼看到，是否陸某吹牛，眞功夫與假功夫，一試便可以知道了。」

徐貴艮祇好點頭，實在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知道，即使發生的事，是個大痳煩，姓陸的此時吹得越起勁，等會兒吃苦愈大。

眞要弄出人命，在留園這樣泉林幽勝的上好地方，豈非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事。

血手哪吒阮士達僵在一旁，睜着眼睛聽對方吹牛，眞像處身在十八層地獄中，受那種罪，恐怕是他一生中從未試過的苦楚了。

此時，他祇好咬緊牙根忍住了。

搖山槍大吹大擂，足足有半盞茶時份，似乎已經過足了癮，才轉頭道：「老弟，我們再試幾招，叫你親身領略到甚麼叫做高手的招式……嘿嘿，今天我心情好，也是你們運氣好，能夠看我的出手，在平時，有幾個人能看見我的手法，來吧！」

血手哪吒阮士達已經氣糊塗了，太陽穴不斷地跳動，雙手越來越紅了，像要滲出血來，那正是他生平向不輕用的絕學——血手。

「師弟，不必下手，我們還要呆在這兒。」小閻羅宇文信緩步走出，竟自勸阻師弟，對於搖山槍陸虎，連正眼都不看一眼。

「你說甚麼？」搖山槍陸虎感到不對頭，所以出聲詢問，但是誰會回答他呢？

突然，他看到了那對手——武林中聞名的血手，可說是奪命追魂的鬼手。

這時，搖山槍陸虎臉色倏地變成慘白色，驚駭莫名的指着血手哪吒阮士達道：「你是血手……」

「阮某正要請教高招！」血手哪吒阮士達冷峻的道，緩緩舉起右手。

「饒命！」搖山槍陸虎撲地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似的，咚咚咚，總有十幾下，猶自未停下。

血手哪吒阮士達想不到會這樣，他反而下不了手，僵在那兒看着。

徐貴艮似乎駭呆了，也沒出聲勸阻。

小閻羅宇文信陡地猛喝：「滾！」

「是！」搖山槍陸虎耳朵極機靈，聲音一入耳，立即應了聲，連爬帶滾，一溜煙衝了出去，連那桿搖山槍都忘了拿走，看來那桿槍的

價值遠不及性命重要。

「哈哈哈……」

「哈哈哈……」

師兄弟二人想不到今天竟會碰到這樣的事，看見搖山槍陸虎狼狽的模樣，忍不住縱聲的狂笑。

「哈哈哈……」過了半晌，徐貴艮似乎也感染了笑意，跟着也放聲狂笑了起來。

師徒三人興致極好，立刻叫廚房辦上一桌上好的酒菜，送到「小蓬萊」，三人開懷暢飲，訴說心事。

「貴艮，自明日起，開面掛出牌子，祇說出外遊歷，叫那不相關的人，別惹了我的淸興。」

「弟子遵命。」徐貴艮恭敬的道。

「師兄，貴艮天魔散手已經差不多了，我看，自明日起，教他斷流刀法好吧！」血手哪吒阮士達道。

「好吧！」小閻羅宇文信點頭答應。

徐貴艮大喜，立時撲地就拜，咚咚咚，一連叩了三個响頭。

「起來吧！這要看你自己，斷流刀法威猛絕倫，變化無窮，是當今武林中最具威力的刀法，學時必須要下番苦功，假如悟性不夠，未能揣摩出其中氣勢運變，斷流刀法發不出適當的威力，即與普通刀法無異。」小閻羅宇文信莊重的解說斷流刀法的心訣。

徐貴艮悚然而驚，肅然道：「弟子受教！」

自即日起，兩師兄閉門教授，全心全力教徐貴艮斷流刀法，三個月過後，功果圓滿。

祇是，最後一招「翻天覆地」，徐貴艮不能發出淩厲無匹的殺氣，雖然招式學會，實際上未能發揮應有的威力，十成中祇不過三成而已！

師徒三人想盡辦法，挖空心思，仍然未能大功告成，也即是說，斷流刀法的精髓仍然未能領略。

這眞是天大的笑話，不僅徐貴艮難受，即使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師兄弟二人何嘗不難過，還感到羞慚，他們苦苦思索，如何解決這個難題。

「我看，暫時不理，先學黑龍功，待師父他老人家到來，一定有解決方法。」血手哪吒阮士達道。

「看來也祇有如此！」小閻羅宇文信道。

到此時爲止，紅豹宇文河威震宇內的三項絕學，徐貴艮已修習其二，再加上黑龍功，都是宇文門中全部武學，他焉得不喜上眉梢，當下立即叩首致謝。

紅豹宇文河三大絕學，黑龍功可列爲首要，學武的人有句話，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所以徐貴艮聽說二位師父傳授黑龍功，他內心眞個喜悅已極。

說起來眞令人奇怪，以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生性，竟然會隱居留園，閉門授徒，而徐貴艮的相遇又是如此奇特，當然，「留園」的確是天下難得一見的好地方，加上徐貴艮富甲蘇杭，各種寶物的貢獻，以及吃喝玩樂諸般供應，任何人祇怕也會樂不思蜀，師兄弟二人行走了江湖，固然可以耀武揚威，稱強鬥狠，快意恩仇，到底那是玩命的，隨時會遭遇不可預知的意外。

無論如何，徐貴艮能運用各種方法，留住這兩名一等一的煞星，全力授藝，這才是了不起的智謀，學成紅豹宇文河的三項絕技，是他主要的目標，看來一切經過頗爲理想，徐貴艮內心如何不喜？

時光匆匆，歲月荏苒，兩年平靜的歲月，徐貴艮總算如願以償，三大神功絕學全部學成，雖然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總不能發揮應有的煞氣，這是美中不足之處，而紅豹宇文河稱雄江湖的武功，那就是無價之寶，徐貴艮揮金如土，花費巨款，換來一身武功，可以說是極端聰明的做法。

這天，徐貴艮辦了一桌好酒菜，殷勤招待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

酒過三巡，徐貴艮站起來，恭恭敬敬道：「弟子敬二位師父一杯。」

「好，大家乾！」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笑着乾杯。

「弟子還有話說！」徐貴艮莊容道。

「嗯！」小閻羅宇文信含笑道：「我知道，你想到江湖上去闖闖，看看所學是否有用？」

徐貴艮趕緊叩首道：「弟子正想去歷練歷練一番。」

「也好，學到武功，應該到江湖上去闖一闖。」血手哪吒阮士達也極高興，辛辛苦苦教了個徒弟，自然也想出出風頭。

「祇是那招『翻天覆地』，三個月後，你師祖可能來蘇州，到時看看他老人家如何解決，你別忘了時間！」小閻羅宇文信內心仍然掛着這件事。

「弟子知道，就此告辭！」徐貴艮說罷立即轉身，昂然走出「留園」。

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此時也不禁有點依依不捨的情緒，望着徐貴艮的背影，黯然神傷。

說來奇怪，二人對此處亭園，頗爲依戀，看來這「留園」的名字，確有其吸引力。

二個月過去，「留園」仍然像平常一樣，十分安靜。

師兄弟二人暇時練練武功，生活頗爲悠閒。

這天夜晚，二人正在廳上喝茶閒談。

突然，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傳來，要不是夜闌人靜，還不易發覺，來人輕功極好，似乎有備而來。

師兄二人彼此互望了一眼，心意相通，微一點頭，分左右兩邊窗戶搶出，身形一挫，就在半空反轉，一東一西，安穩站在屋頂上。

「好！」來人大聲喝彩。

血手哪吒阮士達心頭暗暗震駭，來人好大膽，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看來定是高手，今晚倒要小心在意才好，否則有損師門聲譽，師父怪罪下來，可不是玩的。

定眼望去，來人一身白衣，安穩坐在屋頂上。舒舒服服像坐在太師椅中，神態悠閒，望着師兄弟二人。

「閣下何方高人，三更半夜翻入屋，是何用意？」血手哪吒阮士達喝問道。

「嘿嘿，在下九州遊魂風嘯松，無名小卒，你們可曾聽過？」

「九州遊魂！」師兄弟二人當然聽過，武林中人沒有不知道這號人物，傳聞中這是個極端古怪的人，門戶不詳，來歷神秘，行事作風，有時令人莫名其妙，今晚他竟然光臨此處，不知又要搞甚麼鬼了。

「你們是甚麼人？」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的問道。

「我們嗎？」血手哪吒阮士達眼珠一轉，突然道：「是『留園』的主人。」

「哦！」九州遊魂風嘯松颼地的站了起來，喝道：「徐貴艮呢？可是給你們二人殺害了？」

聽語氣，這九州遊魂定是徐貴艮的朋友，師兄弟二人心頭暗自一寬，竟然是自己人，事情就好辦了，如果是尋仇的，那總不是一件愉快事，而且九州遊魂風嘯松這號强敵，在武林中誰也不想無緣無故的惹上。

「風兄原來是徐貴艮的好友，看來我們是一家人了，請到屋內喝杯水酒吧，坐下詳談如何！」小閣羅宇文信拱手爲禮。

「看掌！」九州遊魂風嘯松說幹就幹，身形微晃，已到了面前，來勢好快。

小閣羅宇文信一見對方來勢，就知道不是易與之輩，當下不敢怠慢，運起黑龍功，雙掌猛劈，迎將前去，試試對方究竟功力如何。

「砰！」的一聲响，在夜闌人靜之時聽來，越發威猛。

二人功力相當，蹬蹬蹬，連退三大步，但這是屋頂上，不是平地，而且這是大廳屋頂上的琉璃瓦片，結構十分緊密，仍然給推動了好幾塊。

「好傢伙！」九州遊魂風嘯松輕叱一聲，身形展動，雙掌全力擊出，變幻莫測。

小閣羅宇文信心頭火發，這傢伙性情暴燥，根本不聽人解說，一味逞强，眞個是豈有此理。

實在來說，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平時也是如此，今日收了徐貴艮爲徒，無形中有了情感，所以愛屋及烏，連他的朋友也處處忍容，九州遊魂風嘯松太過强横，宇文信也發了火，全力反擊。

雙方都是武林中頂尖兒高手，出招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絕學，其反應之快，料敵之準，制敵機先，全運用上，都令人嘆爲觀止。

血手哪吒阮士達站一旁觀戰，令他有許多地方感到自嘆不如，這九州遊魂風嘯松的確不同凡响，出手怪異，不入任何一家，但風格自成，能剛能柔，陰陽互變，與小閣羅宇文信足足大戰兩百餘招，仍然未分勝負。

二人又對拆了三十招，彼此都有點煩，似乎不想拖下去。

血手哪吒阮士達也感到緊張，就要分勝負，一個弄不好，非死即傷，假如是師兄受傷的話，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他緊張的走前幾步。

突然，小閣羅宇文信身形微頓，臉上頓時現出誠敬無比的神色。

九州追魂風嘯松也知道對方即要施出殺着，想紅豹宇文河稱雄江湖武林數十年，一身武功，又豈是尋常可比，他頓時提足了十成功力，全神戒備。

「嘿！」小閣羅宇文信陡地悶哼一聲，整個人像一顆出膛的炮彈一樣，那樣快法，如非親眼看到，絕不相信人的身軀會如此之快！

九州遊魂風嘯松大驚，他知道退避可能要吃虧，而且無法避開連綿不絕而來的追殺！

他到底是不可多得的武林高手，當機立斷，與敵人硬碰，不管死活。

「砰！」雙方掌力相接，發出震天價响。

九州遊魂風嘯松精神衝動，胸腹間血氣翻騰，看來受了震傷。

「再接三招！」小閣羅宇文信猛喝聲中，天魔散手中三大絕招：「羣魔亂舞」，「倩女勾魂」，「地獄歡宴」，招中套招，式中連式，頓時湧起漫天掌影，由四面八方湧到。

九州遊魂風嘯松顧不得胸腹的血氣翻騰，猛吸口清氣，雙掌護身，四下遊走。

雙方招式交錯，根本看不清人影，而九州遊魂風嘯松那隻右手突然往空中橫擊而出，那處沒有任何人，看來這招簡直莫名其妙！

「颼！」小閣羅宇文信閃動的身軀像是被人牽引住，直往那空檔地方轉去。

「砰！」一掌打中腰部，蹬蹬蹬，一連退七步，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

「師兄！」血手哪吒阮士達大驚失色，衝上前去急叫，同時察看受傷輕重。

「他也會天魔散手！」小閣羅宇文信道。

「怎……」血手哪吒阮士達想說，怎麼可能，但大師兄既然如此說，當然一定有根據，所以話到唇邊，又縮了回去。

九州遊魂風嘯松屹然卓立，也不趁勝追擊，只是木然的望着這師兄弟二人，一言不發。

血手哪吒阮士達將師兄扶住，立刻轉過身來，眼中煞光暴射，看來已激發胸中火氣，決定全力一試，因爲這事情太過重大，關係到師門生死存亡。

「師弟，千萬小心，不能急進，步步爲營，試試我們的祖傳武功他究竟知道多少！」

小閣羅宇文信鄭重的吩咐道。

「小弟知道。」血手哪吒阮士達說時，已經暗暗將功力提到了十成以上，他決心一戰，爲保衛師門命脈而戰。

「來吧！不要客氣！」九州遊魂風嘯松好整以暇，語氣中充滿了輕視之意味！

「殺……」血手哪吒阮士達大喝一聲中身形像支箭射前，雙肩紋風不動，右掌血紅，已在九州遊魂風嘯松面前搓掌，只要掌心勁力一吐，這遊魂只怕眞會變成野鬼了！

這種違反武學常規的身法，的確令九州遊魂風嘯松大吃一驚，但他有備而來，臨危不亂，一個「凌風虛渡」中身形斜斜飛出了七尺，堪堪避過神奇的一招。

「好！」小閣羅宇文信情不自禁喝了一聲好。

颼颼颼，血手哪吒阮士達得理不饒人的展開師門絕學，全力進擊。

由於先機盡失，出其不意，九州遊魂風嘯松正是岌岌可危。

小閣羅宇文信冷眼旁觀，凜然心驚，像九州遊魂風嘯松這樣高手，如果知道師門絕學秘密奧妙，那是何等的危險事情。

今天，無論如何也要留下他，

小閣羅宇文信暗自運氣，胸腹內眞氣已漸漸凝聚，至少已恢復了一半功力，如果適當配合着師弟，相信可以留下了這位風嘯松。

血手哪吒阮士達似乎也忍耐不住，直到現在，仍然未傷對方毫髮，雖然第一招令對方深入陷阱，搶得先機，三十招下來，仍然是那麼樣的局面。

不能再等了，決定要施展那最厲害的殺着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於是雙脚一蹬，人已衝霄飛起，直往九州遊魂風嘯松頭頂上撞去，兩隻脚像划水一般，其快無比，專門敲打頭部重穴，這一招「足亂浮雲」端的非同小可，如非緊要關頭，向例不准輕用。

突然，九州遊魂風嘯松往地上一倒，雙手抱住後腦仰睡地上，悠哉悠哉望着天空，臉含微笑。

這樣一來，「足亂浮雲」的威力及跟隨而來的殺着，頓時失去了目標，無法施展，也就是說「足亂浮雲」已給人家破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大吃一驚，身形直往地面落下，正在這時，九州遊魂風嘯松身形像炮彈衝上天，「砰！砰！」兩聲輕响，血手哪吒阮士達大吃一聲，翻翻滾滾跌在十尺開外的地面上，口吐鮮血，顯然是受了極重內傷。

到這時候，師兄弟兩人可以肯定，師門絕學確已洩漏機密，爲九州遊魂風嘯松知道，所以二人才會受傷。

「嘿……嘿……」風嘯松冷笑不止。

如今怎辦？師兄弟二人眞個不知如何是好，硬幹吧，不是敵手，而二人已經受傷，功力大打折扣，總不成就此逃走，「留園」這塊基業就此丟失了。

師兄弟二人默然站在一旁，冷峻的望着對方，等候九州遊魂風嘯松的決定。

但是，風嘯松立在寒風裡，整個人像標槍一樣，透出重重殺氣，但却沒有行動，連話都不說一句，只是木然站住不動。

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渾身冷汗直流，他們今天竟然碰到這樣的事，眞不知如辦才好！

好半晌，仍然沉悶的僵持着，小閣羅宇文信不得已，只好硬着頭皮道：「風朋友，如果你眞的是徐貴艮的朋友，我們這場架打得寃枉，我師兄弟在此兩年，又將一身武功傳授給他，如今他出門去闖，相信在江湖上一定有他的踪跡，如是我們眞個殺害他，時間多了，還不會水落石出麼？」

「嗯！」九州遊魂風嘯松沉吟了半晌，漫應了一聲，立即道：「你說得不錯，我姑且相信你們一次，三個月後，我如果沒有找到徐兄弟，那時再來算帳！」

「敝兄弟衷心歡迎風兄高義，

徐貴艮有此艮友，我們高興還來不及呢。」小閻羅宇文信陪笑道。

「好，今日就此刻別過，後會有期！」九州遊魂風嘯松說罷，身形閃動，掠出三丈有餘，刹那間便消失牆外。

師兄弟二人望着天空，怔怔的像傻了一般。

雖然眼前一關渡過，但是，紅豹宇文門中的武學絕技被對方知道，這是何等重要的事，必須趕緊追查。

「師兄，你看這事如何？」血手哪吒阮士達問道。

「有許多地方令人想不透，我們要趕快請師父來，他那裡可能出了問題。」小閻羅宇文信道。

「派宇文忠去走一趟，不用寫信，用口信，我們也要準備一下。」血手哪吒阮士達道。

＊ ＊

「留園」是一個好方，居住此處，任何人都不想走，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兩個可說是性情好動之人，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快意恩仇，何等風光，但在「留園」一住下，就不想出門。

經過今晚之事，他們再不能安心了！

宇文忠是他們家的老人，連夜趕回西南，去請來紅豹宇文河，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必須全力以赴。

幾天下來，二人傷勢終於痊癒了，只是心頭上的負擔反而越來越重！

雅緻的雕刻，小巧的亭子，以及花圃山石，小橋流水等景緻，都引不起他們興趣。

二人坐立不安，思索着秘密外洩的原因。

十天過去，倒沒有甚麼事發生，宇文忠大概也快回來。

這天下午時分，二人正悶坐「小蓬萊」，突然大門猛給撞開，「砰！」一條人影衝進，翻身倒地，再也沒有起來，小閻羅宇文信大怒，微一提氣，已掠向前去，雙掌運足十成功力，準備給來人一個下馬威。

「颼」的一聲，血手哪吒阮士達也相繼的趕到了。

「貴艮！」原來倒地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別多時的徒弟，二人不由大驚，趕緊扶起。

「師父……我……」徐貴艮給血手哪吒阮士達貫入一口內家眞氣，徐徐醒轉，軟弱的叫了一聲。

「不要出聲，先調息一會，等會再說！」小閻羅宇文信趕緊的道。

徐貴艮依然閉上眼睛，趕緊調息。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滿臉怒容，看來這又是有人陷害，而且是有計劃的行動，嘿嘿，紅豹宇文門下好欺負麼？待查清楚，一定要報復這次仇恨。

好半晌，徐貴艮精神大為好轉，緩緩的站起身來，又想拜倒。

「不要多禮！進房去說話！」小閻羅宇文信道。

「是。」徐貴艮恭敬的答道。

三人心情沉重，默然的走進「五峯仙館」，又稱「楠木廳」，這是「留園」最大的廳堂。

坐定後，血手哪吒阮士達即問道：「甚麼人傷了你？」

「是搖山槍陸虎與他的朋友暗中埋伏，弟子一時大意，中了暗算，但他們二十八人，也被我擊斃了六人，重傷九人，我才突圍而出，一路逃回來！」徐貴艮道。

「好混賬，當日我們手下留情，他竟不知好歹，還要暗中施毒手，嘿嘿，搖山槍陸虎，你的死期到了！」血手哪吒阮士達恨恨的道。

「搖山槍陸虎不算得甚麼，解決他們是很容易，貴艮，九州遊魂風嘯松這人可是你的朋友？」小閻羅宇文信鄭重的問道，說時雙眼緊盯着徐貴艮。

徐貴艮想了半天，雙眼露出茫然的神色，喃喃道：「九州遊魂風嘯松，我不認識這個人呀！」

「你仔細想想看，以前可曾與此人見過面沒有？」血手哪吒阮士達又問。

「沒有！」徐貴艮肯定道：「弟子向未與武林中人士往來，如果以前見過面，我一定會記得的。」

小閻羅宇文信深深地吸了口氣，沉聲道：「看來有人暗中窺伺我們師門，不知是甚麼仇家？」

「等師父來了再說。」血手哪吒阮士達道。

「嗯！貴艮先休息一晚，明日我們先解決搖山槍陸虎，這班跳樑小醜也敢揚威耀武，紅豹宇文門眞個是吃素的麼？嘿嘿，今天要他們知道厲害！」小閻羅宇文信又憤憤的道。

說實在的，像紅豹宇文門往常的作風，在江湖上祇有欺負人家，那有像今天這樣，反過來給人家欺負的，連番挫折，使這兩名年輕高手已經彆了一肚子氣，此時更要爆炸開來了！

當晚，師徒三人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吃過午餐，才施施然走出了「留園」。

＊ ＊ ＊

搖山槍陸虎此時正與老朋友高談闊論，正談到興趣上頭，徐貴艮師徒三人走進來，他們仍然未覺察，繼續在吹牛。

「他媽的，俺一招回馬槍，將

那混賬挑起，數十名綠林好漢，再也不敢嚕囌，乖乖的夾着尾巴，一齊逃下山去！」搖山槍陸虎得意道。

「那一戰，想必是陸大哥平生最得意一戰！」旁邊一名彪形大漢問道。

「嗯，現在想起來，仍然懷念當日時光。」搖山槍陸虎不勝唏噓。

「今後江湖，仍是陸大哥的天下，我們祇要跟着你，相信是不會錯的了！」另一名大漢的說道。

「大夥兒齊心合力的幹，好過唱獨脚戲！」搖山槍陸虎得意的道。

突然，有人看到了徐貴艮，立刻怒喝道：「小子，你不怕死，竟敢來此？」

叫聲引起了大夥兒的注意，搖山槍陸虎抬頭，猛地見到了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颼」地跳起來。

阮士達及宇文信師兄弟二人，神色冷峻，像兩座山屹立門口，一言不發。

「好啦，我們正要找你，竟然自己送上門來，省得大爺奔波，來來來，今日分個勝負！」搖山槍陸虎壯起膽子，跳起來叫道。

「不祇是分勝負，而且是決生死！」血手哪吒阮士達說時，緩緩走上前去，那隻手已漸漸變成紅色。

「呼！」搖山槍陸虎揮動手中槍，勁風鼓盪，聲音駭人，陸虎也知道今日面臨前所未有的兇險，沒有任何僥倖可取，祇有靠自己拚命，或者可以死裏逃生，雖然明知道沒有可能，也要豁了出去，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也是好的！

血手哪吒阮士達神情冷酷，眼中殺氣暴射，雙掌已成血紅。

颼颼颼，搖山槍陸虎整個人的精神，全部貫入槍中，心神合一，搖山槍法中三大絕招——「撼天地而驚鬼神」、「投星辰而轉乾坤」、「破雲」一齊施展了出來。招式奇特勁力充沛，端的是不可輕視。

阮士達像一座沒有感情的追魂煞星，絲毫不為所動，而對着威勢赫赫的搖山槍，視若無睹的！

陸虎感到羞辱難當，最後一招——「闖進鬼門關」立即使出，連防守的招式也不要了，全力進擊，希望拚個兩敗俱傷，這一來，立即比平時的威力增強何止一倍！

血手神功在這時施展出來了，沒有人看出它如何出手，那種快法，根本無法看清楚，陸虎那支槍，已將搖山槍法發揮到了淋漓盡緻，這是他這一生中使得最好的一次，簡直是風雨不透，滴水不進。

那隻血手，卻像隻魔手，有形無質，透過層層槍影，直向他心臟逼去。

陸虎渾身冷汗，他反正抱必死之心，也不理是否會受傷，祇是把槍尖刺進對方體內！

「克察！」那支槍斷成了三段，阮士達右手疾揮，陸虎左臂突然脫離了自己身軀，還沒有感到痛時，阮士達這隻血手又印在他右臂！

「哎喲！」搖山槍陸虎在地上滾動，鮮血直流，弄得遍地血汚，看來極端的恐怖。

「殺！」小閻羅宇文信大喝一聲，身形飄動，直往人羣中衝去，可憐那羣江湖混混兒，如何是二人的敵手，刹那間，慘叫聲響成一片。

「哈哈……」宇文信及阮士達胸中悶氣直到這時才算是盡情發洩了，得手之後，忍不住縱聲狂笑了起來。

「嘿嘿！」人隨聲現，三名道士倏地出現在面前。

看他們裝束及身法，似乎是武當門下的，莫非又惹上他們了？

宇文信及阮士達此時心內充滿了恨，恨不得殺盡了天下人，所以這三名道士出現，又再次引起他們的殺機。

徐貴艮反而無事可做，站在一邊，作冷眼的旁觀者。

「你們是武當道士。」血手哪吒阮士達問。

「正是武當弟子，今日衛道除魔，說不得祇好開殺戒，一齊受死吧！」當中一名年約四十上下的道士冷峻的道。

「來吧，我們正活得不耐煩，有人送終求之不得。」血手哪吒阮士達咬牙道。

「貧道了緣，這是我師弟了因及了塵，我們試試劍吧！」中年道士緩緩的道。

「武當三『了』，很好，今日正好見識當今江湖上武當『了』字輩的高手，出手吧！」小閻羅宇文信冷笑的道。

「師兄，小弟先上吧！」那名三十來歲的道士了塵討令出戰，他已緩步的走出。

「殺！」血手哪吒阮士達怒氣塡膺，突地大喝一聲，身形似支箭射出，門面話都懶得說，血手神功已運足，直往了塵身上擊去！

了塵從未碰到過這樣的敵手，說幹就幹，猝不及防之下，血手哪吒阮士達又豈是平凡之輩，全力出擊，當眞是令人防不勝防，「砰！」了塵大驚，左臂擋格，大響聲中，骨骼已斷，連第二招還未使出，胸口又中了一掌！

別說是血手神功，威力絕倫，即平常掌法，擊中要害重穴，一樣會要了你性命。

了塵身軀搖晃了幾下，雖然想拚命支持住，但受傷實在太重，終於推金山，倒玉柱，撲倒地上。

「師弟！」兩名武當師兄弟大吃一驚，衝上前去察看，了塵已經出氣多，入氣少，看來已離死不遠！

二人正想站了起來，血手哪吒阮士達殺得性起，旋風般捲到，一言不發，致命毒招已發出。

了緣右臂疾伸，擋住了因臥倒，奇險無比避過這陰險毒辣的一着。

小閻羅宇文信一不做二不休，大喝一聲，拔出單刀，颼颼颼，斷流刀法經已施出，師兄弟二人合作慣了，又搶得先機，斷流刀法威猛絕倫，即使全神戒備，也不容易抵擋，更何況在如此情況之下，了因閃避稍慢，左臂已斷，連哎喲聲還未叫出，背後又中了一招血手，立時死去。

了緣大驚，根本連劍都未拔出，空手又如何抵擋得住二人進攻！

「托！」一刀砍入左脚，了緣頓時跌倒，望着宇文信師兄弟，露出絕望的神色。

「嘿嘿嘿！」血手哪吒阮士達冷笑道：「你們自命是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到處逞强出頭顯威風，人家都不敢惹你們，今天叫你們試試厲害！」

「今日我死在此處，自會有人報仇，動手吧！貧道如皺一皺眉頭，就不算是武當門下！」了緣冷笑道。

「我來成全你！」血手哪吒阮士達說時，緩步上前，準備了結武當三了的最後一人！

「慢來！」徐貴艮突然出手阻止。

宇文信及阮士達愕然，怔怔的望着徐貴艮，不知他是何意。

「師父，今天我們輕易殺了武當弟子，讓這道士回去報告，也好叫他們知道我們師門中武功厲害。」徐貴艮一旁低聲的說道。

小閻羅定神一想，這話有理，殺人滅口，那是偷偷摸摸，怕人知道，如果放了這了緣回去報訊，武當自不甘休，等他們來時，可以大開殺戒，痛痛快快的消消心頭上之恨意。

了緣生死，就待一言而決，他雖然是出家人，對於生死關頭，仍未勘破，此時緊張的望着宇文信，心頭忍不住卜卜的直跳！

「滾！叫你們武當弟子來蘇州『留園』，我們紅豹宇文門等着你，不怕死的就來吧！」小閻羅宇文信怒喝道。

可憐了緣這位武當門下高手，今晚大敗之餘，還像野狗似的遭人驅逐呼喝，他眞想橫劍自刎，一死了之，但想到二位師弟之死，必須報仇，所以强行忍住口氣，幾乎是爬着的離開這傷心之地！

＊　＊　＊

「留園」此時是張燈結彩，洋溢着一片歡慶的氣象。

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大勝歸來，一舉殲滅了武當門下最傑出的弟子，立即轟動了整個江湖，綠林朋友立刻登門拜訪，因而歸附麾下的也不少，紅豹宇文門的聲勢大盛，在江湖上立刻成了舉足輕重的門派。

今天，小閻羅宇文信大擺筵席，一面款待各路英雄，同時慶祝紅豹宇文門的勢力壯大。

雄渾響亮的豪笑聲，在香醇的酒香中飛揚，「留園」佔地五千餘畝，今日人頭湧湧，頓時令這座優雅清靜的名園，倍增熱鬧氣氛！

「來，小弟敬宇文大哥一杯！」一名張飛型的大漢，正是武林中有名的好漢，飛斧胡宗庭！

「乾！」小閻羅宇文信舉杯回敬。

「當今江湖上，宇文大哥和阮大哥成了頭號英雄，水陸兩道的好漢源源而來，名門正派的俠名，祇怕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說話的漢子身材高而瘦，雙目精光四射，正是雲貴一帶頗負盛譽的豪客，千手無常呼延慶。

「呼延兄好說，我們祇是不願受人欺壓，名門正派素來仗着江湖人不敢惹他們，益發嚣張，平時那張臉，就叫人看了討厭，今天我重創武當門下弟子，就是替大夥兒出口鳥氣。」小閻羅宇文信說道。

「好！」在座衆人轟然喝彩。

「我們誓願跟隨紅豹宇文河，與那羣自命俠義門的混球幹到底！」許多人叫了起來。

「對，我們一定不給人欺負！」羣情洶湧，似乎要和正派俠義道決一死戰。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今日笑逐顏開，心境大快，可以說是一生事業的巔峯，儼然是大江南北綠林盟主，號令所至，俯首稱臣，試想這樣，這對師兄弟如何不愉快的呢？

但是，九州遊魂風嘯松的陰影仍然在心頭籠罩，尤其是令人擔心的，他竟然深知紅豹宇文門的武功奧秘，那後果令人想也不敢想。

突然門外起了一陣的騷動。

剎那之間，門外衝進來十四名持長劍的武當道士，一擁而上，志切報仇，十二道士立即佈成眞武劍陣，挑戰宇文信及阮士達兩人，雙方已短兵相接。

宇文信一見雙目神光暴射，鬚髮皆張，全身衣袍高高鼓起，雙手握住刀柄，緩緩舉起，看去好像十

分吃力，斷流刀法第二招——破浪，刀光如雪，湧起千層的浪，往前衝擊。

武當十二道士眞氣連貫，長劍往上封去。「噹」的一聲大响，連旁人耳鼓都震得奇痛欲裂，又有兩柄長劍被震斷。

眞武陣雖未被破，但十二名道士至少有五人受了斷流刀法强勁無匹的殺氣衝擊，胸腹感到悶窒，可想而知，斷流刀法的威力，是何等駭人。

一連兩招，未能動搖眞武陣，而血手哪吒阮士達全力運劍，封擋攻來的兵刃，一個人如何是十二個人的對手，而且是眞武劍陣的劍手，所以他身上已有幾處受傷，對方壓力越來越大，阮士達感到承受不住。

宇文信知道危機一瞬，不敢怠慢，決然施出斷流刀法最具威力的一招——翻天覆地，突然他雙目微閉，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已進入一種空明境界。

但是，臉上露出一種湛然神色，那是種近乎聖潔的光輝。

這種神態有點反常，十二名武當道士頓時起了戒心，暗暗警惕。

突然，宇文信沉重的往前踏出一步，「咚」的聲响，站在很遠的人，都感地面都在震動，可想而知，宇文信全身氣勁，已逐步凝聚成形。

僅此一步，立刻發生了變化，那平凡的刀鋒，就像河海怒濤，在兩峯缺堤之中，洶湧而出。那股沛然不可抗拒的凌厲殺氣，一層層，一排排，前仆後繼，好像無休止境，猛烈衝出。

十二名年輕道士眞力耗費過鉅，這一招翻天覆地施出，殺氣太絕，斷流刀法最凌厲的絕招，簡直是無堅不摧，一經施展，武林中無人招架得住。

眞武陣頓時遭受到打擊，六人搖搖欲墜，口吐鮮血，再也支持不住了。

小閻羅宇文信眞力一樣消耗極大，胸腹血氣翻騰，但在强敵環伺之下，不能怠慢，硬行將喉頭一口血嚥下去。

眞武陣終於在斷流刀法下破了。

說起來，宇文信僥倖得很，他先採用以靜制動策略，令十二名武當道士，體力消耗過鉅，所以後來一再施展斷流刀法，打擊他們極大，阮士達一人防守，雖然極爲吃力，仍然支持得住。

最後這招「翻天覆地」發出最威力的一招，令個眞武陣中弟子，再也無法承受得住。

眞武陣破了，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十二名青年道士，簡直不相信這是事實，大夥兒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

好半晌，在場羣豪如夢方醒，「好！」喝聲轟然，震破了橫亘在空間的沉悶。

停雲、觀雲兩名老道臉上神色如故，絲毫不現七情六慾的喜怒顏色，可見出家人修養有素，非常人可及。

在「留園」中的綠林好漢見宇文信破了眞武劍陣，這是他們共同勝利，這如何不令大夥兒歡喜若狂。

宇文信及阮士達師兄弟二人，雖然已經破去眞武陣，但內力消耗過鉅，所以此時微笑接受歡呼，暗中調勻體內眞氣，準備接下一場大戰。

足足鬧了一盞茶時分，宇文信師兄弟內力已恢復了八成，停雲老道才道：「紅豹宇文門的斷流刀法，果然威力絕倫，老道見獵心喜，也想見識見識一下，施主如果太累，我們可以延期再訂日期。」

宇文信想也不想，立即答道：「在下還可以應付，何必再麻煩延期交手。」

停雲老道也不禁猶豫起來，宇文信雖然是筋疲力竭，但他殺害武當弟子，今日又破去眞武陣，如果不將他重創，武當今後在武林中，別想抬頭見人了。

小閻羅宇文信也不打話，走到空地中間，停雲老道臉色凝重，緩步上前去。

場中頓時緊張起來，傳聞中，這老道一身修爲，已近乎陸地神仙境界，宇文信剛才雖然破去了眞武陣，一來帶點僥倖成份，此時，二人單對單，可沒有取巧的地方，全憑自己的一身修爲，試想，宇文信又如何是對手？

不僅他們自己重視這一戰成敗，並還關係到武當派的聲譽，停雲老道是祇許勝，不許敗，這情況之下，他當然不會手下留情，宇文信怎能以疲乏之身，與這位有數十年內功修爲的老道拚鬥。

數百名旁觀的綠林豪傑，心內急得叫救命，臉上的憂色像陰天的烏雲，看了令人難過了。

小閻羅宇文信吸了口氣，暗將眞氣調勻，往左橫走五步，單刀微微提起，斜指向前面地上。

停雲老道右手握住劍柄，一按機簧，松紋寶劍已出鞘，一道清明潔瑩的寒光，帶着森森的劍氣，破空而出，雖未交手，已有股先聲奪人的氣概。

小閻羅宇文信不敢怠慢，大喝一聲：「殺！」斷流刀法中絕招——逆水行舟，刀鋒湧出雄渾無匹的勁氣，朝前衝擊。

（未完・一）

上文提要：岳陽「滿園春」酒樓聚集了三山五嶽的武林人物，他們皆是欲前往「劍堡」參加八月十五的劍會。武林中人對劍堡堡主葛長風的令譽看法不一。原因是「雷音門」本有師兄弟三人，二十年前三師兄弟前往紫星岩洞府拜謁師父時，一場爆炸，三師兄弟被活埋洞中，三師兄弟的家亦分別同遭浩劫，但一年後葛長風突出現江湖並重建「劍堡」……

湖海倫理恩仇記／石磊·文　可飛·圖

春風化雨

聯手擊敵　打敗元兇

宮玲動彈不得，祇是神志清醒，能開口說話。

他曾經聽紫娟說過，三名侍衛統領中僅銀衣侍衛統領車北雄爲人最正直，也最年輕，宮玲在進入劍堡時，對車北雄的印象不惡，但此時無故落入他的手中，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車北雄臉容肅然道：「閣下究竟是何人？何以喬裝混進劍堡？」

宮玲又是一怔，狡辯道：「我就是我，並沒有喬裝。」

車北雄眉頭一皺，道：「你不必騙我了，難道硬要我指出你是……」

車北雄神秘的一笑，却不說出來，宮玲眼眼一眨，已領悟他要說甚麼，立時臉頰飛紅，幸虧是月夜，對方看不見。

車北雄又道：「你可是眞的不會武功？」

宮玲點點頭，車北雄道：「萬聖人是你的甚麼人？」

宮玲迅快的答道：「舅父。」

車北雄又搖搖頭，隨即道：「武林盛傳，上官大俠的兩名公子已在江湖出現，你可是與這兩位公子有關。」

宮玲心頭一涼，暗道一聲「要糟！」嘴上却道：「江湖之事，一概不知。」突然祇見一點黑影，夾着勁風，向花木中射進。車北雄機警地用手一抄，將黑影接住，却軟弱無力，原來是一塊碎石，車北雄身影隨着黑影飛來方向突然撲去，竟不見半個人影，相反，却聽牆外陣陣脚步聲，由遠而近，車北雄立即退返，解開宮玲穴道，匆匆地道：「以後再談，你要小心了！」說完，銀影一閃在牆頭上消失了。

宮玲像是作了一場惡夢，沉思半晌，等牆外脚步聲去遠了，方起身走向書室。

正樓花廳中酒筵並未散席，葛長風滿臉春風，對躬身而立的病秀才趙晃道：「劍堡既然有了不露面的貴賓來到，你等小心就是，不可無禮。」

就憑他這股臨危不亂的鎮定功夫，在坐羣俠無不打心底佩服。病秀才應了聲：「是」退出了花廳。

夜深了，賓主盡歡，葛長風抱拳送客，返回後廳，立即臉容嚴肅，與剛才的表情完全不同，坐定之後，室外傳來脚步聲，忽聽室外有人道：「屬下車北雄，叩見堡主。」

「進來！」

車北雄進入室內，躬身爲禮，隨即垂手而立。

葛長風厲聲道：「岳州城遇白衣少年一事，何以隱瞞不報。」

車北雄躬身道：「堡主日來事忙，且武當二老言明要面告堡主，

共同商議，況且屬下已代堡主邀請白衣少年參與劍會，業已允諾，請堡主諒查。」

車北雄這段話理直氣壯，葛長風略一沉思，道：「你確見白衣少年身佩雷音劍？」

車北雄道：「與堡主一般無異！」

葛長風頷首道：「劍上有光無光？」

車北雄道：「寒光四射！」

葛長風冷笑一聲道：「好個雷音劍！」隨即又道：「你可看清他的招式？」

車北雄道：「劍式起步，完全是雷音劍第一招『醉花弄月』，但出劍之後，變化奇快，又並非『醉花弄月』，恕屬下眼拙無法識出。」

葛長風雙眼神光一閃，半晌，才道：「好，你可以退下了，小心防守。」

車北雄垂首稱道：「是。」退出室內。

夜，很靜，整個劍堡已寂然無事。貴賓接待室後樓小室中，却傳來陣陣不令人注意的嘻嘻笑聲。室內無燈，皎潔的月光把四周景物照得很清楚，一條灰色身影快如流矢，輕輕落在窗外，嘻笑聲却聽得更加清楚。

「哎喲，我的大統領，別急了，還有一道防線咧。」

敢情這蕩笑聲正是有名的淫婦桃花仙子。却見被稱爲大統領的咬牙切齒道：「妳這騷女人，眞會作弄人，哎，我怎地解不開？」

又一陣蕩笑，忽然「嘶」地一聲，敢是大統領急了，將桃花仙子的最後防線除掉，窗外灰影再也忍不住，食指放入口中，隨後向窗紙點去，這一看不要緊，灰影全身一震，一雙老鼠眼瞪得像燈籠，嘴巴闔不攏，但眉間却揚着一股凶煞之氣。

惱怒，妬忌，加上情緒激動，灰影人不小心，脚下絆着一粒小石子，發出輕微的聲音。

「誰？」

「颼颼！」

「哎呀！」這種聲音是同時發出的，前者是大統領的喝聲，緊接着便是桃花仙子的聞名暗器聲，這淫婦眞有經驗，幹這等事，仍不忘隨身帶着「散花針」。

最後「哎呀！」一聲，不用說，是那灰影已中了仙子的暗器。

室內男女好事未諧，被人撞破，不久，雙雙穿衣自窗口探出，桃花仙子冷笑一聲，用脚踢開倒在地上的灰影，一時張口結舌地望着屍體，呆然失色，却見大統領毫無血色的臉上，亦露出驚愕道：「是他。」

桃花仙子淡淡地道：「不錯，無影叟楊平！」

「怎麼辦？」

「爲了不露痕跡，祇好委屈了他。」

好個無情的桃花仙子，自懷中掏出瓷瓶，向楊平身上滴了一點藥露，却無濃烟，這是桃花仙子的另一種毒藥，名爲「化骨露」，可憐兇惡一世的魔頭無影叟，就這樣化作一堆濃液，永離人世，這眞是作惡多端的報應。

在旁目睹一切的大統領亦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這妖婦眞是歹毒無比，內心也起了戒心，却見桃花仙子蕩笑了一聲，道：「我們進去吧！」

就在此時，一聲冷冷的低呼：「狗男女！」隨即一陣輕微如雷鳴之聲由遠而近，一點黑影，速度奇快，男的急呼：「退！」雙影乍分，即使如此，仍傳聞一聲悶哼，二人擧目望去，一條白影在屋頂消失，祇留下男女二人不約而同地驚呼：「雷音鏢！」

顯然，男的受傷了，左臂鮮血如泉湧，桃花仙子立即掏出「止血丹」，低語道：「還好，沒有淬毒。」

現在，即使身爲大統領，再也沒有行樂的興趣了。

皎月當空，鼓敲三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劍堡已在動蕩之中，而唯一引起劍堡紛亂的人祇有白衫少年。

當黃衣侍衛統領尚未返回寢室，右首黃衣侍衛住宿處，突然冒出火光，烈燄冲天，立時吶喊四起，秩序大亂，十幾個黃衣侍衛忙着救火，山頂上的貴賓們亦紛紛趕到正樓門前，衆目睽睽之下，却見一條白影，如閃電流星，向山下飛馳，可是，當白影馳抵半山廣場，突然停住身形，廣場上一字排開，併列着二十多名銀衣侍衛，侍衛統領車北雄，手撫劍柄，屹然卓立，祇聽他朗聲道：「閣下似乎來早了一點。」

白衣少年冷冷地道：「不錯，權宜之計，貴統領也用不着大驚小怪。」

車北雄愠然道：「敬酒不吃吃罰酒，祇是閣下來得去不得。」

白衣少年仍冷言的道：「依貴統領之意呢？」

車北雄劍鞘「嗆郎」一聲，長劍出鞘，道：「除非能過此關。」

白衣少年不再答話，一聲「卡察」，黑色劍已持在右手之中，寒光四射，劍身向右傾斜，劍尖指地。

廣場中，點點黑影紛紛飄落，山上羣俠均已到達。

車北雄見白衣少年姿態，與在岳州城「滿園春」酒樓相似，因此，

也不敢忽視，立即氣運百穴，慢慢提劍半舉，他深知這一擊，如功力差得太遠，生死立判。

漸漸，白衣少年劍身戰抖，發出輕微雷鳴，不料車北雄劍身亦同樣發出雷鳴聲。

突然，人影交錯，金鐵互爭，兩條白影乍合即分，忽聽白衣少年冷言的道：「承讓。」

車北雄大愕，白衣少年所使的祇是一招「春風化雨」，但奇怪地一進劍圈，却感劍氣迫人，且寒光刺目，兩劍相交，立即暴退，不料，儘管如此，頭上髮髻一條銀絲帶，業已脫落，顯然對方已手下留情。

正惶然間，忽見病秀才已移步廣場，道：「車兄退開，讓趙某見識一下這位武林高手。」

白衣少年一聲冷笑，長劍歸鞘，滿面鄙視，一語雙關道：「貴方統領，未必尚有餘力再戰。」說完却用眼向場外桃花仙子望了一眼。

病秀才陡然全身一震，右膀發出陣陣酸疼，幸虧鏢傷隱藏衣內，但蒼白臉色顯得更青，怒吼一聲，拔劍在手，一言不發，欺身飛撲。

論武功造詣，趙晃確實是比車北雄要高一籌，但此時的趙晃，因有隱痛，況且怒急攻心，竟使出一招並非雷音劍招式。

白衣少年見招式奇特，身形橫移，平飛一丈多遠，這期間，祇有兩人大爲驚異，一人爲斷腿乞丐，一人却是站在廣場外石階上的堡主葛長風。同一時間，白衣少年耳裡飄進蟻語，一聲道：「時機未至，迅退！」

「趙統領與我退下！」

另一喝斥，來自葛長風本人。

趙晃心頭一凜，猛然醒語，收劍垂立，白衣少年向他冷哼道：「貴大統領也不過如此，在下尚有要事在身，恕不奉陪。」說完，打算擰身離開。

「站住。」

白衣少年內心一震，這老兒端的內力充沛，聲如洪鐘，雖隔七、八丈遠，仍然震耳欲聾。

隨後，黃影閃動，葛長風身穿黃色錦袍，卓立白衣少年面前，相隔不到七尺。

葛長風這手輕功眞是快如閃電，在場羣俠無不敬服，却見葛長風肅然道：「你可識得老夫？」

白衣少年仍然毫無表情道：「劍堡堡主。」

葛長風道：「好，觀你剛才所使『春風化雨』一招，似乎含有『星月滿天』招式，你祇將雷音鏢的招式用於劍中，可見你也會使雷音鏢，你是上官雲的甚麼人？」

白衣少年哼了一聲道：「你一定要知道？」

葛長風厲聲道：「十五年前，雷音遭劫，老夫與上官雲同屬雷音門下，目前雷音鏢既有傳人，自有知道必要。」

白衣少年正色道：「既然你一定要知道，告訴你，上官雲正是先父！」

葛長風猛然一震，「你叫何名字？」

「上官瑜。」

「既是賢姪，應好好前來，共議尋仇之事，才是正理，何以一再搗亂劍堡，難道連你師伯也不認嗎？」

「誰認你是師伯？」

葛長風大感意外，他仍强忍心頭之火，道：「你這句話，可是你母親教你的呢？」

上官瑜傲然道：「誰也沒有教我。」

「你母親現在何處？」

「恕難相告。」

葛長風再也忍耐不住，怒叫道：「好畜生，如此對你師伯說話，既不相認，意欲何爲？」

「爲父報仇！」

「你也信江湖傳說？」

「除非拿出證據來。」

「若無證據？」

上官瑜手握劍柄，「嗆郞」一聲。長劍再度出鞘，道：「祇好以此了斷。」

葛長風忽然一陣冷笑，却含有一種悽鬱聲調，又似乎氣極敗壞地道：「好，好，你發招吧！」

上官瑜不再答話，長劍下垂，將內力注入右臂，劍身抖得更厲害，雷鳴之聲不絕於耳，忽地錯步欺身，連人帶劍，向葛長風面前疾撲。

屹立在廣場中的葛長風一動不動，待劍尖距鼻尖不足寸許時，右臂突然向空一圈，一縷指風點向劍身，發出「噹」地一聲。

上官瑜劍身被錯開，却聞一聲悶哼，上官瑜向旁踉跟了十餘步，才站穩，右手持劍支地，左手撫着右膀。仍然滿臉傲然神色道：「上官瑜學藝不精，後會有期！」說完向前走去，黃衣侍衞統領趙晃，銀衣侍衞統領車北雄，立即指揮侍衞拔劍環立，形成包圍，却見葛長風一揮手道：「讓他走吧！」

侍衞們立即讓出一條小道，上官瑜略一定神，施展超然輕功，疾馳而去。

葛長風待上官瑜走後，向羣俠一拱手道：「師門不幸，出此逆子，驚動各位俠駕，尚望返回安息，明日再就教高論。」

這一陣子，除桃花仙子外，羣俠表情均是嚴肅的，正派的人物很慶幸上官瑜的出現，這件武林疑案，勢必要弄個水落石出，但是葛長風的態度却似有隱衷，但見葛長風如此一說，既爲劍堡貴賓，也祇好客隨主便，各自回房安息。

然而，劍堡的太上護法斷腿乞丐申昆却並未閑着，因爲，他發現葛長風回寢室後，不久，黃衣侍衞統領趙晃匆匆進入葛長風房中，隨即匆匆而出，帶領十名黃衣侍衞飛奔下山。

在上官瑜與葛長風對話之時，還有二批人在暗中窺伺，一批是劍堡千金小姐葛曉鳳和丫頭紫娟，另一批是瞽目萬聖人與宮玲，彼此並不相關，然而最爲上官瑜捏一把汗的就是宮玲。

* * *

夜空如洗，月色當空，湖邊山麓中正有一條白影疾奔，但速度愈來愈慢，漸漸有一種不支的現象，隨着白影經過的小徑，十餘個黃色的身影恍如脫箭，向湖畔山麓飛馳。

這白影正是上官瑜，在離開劍堡時，尚能猛提一口眞氣，施展輕功，沿途飛馳，但漸漸發覺右膀隱痛加深，眞氣也無法凝聚，速度亦覺減緩，步伐更形紊亂，終於不支，豆大汗珠順着臉頰直淌，傷勢痛徹肺腑，上官瑜牙根緊咬，仍勉强掙扎，突覺眼前一花，翻身栽倒地上，隱約聽到一陣快速脚步聲，但是心餘力絀，隨即昏迷不省人事。

「啟稟統領，上官瑜已倒臥在此！」正向前面奔馳的病秀才趙晃，陡然停住身形，雙脚一彈，倒退一丈多遠，已然看到倒臥草叢中的上官瑜，十名黃衣侍衞深知上官瑜武功絕世，不敢近前，一致拔劍環立，却是病秀才笑一聲，道：「堡主所料不差，算定他逃不出千里。」說着，自腰中緩緩抽出長劍，口中仍不停的得意，道：「上官瑜，上官瑜，可惜你父仇未報身先死，本人祇好割下你的人頭，回去覆命。」

病秀才移步上前，正舉劍劈下，突聞一縷勁風夾着雷鳴之聲自身後襲到，病秀才嚐過這雷音鏢的滋味，猛轉身仰臥，情勢急逼，祇好用劍揮去，祇聽「噹」然一聲，病秀才居然長劍脫手而飛，這勁道端的有雷霆萬鈞之勢，且雷鳴聲仍旋迴不絕，隨傳來兩聲慘呼，雷鳴聲亦由近而遠。

病秀才舉目望去，兩名黃衣侍衞已仆地不起，其中一名竟被長劍穿胸，那劍也正是他脫手而飛的長劍。

病秀才這一驚非同小可，祇見其餘八名黃衣侍衞個個目痴口呆，敢情在這一刹那之間，黃衣侍衞均已被人點了穴道，病秀才挺身而起，忽聽一聲蒼勁聲音喝斥道：「留下你的性命，還不與老夫快滾。」

病秀才連人影都沒有看見，那敢答話，正騰身而起，忽又聽他叫道：「回來！」病秀才立即停身。

蒼勁的聲音道：「拿去給你的主人交差。」

一團白影疾射，距病秀才不到一尺，突然力道消失墮地，竟是一個紙團，病秀才拾起，借着月光，祇見上書：「草字劍堡堡主葛長風，劍會之日，是你葬身之期。」最後署名却是劃着一粒圓珠。

等病秀才看完紙條，再抬頭一看，臥倒草叢中的上官瑜已失去踪跡，而八名黃衣侍衞均已清醒，猶如作了一場惡夢，病秀才領着八名黃衣侍衞走了。

湖邊，一條黑影挾着白影飛掠，不久，與另一黑影會合，白影易手，最先出現的黑影立即隱沒山叢中，那後出現的黑影略一停頓，突見湖畔又有一黑影疾奔而來，隨即身形陡然騰空拔起，越過林間樹梢，幾個起落，已到達一座十餘丈高的峻嶺之上，回頭一看，那湖畔黑影仍窮追不捨，越嶺而上，這兩條黑影，一前一後，不到一個更次的時間，已進入岳州城中。

夜盡，岳州城樓剛敲起四更，「滿園春」酒樓胡掌櫃臥室中，一燈如豆，床上臥着已昏厥的上官瑜，胡掌櫃換過夜行衣，近前略一探視，便將窗門推開，已見東方微現曙光，突見胡掌櫃對窗外道：「少莊主可以下來，天色將明，以免不便。」

果然，灰影一閃，自窗外探進一人，燈光下一看，竟是混進劍堡的少年宮玲。

宮玲愕然道：「前輩知道晚輩在這裏？」

胡掌櫃手撫花白鬍子笑道：「不但知道，並且看見少莊主在一刹間點了黃衣侍衞穴道，目睹少莊主神功絕世，老朽心內暗自爲老爺慶幸高興。」

宮玲沉吟了一陣，躬身一禮道：「慢來，慢來，剛才前輩雷音鏢手法，一招『歸去來兮』，分明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如今前輩再口稱少莊主，前輩究竟是何人？尚待明言！」

胡掌櫃爽然一笑道：「難怪少莊主認不得老朽，大概少莊主聽主母說過，翠湖山莊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管家，正是老朽。」

宮玲大愕，道：「你，你……你就是朱鵬飛，朱老前輩，你居然沒有死？」

胡掌櫃長嘆一聲，道：「唉，說來話長，老朽九死一生，十餘年來，隱姓埋名，翠湖山莊遭此浩劫，無時無刻不在打探主母和少莊

主等的下落，一直等到萬聖人告訴我，方知少莊主已出現江湖，老朽一時高興，幾乎忘了自己身份。」

朱鵬飛語氣激動，溢於言表，充份顯出忠貞親切之情，宮玲眼圈一紅，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內心無限感動地道：「有老前輩在，看來，我上官一家人爲先父復仇之事，並不孤立。」

朱鵬飛略一思忖，便道：「少莊主，快別稱我老前輩，客氣點，叫我老朱好啦，但爲了隱藏言行，還是稱我胡掌櫃較好。」

宮玲道：「前輩，這話不是如此說，聽家母常說，前輩也是江湖中響噹噹的人物，人稱『神劍客』，因與先父投緣，自願降格屈就，同隱翠湖山莊，怎麼說也是我們兄弟父執之輩，今後如何稱呼，在父仇未報之前，不妨權宜，但晚輩有一事至今未明，尚盼前輩賜告，即萬聖人言行愼秘，究是何種身份，而劍堡太上護法斷腿乞丐申昆，亦似乎並不與我爲敵，但這兩人均武功驚人，不知混入劍堡動機何在？」

朱鵬飛沉吟了好一陣子，才道：「據老朽所知，這兩人均是老爺生前好友，其眞正身份因受兩人之託，向少莊主說明，尚非其時，總之，一切問題必須等到八月十五，才可眞相大白。」

宮玲見老管家如此一說，亦不再問。方想起在床上的上官瑜，手足情深，宮玲忙上前探視，却見上官瑜仍臉色慘白，氣若游絲，傷口亦已包紮，宮玲問道：「這老賊不知使用何種武功，倒是厲害得很。」

朱鵬飛道：「他這武功就是我等不敢妄動的主要原因，端的惡毒無比，中人之後，過不了三個時刻，眞氣全消，武功全失，內臟破裂而亡。」

宮玲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我等……」

朱鵬飛揮手道：「不妨事，幸虧有九轉紫金丹可治，休養兩天，即可痊癒。」

宮玲又是一驚，道：「九轉紫金丹，聽家母說，祇有先父才有啊！」

朱鵬飛坦言笑道：「正是老爺之物，老朽身邊尚有一粒，想不到留到十五年後的今天却派上用場。」

兩人說着，天色已是大明，朱鵬飛囑宮玲天黑後再回劍堡，以免被人懷疑。

原來，在劍堡絕壁後山，萬聖人在湖中藏了一隻小舟，可以從山頂垂索而下，萬聖人目睹上官瑜受傷後，立即命宮玲馳援，幸喜遇上朱鵬飛中途搶救，方免於難。

其實，眞正救上官瑜的幕後英

雄另有其人，他乃是神秘莫測的斷腿乞丐申昆。

晚間，宮玲離開「滿園春」之前上官瑜氣息業已回轉，祇是仍在昏迷中，朱鵬飛稱：「今晚三更即可清醒，仍可準時參加劍會。」臨走時，宮玲似乎突然想起甚麼問題，道：「前輩昨天說的老賊所練武功，不知有何名稱。」

朱鵬飛忽然臉色凝重，道：「雷音指。」

宮玲不禁大驚，驚駭得闔不攏口。

朱鵬飛又道：「少莊主暫放寬心，這事自有安排，祇是尚有一事，在明日劍會中，必須對小犬手下留情。」

宮玲又是一愕，道：「他是誰？」

朱鵬飛道：「劍堡銀衣侍衛車北雄。」

宮玲「呃」了一聲，突然領悟，脚一蹬，疾閃而去。半途中，他暗忖：「我應該想到：『車』和『朱』原來同音。」

＊　＊　＊

中秋節的大清早，劍堡的侍衛們更加忙碌，半山廣場上早已排滿了坐椅，祇留下正中大約卅多丈方圓空地，這是劍會之場，場中一排兵器架上，放置百把長短不一的寶劍。

和十五年前劍會一樣，劍會仍是規定，凡是參加之人祇准帶劍，而武功的比試也僅限於劍，因此，儘管劍堡賓客如雲，却無一人佩帶其他兵器，即使是侍衛們也一律身佩長劍，形色較任何場面不同。

劍堡堡主葛長風打昨天中午開始，便關在自己秘室中，據病秀才向貴賓們稱：「堡主已閉關練功，要到今晚傍晚才能出關。」

這兩天以來，堡主千金葛曉鳳與她的貼身丫環紫娟閨樓深鎖未再出現。使人看來，劍堡的氣氛顯得有點神秘。

正午，用膳期間，後園書室中，老少二人竊竊私語，祇見宮玲低聲道：「昨晚回來，發覺一件可疑之事。」

萬聖人瞽目一翻，道：「你看見了甚麼？」

宮玲道：「晚輩剛一沿索攀登山頂，却見幾條人影自左山懸崖中，向正樓飛奔而逝。」

萬聖人淡淡一笑，道：「這也沒有甚麼，自你哥哥出現後，葛長風已提高警覺，也許是加强巡邏。」

宮玲道：「是啊，我也是如此的想，如果僅僅看到病秀才倒也無所謂，可惜又看到了一人。」

「誰？」

「葛長風。」

萬聖人一驚，葛長風不是閉關嗎？這事非同小可，午夜詭秘行爲，必有所謀。

不想宮玲又道：「這幾條黑影才消失不久，却又有兩條黑影出現。」

萬聖人又是眉頭一皺道：「又是何人呢？」

宮玲道：「葛曉鳳與紫娟。」

萬聖人感到迷惘，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他似乎在想甚麼。

宮玲繼續道：「您老注意到沒有？」

萬聖人道：「甚麼？」

宮玲道：「我發現那懸崖是山頂最高之處，形勢險要，懸崖底下，正是一個地方。」

萬聖人突然一笑道：「你小子眞會吊胃口，那地方你不說，我也知道，敢情正是劍會會場。」

宮玲笑道：「前輩猜對了，我在想，如果在懸崖安上炸藥，一旦爆發，即使武功再高的人，也難免一網打盡。」

萬聖人悚然一驚，這主意是惡毒絕倫，看來葛長風已作了最壞的打算。但光天化日之下，料想那絕崖已設防嚴密，要想查明，實非易事，萬聖人突然內心一動，道：「你說又看見葛曉鳳與紫娟？」

宮玲道：「是的，依晚輩看來，她倆一定知道這件陰謀。」

萬聖人點點頭道：「看來祇有從她倆身上着手了。」

宮玲道：「如何着手法？」

萬聖人笑道：「這還不簡單，她是你的妻子，妻從夫命，就是親如父母也沒有辦法。」

宮玲臉頰一紅，笑道：「你老別開玩笑了，這怎麼成？仇人之女，萬不可能，何況我……」

萬聖人搖手道：「不妨事，你儘管答應，並且……」隨後老少二人的聲音很低，根本聽不見。

正商談間，突然紅影一晃，香風撲鼻，祇聽得一聲嬌笑道：「萬老爺子，聲音再低，我可聽得見啊！」

老少二人大驚，以萬聖人的功力，不會連人走近室外毫無所覺，但也許正專心和宮玲談話，盡然被人乘隙而入。

然而，抬頭一看，兩人何止驚愕，更大感惶然，因爲來者竟是無惡不作的淫婦桃花仙子，如此重大的事被她聽去，後果不堪設想，祇是桃花仙子臉色一正，陰笑道：「好個瞽目聖人，好個文弱書生，竟是劍堡奸細。」

老少二人面面相覷，宮玲心頭似乎已生殺機，不料桃花仙子道：「慢來，我雖然不知你們是甚麼人，但存心與劍堡爲敵的是毫無疑問，好在我與葛長風非親非故，祇

要小哥答應我一件事，彼此不難商量，不然……」

桃花仙子說着，纖手一張，敢情手中扣着一把散花針，即使萬聖人也不敢輕舉妄動，祇好裝着若無其事地吃飯，但口中却道：「仙子有何要求，不妨明說。」

桃花仙子蕩笑一聲，向宮玲媚眼道：「小哥兒，這事要你決定啊，我心中事，你該知道吧！」

宮玲心中一動，故意帶羞地望着萬聖人道：「舅舅，這女人動機不善，我可碰不得。」

桃花仙子又是一陣蕩笑，萬聖人嘆了一口氣道：「人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孩子，仙子看中你，也許是你的造化，你就答應吧！」

宮玲顯得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低着頭向室外走去，桃花仙子得意地一笑，望着宮玲的身影，就在這一分神之時，突見桃花仙子悶哼一聲，口中立時噴出鮮血，隨即翻身倒在地上。祇見她右肩上深深地插着一支筷子，另一隻筷子却深入桃花仙子的右太陽穴中。

這眞是一刹那的工夫，萬聖人力道勁猛，認穴奇準，眞是火候到家，一生淫蕩的桃花仙子，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的下場。

萬聖人立即道：「快拿出她的化骨散，湮沒屍體，注意，選那隻小小白瓷瓶。」

宮玲一愣，心想：「這老兒眞有他的，連桃花仙子身邊的毒藥也如數家珍。」

料理完桃花仙子之後不久，宮玲受命離開書室，手中拿着一本書，逕向葛曉鳳的香閨而去。

夕陽西下，晚霞泛着紅光，一忽兒，夜幕低垂，劍堡燈光齊亮。一輪明月正沿着樹梢緩緩上升，祇有半山廣場中，在皎潔月光之下，披上一層銀衣，和環立四週的銀衣侍衛們互相輝映。

會場已擁滿來自各地的英雄豪傑，不久，自山上走下一批黃衣侍衛，走在前面的是葛曉鳳，身旁却不見了紫娟。

隨後便是改換身着紫衫的宮玲，他正牽着萬聖人下山。

緊接着，又是一批人馬自山上浩浩蕩蕩而下，爲首的正是劍堡堡主葛長風，神情肅穆，貌相威嚴，和他走在一起的是武當二老、斷腿乞丐、少林一弘禪師、青城旋風客奕奇，以及八名黃衣侍衛和病秀才趙晃。

賓主分別就座，葛長風用目環視一週，發現曾受指傷的少年上官瑜名正言順地投帖進堡，病秀才向他報告過，令他驚訝的是坐在少年身旁的一名幪面中年婦人。

葛長風料到這婦人是誰，但她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自己也不願曲意相認。

隨後，葛長風緩緩起立，向四週一拱手道：「各位英雄豪傑，劍堡劍會，已有十五年未曾舉行，想各位在十五年前曾聽過雷音一門慘遭浩劫，僅本人倖免於難，得留殘生，以圖重振雷音門昔日行俠江湖聲望，並尋找多年前暗害我雷音門下深仇大敵。」

葛長風停頓一下，全場鴉雀無聲，葛長風隨即道：「所幸十五年來，兩方面均有小成就，近悉我雷音門絕技雷音劍、雷音鏢雙雙在江湖出現，除雷音鏢尚有傳人外，雷音劍乃劍堡秘學，不致外傳，唯今日劍會，主要在印證切磋，即使是學會我雷音門下各種絕技，亦願相互領教。」葛長風朗語已盡，會場仍然寂靜無聲，隨後即以一種不易爲人發現的冷笑道：「本人現在宣佈，劍會開始！」

語聲剛落，忽見人羣中站起三名彪形大漢，一律青色勁裝，未帶任何兵器，走向會場正中，爲首一人道：「葛堡主可識我兄弟三人？」

葛長風眉頭一皺，道：「宇內英雄何止千萬，貴昆仲何人？尚盼說明，有何指教？」畢竟是一堡堡主，不卑不亢，風度可佳。

爲首大漢抱拳道：「敝下嚴龍，另兩人嚴虎、嚴雄，尚有二人，不幸被貴堡超脫人世，兄弟幾人人稱湖州五虎，想來堡主應該不會健忘吧！」

葛長風一愣，敢情這劍會一開頭，便來了三名尋仇之人，當場正嘩然間，葛長風起身拱手道：「恕在下眼拙，祇是貴昆仲二人之不幸，實係無影叟與桃花仙子出於誤會，此一誤會據報與劍堡無關，且無影叟與桃花仙子二人又不辭而別，如果貴昆仲不計較，在下當面道歉就是。」

祇見嚴龍一聲悽然長笑，道：「堡主說得輕鬆，人命關天，怎能一概不究，我等雖明知不敵劍堡，但江湖首重義氣，此事尚盼堡主作個了斷。」

湖州五虎在江湖的名氣也不小，嚴龍這段話義正詞嚴，全場英雄不禁暗暗點頭。

葛長風知此事無法善了，慍然道：「嚴兄如此一說，倒是有心與葛某爲難了，依閣下之見，應如何了斷法？」

嚴龍道：「劍下見高低，償還兩條人命。」

葛長風道：「好，劍會本以互相切磋爲目的，貴昆仲既是有爲而來，穆統領何在？」

藍衣侍衛統領穆南生立即應聲走進會場，葛長風道：「指派護衛三人，會會湖州三虎兄弟，但非不得已，不可傷人。」

穆南生應了一聲「是！」向嚴龍陰笑一陣，立即挑選三名藍衣侍衛走進場中。

劍堡侍衛個個都是訓練有素的高手，湖州三虎也不敢輕視他們，立即分別自兵器架上取了長劍，與三名侍衛對立，一對一擺式。

三名侍衛點頭道了聲：「小心了！」立即同時欺身，劍攻三虎中盤，三虎長劍一沉，格住來劍，祇聽雙方兵器互撞之聲，六條身影愈戰愈快，大約十幾個回合，忽見人影一分，三虎肩頭分別掛彩，三名侍衛中，兩名手腕受傷，一人倒地不起，血流當場。

勝負已見，雙方亦已收劍，誰知穆南生大叫一聲：「你們二人閃開，讓穆某見識見識。」

穆南生走至當場，長劍當胸平舉，道了聲：「貴昆仲注意了。」

三虎驚愕間，突見穆南生舉劍之勢，立時大爲震怒，心想：「合三人之力，打發你這統領也好。」

三人立即急步將穆南生圍在當中，忽聞一絲絲輕微雷鳴之聲。

嚴龍向二人道：「這是雷音劍。」

穆南生獰笑道：「賢昆仲倒是識貨。」說着，穆南生身形一晃，長劍直攻嚴龍下盤，然後回身一旋，但聽噹噹之聲，湖州三虎分別倒退三四步，才拿樁站穩。

但穆南生一招得手，不肯放鬆，等嚴龍剛站定，長劍已到面門，嚴龍慌忙舉劍一格，且斜劍柄順下，祇聽「哎喲」一聲，穆南生的長劍已貫穿嚴龍前胸，嚴虎、嚴雄二人一看大吼一聲：「我與你拚了！」分左右欺近，去勢甚猛。

穆南生等劍將遞到，猛然吸氣騰身，二虎招式用老，無法收住，祇聽兩聲悶哼，兄弟二人居然互相殘殺，當場倒地。

湖州三虎大仇未報已先倒在血泊之中，穆南生却發出陣陣獰笑，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而葛長風居然表露得意的神色，爲此，竟激怒一名大俠，青城旋風客奕奇。

奕奇長衫一脫，走出會場和顏道：「穆統領果名不虛傳，奕某願領教一二。」

這是一位貴賓，穆南生倒是一愕，既在當場，自無退縮之理，況剛才一幕，穆南生驕氣仍未收斂，因此抱拳冷然道：「大俠賜教，尚請手下留情。」

就憑這句話，旋風客奕奇果然保留了一手，不再答話，長劍呼然出鞘。

穆南生未等奕奇擺出姿式，即趁機欺出追襲，劍風到處，人影交錯，旋風客奕奇已轉去穆南生身後，當眞如旋風一般，穆南生猛然發覺腦後生風，並立即向前飛掠七尺，身形尚未站穩，勁風又至。

穆南生一着失去先機，想返回也不能，況旋風客劍招之快，身形之速，已非常人可比，見勁風襲到，只好猛然返身舉劍一封，誰知人影過處，未聞劍擊之聲，但覺腕間一麻，穆南生長劍差點墮地。

忽聞旋風客自身後道：「承讓承讓！」

除了一流高手，誰也不知穆南生怎麼輸的，此時，葛長風笑道：「奕兄快劍，果如旋風，眞是名不虛傳，車統領不妨領教幾招。」

車北雄原站在葛長風身旁，聞言立即走進會場，奕奇舉目望去，月光下銀衣映輝，只覺這名統領氣宇不凡，年少持重，未拔劍前，已先施禮道：「晚輩不才，尚請前輩不吝賜教！」

旋風客奕奇看來很年輕，事實上已年逾四十，也是一表非凡，立即還禮道：「賢侄免禮，你我點到爲止！」

車北雄應了聲：「請！」已緩緩抽出長劍，仍擺出雷音劍架式，想來不肯先出手，因此，輕聲道了一聲：「前輩，恕小侄放肆了！」

於是，立即晃身向前，劍指面門，速度甚快，旋風客一驚，這統領比穆南生武功高出許多了。

行家出手，內心已有分寸，旋風客不敢怠慢，等劍已到，隨即旋身橫飄三尺，不料車北雄這一劍是虛招，旋風客身才動，劍已收回一半，劍身斜刺，再向旋風客腰脅襲來，旋風客不再退讓，舉劍半封，但聽「噹郎」一聲，車北雄倒退三步，很顯然車北雄內力方面略遜一籌，却聽得旋風客道：「好劍法，這一招似乎並非雷音劍的招式。」

車北雄躬身道：「前輩見聞廣博，所言不差！」

旋風客奕奇道：「好！賢侄留神，接我一招。」

隨即身形移動，如旋風般繞着車北雄飛馳，但却未見遞招，誰都知道這正是旋風客奕奇賴以成名的旋風劍。

果然，速度越來越快，幾乎前後左右都是人影，突見劍光一閃，銀影錯身向前，只聞「嗆郎」一聲，兩條人影立分，均持劍而立，旋風客奕奇朗笑道：「高明，高明，賢侄能接這一劍，已可躋身一流高手了。」

車北雄似乎仍喘氣道：「前輩過獎！」

旋風客奕奇歸劍入鞘，這場比試雖無勝負，但功力火候，車北雄尚棋差一着，而旋風客話說後，業已離開會場，車北雄亦正想收劍，不想葛長風叫道：「車統領過來！」

車北雄略一猶豫，便將劍歸入鞘中，昂步走近葛長風，躬身道

：「堡主，有何吩咐？」

葛長風雙眼一張，神光暴射道：「你是朱鵬飛的甚麼人？」

車北雄恭應道：「那是家父！」

葛長風猛然一愕，道：「他沒有死？」

車北雄道：「雖已年邁，但尚健在人世。」

「現在何處？」

「屬下不知。」

葛長風氣極，長袍無風自動，喃喃道：「好！你們都來了！」

突然，他看到場中正站着一名白色身影，恰如冰霜，像一具石膏像似地持劍斜垂而立，只見他朗聲道：「上官瑜請劍堡黃衣侍衞統領趙晃出場。」

葛長風手一揮，車北雄閃過一旁，病秀才趙晃幽靈般進入場中，相距不到五尺，停身陰陰地笑道：「閣下命很長，這次包管你活不了！」

上官瑜冷冷的道：「是嗎，憑你也配？」

上官瑜一出至場中，在場羣俠也立即引起了一陣騷動，兩天之前，各人已見過他的膽識和武功，和病秀才趙晃雖未正式交過手，但大家心裡一致看法，這兩人勢必棋逢敵手，現在上官瑜公然指名叫陣，看來有一場精彩比試。

病秀才趙晃一聲不響，拔出長劍，兩人相對而立，雙方目不斜視，很顯然誰也不敢輕視對方。

上官瑜長劍寒光閃耀，雷鳴聲越來越响了，劍身斜垂抖戰，病秀才長劍亦發出雷鳴之聲，這兩種鳴聲交合，激蕩着夜空，震動心弦，令人惶惶不安。

突然，雙方身形乍合，只聞一陣金鐵互擊之聲，病秀才趙晃長劍折斷，半截劍飛上半空。一團黑影抛出一丈多遠，上官瑜屹立當場，一臉煞氣，長劍下垂，殷紅血漬不停地注流，站在上官瑜前的病秀才像一具殭屍，却沒有了腦袋。

這電光火石的一擊，並不如人們想像中地糾纏搏鬥，也就在病秀才首級搬家的一刹那，一條黑影夾着閃閃劍光的勁風，向上官瑜身後疾射而至，突然，半空中响起一陣輕微的雷鳴聲，一點急速小影，迎着黑影面門飛去。

那黑影剛剛奔到上官瑜身後不到半尺，突然一聲慘叫，黑影面門嵌入一粒紫珠，緊接着，紫衣一閃，場中多出了一個少年宮玲，黑影隨即翻栽倒地，大家清晰地看到這偷襲上官瑜的黑影，正是藍衣侍衞統領穆南生。

這都是一刹那間的事，病秀才身首異處，穆南生的暗中偷襲，宮玲的飛鏢脫手，以及閃身進入會場，再有，便是葛長風的呆然失色。

這時，場中併立着一白一紫，月色下份外鮮明，葛長風猛然驚醒，狠聲指着場中二人道：「你是上官瑜，你是……」

宮玲一抬頭，傲然道：「上官玲。」

葛長風突然獰笑道：「也好，藍婉娘也可以站出來了！」

忽聽一聲嬌脆的笑道：「難得師伯還認得我。」

各人循聲望去，蒙面中年婦人緩緩揭開了面紗，露出一張清秀面龐。

只聽得另一厲聲道：「翠湖山莊的管家，神劍客朱鵬飛，大概也沒有忘記吧！」

舉目望去，人羣人走出一名高大身影，與女俠藍婉娘一同進入場中。

葛長風突然發出一聲凄厲的長笑，所有在場侍衞一律長劍出鞘，却聽得葛長風冷笑道：「車北雄，你也站過去，待老夫一同打發你們。」

車北雄剛一提步，忽聽一聲嬌叱：「別忘了，還有劍堡的千金小姐呢！」紅影一晃，葛曉鳳亦走進會場。

葛長風心頭一凜，只氣得牙根作响，狠狠地指着女兒叫道：「妳，妳……」說着臉上肌肉陣陣抽搐，然後，神情一怔，脫下外袍，向場中走來，就在此時，一聲蒼勁而洪亮的聲音說道：「你不必對孩子們動手了。」

葛長風全身如受雷擊，循聲望去，却見劍堡太上護法斷腿乞丐申昆，站在申昆身傍的竟是瞽目萬聖人，說來也奇怪，瞎子的眼睛也發出神光，葛長風大愕，指着萬聖人道：「你是何人？」

萬聖人冷笑道：「你不認識我了，總該認識我隨身之物。」萬聖人隨即自長灰袍裡掏出一柄長劍，和上官瑜身佩完全相同，葛長風立時大驚失色，半晌才沉聲道：「你們自信能勝過我麼？」

斷腿乞丐笑一聲道：「合兩人之力，武功縱使不能取勝，公理自在人心！」

這一陣子誰也沒法插嘴，不但在場衆人如墮五里霧中，連武當二老、一弘禪師，亦大感茫然，只好靜觀事態發展。

葛長風此時已陷於孤立，除了內心陣陣驚駭外，現在，一旦斷腿乞丐與萬聖人出面，反而心情平靜了下來，因此，冷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你們準備……」

斷腿乞丐不再說甚麼，自上官瑜的手中取過長劍，與萬聖人拔劍而立，奇怪，萬聖人的劍像一條黑木棍，劍身一亮，武當二老、一弘

禪師、旋風客奕奇，同時抽了一口冷氣，差點驚叫出聲。

葛長風仍然卓立場中，只見他雙手半胸交叉，冷目凝視衆人，斷腿乞丐申昆和萬聖人亦氣運百穴，全神貫注。

倏然，葛長風雙掌當胸推出，看似緩慢，但一股熱氣夾着罡氣綿綿而至，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長袍飄然如飛，兩人却未硬接，彼此一點頭，讓過掌風，分向葛長風兩側襲進。

葛長風亦深知厲害，長劍尚未近身，即前飄五尺，旋即撲入劍影之中。

這眞是一場震驚武林的惡鬥。更令人驚愕的是响聲不絕的雷鳴之聲震耳欲聾，即使是武當二老等，亦不禁爲雷鳴聲震得心弦浮動，三條人影簡直是分不出誰是誰來。

葛長風的武功堪稱已達化境，憑一雙肉掌與兩名在武林登峯造極的高手相搏，居然戰至兩個更次，雙方還是不分上下。

忽然，葛長風右臂高擧，向空一圈，曲指輕彈，一縷勁風既猛且急，向二人襲到，只見二人身體一併，抖出朵朵劍花，封住指風，「噹」然一聲，二人雙劍幾乎脫手，却聽一聲悶哼，葛長風踉蹌倒退了十餘步，終於摔倒在地。

原來葛長風竟被自己的指風迫震之力所傷，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雙雙閃出，撲到葛長風倒臥之處，只見葛長風胸口一絲傷痕，正冒出鮮紅的血。

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的表情嚴肅中帶點凄然的神色，相互對望了一眼，却見葛長風氣若游絲地緩緩睜開雙眼，道：「你們使的是甚麼招式，居然將雷音指化解。」

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道：「春風化雨。」

葛長風斷斷續續道：「噯，我爲甚麼沒想到……我爲甚麼沒想到……」葛長風頭一偏，闔上眼簾，嘴皮輕動却說不出聲音，就此瞑目長逝。

此時，突有黃衣侍衞向懸崖垂下的吊索奔去，身形剛動，上官玲雷音鏢已出手，侍衞慘叫一聲倒地，却見一團紅影，自崖麓疾馳而到，定睛一看，竟是使女紫娟。

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仍站在葛長風屍體旁邊，武當二老天眞子近前稽首道：「不想二位大難不死，此乃天意，何不將他醜惡眞面目公諸武林？」

斷腿乞丐申昆與萬聖人沒有答話，雙雙伸手往臉上一摸，已恢復本來面目，却見天眞子俯下身自葛長風臉上拉下一層人皮面目，只聽羣俠呼叫道：「雷音掌倪成！」

但，比衆人更驚愕的是上官瑜、上官玲和葛曉鳳。

只聽得藍婉娘指着斷腿乞丐道：「別發呆了，還不拜見父親。」接着又指萬聖人道：「師伯，你也該認女兒了。」

三人立時淚如泉湧，盈盈拜倒，忽聽上官玲嬌聲喜泣道：「女兒叩見爹爹。」

葛曉鳳正跪在地上，猛然一驚，杏眼圓睜，道：「妳……妳……」

上官玲嫣然笑道：「別急啊，鳳妹，師伯早決定了，我哥哥比我漂亮呀！」

紫娟調侃地插上一句：「那麼，妳呢？」

這一句話問得上官玲臉上一紅，情不自禁地向車北雄瞟了一眼，羞答答地對紫娟道：「我嗎？嫁給妳好啦？」

此話一出，引得全場哄笑，上官玲一蹬脚，扭頭向山上奔去。後面跟着一團銀影，刹那間雙雙消失在夜幕之中……

（全文完）

上文提要：唐大石被不苦和尚網住，三人坐着馬車到達紫石鎭。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已到紫石鎭，他居然爲了一個女人——雁妃，從東北千里迢迢到此與老和尚決戰……彭怒在卓蓋天的眼中距離「大將」兩個字還很遙遠，此刻他跟在卓蓋天身後往紫石鎭外南方疾馳，他帶引彭怒到了一座恬靜小湖邊，湖邊帳篷傳來各種牲畜的叫聲……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機心鬥盤算有各　資酒付劍寶賣賤

守財奴老闆睏倦了，寧願在櫃台間打瞌睡。

他習以爲常，並無覺得不妥。

但這一晚，他忙個不亦樂乎。

那是因爲酒家之內，一直都擠滿了顧客。

全都是江湖豪客。

風雪人是來買酒的。

但他手裡也捧着一罎酒。

守財奴老闆瞧着他：「你已有一罎上好佳釀，何以還要跑到小店買酒?」

風雪人道：「你不想在下買貴寶號的酒嗎?」

守財奴老闆忙道：「這個自然不是。」

他立刻緊閉上嘴巴，唯恐錯失了這一樁買賣。

正當守財奴老闆親自打酒之際，一個腰纏金帶，長相威武的青年武士，神態傲慢地走到風雪人面前。

他盯着風雪人腰間的佩刀。

風雪人沒理睬他，彷彿眼前根本沒有這個武士的存在。

「喂，你懂刀法嗎?」青年武士面帶嘲諷之色。

「不懂。」風雪人乾淨俐落地回答。

青年武士冷冷一笑：「既然不懂刀法，何以腰懸佩刀，不怕教人笑話嗎?」

「敢請問一句，賣豬肉的肉販子，是否懂得豬叫是甚麼意思?」

「哦?如此說來，你是個賣刀的販子?」

「不錯。」

「唔，既然如此，我要買你這一把刀！」青年武士冷冷一笑，隨即摸出一錠白銀，重重拍在一張堅實的木桌上。

風雪人把白銀拈在手中，片刻之後又把這一錠銀子放回桌上。

「十兩?」

「不錯，已很足夠換取你這一把刀了吧?」

「不夠！」風雪人搖頭。

「嘿嘿！你敢開天殺價嗎?」

「縱使開天殺價，對一個販子而言，也是天經地義之事！」

「說得好！唯利是圖的生意人，個個都是獅子開大口的。」

「我不是獅子。」

「是豺狼?」

「更不是，對我而言，獅子的口已嫌太細小，豺狼之口，又算得上甚麼?」

青年武士的眼色變了。

他沉聲道：「你認爲自己算是甚麼東西?」

「也許是一條魚。」

「是鯉魚嗎?」青年武士倏地大笑。

他一笑，酒家裡其餘的酒客也

紛紛大笑起來。

風雪人也在笑。

他甚至笑得比其他人還更起勁。

但他忽然不笑了。

他說：「我是鯨魚！」

「鯨魚?」

「你大概還沒見過鯨魚吧?」

青年武士「哼」一聲，沒答腔。

他的確沒見過鯨魚，他不知道鯨魚生長在甚麼地方。

更不曉得鯨魚有多大。

風雪人却不然。

他曾在北方海濱見過鯨魚，甚至曾經騎在一條巨鯨背上，在海上遨遊了大半天。

那是令人難以相信的經歷。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是眞事。

風雪人在北方大海之間，和一條巨鯨成爲好朋友！

浩瀚的大海。

海面有冰山。

冰山與冰山之間，有如大地上的湖泊，水在流，風在怒號。

巨鯨。

風雪人。

就在這冰冷海水間嬉戲、穿插，甚至像是正在舞蹈！

巨鯨的口有多大?

這青年武士當然不知道。

也正因爲他不曾見識過，所以他認爲風雪人只不過是在吹牛！

＊　＊　＊

「十兩！賣不賣?」

「祇差一點點就可以交易了。」

「祇差一點點?」

「嗯……」

「究竟還差多少?」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兩！恰好湊足十萬兩！」

「甚麼?」

「祇要付夠十萬兩銀子，這把刀立刻雙手奉上！」風雪人似是很禮貌，很恭敬地說。

青年武士「哇」的大叫起來。

他連肺都險些給風雪人氣爆了！

「十萬兩?你這個雜……」

但他罵人的話祇是說出了一個「雜」字，一把刀已閃電般抵在他的咽喉上。

青年武士呆住。

完全呆住，就像是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忽然變成了一具石像。

好快的刀法！

但這是刀法嗎?

不！

這不是刀法！這是妖法！

天下間豈有如此快的一刀?

＊　＊　＊

青年武士不敢逞强了。

無論這是刀法也好，是妖法也好，這一刀已嚇破了他的膽。

風雪人若要取他性命，他就算有三百顆腦袋，也會統統給砍掉下來。

「朋友，看清楚了沒有?這是一把稀世奇珍的寶刀！」

「看……看清楚了……」

「它值多少?」

「十……十……」

「十兩銀子?」

「不！是十萬兩！」

「十萬兩?你看清楚了沒有?眞的值得十萬兩嗎?」風雪人叱問。

「值得！值得！別說是十萬兩，就算是一百萬兩……也是值得的！」

「放屁！」

「兄台……」

「這一句更是屁話！像你這種沒骨頭的東西，怎配跟我稱兄道弟?」

「是……是的……」

「這把刀，你買不買?」

「小弟……不……我……我怎買得起?」

「要是我願意減價平沽，那又怎樣?」

「減價?」

「這又有甚麼稀奇了?遇上了闊綽的豪客，自然是大刀闊斧砍將下去，但遇上了你這種寒酸得教人噴飯的東西，當然祇好把價錢大幅削減，但求交易成功了！」

「但是……」

「但是甚麼?十兩銀你買不買?」

「甚麼?十……十兩?」青年武士苦笑起來，「大俠不要找我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一口價錢，鐵價不二，十兩銀，這把刀你買不買?」

「大俠，你是認眞的?」

「我不是大俠，但我是認眞的！」

「要是眞的……」

「本來就是眞的，你買不買?」

「買！買！」

「好！這十兩銀，我用來付酒賬，而這一把刀，便是你的！」

＊　＊　＊

就是這樣，風雪人把佩刀賣了。

賣了十兩，用來付酒賬。

他沒有錢付酒賬嗎?

不！絕不！雖然他身上的錢財並不多，但用來支付酒賬，絕對不成問題。

他本來有好幾千兩……

但在前往紫石鎭途中，都已花掉。

他是怎樣花掉幾千兩的?

答案太簡單了，那是因爲途中他遇上了一些窮人……

這一些窮人，三五十戶的……二三百戶的……成千戶的都有……

官稅苛刻，土豪劣紳爲非作歹，搜刮民脂民膏……天下百姓，又怎能不窮？

怎能不苦？

不苦。

不苦大師苦不苦？

他是個老和尚，法號不苦，但也許他是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在世俗人眼中，他是個瘋瘋癲癲的老和尚。

在高人眼中，他同樣是個瘋瘋癲癲的老和尚。

瘋瘋癲癲就是瘋瘋癲癲，無論是甚麼人看，結果都是一樣的。

但在眞正高人眼中，瘋瘋癲癲是有很多種的。

不苦大師的瘋瘋癲癲，也許是世間上極罕見的一種瘋瘋癲癲。

這算不算是大智若愚？

却又似乎不是。

因爲不苦並不像個聰明的和尚。

他不但不聰明，簡直就是笨得出奇，笨得令人噴飯！

連風雪人都認爲他太笨。

爲了一碗粗淡無味第八流的齋菜，這老僧居然花費珍貴的功力，讓這碗齋菜不斷的在冒烟！

這是笨人笨事。

眞是笨得無出其右！

眞是笨得無以復加！

但風雪人又如何？

他那一把刀，眞的祇值十兩銀子嗎？

* * *

青年武士「買」下了風雪人的刀！

他是莫名其妙地「買」了這把刀的。

但他是誰？

風雪人離開酒家後，青年武士猶有餘悸地帶着這把刀，來到了酒家的廚房。

廚房是燒菜的地方。

但此際，廚房裏沒有廚子，祇有一個錦袍人。

這錦袍人絕不是普通人，正如他身上的衣物，每一件都絕不尋常。

這樣的人，若不是達官貴人，便是百萬鉅富……

但這人却原來是個江湖人物。

「小何，你幹得很好！」

「回稟副堂主，屬下甚麼也沒做過，祇是依照副堂主之命行事。」

「這已很足夠。」

「多謝副堂主誇獎。」

「你可知道他是誰？」

「屬下不曉得。」

「他叫風雪人，是個浪子。」

「風雪人？」

「不錯，他的年紀，和你差不多，但此人閱歷之廣，武功之高，恐怕遠非你所能想像的萬分之一。」

「不……不錯……」

「你可知道，他爲甚麼十兩銀把刀賣給你？」

「屬下愚昧，不明所以。」

「他嫌棄這一把刀！」

「爲甚麼？」

「這是很難說得淸楚的，每個人的思想都不一樣，他心中所想的事，我也許猜得八八九九，也許相去甚遠。」

「這……這也沒有甚麼奇怪……」

「但他拔刀指向你咽喉，那一刀，你可知道有多快？」

「看來……就像是施展妖法！」

「妖法也及不上這一刀那麼厲害！」

「屬下完全同意……但要是由副堂主跟他比劃，他必敗無疑！」

「小何，你對本堂主眞的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副堂主武功蓋世，縱使是卓總堂主，也不是你的敵手！」

「哈哈！你越來越懂得討人歡喜了。」

「祇要假以時日，副堂主定必可以……」

「這裏不是可以隨便說話的地方！」

「屬下明白！祇是忍不住心中敬佩之情，不吐不快而已……」

「要對付風雪人，此刻還不是時候，再說，咱們目前根本毋須對付他！」

「不錯……最好就是隔岸觀火！」

「小何，你很聰明，祇要忠心於我，將來定必大有前程！」

「多謝副堂主提攜！」

「哈哈……哈哈……」

* * *

「副堂主」和「小何」離開廚房後，不久又有兩人進入這廚房內。

其中一人，正是這間酒家的守財奴老闆。

而另一人，却是個老尼姑。

恬閒師太。

「財奴，你瞧怎樣？」

「瞧不出端倪！」

「裝傻！」

「老師太，要對付地寇堂，並不是容易之事。」

「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固然是一號難纏人物，而這位副堂主，嘿嘿……」

「老師太，這位副堂主又怎樣了？」

「財奴，你可知道他是誰？」

「他是個男人！」

「廢話！」

「說廢話總比連半句話都不說好一點點！」

「又是第二句廢話！難怪你可以在這間破店裏獃上二十年！」

「所謂人各有志，正如老師太，妳不也是在水月庵獃了幾十年嗎？」

「貧尼雖然出家，但却志在四方，每年獃在水月庵的日子，恐怕還不足三個月！」

「其餘時間又怎樣過了？」

「四海爲家，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說的蠻動聽嘛！」

「要不是貧尼到處走動，也不會結識你這個守財奴老闆！」

「這是老師太的福氣……也是俺更大的福氣！」

「少廢話！那個副堂主，姓單名開山，外號人稱『普通生』！」

「『普通生』單開山？但瞧他這一身衣飾，却是一點也不普通。」

「今天是例外的一天。」

「却是何故？」

「單開山今天納妾嘛！」

「妳怎知道？」

「貧尼雖然是出家人，但在江湖上耳目衆多，又有甚麼消息能瞞得過貧尼的耳朵？」

守財奴老闆道：「師太說的甚是！」

恬閒師太道：「你既是『九同盟』的一份子，就該對本盟的敵人多多注意，否則如何能成大事？」

「師太敎訓的甚是！」

「老是嬉皮笑臉，不正經！」

「老是一本正經，也不見得就能成大事！」

「總是有得你說的！哼……」

* * *

這一晚，紫石鎭內暗湧不息，各路英雄人物各出奇謀，也各有各的打算。

長街上，馬車依然停放着。

風雪人帶來了一罎「可以喝的酒」，不苦大師立時爲之精神大振。

「這是甚麼酒？」

「無毒的酒。」

「老衲不是這個意思……」

「反正是酒，管它是狀元紅也好，竹葉青也好，何必老是問這一罎酒請問：『你貴姓？』」

「哈哈！說得好！」

「說得好不如睡得好，此刻已是夜深時候，再不睡覺，明天何來精神跟地寇堂拚命？」

「這是老衲的事，你不必擔心。」

風雪人大搖其頭：「大師此言差矣！」

「此話怎講？」

「倘若大師與地寇堂之爭，祇是大師個人之事，那麼，大師是勝是敗，是死是活，的確不勞旁人擔心，然而，眼下江湖大勢，非比尋常，要是大師敗得不明不白，敗得一塌糊塗，恐怕將來受牽連的，將會有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試想一想……」

「阿彌陀佛，好大條道理，老衲佩服！佩服之極！」

「佩服是不必了，還望大師縱使要喝酒，務須淺嚐而止，切莫醉得天昏地暗，不省人事，以致歹人有可乘之機！」

「老衲明白！」

「眞的明白？」

「絕對明白！」

「當眞？」

「當眞！」

「果然？」

「果然！」

「很好！很好！不愧是五台山勝音寺的方丈！不愧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不苦大師！」

「哈哈……」

* * *

不苦大師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不苦大師。

風雪人也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風雪人。

兩個獨一無二的人，輪流抱着一罎香味四溢的烈酒。

你喝一口，我喝兩口。

於是，下一次的你，喝足三大口才依依不捨地把酒罎遞給對方。

風雪人不錯是把話講得很淸楚了，但說的說，聽的聽，到後來……

不苦大師還是醉了。

不是裝醉，而是眞的醉了。

不是略有醉意，而是酩酊大醉！

風雪人當然也有醉意，幸好他畢竟年輕，而且酒量也的確不錯……

他祇是頗有醉意，並沒有像不苦大師一樣醉得天昏地暗。

天快亮了。

酒罎已空。

但他還有另一罎酒。

一罎來自海尋島的佳釀！

這是絕不簡單，其重要性甚至足以影響大半邊武林的一罎酒！

風雪人眞的還很想喝。

他並不是無酒不歡、酒癮極深的酒徒，祇是這一晚，他喝得興致甚佳，所以還想繼續。

當然，他可以到守財奴老闆那裏再買一罎的，但他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雖然很想喝，但却不想醉。

不苦大師已醉了。

他不能再醉。

對於酒徒來說，醉又何妨？

但這一天，形勢非比尋常，不苦大師既然醉了，風雪人就得肩負起面對地寇堂的責任。

這是一件大事。

足以影響大半邊武林的大事。

他必須小心應付，絕對不容有失！

* * *

天亮了。

長街上，行人早已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馬車仍然停放在街上。

拉車的馬很鎮定，雖然附近出現了不少人，但這兩匹馬似是不爲所動。

唐大石不知所踪，老和尚躺在車廂內醉得不知人間何世，呼呼大睡。

好一個痲煩的老和尚。

風雪人像是車把式般斜斜挨躺在馬車上，雖然不少途人向他指指點點，他也是像那兩匹馬一般，完全不爲所動。

直至赫連滾刀的出現。

* * *

赫連滾刀，並不是地寇堂的人。

他甚至是地寇堂的對頭人。

據說，此人跟卓蓋天有點過節，他早在五六年前就已揚言，說遲早總有一天會砍翻卓總堂主這個卑鄙小人。

卓蓋天做過甚麼事，使赫連滾刀對他如此敵視？

江湖傳聞，消息滿天飛。

有人說，卓蓋天强姦了赫連滾刀的未婚妻。

赫連滾刀的未婚妻，是天仙化人，絕色美女乎？

非也！

絕非也！

赫連滾刀的未婚妻，鼻大、臉醜、聲音有如驢叫一般難聽。

有人說，卓蓋天搶走赫連滾刀的一本練武秘笈。

可是，這也祇是傳言。

絕對不可相信。

卓蓋天有甚麼地方得罪了赫連滾刀？

沒有人知道眞相。

祇有赫連滾刀心中有數。

* * *

赫連滾刀，身高八尺，用雙刀。

左手三十一斤。

右手刀二十八斤半。

很沉重的刀。

很厲害的一個武夫。

他用刀尖指着風雪人，吼叫道：「你是誰？快給俺滾下來！」

風雪人瞄了他一眼：「不要用刀在我面前晃來晃去！你的刀並不好看！」

赫連滾刀冷笑一聲：「這是殺人利器，但求管用，好看不好看都是一樣的。」

風雪人搖搖頭：「你錯了，你根本不懂得刀，就像是一個自命風流的男人，却完全不懂得女人一樣的可憐！」

「放屁！」

「把你的刀亮出來！」

「我的刀？很湊巧，在你這個渾人出現之前，已被我扔掉。」

「你的刀太差勁，所以把它丟掉？」

「不錯，那是一把非常差的劣刀，但却比你手裏的兩塊廢鐵好一百倍！」

「他媽的，你可知道這一對刀是誰鑄造的？」

「閣下左手的刀，鑄刀人是金千丈，山東濟南府人氏，却在海南島鑄鐵打造兵器，此刀名曰『嘯天』，至於閣下右手的刀，鑄刀人是河南魯五，人稱鐵手，他爲了鑄造此刀，八晝八夜不眠不休，可算勞心費力，因此刀名曰『費神』！」

赫連滾刀怔住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青年人，居然對自己手上的一對刀的底細，瞭如指掌！

「你到底是誰？怎會這樣清楚？」

「我是個游手好閒的人。」

「游手好閒的人？」

「不錯，正因爲游手好閒，因此喜歡多管閒事，既然多管閒事，對別人的事，往往會很清楚，老兄，你明白了嗎？」

赫連滾刀却在搖頭。

「不！俺完全不明白！」

「你叫赫連滾刀，是卓蓋天的好朋友！」

「胡說！」

「不，好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的，對不？」風雪人淡然一笑。

赫連滾刀又傻住了。

「俺和卓蓋天的恩怨，你是外人，又懂得多少？」赫連滾刀悻悻然地說道：「快滾下馬車，不要阻擋俺！」

「我在這裏打瞌睡，又有甚麼地方阻碍閣下了？」風雪人淡淡一笑。

「俺要幹掉那個老和尚！」

「甚麼老和尚？」

「不苦大師！」

「不苦大師跟閣下又有甚麼仇怨了？」風雪人奇道。

「這老和尚跟俺無怨無仇，但却是卓蓋天很想幹掉的大仇人！」

「這就更奇怪了，卓蓋天的仇人，又何須勞煩閣下插手多管閒事？」

「俺可不像你那樣喜歡多管閒事，俺要幹掉老和尚，是要斷了卓蓋天的路！」

「斷了卓蓋天的路？」風雪人笑笑，「那是甚麼路？」

「嘿嘿，我總算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你跟卓總堂主有隙嫌，却又不敢親自找他算賬，於是，祇好把這一口鳥氣算在不苦大師的頭上！」

「哼！是又怎樣？」

「這並不是如意算盤。」

「是不是如意算盤，那是俺的事，你快滾，否則……」

「否則便要對我不客氣？」

「正是！」

「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你手裏的刀，比我棄掉的刀還更差劣，倘若閣下要憑這一對刀找我的痲煩，祇怕會吃不了兜着走。」

「混帳！」

「你若不相信，不妨一試！」

「這是你自尋死路，怪不得俺！」

「像你這種人，自是見怪不怪！」

「哼！」

赫連滾刀是不信邪的莽漢，而且他對自己的刀法深具信心！

赫連滾刀出刀了！

他的雙刀，有二十年造詣，功力絕不等閒。

風雪人却嘆了口氣。

「太慢！」

慢？

赫連滾刀的刀法太慢？

不但赫連滾刀絕不相信，就連湊熱鬧的旁觀者，也是大大不以爲然。

赫連滾刀的雙刀雖然沉重，但他膂力驚人，大可舉重若輕。

以沉重的刀，使出快捷的刀，其威力自然是十分厲害的。

颯！颯！颯！

左三刀！

颯！颯！颯！

右也三刀！

左三刀快！右三刀更快！一連六刀，刀刀砍向風雪人必死要害之處！

風雪人似是紋風不動！

他眞的全然不動嗎？

當然不是。

他若眞的全然不動，早已給兩把沉重的刀劈開八九段，變成一團肉醬。

他是閃得太快。

既閃得快，回復到原來位置的時候更快！

竟快得令人看不見。

他雖閃避了又閃避，但一般人竟覺得他似是全然未曾閃避過一樣！

這是不可思議的閃避！

赫連滾刀傻住了。

他從來沒遇上過如此這般的怪人！

風雪人之所以怪，那是因爲他的身法太快，快得怪異，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赫連滾刀不信邪！

他不相信憑自己的刀法，竟然對付不了這個青年人！

他狠勁大發，刀法更是威猛絕倫！

一刀！兩刀！三刀！

七七四十九刀！

九九八十一刀！

連環一百零八刀！

在極短暫時間之內，他竟然揮出了數百刀。

左一刀！右一刀！

一刀緊接一刀！

倏地，他頹然地坐在地上，喘吁吁的大叫：「俺不打了！你……你……」

風雪人微笑道：「我是個妖人，施展的是妖法，對不？」

「不！你施展的不是妖法，而是『不動百變神功』！」

風雪人怔住了。

他想不到，這莽漢居然能認出自己施展的身法，乃是「不動百變神功」！

「很好！很好！」他不住的在點頭。

「我已敗在你手下，你當然是很好的，但俺却栽了一個天大的觔斗！」

「不要緊，勝敗乃兵家常事！況且，你並不是爲了對付我而來。」

「不錯，俺要幹掉的並不是你，而是那個可惡的老和尚……不，那個老和尚其實並不可惡，可惡的是卓蓋天！他……他太卑鄙……他……他竟然把說出了口的話，推得一乾二淨……他……他奶奶的簡直不是人！」

風雪人奇道：「卓總堂主曾經對你說過些甚麼，但却又不算數了？」

「哼……他曾經答應過俺，要收俺爲弟子！」

「甚麼？」

「你的耳朵是不是他媽的大有問題？俺要拜他爲師，是他親口答應過的！」

「但後來他反悔了？」

「正是！」

「這個……小事情而已，閣下何必爲了此事而大動肝火？」

「俺最痛恨出爾反爾之徒，他既不仁，俺就一定不義！」

「就算你要找他算帳，也不該找痲煩找到這裡來！」

「哼，俺打不過你，那是無法可說，不然的話，俺一定會幹掉那

個老瘋僧！」

「朋友，你的頭腦看來不太清醒，照我看，你最好大睡一覺，然後好好想一想……」

「是非曲直，俺心中有數，用不着你這局外人來提醒！」

「既然如此，在下亦無話可說了，只是……憑閣下的武功，就算打得過我，也決不是老禪師的對手！」

「哼……不要再說了，這筆帳，俺一定會找你算的！」

赫連滾刀語畢，怒氣沖沖的走了。

＊ ＊ ＊

赫連滾刀雖走，但圍觀看熱鬧的人，却是越來越多。

不少人都在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有人說：「今乃多事之秋，想不到紫石鎭也如此多事！」

另一人道：「人人都好事多爲，自然多事！」

「你又幹過甚麼好事了？」

「天天吃飯，晚晚睡覺！」

「少廢話……瞧……地寇堂的好漢來了……」

＊ ＊ ＊

十六名勁裝大漢，昂然闊步走到馬車四周，把馬車包圍住。

爲首一人，身形瘦小，但却雙目精光閃爍，神氣十足。

「有請五台山勝音寺方丈不苦大師！」此人一開口，聲如洪鐘。顯見功力不弱。

風雪人悠然地來到此人面前，笑道：「尊駕怎樣稱呼？」

「地寇堂黃衣帶刀一等武士趙可昌！」

「趙兄，在下風雪人，乃是不苦大師之友。」

「不苦大師可在馬車內？」

「在。」

「如此甚好，趙某有事要向方丈大師奉告。」趙可昌道。

「只怕不能！」

「甚麼意思？」

「大師醉了！」

「甚麼？醉了？」

「醉就是醉了，又有甚麼稀奇？」

「大師是出家人，豈會喝酒？」

「大師不是一般的出家人，吃肉喝酒，視作等閒事而已！」

「趙某不相信！」

「你不相信，那是無可奈何之事，但老禪師確是醉了！」

「醉得怎樣？」

「醉地天昏地暗，不省人事！」

「趙某奉命而來，可否讓我瞧一瞧方丈大師？」

「不可！」

「這又是甚麼道理？」

「方丈大師既是在下的朋友，他喝醉了，在下是絕不容許外人打擾他的。」

「倘若趙某堅持要見方丈大師一面，那又怎樣？」

「可惜……」

「可惜閣下也會堅持阻止，對不？」

「不錯，這是在下對待朋友的原則，尚祈尊駕見諒！」

「只怕這一場衝突，在所難免的了。」

「要是尊駕執意如此，衝突的確難免，但結果仍然是一樣的！」

「哦？」

「你仍然沒法子可以見得着老禪師！」風雪人語氣肯定地說。

趙可昌瞳孔收縮。

他忽然問：「閣下的兵器呢？」

「丟掉了！」

「是眞話？還是隨口說說？」

「是眞是假，我自己知道便已很足夠，似乎用不着向任何人來保証！」

「說得好！趙某爲人，也與你不相上下，只是，你我之間，仍然大有分別！」

「哦？」

「我比你更聰明！絕不會做一些愚蠢的事！」

「何謂之愚蠢之事？」

「螳臂擋車，以卵擊石，就是愚蠢，就是不智！趙可昌倏地厲顏疾色：「你若稍爲識相，就該立刻滾開一旁！」

「但我偏偏是個不識相的人！」

「你手裡只有一個酒罎，莫非這就是你的武器不成？」

風雪人哈哈一笑：「這酒罎太珍貴了，我怎捨得把它當作武器使用？」

只聽得馬車內傳出一把蒼老的聲音，叫道：「瘋了！瘋了！瘋了！」

瘋了？

是誰在叫？又是誰瘋了？

＊ ＊ ＊

在馬車內的，當然就是不苦大師。

他在大叫，叫聲十分難聽。

風雪人搖搖頭，嘆道：「這個老和尚眞的醉得很厲害！」

「放屁！」

「醉就要放屁嗎？只怕連放出來的屁也是酒臭沖天！」

「瘋了！瘋了！老衲的朋友瘋了……哈哈……哈哈……」

趙可昌叫道：「方丈大師，今天正午，卓總堂主將會在鎭外設下擂台，與方丈大師一較高下。」

「瘋了！瘋了！」老和尚仍然只是這樣地在叫喊着。

風雪人淡淡一笑：「好一個老瘋僧！」

趙可昌冷冷道：「不管他是醉了還是瘋了，趙某非要把他請出來

說句話不可！」

馬車廂忽然打開了門。一個老和尚探頭出來，在外面東張西望。

但他只是張望了片刻，立刻便嘔吐大作！

果然是醉了。

醉得很厲害很厲害！

風雪人嘆了口氣，對不苦大師道：「一醉解千愁，這句話是騙人的！」

不苦大師嘔吐方罷，隨即大笑：「風老弟，你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你還沒有眞的瘋掉！哈哈……哈哈哈……」

趙可昌沉聲道：「大師，可否出來談兩句？」

但不苦大師却縮在馬車內，再也不出來。

既不出來，也不作聲。

趙可昌道：「縱使方丈大師不願跟隨趙某面對面洽談，最少也請大師回應兩句……以便趙某可以回到卓總堂主面前交差！」

但不苦大師還是沒有回應。

風雪人忽然站在趙可昌面前。他的鼻尖，差不多已貼在趙可昌的鼻尖上！

趙可昌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是練武之人，當然明白，「距離」是何等重要之事。

高手相爭，每一寸甚至每一分，都關係到爭拚的勝負存亡。

要是忽然一下子就給敵人欺近自己的面前，那是極其危險的事！

眼前的風雪人，就是如此這樣無聲無息地逼近到趙可昌的面前。

這是趙可昌難以想像的怪事。

這非但是一樁怪事，更是極可怕的事！

在他心中，那霎間的想法，是風雪人定必會向自己驟施殺手！

然而，風雪人祇是突如其來地站在趙可昌的面前動也不動。

他不動，趙可昌當然可以動。

他可以全力反擊……

但他也沒有動。

他沒有動，並不是不想動，而是不敢動！

他不敢動，是因爲風雪人雖然沒有動，但却有一般懾人的氣勢！

這種氣勢，在趙可昌心中，似乎祇有一個人才會擁有。

那是卓蓋天。

地寇堂的總堂主卓蓋天！

除了卓總堂主，他實在從來沒感受過這種懾人的氣勢。

他雖然可以立刻施以反擊，但風雪人的氣勢，却在告訴他：「不要動，一動你就祇有一條路可走！」

那是——死路！

必死無生的死路！

＊ ＊ ＊

卓蓋天是人中豪傑。

他可以是一個大盜，也可以是一個瘋子，但無論他是怎樣的人，都可以稱之爲當世獨一無二的大豪傑。

大豪傑並不是任何人都會欣賞的。

正是關公也有對頭人。

在武林中，任何人都會讓人非議！

卓蓋天很明白這一點。

他一直都盡量保持冷靜。

事實上，自從地寇堂創立以來，卓蓋天做事，一直都是很有分寸的。

直至雁妃的出現。

雁妃在他生命中的出現，並不單祇影響他一個人。

更影響及整個地寇堂。

更甚至影響及整個武林！

雁妃被殺後，影響更大！

卓蓋天變了！

徹底地變了！

他再也不是當年頭腦冷靜、處事有條有理的卓總堂主。

他竟似是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心知不妙。

他盡量掩飾。

但他怎樣掩飾也好，都瞞騙不過別人，更瞞騙不過自己。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不苦大師殺了雁妃，到底是誰的錯？

是不苦大師嗎？他眞的是那麼可惡嗎？

不一定！

不苦大師也許是個瘋和尚，但這老和尚再瘋，也不至於隨便殺人！

更不會殺到山東，殺掉地寇堂總堂主最心愛的女人——雁妃！

是雁妃做了錯事！

也許，在雁妃眼中看來，她做的事很有充份的理由……

但到最後，她招惹不苦大師的報復！

種種緣由，卓蓋天並不是毫不知情的。

然而，他實在是太喜愛雁妃！

雁妃之死，令他失去了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

縱使他還有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也控制不了自己。

這一次，他率逾千幫衆，來到江南，相約不苦大師決一死戰……

看似氣勢逼人，陣容浩浩蕩蕩……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位卓總堂主已是方寸大亂。

誰能制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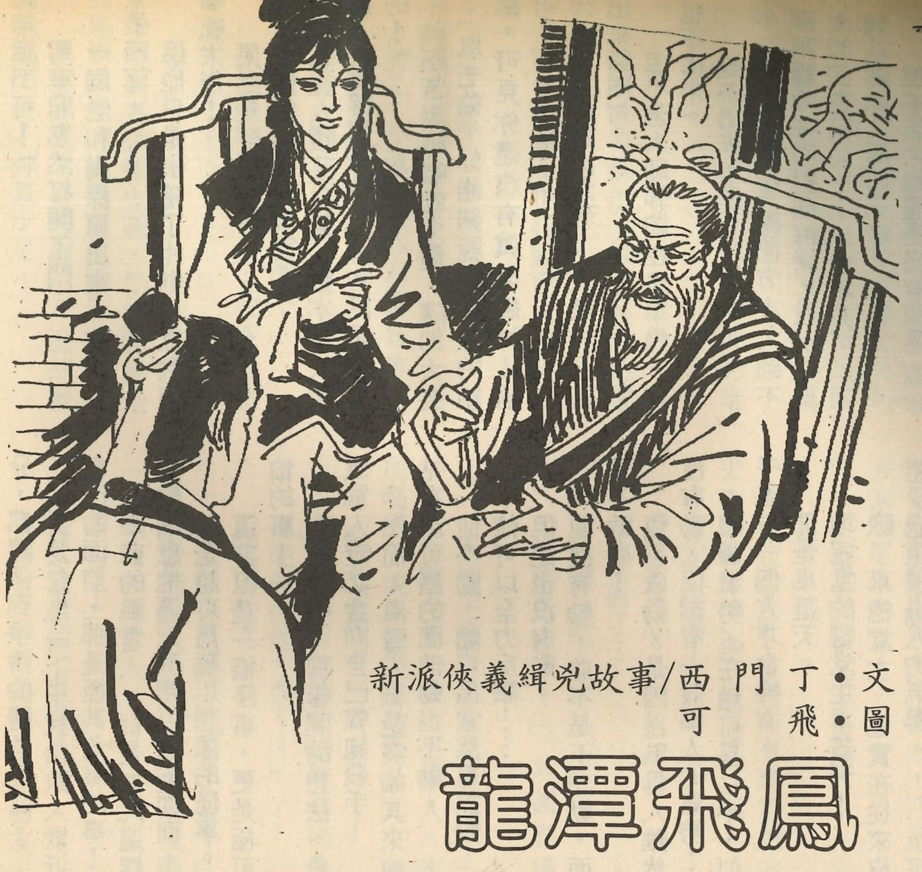
別人？

還是他自己？

目前，誰都不曉得。

（未完•四）

上文提要：風小月與星星在「陰陽谷」口遇到雲飄等四人，商議之下決定智探「陰陽谷」，幾經搏鬥，擒住老鷹與蒼鷹，從二人口中知道二人爲了報恩替江夏柴老爺子訓練殺手……一行人半路上遇到華山派衆弟子，便跟踪其後，夜探柴老爺府時，看到華山二弟子鍾岱從柴府出來，送他出來的是他口稱總護法的老人，南宮守義暗中通知華山掌門首徒高峯，截住鍾岱……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一線曙光局漸明　抽絲剝繭定計謀

朱鳳微微一怔。「是爲了盤問鍾岱？」風小月點頭，朱鳳低聲嘆道：「小妹還有甚麼値得保留的！」

「對不起！」風小月道：「請妳順着愚兄的口氣說話！」他又將頭髮衣衫弄亂，把如意棒放在桌子上，然後拍開鍾岱的啞穴及暈穴。

鍾岱醒來便叫道：「華山派可不是好欺侮的，你們將我抓來甚麼地方？」

風小月冷冷地道：「你不必鬼嚎，此處已在江夏城外！華山派？哼，早已絕種了！」

「你此話是甚麼意思？」

「你那些師兄師妹已被柴府的人殺得七零八落了，連高峯也死了。」

鍾岱臉色一變，半晌方問道：「你胡說！我師兄武功出衆，誰能殺得了他！」

「總護法！也就是柴府的主人，親手殺死他的，可惜在下爲了保護你，來不及救他！」

鍾岱又問：「其他人呢？」

「各散東西，分頭逃跑！貴派未死去的，也都受了重傷！」

鍾岱忽然大笑起來：「你這些鬼話連三歲小童也騙不了！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華山派毀在你手中，你還想活着出去！」風小月冷笑一聲：「華山已亡，你還有甚麼利用價值？人家還會放過你？而且他們不動手，一年之後，你也會毒發身亡！」

鍾岱臉色大變，半晌道：「我……我爲何會毒發身亡？」

「明人不做暗事，做人還是光棍一點好！你想想，你替他們殺死了自己師父，還不替你拔清體內毒素，單憑此點，閣下便應該了解自己在對方心目中之地位！今夜替你解毒，乃因還要利用你控制華山派，可惜令師父早已懷疑你，暗中跟踪你……結果被柴老爺子殺死了，留你還有何用？」

鍾岱聲音全變了：「風小月，你還知道些甚麼？」

「有些事在下比你知道得還多，因爲我認識老爺子兩位殺手，他們後來棄暗投明，結果下場非常悲慘！」風小月轉頭對朱鳳道：「你讓他見識一下！」

朱鳳解下面具，露出那張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臉龐來，鍾岱祇看了一眼，已嚇得驚呼出口，顫聲問道：「爲何會變成如此？」

朱鳳道：「我本是他們的殺手，說好替他們殺七個人，但他們表面上依足事先之協議進行，暗中却派人向我下毒，幸好我命大，祇被毒藥潑到臉上……便變成如此了！」

鍾岱臉色微變：「妳的情況與鍾某不一樣！」

朱鳳冷笑一聲：「有何不一樣？當你被利用完，下場一定比我更慘！因爲他們利用你殺死梅冬季的事，若傳到江湖去，對他們有極大之影響！你有不死之理麼？」

鍾岱沉吟道：「你們跟我說這些話用意何在？」

「咱們想消滅他們，而你對他們必有一定之了解，是故想借用閣下大力，達到目的！」風小月恨恨地道：「在下今日被弄至惶惶不可終日，全是拜他們所賜！」

鍾岱淡淡地道：「可惜在下對他們根本不了解，眞是愛莫能助！」

朱鳳站了起來，陰惻惻地道：「你如今已知道咱們之目的，又不肯合作，咱們怎能讓你活在人間！」

風小月忙道：「且慢，就這樣殺死他，未免太便宜了，此人出賣師門，罪該萬死，先讓他嚐嚐『分筋錯骨』之滋味……」

鍾岱臉色大變，「你們沒有證據，豈可用酷刑對待華山派弟子？你以爲華山派是好欺侮麼？」

風小月一拍桌子。「虧你還敢提華山派！眞是不知耻！」

鍾岱忽然問道：「鍾某跟你合作有何好處？」

風小月道：「我與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一切祇爲自己着想耳，若閣下肯合作，自然放你離開！」

「閣下要鍾某如何合作？」

「請你快將柴府內之情況告訴咱們！他們到何處攻打長河幫？」

鍾岱道：「此點鍾某不知道，是眞的！」

朱鳳要發作，却讓風小月阻止。「柴府內情況如何？請注意，咱們今夜一直伏在暗處偷窺，你說的可騙不了我！」

鍾岱一時口快：「鍾某祇去找總護法，其他的他沒說我也……」

他祇說了一半，便忽然而止，

風小月續問：「你找柴總護法療毒？他給你吃的是甚麼毒藥？」

鍾岱猶疑了一陣，因已說溜了嘴，便索性坦白。「他們給我服下一種慢性毒藥，每年發作一次，除非得到解藥，再加上獨門解穴手法治療，否則七孔流血……」

朱鳳插腔問：「毒性發作時，有何感覺？」

「鍾某還未試過，怎會知道？他告訴我會全身絞痛，萬蛇噬心般痛苦，是眞是僞就不得而知了！」

風小月則問：「你怎會跟他們勾結上？」

「鍾某乃堂堂的華山派弟子，怎會跟他們勾結，祇是技不如人，被他强行餵下毒藥……不得不聽令耳。」

風小月冷哼一聲：「因爲自己貪生怕死，你便連自己師父也下毒手了？眞是好徒弟呀！」

鍾岱惱羞成怒地道：「姓風的，你到底是想了解情況，還是來教訓鍾某的！」

「好，算在下說錯了，還是請你將所知的情況……」

風小月話未說畢，房門已被人踢開，走進幾個人來，鍾岱目光一及，不由膽顫心驚，顫聲地道：「你們……還未死……姓風的，你騙我！」

風小月淡淡地道：「對付弒師惡徒，略施奸計又算得了甚麼！」

高峯怒道：「鍾師弟，你幹的好事！」他盛怒之下，胸膛不斷地起伏着。「你自小便由師父撫養成人，做出這種事來，還算是人麼？」

鍾岱長長噓了一口氣，「要殺要剮任你！眞是天絕我也！」

高峯戟指罵道：「畜生！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害死師父的！不說個清楚，今日便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鍾岱哈哈大笑：「鍾某死後還管得了有否葬身之地？你想知道情況，大可以下地府問問師父！」

「畜生！」高峯一掌摑得鍾岱半張臉都腫了。

「除了鍾某貪生怕死之外，當然有其他原因！」鍾岱惡狠狠地道：「高峯，假如梅冬季把掌門弟子的位子傳給我，也許他可以壽終正寢！」

高峯胸膛起伏不已，半晌方道：「我是大徒，我武功是華山派弟子之中最出類拔萃的，師父把掌門位子傳給我，有何不對？」

「但我是他養子，老匹夫太糊塗了，居然肘子彎外不彎內，眞是可惡！」

高峯背後一位師妹氣得聲音都發顫了。「虧你還有臉自稱是他的養子！你把他老人家害死了，你簡直是畜生！」

鍾岱哈哈一笑，「成王敗寇，我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夫復何言！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高峯冷冷地道：「你如今爲何這般勇敢了？快交代你是如何害死師父的！」

鍾岱又是一陣大笑：「你何必多問？反正此事全是我幹的，與南宮守義夫婦無關！」

星星道：「先讓他吃點苦頭，他才會老實！」

朱鳳附和道：「星妹說得好，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客氣，否則他更加得意！」

風小月走到鍾岱面前，瀟灑地一笑。「你一子下錯，全是風某造

成的，風某抱歉，不過還有一個報答你的機會！」他見鍾岱望着自己，神情露出幾許希望之色，便心中有數，他剛才的表現祇是裝出來的，其實他是個怕死鬼！是以溫聲道：「祇要你把他們的情況一股腦說出來，則間接爲武林立了功，風某有把握請高峯兄手下留情！」

鍾岱眼珠子轉向高峯，高峯面對弒師仇人，又是師弟，內心悲怒之情實在難以形喩，因此綳着臉不吭聲。風小月笑吟吟地道：「所謂手下留情便是給你一個痛快，並且不用在你死後，剖心祭師！」

高峯猛地在喉底裏迸出一句話來：「鍾岱，此乃你最後一個機會！」

鍾岱垂頭喪氣地道：「千頭萬緒，在下不知該從何說起……」

朱鳳怒道：「你還想耍賴！將你所知的全部說出來，否則還是饒不了你！」

風小月舉手制止她，問道：「風某耐性很好，咱們一條條問，你一條條答！第一，柴府這個組織叫甚麼名號？幫主是誰？有否副幫主及其他職位之設置？」

「叫做混一幫，但鍾某祇知道他們有幫主、副幫主、堂主、香主之設，到底有甚麼人，鍾某不知道，因爲與我接觸的祇是總護法柴老爺子！」

風小月淡淡地道：「第一個問題，風某已很不滿意，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柴老爺子根本是個假名！」

鍾岱沉吟了一會方道：「對外自稱柴老爺子，對內人人均稱他爲孟總護法，名字眞的不知道，而據鍾某所知，幫主祇有一人，號稱『武林大元帥』，副幫主有四位，號稱『四路元帥』，分東西南北，還有一位副總護法，據稱姓盧，但鍾某從未見過！」

「第二個問題，在混一幫內，除了姓孟的之外，你還見過誰？」

「祇見過一位堂主『北路先鋒』，一位香主『北路裨將』，不知姓名，而且蒙着面。」

那位師妹罵道：「胡說！如此你如何知其身份？」

「因爲他們既有腰牌，還有孟總護法的親筆信，總護法的信，鍾某看過幾次，是故認得！」

「第三個問題：混一幫到底在九大門派安插了多少人，或收買了甚麼人作內應？」

鍾岱道：「這個是本幫之絕密，鍾某不知道！」

「你在混一幫又是甚麼職位？」

「稱爲『華山節度使』。」

雲飄怒極反笑：「他們想造反當皇帝了！」

風小月再問：「節度使在混一幫裏，地位如何？」

「在四路元帥之下，在先鋒之上。」

高峯道：「華山派裏，還有誰是你的爪牙？」鍾岱不答。高峯立即在他身上戳了幾指，鍾岱立即像殺豬似的叫起來，豆大的汗珠掛滿頭臉。高峯喝道：「你不招供，還有更厲害的手段要招呼你！」

鍾岱實在熬不住，祇好招了三個人來，其中一個已死，一個受傷，另一個就在房內。雲飄和南宮守義同時跨出一步，封住房門，星星則站在窗前，那名男子立即躍下道：「掌門師兄，千萬不要聽二師兄的話，他含血噴人，小弟是寃枉的！」

高峯沉聲道：「莫小銘，爲何他不寃枉別人？」

鍾岱道：「莫師弟，你便陪愚兄一起上路吧，哈哈……哎唷……」高峯先封住莫小銘的暈穴，再在鍾岱身上戳了幾指，解了「分筋錯骨」獨門手法，祇見鍾岱像離水的魚兒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風小月再問：「混一幫爲何要跟長河幫火併？作戰地點在何處？」

「詳細原因鍾某不知道，因爲總護法沒有說……」鍾岱有神無氣地道：「我祇知道他們殺了好幾個混一幫的人，還挑了幾個分舵，因此大元帥下令消滅他們！且鍾某祇知道地點在東北方，其他的實在不知道！」

朱鳳問：「長河幫實力這般强麼？有甚麼人？」

「鍾某祇知道他們幫主是布天星的哥哥，聽說他暗中搜羅了不少高手與混一幫作對。」

雲飄問：「你們爲何要陷害風小月？」

「大概是爲了殺布天星吧！」

「放屁，要殺布天星，大可以暗中下手，何須費這般大的氣力設計，把風小月拉下水。」

「總護法沒提，且與鍾某無關，我又何必多問！」

風小月問：「閣下向知些甚麼？」鍾岱搖搖頭。

風小月又道：「如今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到底是誰下手殺死梅冬季的？如果閣下不老實作答，風小月想幫你也無能爲力了！再有一條，須先告訴你者，咱們不會立即殺死你，會將你留下來，以便他日對證！快說！」

* * *

高峯問清楚了莫小銘的情況，覺得鍾岱並沒有寃枉他，便將他倆之琵琶骨打斷，廢掉武功，然後叫師弟師妹用馬車載着他倆慢慢前進，他與風小月六人乘快馬，向東

北方前進。

馳了一天之後，雲飄道：「老弟，咱們祇有個方向，十有八九找不到他們，如此走下去根本不是良策！」

星星也贊成其看法：「東北方範圍太廣，而且不知有多遠，是否已靠近安陽？」

風小月苦笑道：「在下何嘗不知，此乃大海撈針，不過總好過窩在江夏城裏守株待兔！」

高峯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如在路旁等候敝師妹他們，免得萬一出了事，救援不及！」衆人都沒有意見，便解鞍讓馬匹在附近吃草歇息，羣豪則取出乾糧食水充饑。

過了好一陣，仍未見馬車之踪影，高峯心懸師弟妹之安危，忙又上鞍道：「諸位在此稍候，待高某去看看！不料他走了兩頓飯工夫，仍無消息，風小月有點不安。

藍仙音道：「馬車速度慢，不奇怪！」

風小月也忙上鞍，道：「小弟還是過去看看，我老覺得心頭不安！」言畢拍馬由來路馳去。

雲飄道：「咱們也索性過去看看吧！」

風小月揮鞭不停，馳了兩三頓飯工夫，便見到前面一座樹林前停着一輛馬車，高峯和兩個師弟正與人苦鬥，看情況岌岌可危。他忙運功發音：「高兄莫怕，小弟等來了！」他反手用力在馬臀上拍了一記，那馬負痛，使盡吃奶之力衝前！

高峯三人聽到風小月的話音，精神大振，把潛力發揮得淋漓盡緻！風小月抽出如意棒來，自馬鞍上飛起，向人羣撲去！

那馬去勢未盡，也向人羣衝去！刹那間，激鬥中的雙方都不由自主地散開！風小月人在半空，窺得眞切，如意棒閃電般刺進一個大漢的後背！由於去勢太猛，棒尖透腔而出，他雙脚落在那漢子背上，用力一蹬，漢子標前，一股血箭噴射而出！

風小月足尖一落地，上身一偏，一枚三才神針出手，又射中一人，此刻他方看清敵人之面目，不由哈哈大笑：「麻鷹，想不到你我有此緣份，在此處再見！」

麻鷹怒道：「風小月，你眞是地獄無門闖進來，今日便一併送你上西天！」

風小月冷笑一聲：「少爺早就想殺你了！」他雙脚一錯，自高峯一位師弟身後閃出，手臂暴長，如意棒直指對方咽喉！麻鷹冷哼一聲，偏身一讓，十指如鈎，欺身反扣風小月的胸膛！

風小月也不是省油燈，如意棒反刺對方手腕，「少爺正想試試你的本領，有本事的儘管施展，少爺絕對不會讓你失望！」他臨場經驗豐富，又擅隨機應變，不過三十多招，便佔了上風。

風小月一來，不但殺了一名敵人，又拉走了麻鷹，高峯三人壓力大爲減輕，形勢方稍爲好轉，但仍處於劣勢之中，幸好不久雲飄等人也趕到了，雙方實力此消彼長，方根本改變。

南宮守義夫婦聯手，圍住三名混一幫的人，很快便解決掉一個，星星和朱鳳各自找上對手，祇是混一幫的人不斷痛罵星星是叛徒。

雲飄則找上貓頭鷹，兩人實力相當，一時難分勝負。眨眼間，混一幫的人不斷有傷亡。雲飄高聲道：「一個也不能放過！」

激戰中，風小月的如意棒已在麻鷹身上戳了兩記，鮮血染紅了上衣，但麻鷹仍然咬牙苦鬥不已。風小月道：「閣下大可以投降，少爺可格外施恩！」

「放屁！憑你們幾個人，也敢跟本幫作對，無異是以卵擊石！」

「閣下說得固然有理，但目前却是你們在以卵擊石！」風小月冷冷地道：「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混一幫以殘害武林同道爲目的，除了你們這羣跳樑小丑之外，還有多少人會擁護？縱使能得意於一時，最終也逃不掉失敗的命運！閣下大可以棄暗投明，共同合力對付混一幫！」

麻鷹哈哈大笑：「你眞是癡人說夢話！混一幫的領袖全是武林名士，不但聲譽正隆，而且地位崇高，一統武林指日可待，千秋萬世，基業永固，誰也阻擋不了！」

風小月心頭一跳，似乎他對混一幫之了解，還在老鷹之上，細想一下也覺有此可能，蓋老鷹和蒼鷹一直在廬山訓練殺手，而麻鷹與貓頭鷹則一直作柴總護法之鷹犬，了解較深及全面，絕不奇怪。

當下道：「武林向來是門派衆多，各自發展，河水不犯井水，又能尊重各門派之門規，向來相安無事，你們要做的事應該是將那些邪惡的組織鏟除掉，而不是對付一向宣揚正義的九大門派！」

「此乃外人之誤解！本幫絕非針對九大門派！」

風小月冷笑一聲：「大丈夫敢作敢爲，在下看閣下也不是甚麼英雄，祇是一名縮頭烏龜而已！」

麻鷹氣得哇哇亂叫：「風小月，你竟敢當衆侮辱我！混一幫絕對不會放過你！」

「眞是好笑，你們早就不放過風某了，否則爲何會殺害布天星，却嫁禍於我？風某正想了解原因，你能否告訴我？」

麻鷹咬牙苦鬥，不再吭聲，風

小月沉聲道：「在下再問你一事，你們殺死華山派掌門梅冬季，却又嫁禍於南宮大俠，這還不是邪惡之作風？還不是爲了對付九大門派？除此之外，在下尚未聞其他幫會被光顧！你要騙人也得想個好一點的藉口！」

麻鷹還是不答，風小月又問：「到底混一幫幫主是誰？柴總護法之眞實身份又是甚麼？」

「不知道！」

風小月又在他手背上劃了一記，「你不願說，祇有一個下場，便是死得很慘！風小月不像別人要顧全名聲，我可以任意作爲，老實告訴你，在下絕對不會讓你死得痛快！」

麻鷹獰笑道：「老子也可以老實告訴你！就算你有通天之本領，也休想在老子死前動刑！」

風小月心頭一沉，這才知道這斷武功雖然不高，但却是吃軟不吃硬！他祇好抓緊進攻。

又過了三十多招，麻鷹失血頗多，氣力漸衰，祇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能，與此同時，他的手下却一個接一個被羣豪殺死。「麻鷹，少爺問你一句話！你還想不想活？」

過了半晌，麻鷹反問：「想活又如何？不想活又如何？」

風小月正想他如此，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又將其左掌剌傷！

如此一來，麻鷹就更加不濟了，祇聽他虎吼一聲：「老子跟你拚了！」鼓起餘勇，毫不顧慮自身安全，向風小月撲去！

風小月勝劵在握，豈肯與對方硬拚，連忙退後兩步，不料麻鷹竟沒有撲前，右掌一翻，反擊自己的天靈蓋！

風小月心頭一跳，幸好他反應夠快，左手一揚，一枚三才如意神針脫手飛出，正中麻鷹之腕脈！麻鷹一條手臂登時酥軟無力地垂下。與此同時，風小月飛身上前，如意棒輕巧地刺在其腰上麻穴！

這幾個動作，疾如流星曳空。待旁人發現，麻鷹已不能動彈！風小月又在其身上連點幾指。「在下早已說過，不會讓你死得痛快！」他吩咐一個華山派弟子好好將其看住，又去找尋敵人！

此時，戰局已基本控制，但仍被幾名幫徒溜掉，其餘的在風小月的脅迫下，紛紛投降，風小月和南宮守義夫婦則將貓頭鷹圍住。「閣下若識時務者，不如投降吧！」

貓頭鷹色厲內荏地道：「你們這些人，日後一定死得比老夫更慘！」

「就算如此，你也看不到了！」風小月大笑：「貓頭鷹，你如今連自殺之機會也喪失了，是要少爺動手，還是投降？少爺喊三聲……」

話音未落，遠處突然傳來一道裂帛似的嘯聲，嘯聲來得極快，由遠至近，祇在瞬息間，但見一個豆點般大小的灰影，迅速擴大，眨眼已能看出身形來，有人叫道：「總護法來了！」

風小月又驚又喜，心念一轉，低聲道：「大哥，請稍慢下殺手！諸位稍分開，待姓柴的來到，再將他圍住！」他自己和南宮夫婦首先散開迎前，以防姓柴的見到手下已全部被解決，而來又復返！

俄頃，果已看清來者，正是姓柴的那斷，但這次却又以南宮夫婦攜風小月等人到柴府拜訪時之面目出現，風小月向南宮夫婦揮揮手，展步迎前，高峯十分聰明，也掣出長劍，助雲飄鬥貓頭鷹！

姓柴的嘿嘿笑道：「怎地又是你們？」

風小月反笑：「閣下想不到吧？柴總護法來得正好，咱們正有幾個疑問，想向你討教！」

姓柴的神色不變，淡淡地道：「小哥且說來聽聽！」

「閣下眞姓名到底如何稱呼，所謂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閣下身爲混一幫之總護法，如此窩囊不令人失望？」風小月道：「這是第一個問題……」他話音未落，姓柴的突然向風小月欺去！

這一記事先毫無預兆，疾如閃電，人未至，手中之拐杖已望風小月之胸膛撞去！換作別人必被擊中，至少也要被弄至手忙脚亂，但風小月畢竟是風小月，他料敵如神，姓柴的態度如此平靜，反而引起其疑心！是故杖頭離胸尚有尺餘，他身子已如一片樹葉向後捲飛！

與此同時，一枚三才神針脫手飛向姓柴的！那老匹夫也非省油燈，左袖一拂，一股袖風將神針捲得無影無踪，去勢却絲毫未變！

藍仙音急呼，「雲弟小心！」

雲飄早已暗中留意，不待藍仙音提醒，已閃身橫掠八尺，姓柴的杖頭同時一偏，自貓頭鷹肘下穿過，直指高峯，同時左袖向貓頭鷹肩膊捲去。「飯桶，閃開！」

高峯見拐杖來勢洶洶，不敢接其鋒銳，退後兩步，貓頭鷹見來了援兵，精神大振，一抬臂，一個風車大轉身，七節鞭乘勢向高峯抽去，與此同時姓柴的橫跨一步，拐杖急掃雲飄腰側，左袖暴長，挾風直擊高峯顏面。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配合得絲絲入扣，氣勢磅礴，威風凜凜，高峯視線爲袖管所阻，邊退邊揮劍護胸！貓頭鷹早已弩了一肚子氣，此時更不肯輕易放過機會！祇聞「叮」地一聲響，七節鞭條

地纏住了長劍，他立即用力一扯！高峯猝不及防，連臂帶劍被拉開，登時門戶大開！姓柴的踏前一步，左手透出袖管，一掌擊向高峯之胸膛！

直至此時，風小月、南宮守義和藍仙音方搶前，見狀大驚失色，風小月急呼：「高兄快鬆手後退！」他左手一揚，兩枚三才神針直取姓柴的後背！同時發出嘯聲，以掩蓋神針破空之聲！

高峯能被選爲華山派掌門大弟子，當然也不是省油燈，風小月叫聲未至，他已鬆手忙不迭後退！

姓柴的冷哼一聲，如影隨形撲前，窮追不捨，高峯失去兵刄，更爲心怯，不敢接戰，不斷後退。雲飄之輕功宇內有名，首先追及，他動作快捷，眞不愧「一縷烟」之外號，單刀力砍姓柴的後背！

風小月向南宮夫婦打了個手勢，他倆會意，改對付貓頭鷹，夫婦筆劍合擊圍鬥貓頭鷹，風小月拾起地上之三才神針，猛然追前，終於與雲飄截住姓柴的！

直至此刻，高峯方脫離險境，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心頭猶有餘悸，他師弟立即送上自己的佩劍給他，高峯接過長劍，站在一旁觀戰。

風小月與雲飄乍遇平生强敵，兩人不敢怠慢，把壓箱底的本事全施展出來，四五十招之後，縱然姓柴的功力深厚，但仍無法突圍而出！

這一戰，風小月擔任主攻，雲飄只作協助，這才看出風小月之眞正實力，的確不愧是武林中年輕一代之佼佼者，而旁人亦都看出，他之武功猶在雲飄之上。

到了七八十招，風小月等漸漸取得上風，姓柴的連換幾次招式，均未能得逞，心頭不安，忍不住道：「姓風的，你自認英雄，今日却倚多爲勝，羞也不羞？」

「不羞不羞！在下心安理得得很，蓋我倆年齡相加，大概還要比你年輕兩三歲！」

姓柴的氣得一張臉都變白了，「你有種的，便跟老夫單打獨鬥！」

「少爺從來不受激！年紀雖輕，却早已做到百毒不侵，若閣下能使自己年輕十歲，少爺必然陪你單打獨鬥！」風小月笑嘻嘻地道：「你連姓名都不敢報，還有臉罵我無種！」

「難道老夫報上姓名，你便肯與我單打獨鬥？」

星星急道：「老匹夫奸似鬼，你千萬不要中計！」

風小月哈哈大笑：「原來你嘴上說得硬，其實心中十分害怕！」

姓柴的氣得七竅生烟。「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染坊來。」

「非也非也，少爺怎能分辨閣下報出名號是眞是假？你連姓名也不敢公開，可見閣下對混一幫也沒有多大的信心！」

姓柴的冷笑一聲：「老夫走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小小激將法也想老夫中計，眞是白日做夢！」

風小月出手越來越快，並不時發出三才神針以擾亂對方之心神。「少爺有幾分把握，你終會答應我之條件！」

姓柴的再也忍不住地問：「假如老夫說出眞姓名，你肯與老夫單打獨鬥？」

「你且說來聽聽，待少爺琢磨一下，是眞是僞！」

姓柴的臉色一變，但對方兩人，還有幾個在旁虎視眈眈，形勢實在不妙，況且風小月越鬥越勇，自己漸落下風，不由軟聲道：「老夫行不改名，坐不換姓！乃姓胡名柴也，只怕你聽了之後，更加無膽與老夫決一死戰！」

話音未落，場內已响起一片啊啊之聲，風小月脫口道：「胡說！胡柴二十多年前便已死了，你騙得了誰！」原來胡柴在三十年前已名震武林，不過此人奸淫擄掠，甚麼壞事都幹得出來，二十五年前，被峨嵋派紫衣神尼及青城派之長眉道人聯手打落懸崖，那峨嵋山高千仞，自崖頂摔下去，不粉身碎骨幾稀，何況他已身中長眉道長一記拂塵、紫衣神尼一掌？

只聽老匹夫哈哈大笑。「老夫命大得很，不但死不了，還得巧緣，在峨嵋絕谷裡服下千年琴蛙內丹，不但治好內傷，且平添十數載功力，信不信由你，風小月，你是否無膽與老夫單打獨鬥，故意心信口不信！」

風小月哈哈笑道：「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風小月自出道以來，從不知死字如何寫？又怎會害怕一個糟老頭？只是不願當個寃大頭而已，除非你能拿出証據！」

「放屁！我便是我，還拿甚麼証據！」

風小月左手一揚，喝道：「看針！」如意棒却乘對方偏身閃避時，倏地下沉，在其大腿上刺了一記，鮮血立即將其褲管染紅！

幾乎同時，姓柴的叫道：「老夫可以發誓，若非叫胡柴的，天誅地滅，死無葬身之地！」

「眞可憐！」風小月「嗤」地笑了一聲。「少爺暫且相信你，好吧，且讓少爺與你放手鬥一鬥！」

星星與朱鳳異口同聲叫道：「不可輕敵！」

雲飄也道：「老弟，此人十分重要，千萬不可因個人之面子，而影响大局！」

風小月道：「老哥放心，小弟至少有七成把握取勝。」

胡柴心頭暗喜，心想就算他自出娘胎便練武，功力亦不可能勝過自己，風小月道：「老哥退後爲小弟押陣！」武人最重信諾，甚至看得比性命還重要，雲飄只好退後。

已此與時，南宮守義夫婦亦已制服了貓頭鷹，於是他們三人，再加上高峯，分站四個方位，將風小月和胡柴圍在核心，全神注視，未敢絲毫鬆弛。

風小月不是自吹自擂，他確有七八成把握取勝，原因有二：一是胡柴大腿受傷不淺，二是他經過百多招之搏鬥，已摸熟了胡柴武功之變化，覺得其招式並不難應付，佔優的只是功力深厚而已。

胡柴在雲飄退後之後，振作精神，立即加强攻勢，將對手壓住，他攻勢雖强，但風小月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他採取先行穩守，消耗對方精力之策略，外人不知道，倒替他揑了一把冷汗。

眨眼間，七十招過去，胡柴攻勢稍遏，風小月輕喝一聲，開始展開反擊，四十招後，已成均勢，而且他越鬥越勇，利用自己身形步法靈活，採取激鬥，不與敵人正面硬碰，消耗胡柴不少精力。

胡柴只恨不得一掌將對方斃於掌下，不過一直找不到機會，蓋風小月表面輕鬆瀟洒，實則嚴防密守，不讓其有可乘之機，也直至此刻，雲飄等人方稍爲放心，面對風小月之能耐，又由不得不刮目相看。

倏地，胡柴大吼一聲：「臭小子，你敢不敢跟老夫對三掌？」

風小月笑嘻嘻地道：「少爺勝劵在握，怎會跟你做這種蠢事，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只有牛馬才會鬥力！」

胡柴差點吐出血來，也怪他一開始太過自信，沒有先封住大腿上之傷口，此時隨着不斷地移動跳躍，整條褲管已染滿了鮮血，黏住大腿，影响更大，也在此時，他心中已十分明白，再鬥下去，自己必敗無疑。

只聽風小月道：「姓胡的，依少爺之見，你還是趁早跟咱們合作，還有一條生路，正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

胡柴冷笑一聲：「老夫已將七十，還會怕死麼？」

「少爺也知道你不怕死，且死不足惜，只是閣下今生至今未曾爲武林做過一宗好事，難道內心不覺得遺憾？」

胡柴身子震了一震，却不吭聲。風小月知道不再下點功夫，難以達到目的，便加强進攻，左手配合如意棒，時而射三才神針，時而屈指以「彈指神通」發出指風，弄得胡柴守多攻少。

星星道：「老胡，縱使你殺得了風小月，難道還能過得了咱們三道關麼？」

「臭丫頭，妳是叛徒，無權與老夫說話！」

星星還以顏色。「姑奶奶早已不是混一幫的人了，還須看你臉色？待你落在風大哥手中，姑奶奶一定先給點苦頭你吃！」

雲飄自風小月話中聽出此人之重要性來，也附和地道：「姓胡的，混一幫未必能成事，你憑甚麼替他們賣命？」

南宮守義則問：「柴府內另一位主人，到底是甚麼人？」

胡柴哈哈大笑：「就是老夫！一府豈有兩主？老夫易容術之妙，看來宇內無人能比了！」

南宮守義道：「那又如何？你還不是快死了！」

胡柴再也不答腔，他倏地想出一條毒計來，決定跟風小月同歸於盡，當下拐杖挾風往風小月胸膛撞去，風小月對他之一招一式早已了然於胸，身子一偏，如意棒急忙壓住拐杖，只聽胡柴大喝一聲，一掌往風小月之腦袋擊去。

幾乎與此同時，風小月手上亦發力一壓，棒與拐同時沉下三寸，他食指在機括上一按，棒尖突然暴長半尺，棒尖正好刺在胡柴腰上廐穴！一擊即中，風小月收棒扭腰，胡柴左掌離他頭頂尚有半尺，但掌風已將地面擊了一個凹坑！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刻，雲飄和星星等人才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風小月的如意棒可以伸縮，他不輕易使用，武林中知之者極稀，胡柴一個大意便着了道兒：「如何？少爺不早就說過，有七八分取勝把握麼？」

胡柴恨恨地道：「小賊，你使用陰謀詭計，算甚麼英雄？」

風小月倏地一掌摑在他臉上，冷冷地道：「你們暗殺布天星，派人强姦朱鳳，嫁禍於我，難道這就是英雄行逕？少爺不過是以牙還牙而已！至今少爺這口氣尚未平哩，哼，今後你要吃的苦頭還多，我勸你還是識時務爲上！」

雲飄忙走前，又在他身上戳了幾指。「只要你肯跟咱們合作，總不會虧待你。」胡柴咬牙不語。

高峯道：「這老匹夫必知好多，且待小弟來治他，我的『分筋錯骨』滋味，還沒有幾個人能抵受得住！」

風小月道：「用分筋錯骨招呼他，太看不起他老人家了……小弟有一套『萬蟻噬心大法』，相信他會比較舒心，蓋証明少爺看得起他。」

胡柴臉色大變，澀聲道：「閣下自號正義，却使用這種慘絕人寰的手法對付武林同道，不怕傷天和？」

風小月放聲大笑。「傷天和的是你，不是少爺，再說少爺的名聲本就不好，使用慘絕人寰的手法，堪稱絕配！」言畢在他身上各處，先後戳了二十多記，不過半盞茶工夫，胡柴額上已冒出豆大般的汗珠，再半盞茶工夫，他嘴唇已咬破，身子如篩米般抖個不停。「看樣子，他好像十分受用，待少爺再用『萬蛇噬心法』招待他一番！」

胡柴臉色青白，聲音發顫地道：「你……你好……狠毒……」原來這「萬蛇噬心法」比「萬蟻噬心大法」更厲害，難怪他聽後三魂不見七魄。

風小月從容地走到他背後，其實他根本不懂「萬蛇噬心大法」，可見此刻胡柴已經忍受不住了。「你……你們想老夫如何跟……合作……」

「把有關混一幫的一切供出來，風某答應放你一條生路！」

「老夫……如今怎說得出口……你先解了老夫……」

風小月道：「你先告訴咱們混一幫的人，去何處與長河幫決戰？」

「他們去……去南陽找長河……長河幫……快解穴，老夫……」胡柴已撲落地上，他恨不得滾打，以抵消五臟似被蟻咬的那股痛楚，可惜他痲穴被封住，難以得償所願。

風小月故意道：「你老人家大聲一點說，風某不清楚！」

胡柴高聲叫道：「老夫服了，老夫願意……跟你們合作……願意脫離混一幫！」

風小月道：「在場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如果你食言，下次招待你的是『萬蛇噬心大法』！」言畢方解了禁制，但痲穴仍未解。只見胡柴像死屍一樣，成大字形攤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神態說不出之狼狽，上身爲汗所濕，下身爲血所染。

雲飄道：「咱們拉他上馬車，到一旁去問話！」當下衆人收拾殘局，然後入樹林，將胡柴和貓頭鷹及痲鷹都抛上馬車之廂內。

風小月和雲飄站在馬車外，高峯首先問：「胡柴，是誰殺死家師的？」

胡柴乾咳一聲才道：「是懷竹和盧公鼎。」

高峯怒道：「看來你的苦頭還未嘗夠，居然還敢造謠，高某還給你一個機會……」

他話未說畢，胡柴已叫了起來：「老夫怎會造謠？懷竹是本幫的副幫主，即『北路元帥』，盧公鼎是老夫之副手，絕非胡揑寃枉好人。」

羣豪都十分驚詫，祇有風小月沒有太大之震驚，隨即問：「你們的幫主是誰？」

胡柴得意地嘿嘿冷笑：「此人你們更加猜不到。」

「不會是一善禪師吧？」

「當然不是他，胡某不會寃枉好人。」

風小月不由怒道：「胡柴，你不要忘記，你如今已是俘虜，是我手下敗將，少爺爲何要費力去猜？快招出來！」

星星却快口道：「莫非是少林寺之住持一休禪師？」

胡柴嘆了一口氣：「還是妳聰明，正是他。」

風小月瞪了星星一眼，轉頭對胡柴聲色俱厲地道：「這種話不能胡說，你有否証據？」

「要証據便沒有了，信不信由你。」胡柴喘着氣道：「難道老夫還想再嘗嘗『萬蟻噬心大法』麼？」少林派住持，一向受武林推崇的一休禪師，居然是混一幫幫主，眞乃大大出乎羣豪之意料，而懷竹道長爲四路大元帥，便毫不足爲奇矣！

藍仙音嘆息道：「眞難以想像。」

胡柴哈哈笑道：「你說混一幫是邪惡組織，如今老夫想反問一句，少林武當爲何便不是邪惡組織？」

風小月冷冷地道：「即使少林武當有人自甘墮落，但該兩派大部份人，仍是堅持正義的，是以少林武當絕非邪惡組織，何況少爺對你之話仍然存疑，是以想再試一下。」

他話未說畢，胡柴已殺豬似的叫了起來：「風小月，你到底講不講信用？」

「對不起，此事非同小可，風某非謹慎不可！」風小月正容道：「如今再給你一個機會，請你說眞話。」

胡柴哭喪着臉道：「老夫說的正是眞話，爲何你非迫我說假話不可？」他話剛說畢，風小月已在他身上連點十數指，俄頃，胡柴又滿身大汗，嘴裡痛罵不已。

風小月心裡滿不是滋味，分不出是喜還是憂，他對一休有很深厚的感情，那是在五年前，風小月剛出道不久，有一次他與獨脚大盜『閃電刀』雷揚決鬥，他正在劣勢，幸得一休路過，不斷出言點撥他。那一役，不但使他反敗爲勝，而且對他後來在武學上之造詣有莫大之裨益，今日乍聞他是混一幫幫主，怎不令他傷心震驚。

忽見他解了胡柴身上之禁制。雲飄道：「老弟，你解得太早了吧？」

「他在此時還敢破口罵小弟，證明他說的是眞話。」

南宮守義亦忍不住問道：「風老弟，你眞的相信他？」

胡柴喘着氣道：「風小月，你眞的是個混蛋，老夫若要騙你，大可胡謅一個名字，便可省却一場痛苦。」

朱鳳問道：「那你爲何要不惜受刑才說眞話？」

「因爲風小月說過一句話，令老夫感觸良多，老夫今生的確未爲武林做過一件好事，眼看來日無多，是以這次老夫一定要說眞話，以免抱憾終生。」

「多謝閣下，在下可以告訴你，我一定恪守信諾，放你一條生路。」風小月隨手點了他的暈穴，獨自一個坐在樹下發呆。

羣豪面面相覷，半晌，高峯方道：「這老匹夫說殺死家師的是盧公鼎及懷竹，與鍾岱所招一樣，相信不會寃枉他們，從今以後，此兩人便是我華山派之大仇人！」

風小月淡淡地道：「高兄不可魯莽，縱使殺死令師之兇手確是那兩人，一切還須從長計議，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如今賊勢正盛，貴派又……咳咳，須有萬全之策方可動手，以免給華山派帶來更大之災難。」他雖不明說，但在場之人却聽得出他弦外之音，高峯更是頓足不已。

藍仙音道：「賤妾覺得奇怪，這些人都是一派之尊，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須再弄個甚麼混一幫？即使他們有野心，也大可以利用其眞正的身份，在武林中掀起巨浪，甚至可以達成一己之私慾，何必捨近而圖遠？」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小弟也正因此點想不通，而惶惶然，希望諸位有以教我。」

雲飄道：「老弟，你還是現實一點吧，如今立秋早過，眨眼便是冬天，還是爲臘月初一那天的武林大會，多爲你自己着想吧！」

「小弟心有疑問，便腦筋混亂，哪還想得出辦法來。」風小月反問：「老哥，有妙策賜教？」

雲飄道：「愚兄之意是，咱們不如趕回江夏埋伏，待混一幫的人回來，再收漁人之利。」

星星也道：「小妹贊成，蓋混一幫實力强大，長河幫必非其對手，況且咱們趕到南陽，此戰亦一定已結束，何須勞師動衆？」

風小月忽然站了起來，道：「不，混一幫實力這般强大，咱們在江夏根本沒有得手之機，何況他們亦不一定會回江夏，除非他們已屆公開叛離其原來之門派。」

高峯頷首道：「有理有理，咱們兼程趕去，也許還能趕得及，尙可助長河幫一臂之力，還有可能取勝，單憑咱們幾個人，實力實在太單薄了。」

當下風小月立即分配工作，華山派弟子除高峯外，再加上朱鳳，看守俘虜，匿在江夏城外，其他人分兩撥趕去南陽，羣豪再無異議，立即上馬急馳。

路上高峯小心地對風小月道：「風兄，小弟爲以前對你之態度，向你道歉，希望你多多包涵！」

風小月哈哈笑道：「小弟早把這件事忘掉了，大丈夫豈能斤斤計較細節？」

高峯長長一嘆：「風兄的一切，讓小弟佩服之至，也使小弟感觸良多，九大門派的弟子因得祖蔭，自小便養成目空一切，自以爲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之劣行，不知天外有天，回想小弟以前種種，十足是隻井底蛙。」

「高兄無須自責，亦不可自暴自棄，若高兄能振作起來，則今日華山派之禍，未嘗不是他日重振聲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福，正所謂人孰無錯，人孰無缺點？高兄千萬不可自輕自責。」

高峯雙眼現出一抹淚光，誠心地道：「風兄，你這個朋友，華山派是交定的了，將來無論發生甚麼事，華山派必定傾全力支持你。」

「多謝高兄厚愛，小弟感激不盡。」風小月關懷地問道：「高兄有何計劃重振華山派聲威？」

「唉，小弟目前祇想替家師報仇，此仇不報，華山派又如何能立足於武林？此事祇能留待日後再作計議了。」

星星忽然接腔道：「兩位既然都有相見恨晚之心，何妨結義爲異姓兄弟？」

此議深得高兄之心，連聲叫好，風小月亦甚高興，祇是有所擔心。「高兄，小弟身上之寃情尙未昭雪，你與我結義，對華山派百害而無一利，請兄三思！」

高峯道：「高某若有此顧慮，就不配與你爲兄弟，不可顧慮，擇日不如撞日，咱們先在路旁拜天地吧，他日再補辦儀式。」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風小月拉下馬去。

兩人在路旁拜天地，再序長幼，高峯比風小月大三歲，爲兄，隨即兄弟相稱，然後再上馬趕路：「風弟，日後華山派復威，尙須請你多費心。」

「待小弟過了臘月初一再與大哥商量。」

星星道：「風大哥，你也該爲自己多花點心思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打擊混一幫，愚兄至今毫無把握。」

高峯也嘆息道：「如今祇能見一步走一步了，先趕路爲上，若能在混一幫與長河幫決戰結束前趕到戰場，便是一個機會。」

* * *

羣豪曉行夜宿，不一日已至河南地界。忽然星星緊張地道：「大哥，前面那幾個人是混一幫的，小妹認得。」她忙撥轉馬首，向樹林馳去。

風小月見來者七八個漢子，都是靑壯年，似乎不是混一幫的頭目，亦忙與高峯催馬入林：「星妹，這些是混一幫的殺手？」

「其中有兩個小妹認得，正是殺手，其他的料亦是混一幫的人，看樣子大戰似乎已經結束。」

高峯心頭一跳：「依此理推測，其他人還會陸續由此經過，咱們不如在此埋伏，說不定盧公鼎他們一落單，可給咱們撿個便宜。」

風小月爲難地道：「但咱們已約好了雲飄他們在南陽城碰頭，況且混一幫的人亦不一定全走這條路，萬一他們碰到混一幫的高手，情勢可就不好了。」

高峯道：「若眞有此情況，咱們就算趕到南陽，亦無濟於事，你想想看，咱們先走，尙在此時碰上，雲飄遲上路，絕不可能到南陽城才遇到混一幫的高手。」

星星見他們爭論不下，忙打圓場：「反正咱們去南陽，爲的也是要趕在他們決戰前到達，但如今大戰已結束，也不急在一時。」

高峯接口道：「是故咱們大可以在此埋伏他一兩天，反正身上之乾糧及食水也足夠維持。」

風小月祇好答應，當下卸鞍餵馬吃草，高峯則跳上樹梢，全神注視着官道。

風小月道：「大哥，小弟想他們不走官道，而走小路，則咱們祇是枉費心機。」

星星把羊皮水囊遞給他，示意他噤聲。風小月吃了點乾糧，便在樹下運功調息，連日趕路，一直未曾好好休息過，若有惡戰，實在不利，星星也靠在他背後盤膝運功。

風小月眞氣在體內運行了七個大周天，自覺體力已恢復了不少，便把高峯喚下來，他自己則上樹代替他。

盤子般大小的太陽，漸漸的往西山靠去，映得半天的彤紅，官道上突然出現了兩道騎客的影子。待其走近，赫然發現其中右面一個是盧公鼎，另一個則十分陌生。風小月又驚又喜，連忙「喚醒」高峯與星星。

高峯一躍而起，抓起放在地上的長劍，風小月突然低聲道：「有一個人向樹林走來，你們先躲起來。」高峯連忙向星星打手勢，把馬匹拉走，他則衝前兩步，在一棵樹後向前探望，祇見來者是一名三十來歲的漢子，身子胖壯，手臂肌肉賁起如丘，一望便知練的是硬外功。

風小月向高峯打手勢，高峯會意，退後了幾步。俄頃，那廝便走進樹林，邊走邊解着褲子，看也不看便在一棵大樹前蹲下，高峯忙輕輕繞過去。

一陣劈劈畢畢的響聲過後，樹林裡飄着一股奇臭，那廝剛鬆了一口氣，猛覺他身子挺了一挺，剛「啊」地叫了一下，又了無聲息了。

原來高峯先封住其痳穴，再封了其啞穴，然後捂着鼻子，將他拉到遠處去。然後再出來，探頭望向官道，祇見盧公鼎騎在馬背上，一手拉着一匹空馬，神情逐漸不耐。

太陽已墮在山後，天上的彩霞已成瘀血，盧公鼎忍不住叫道：「小劉，你完了否？」

高峯自然不會應他，過了一陣，盧公鼎忍不住，催騎慢慢走過來，但到了樹林前，突然將馬拉停，又對內呼了幾聲。未聞應聲，他立即警惕地向四周看了幾眼，然後抽出長劍，步步爲營。

俄頃進了樹林，盧公鼎老於此道，倚樹而立，抬眼四望，高峯、風小月和星星都閉住呼吸，一動不動。

盧公鼎硬是站在樹前，不進不退。過了三盞茶工夫，他方低聲喚道：「小劉，小劉！」林內突然傳來馬匹的一聲低鳴，星星正在擔憂，猛見盧公鼎如箭一般，向內射去！

這一着，大大出乎風小月及高峯之意料！高峯一怔之下，立即撲出，長劍當作大刀使用，攔腰向盧公鼎斬去！

與此同時，星星亦自旁躍出，彎刀急砍盧公鼎肩頭！

那盧公鼎行走江湖數十年，豈是省油燈？高峯一動，他雙脚抵地一頓，身子便硬生生後挪五尺，同時轉身欲逃，冷不防迎面一道白光奔至面門，急切間祇得使個鳳點頭，硬生生避過風小月那一棒！

風小月反應之快，宇內有名，一棒落空，左脚便抬起，急蹴對方胸膛！這一腿極快，但盧公鼎仍能在間不容髮之際堪堪避過！但就此一躭擱，高峯及星星已圍上來，盧公鼎臉色變了又變，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風小月，盧某早說你不是東西了，你們今天串通起來，殺害忠良，與魔頭有何分別？高峯，你不怕毀掉華山派的聲譽？梅冬季眞是看錯人了！」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延長縣姚家店一役，李自成滿載而歸，並帶回二十七個有功夫之人，其中有他的同門師兄四人。李自成派別開東去請「飛毛腿」萬里入夥，萬里本不欲爲寇，奈何被逼得開小差了，並告訴了李自成一個重大消息：東廠派人要消滅鳳凰嶺山賊……高貴貞、李自成故意嫁禍給鳳凰嶺，但李自成念在杜飛的面上，帶人欲前去支援殺敵，在周家灣碰到番子……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草莽英雄鬥鷹爪　陰陽刀法奏全功

忽見李自成拍馬過了峽谷一道小河，河岸一片乾草，平坦的黃土摻石頭，足有三十幾丈方圓，可不正是拚鬥的最佳地方。

「散開來，咱們等他們過了河，立刻出刀。」

唐大年道：「少主人，你且退到高處吧，如果咱們連這麼幾個小番子都收拾不了，這以後還怎能跟隨少主人去打甚麼天下。」

李自成一聽，神采飛揚的道：「各位，那就且看你們的了，偏勞了。」他說着，拍馬躍上斜坡，他果然是居高臨下去觀戰了。

河岸邊上，一排的站了三十人，每個人均挽刀在手，等着廝殺了。

河對岸，十五名東廠番子風捲殘雲一般擁到了河對岸，祇見有個番子冷冷笑，他對身邊的耿懷仁道：「眞好，排成一排，成了箭靶子。」

耿懷仁一笑，道：「這小河不過七八丈，正是你神弓的有效距離。」

祇見王子丹反手背上拔出一支利箭，馬鞍上他摘下了他那個强弓擧手上。

拈弓、搭箭，他對準河這邊就要射。

姓吳的頭目一聲吼：「小心那人要射箭！」

唐大年道：「你們往後退五丈，我兄弟四人守河邊，且看他的箭是不是能打倒我四人。」

很快的，范冲那些人往後退出五七丈，一排的又站定在那兒不動了。

這時候河岸邊祇有唐大年、石九子、方圓與孫大寶四個人守着。

對岸的神弓王子丹擧利箭，斜肩側面，「錚」的一聲就是一支弓箭射過來。

眞玄，其實那是功夫，眼明手快認得準，而且是一把撈在手中。

這頭一箭射向方圓，方圓右手把箭抓牢，右手刀削過去，他把斷箭拋在河水中。

方圓大笑：「差遠了。」

對岸的王子丹也冒了火，他不能丟人，非射死幾個不行。

「錚」的一聲，又是一箭射過來，這一回是被孫大寶一刀砍落在河中的。

孫大寶還咒罵：「去你娘的！」

王子丹又是幾箭射過河，早被方圓四人氣定神閒的削落在河中。

那耿懷仁叱道：「看來這四人有功夫！」

拚命三郎方勉吼道：「我去砍了他四個！」

耿懷仁道：「我們必須合擊。」

王子丹大怒，他對耿懷仁道：「衝過去吧，殺光他們，咱們快

趕去支援宋大人。」

耿懷仁突然冒出一句不相干的話來了：「陝北少了我乾媽金婆婆，這些蝦兵蟹將成精了。」

原來這耿懷仁還拜金婆婆爲乾娘呀！

耿懷仁突然擧起右手，大吼一聲：「殺過去！」

「殺呀！」

只見這面李自成忽然仰天大笑起來：「哈……」

「哈……」斜坡下的人也跟着他笑起來了。

怪的是平靜的溝壑忽然刮來一陣强風，好像配合李自成的笑聲，掀起一片黃塵，幾乎要把衝殺過來的耿懷仁等十五名東廠番子們淹沒。

黃塵消失，人已到了河岸上，就聽更有力量的喊殺之聲傳來，果然，李自成這邊每兩人迎殺一個番子。

「陝北飛賊」別開東與「飛刀手」范冲二人早就盯上了那個叫神弓的王子丹，當黃塵飄散，王子丹又擧弓拈箭往這面射來，雙方的距離三幾丈，就聽范冲大吼一聲：「王八蛋，看刀！」

他人並未動，一把半尺長的小刀脫手飛去，就聽「呀」的一聲叫，王子丹左手背上中了刀，他的準頭已失，人也上了岸，於是，他被別開東與范冲二人圍上了。

孫大寶與方圓二人迎戰耿懷仁，下山虎耿懷仁果然凶殘，只一出刀就是野戰八方架式，好像不把方圓與孫大寶二人看在眼裡，放在心上，他每招必搶攻，只不過五七招一過，心中方明白遇上强手了。

忽聽方圓冷笑了：「老大，這小子，程咬金的三斧頭，劈完了也就沒活兒了。」

孫大寶道：「兄弟，在敵人未躺下之前，我從來不小覷敵人，咱們圍緊他！」

方圓道：「對！明年此日就是這傢伙的忌日！」

「殺！」耿懷仁突然又發威，刀法一變，一片光影捲起來，果然東廠大當頭架式。

妙的是孫大寶與方圓見耿懷仁絕技施出，二人一左一右的盡採守勢，一時之間還有得拚的！

那面，石九子與唐大年合擊拚命三郎方勉，凶狠的方勉幾次捲向石九子未得逞，唐大年也冷笑了。

「快了，力氣放盡咱們再收拾你這黑心王八！」

石九子更是咒罵：「娘的老皮，學了一身本事好人不當，偏去侍候閹賊，不要臉的王八！」

方勉幾乎把一口牙咬碎，他肝火直衝腦門，恨不得生啖這二人。

另外的十二名東廠殺手早被分開來，也同樣的是兩個對付一個幹。

只有李自成，他把奪魂刀擱在肩頭上，看着雙方在砍殺，他的雙目有赤光。

就在一陣對殺中，李自成大吼一聲：「殺死他們！」

他這一聲大叫，彷彿早就計劃好了，那些緊守門戶的立刻狂吼一聲：「殺呀！」

先是，神弓王子丹反手一刀砍空，一把飛刀已打中他的後背，別開東見機不可失，一刀捅在王子丹的大腿上，王子丹大叫一聲往馬背上躍，范冲冷笑：「你走，我看你往那兒走！」

說着又是一把飛刀擲去，王子丹把手按在肚皮上，他回頭，一雙陰毒的眸芒直射過來，身子已往地上萎縮了。

又見那「陰陽羅漢刀法」施展出來了。

這一回不是李自成使出來的，而是方圓師兄弟四人。

他們也會這刀法，因爲他們的師父是白雲和尚，而白雲與紅雲又是師兄弟。

這四人一旦刀法施展開來，耿懷仁與方勉二人才明白這些人並非是一般山寇，只不過已是晚了。

先是方勉被唐大年一刀砍掉左手臂，他在洒血旋身中，仍然凶狠的揮刀往石九子身上撞過去，早被石九子來個大開膛，血糊淋漓的死在河邊。

現在，四個師兄弟圍上了耿懷仁幹上了。

就在這候，附近此起彼落的傳來哀嗥聲，早有七八個番子被圍殺死在血泊裡。

還有四個番子不及躍上馬背，他們往河中逃，只見七八個頭目也下水攔過去，光景是一個也不放走了。

耿懷仁全力自衛，他一點兒反擊的力量也使不出來了，急了，他忽然想到了他的乾娘金婆婆。

金婆婆在陝北是有勢力的，金婆婆一家是完了還是失踪他還不知道，但也許敵人之中有人與金婆婆有交情。

心念之間，他大叫：「金婆婆前輩可是我乾娘呀，難道你們之中……」

這金婆婆三字別人不注意，但李自成在意，耿懷仁這麼一聲叫，好像有人在李自成心口搗了一拳似的。

聽得這耿懷仁叫出金婆婆的名字來，李自成飛身撲過來，他大叫一聲：「閃開！」

方圓四人分向四周閃開，李自成的奪魂刀仍然擱在他的肩頭上。

「你是金婆婆的乾兒子？」

耿懷仁以為有了希望，立即點頭道：「延長縣十里鋪金家莊的金婆婆，正是本爵的乾娘。」

李自成道：「原來金婆婆還有你這麼一位有勢力的乾兒子呀！」

「你也識得金婆婆吧！」

「當然，在陝北混的人，有那個不知道金家莊上的金婆婆呀，那就別混了！」

「這麼說來，你也是……」

「哈……」李自成笑了。

「哈……」耿懷仁也笑，他自以為活了，因為這些仍然站着的人，竟然沒有一個是他帶來的人，這包括逃往河中的幾人，屍體也往下漂了。

耿懷仁孤單了，此時他但求條命。

李自成道：「閣下是……」

「東廠大當頭耿懷仁……」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各位點個頭，一心效忠咱們東廠，我耿懷仁保薦各位高官厚祿絕無問題，那比上山落草為寇强上百倍。」

李自成道：「耿大當頭呀，你也不問問你的乾娘是死是生呀！」

一呆，耿懷仁道：「怎麼，這事你知道？」

李自成道：「當然，而且我也最清楚不過了！」

耿懷仁道：「那就請告訴本爵！」

「死了！」

「怎麼說？」

「死了，而且全家人死絕了！」

「為甚麼死不見屍？」

李自成道：「埋在她自己掘的坑，埋在她自己住的家中，而且還是官兵們埋的！」

耿懷仁一聽怒叱：「胡說，官家若是掩埋，為何官家還在查金家人的下落？」

他當然不知道這一段，但李自成知道，因為這件案子是李自成與杜飛二人幹的。

李自成哈哈一笑，道：「官家人當然不會知道，因為那些去了金家莊的官兵捕快們也全部死了。」

他拍拍胸膛，又道：「全部死在我的刀下！」

「你……」耿懷仁驚怒。

李自成冷哂：「金婆婆仗勢欺壓善良人，他們一家人都可惡，他兒子更可惡，殺我父奪我娘，毀了我的家！」

他越說越火大，雙手擧着刀，大吼一聲：「耿王八，你應該為你乾娘報仇呀，出刀吧！」

耿懷仁想不到越說越把自己推入陷坑了，看看四週，他一咬牙一狠心，大吼一聲：「我宰了你這小狗操的！」

耿懷仁一頭撞入一片金芒中，傳來一片金鐵交鳴，從四週看去，這二人幾乎黏成一個人了。

糾纏砍殺中，李自成刀出連環反招式，那是他的陰陽羅漢刀法的極致。

立刻之間，但見血光迸現，兩隻手往空飛去，耿懷仁那一聲淒厲的慘叫，幾乎上衝天庭。

「噢……」耿懷仁抖着雙臂，那鮮血就如同噴泉一般往空洒着，十七八個勁旋中，呼通一聲倒在河中，他一半身子在岸上，上半身插入河水中，不動了。

李自成收刀，只是連聲冷笑不已。

別開東與姓吳的頭目走過來，姓吳的頭目向李自成作報告：「少主人，咱們的兄弟傷了五人！」

「能騎馬嗎？」

「能，已上馬了！」

李自成道：「咱們折回去，等候萬里的消息！」

他看看幾個受了傷的，又道：「回去，趕回周家灣，找個大夫為他們治傷！」

於是，一行人又往回奔馳，兩個時辰不到，他們又進入包家客棧了。

一看李自成一批人又轉回來，包家客棧的管帳嚇一跳，從馬背上下來幾個挨刀的，客棧中沒人敢問，有的人看到只裝沒看到。

姓吳的頭目對伙計吩咐：「把最好的大夫請過來，兄弟們有幾個受了點傷。」

屋子一角，傳來一聲低沉聲音，道：「我就是天下最好的大夫。」

這話有些吹牛，你們誰聽了也覺這人開玩笑。

李自成看過去，見是個年輕人，一副乾淨樣子，那一襲長衫抖起來就令人覺得他瀟洒。

姓吳的頭目走過去：「你會看病？」

那人點點頭，道：「當大夫的當然會看病。」

姓吳的指着五名受傷的，道：「那就請過來，他們受了點傷。」

「那不是一點傷，是刀砍的！」

姓吳的頭目也點頭，道：「眞是行家。」

他見這年輕大夫提了個竹簍編織的藥箱走來，又道：「請用最好的藥，為他們把傷醫好！」

年輕大夫先是每人看了一下，取了一個小罐子，把藥粉匆匆洒到刀口處，立刻間就有了反應，五個受傷的齊聲大喘氣，有兩個還呼叫：「不痛了！」

那李自成一邊看這年輕人，見他果然有本事，立刻請到身邊來。

「大夫，你是外地來的。」

「天下有遊方和尚，天下也有遊方大夫，我文友良就是個遊方大夫。」

李自成道：「何不跟我們一起，大家有福同享有苦同當，兄弟一場。」

文大夫看看李自成，他笑笑道：「草莽也有龍，行，你說動我了！」

「哈……」李自成笑笑，道：「我們正需良醫，今見文兄本事甚是高興。」

別開東道：「少主人，文先生醫術高明，兄弟們更有保障了！」

忽聽文友良道：「各位是不是得手了？」

他看看左右，又低聲的道：「我是說對方呀！」

別開東看看李自成，道：「原來他是……」

李自成道：「文大夫，你說的對方是甚麼人？」

文友良道：「追殺你們的番子呀，東廠番子，一批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李自成冷冷笑了。

笑的意思便是承認有這麼一回事，文友良當然明白，他愉快的道：「太好了，我終於看到有人出刀殺了東廠的人，太令人高興了。」

別開東道：「文先生好像恨他們！」

「人人恨他們，不是我一人。」

李自成道：「咱們這就是同路人了，文兄，我的名字叫李自成，你把我當兄弟也行。」

文友良道：「不敢，別人叫你少主人，我自然也叫你一聲少主人。」

李自成道：「兄弟一起心交心，文兄，你不久就會明白，咱們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就在這時候，忽自門外奔進一個矮壯漢子，這人只一進到屋內，別開東已呼叫：「萬里，你趕回來了！」

來人正是飛毛腿萬里！

這萬里從甚麼地方來，不知道，但看他急的樣子，不難想到必有甚麼大事發生了。

萬里走到李自成身邊，他耳語。

李自成聽得很仔細，有眨眼又點頭。

等到二人耳語過後，李自成一聲冷笑，道：「多備乾糧飲水，咱們立刻起程！」

姓吳的頭目道：「少主人，傷的五人去不去？」

李自成道：「由他們自己決定了！」

不料受傷的五人齊聲道：「去，不去是孬種！」

文友良一笑，道：「有我在，他們不會有問題！」

於是，從客棧中又找來兩匹馬，分別給文大夫與萬里二人騎上，客棧中的大餅滷味一馬掃，全部被他們取走了，那管帳的打恭送到大門口，口中直叫：「再來呀！」

天知道他心中想的是甚麼？

有人就猜，管帳的心中必是罵李自成這批人十八代先祖宗不是東西！

* * *

引路的萬里繞過了周家灣，指着一條小路道：「我們由此可以直通白于山主峯，最高處還可以看到幾十里遠的長城。」

跟在他後面的別開東問道：「萬兄，你都發現甚麼了？為甚麼只對少主一人說。」

萬里道：「包家客棧人多嘴雜不能說，別人聽去就不妙了。」

「你現在可以說了。」

「總兵大人宋清風率領一千人馬攻打鳳凰嶺，他把人馬分三路，一路人馬是佯攻，一路人馬是助攻，主力人馬在鳳凰嶺後寨，形成個抄後路的形勢，打算血洗鳳凰嶺，一擧消滅霍大牙那股力量了。」

別開東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萬里道：「我躲在林中聽到的，他們在天黑的時候紮了大營在林中，宋清風把他的作戰計劃說出來的！」

「陝北飛賊」別開東對於白于山一帶地勢熟悉，立刻拍馬追上李自成。

「少主人，我有個意見。」

李自成在馬上道：「你說！」

別開東道：「我們繞過長城邊，走山道往鳳凰嶺兜過去，那兒是近道，可以先到百鳥山口，那可是前往鳳凰嶺必經之地。」

李自成道：「百鳥山距離鳳凰嶺多遠？」

別開東道：「走路半日，騎馬不會過半個時辰！」

李自成道：「既是唯一通往鳳凰嶺山口，霍大牙必會派有守山的嘍兵，我們就不必先往，潛伏在百鳥山口，且看宋總兵的人馬過了山口，我們再做決定。」

他這是全方位的思攷，若是要把霍大牙這股力量拉過來，那也必需有最週詳的計劃。

李自成命別開東拍馬在前面帶路，這三十三人如一條黃龍似的往大山中奔馳而去！

* * *

白于山這個山區裏，有許多地方的名字是有典故的，要不然就是有名堂！

就像這百鳥山吧，咱們有句吉祥話叫「百鳥朝鳳」！

百鳥山正對着鳳凰嶺，從山勢

上看去，好像許多山頭尖尖的像各種各類的鳥，對着二十幾里遠處的鳳凰嶺，祇差百鳥未叫出聲音來！

但此刻有了聲音，此刻傳來的是鐵蹄與步聲，聽一聽便知道來了不少的人馬！

一大早有兩個漢子在草坡上方便着，忽然看到三四百官兵奔來，騎馬的也有四十人！

兩個人大吃一驚，不敢再回山口野店了，那座三大間的野店，也正是鳳凰嶺强人在這百鳥山口設下的暗樁，甚麼風吹草動，一有消息便會立刻傳上山寨！

如今來了這批官兵，大清早的叫人摸不清是甚麼目的，祇見這批官兵一下子擁到了草屋外的土場子上！

有個軍官模樣的人一脚踢開草屋木門，提刀衝了進去，很快的把裏面三人揪出門外來摔在地上。

「說，你們是鳳凰嶺的土匪，對不對？」他不等三人回應，立刻又道：「闞口開黑店，此處又通鳳凰嶺，必是土匪前哨暗樁！」

這才聽其中一人大叫：「軍爺，我們是良人呀！」

忽聽有個軍官叱道：「不招就打！」

他們說打就打，三個人被七八個大兵盡用刀背往身上砸，砸得三人就地滾，口中仍然叫冤枉！

「嗆」的一聲刀出鞘，那軍官厲叱：「不是土匪也是刁民，這地方不會有良民！」

他說着便是一刀砍下去，就聽「卡喳」一聲，一人的頭已滾落在地上了！

這一刀嚇得另外兩人縮脖子，那軍官舉着手上帶血的鋼刀盡在這二人臉前閃又晃！

「我聽實話，對本總兵說實話，他就活了！」

兩個人嚇得臉色泛青，這軍官原來是宋總兵呀！

宋總兵來剿匪，不作特殊打扮，他扮成了一般軍官！

姓宋的有一手，他先來一個殺雞儆猴手段，挨刀的也算倒了楣！

宋總兵看看二人已被他「嚇得熟了」，應該會坦白了，才緩緩的道：「你們就是鳳凰嶺派在此地的人，對是不對？」

二人道：「是，是！」

另一人更坦白的道：「一共五人！」

宋總兵一聽，回頭大吼一聲：「快抓另外兩人！」

他一聲令下，立刻間出動了三十人往四下裏找去了！

宋總兵道：「還有兩人去那兒了？」

那嘍兵道：「山上出恭了！」

宋總兵道：「鳳凰嶺上是不是有個使金刀的傢伙？」

金刀者，乃是奪魂刀是也！

李自成手上的刀就是奪魂刀，那嘍兵忙回應道：「有，有個使金刀的頭目，他叫杜飛！」

杜飛使的也是奪魂刀，當初杜飛打造奪魂刀，爲的是對付金婆婆手上的龍頭拐杖，杜飛就是在石鐵匠舖結交了李自成，他把奪魂刀相贈，這以後他又打造一把同樣的奪魂刀！

而宋總兵問的却是李自成手上的那一把奪魂刀，因爲殺了那麼多官兵的就是李自成手上的刀！

但宋總兵不知這件事，他聽了那嘍兵的話，嘿嘿一笑，道：「這就找對人了，我們要殺的人，要爲洪元壽洪總兵報仇的人也就是這個人！」

他忽然又問：「鳳凰嶺上有幾處埋伏呀！」

他祇一頓間，又道：「要活命說實話！」

有個嘍兵忙指着鳳凰嶺，道：「後山有陷坑，前山設有滾木檑石，大山口還有弓箭手，進山不好走，因爲埋樁十幾處！」

宋總兵道：「後山有弓箭手嗎？」

「沒有，但若有必要，立刻有調動！」

宋總兵忽對身邊幾人吩咐：「用繩子把他二人拴起來，等過午由他二人帶路進山！」

兩個嘍兵被繩子拴了個四馬倒攢蹄拋在地上了！

於是，宋總兵站在高處觀看四週，忽見兩個漢子往深山中奔去，他肯定是兩個逃走的人！

宋總兵一聲大叫：「看我的弓箭！」

立刻有個兵士把一副金弓交在宋總兵的手上。

這位大人果然了得，抓過轠繩上了馬背，雙腿一挾馬腹，就聽唏聿聿怒馬長嘶，宋總兵已往山上追去了！

衆官兵舉首看山上，那宋總兵忽隱忽現的直往兩個逃向高處的人追去！

就在人們觀看中，那地上被拴的兩人中，一人大叫起來：「不好了！」

他這麼一叫，立刻引得兩個手握刀的士兵揮刀打在那嘍兵身上：「娘的，叫甚麼！」

那嘍兵道：「你們大人要上當了，山上有幾處設有陷坑呀！」

他這裏話甫落，山上的宋總兵忽然不見了！

有人大叫：「不好，大人中伏了！」

不料山上又有了變化，祇見一條人影彈身半空中，仔細看，正是

那宋總兵，祇不過宋總兵的座騎不見了！

再細看，宋總兵又往山上飛躍，立刻下面起了一陣歡呼聲！

就在一處尖峯前面，祇見宋總兵拈弓搭箭，不旋踵間，前面逃走的兩人已倒下去了！

於是，山下草屋前，人們又是一陣歡聲雷動！

宋總兵回身往山下走回來，這位大人奔到了陷坑前，祇見那匹戰馬揚蹄做騰躍狀，一時之間怎麼能躍上四五丈高下的深坑！

宋總兵可是急了，他正繞着深坑邊沿打轉，忽然右足踝一緊，就聽刷的一聲，人已被草繩扣牢，倒吊在半空之中直打轉！

宋總兵中了埋伏，本想拔刀砍斷繩子，低頭看下面是斷崖，萬一不幸落下斷崖，肯定摔個半死！

宋總兵一聲大叫：「快上來幾個活人，都是豬呀！」

立刻間，大草房前面奔出七個軍士一擁便往山上衝去，再細看，宋大人眞夠慘，一隻腿上了套繩，整個身子倒吊在半空中，祇有兩臂與一腿在掙扎！

七個軍士奔上前，有人當先爬上樹去拉繩子，那繩子也眞叫妙，是用山籐把繩子纏住，一般不知情的人是不會去注意的！

宋總兵被他的部下救下來，砍了繩子叫人們把陷在深坑中馬匹死拖活拉的拉上地面來。

馬是宋總兵打仗上陣的戰馬，宋總兵視同老友一般，如今戰馬拉上來了，却是躺在地上起不來！

宋總兵見這光景幾乎落下英雄淚，他看再救也是白費勁，頭一扭便往山下走去！

宋總兵交代一句話：「再把牠拉下陷坑，埋了吧！」

七個軍士不怠慢，再把戰馬推入深坑中，找來石塊便往坑中填，那馬連叫一聲也沒有就死了！

宋清風到了茅屋前面，憤怒的對兩個嘍兵喝叱：「前面帶路，鳳凰嶺後山你們不會走錯吧！」

兩個嘍兵挺起身來，齊聲道：「不會走錯，大人儘管放心！」

宋總兵道：「除非不想活了！」

他對幾個軍士吩咐：「鬆綁，叫他二人前面帶路！」

兩個嘍兵被鬆了繩，立刻併肩往前行，宋總兵四百軍士成一路縱隊奔行在山道上，一些兒聲音都沒有！

前面的兩個嘍兵要活命，一路走一路指着幾處地方，要大伙多加小心，祇見又是陷坑又是機關，不明白的人就會上惡當！

兩個嘍兵盡量求表現，說得盡是實在話，前面有個陡崖，下面一片荒草亂石，兩個嘍兵不走了！

其中一人向身後的軍士們道：「不能再走了！」

宋總兵在隊中，見大伙停下來，忙問：「前面的爲甚麼不走了？」

有個軍士奔過來：「大人，兩個嘍兵說到了鳳凰嶺後山界了！」

宋總兵親自走過去，他親口問兩個嘍兵道：「這兒是鳳凰嶺後山嗎？」

兩個嘍兵齊點頭。

宋總兵再問：「上山的小道有幾條？」

「祇有一條，大人！」

宋總兵又問：「此處距離鳳凰嶺大寨有多遠？」

一個嘍兵指着高山，道：「到了山上就看見了！」

宋總兵道：「大寨上都有些甚麼防禦工事？」

那嘍兵道：「箭樓兩座，滾木檑石三處，都是因地制宜派專人把守！」

宋總兵忽然對兩個嘍兵，道：「很好，可以送你二人上路了！」

他這是要拿這兩個嘍兵開刀了！

兩個嘍兵一聽就知道大限到了，祇不過這二人之中有一個心眼反應快，他立刻指着山上，道：「大人，這兒可不能停留，要到前面半里處，那兒屯兵最安全！」

另一人也會過意了，立刻接道：「沿路還有兩處機關，大人吶，你們小心跟上來！」

宋總兵聽得一呆：「前面甚麼所在？」

兩個嘍兵齊聲道：「去了就知道！」

有兩個軍士已拔刀，聽了這二人的話，再看看宋總兵，他二人收刀了！

宋總兵道：「帶路！」

兩個嘍兵的臉色也變了，心中那股子憤怒，幾乎要炸了，這二人邊走邊對望，好像已看透了同伴的心一般！

大隊人馬跟後面，沒多久又來到一處山崖邊，再看那山崖的形勢，祇見對面的崖子更高，矮林不高，但却十分茂密，夕陽下似乎有炊煙往天空飄，不知是白雲還是有人在升火！

山崖下已站了近百人，宋總兵一聲沉叱：「還不送他二人上路！」

幾個軍士在拔刀，拔刀當然是要砍人了！

就在這時候，兩個嘍兵發了狂似的尖聲狂吼大叫起來，深山迴音飄蕩，直衝九霄！

「狗腿子們來了呀，兄弟們小心啦！」

兩個這麼齊叫不要緊，忽見從崖上先是冒出幾個人頭往下瞧，不

旋踵間有人大叫：「官兵殺來了呀！」

隨着這一聲吼叫，祇見從上面落下無數滾木檑石，還有石灰傷人眼！

有幾個軍士揮刀往兩個嘍兵砍去，兩個嘍兵拔身往前猛一衝，衝出三丈遠，幾個軍士不放人，也躍追過去，不料前面的嘍兵哈哈笑，有個嘍兵還得意！

「賊娘的，一同上路吧！」

「呼通呼通」連着響，七八個軍士與兩個嘍兵一齊墜落在一個大陷坑中了！

那個陷坑與一般的陷坑不一樣，陷坑中設有兩尺那麼長的竹尖上百支，人從三丈高處落下去，早被扎得一片血肉模樣了！

聽吧，掉落陷坑中的人還發笑！

雖然聽起來有點凄厲，但那還是很得意的笑！

有個嘍兵肚皮已穿，他還哈哈笑道：「媽的，你們利用爺們之後還殺人，爺們上山落草是被逼的，引你們陪爺們一起上路，也是被你們逼的，哈……」

誰會知道看上去地面平整上面有草，那會是一個大陷坑，其實這兒也是上鳳凰嶺的要隘，當然會設下更厲害的機關了！

七八個落入陷坑的官兵們立刻死了五個，有三人是落在先下去的人身上，才免於被竹尖扎死！

雖然未扎死，可是從山上落下來的滾木檑石也一樣的把活的三人砸死在坑中！

宋總兵也差一點掉下去，他見這大坑設計得巧妙，不由嘆道：「山寇中果有能人也！」

見山上砸下滾木檑石，立刻狂叫：「退，退！」

官兵們退出一箭地，再看山峯上，已見有幾隻響箭往空中射去！

宋總兵道：「他們向大寨示警了！」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號砲聲震天，那種喊殺聲，在山谷的迴蕩中聽來特別震撼人心！

宋總兵立刻微笑了！

他對正自吃驚喘息的官兵們大聲吼：「聽到了嗎？包同包副將與李仁李副將二人在山前發動了！」

官兵們一聽之下，又有精神了，有個軍官走過來，道：「大人，天就快黑了，天黑咱們往大寨衝殺過去！」

宋總兵抬頭看兩崖上面，他點點頭，道：「如今驚動了守山的人，我們祇好等天黑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計劃上說明了一旦聽到前山吼聲，咱們就立刻自後山攻進去，目的是剿他們的老窩，剷除他們的基地，若是等到天黑！」

宋總兵就是個有頭腦的人物，他忽然大叫一聲：「軍官們都過來！」

立刻間走過去二十名軍官人物，一排站在宋總兵的面前聽吩咐！

宋總兵看看每個人，他重重的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今天就是咱們報效朝廷的時候了！」

頓了一下，他衝着每個軍官點點頭，又道：「你們每人挑四名腿快的，武功好的，要眼明手快的衝這遠山峽口。」

有個軍官道：「我們本人去不去？」

宋總兵臉色一寒，叱道：「你們走在最前面，給我馬上行動！」

二十個軍官有些面面相覷的味道，不幹又不行，幹了怕沒命，但見總兵大人雙目露凶光，每個人祇好咬咬牙，頓頓足，幹了！

這光景是每五人一小組的往峽谷口奔過去了！

祇見五個人左閃右躲的還抬頭看上面，沒有久，傳來一聲哎呀叫，有人中箭了！

於是，第二撥的五人又出發了，祇見山上面有零星的石塊滾下來，峽谷內也傳來尖嘷聲，想是又有人中上了！

宋總兵立刻對身邊欲衝的官兵們吩咐：「祇一過了這峽谷，設法殺上兩邊崖上，殺了守山的嘍兵們！」

軍官們齊點頭，這時候前山的喊殺之聲更響亮了，好像是滿山遍野似的令人膽顫心驚！

宋總兵心中那份焦急，他擔心前山的六百兄弟們抵不住山寇的衝殺就糟了！

他的計劃中，最後是裏應外合，一舉殲滅，如今他這兒人馬被困住，當然十分焦急了！

宋總兵忽然想到一件事情，那便是東廠派下來的大檔頭耿懷仁，耿懷仁率領東廠殺手一共十五人，他們早就應該出現了。

宋總兵心中明白，東廠網羅了許多江湖殺手，那些能人之中不乏竄高走低之士，他們如果在此，這山崖上的嘍兵必早已被他們清除了。

宋總兵心中有氣，忍不住的喃喃在罵：「東廠那些鷹犬，都是可惡的傢伙，雙方已開打了，他們却不見出來應戰，盡等着撿便宜在魏公公面前表現。」

他怎知耿懷仁那十五人早已魂靈歸西去了。

當然，他如果知道，他的計劃就要改一改了。

因爲他知道有個使金刀的山

賊，武功了得，他殺人如砍瓜切菜，一般官兵難以應付，所以才有東廠高手前來助攻，目的就是對付那使金刀傢伙。

宋總兵絕對想不到耿懷仁十五人出師未捷身先死，而且死得一個也不剩。

現在，第十一批五個人也已衝進峽谷中了，猛可裡，兩邊山崖上傳來喊殺聲，不旋踵間，從山崖上面有幾人直滾而下，摔成了肉泥般死在石堆上。

大伙一瞧，也不管是誰死了，宋總兵一聲狂吼：「衝啊，大隊官兵冒死往山谷中衝去了，原來兩邊山峯上的嘍兵們見示警沒有召來援兵，滾木枘石也已快用完了，幾個弓箭手又見官兵們分批衝進峽口，他們吃驚了。

大伙想不到官兵來得不要命，這在當時是少見的「怪」現象，當時官兵們大半都是怕死的人，平日裡欺壓善良有一手，到了對陣殺敵全逃了。

宋總兵的這些官兵似乎不一樣，難道他們是發雙薪的？

但別管怎麼樣，一旦有官兵殺上山峯來，兩邊的嘍兵們拔腿就走，走得慢的便被砍落山崖下。

這時候官兵們衝入鳳凰嶺的後山谷，一路上不見有阻攔，衝進山谷半里遠，祇見兩邊是山洞窟，洞窟之中還傳來娃兒的哭叫聲。

有娃兒就會有女人，官兵們衝進洞窟中，很快的把二十多名婦女拉出來，這其中就有七個是娃兒。

前山喊殺之聲震天地，抬頭看，還起了火，那火光與夕陽映得天地之間一片紅，有八個老山寇已往山上林中潛逃了。

宋總兵立刻有命令，他派三十名官兵留守住這批婦女娃兒不許動，聽候處置。

宋總兵率領人馬直往山前鳳凰嶺大寨殺過去了。

一時間，便是天將黑也可以看到山道蜿蜒往半峯上攀，等到這批官兵奔到山峯正面往前看，祇見山寇們正分成兩批往兩邊的大隊官兵殺過去，那個有名的鳳凰大寨寨門關得緊，起火的都是兩處哨站草棚子。

雙方人馬就快幹上了，這個時候，大寨用尖竹搭建的寨圍牆約高三丈四五，有寨後門但也有把守的。

宋總兵的人馬撲到寨門後，立刻引來一批弩矢射來，當場射倒五個士兵哀哀叫。

宋總兵一見，大怒：「取火種，拿我的金弓來。」

隨侍總兵大人的軍士立刻取來大人的金弓，更把火種燃上，交在大人手中。

那宋清風果然了得，舉弓搭箭一連數箭射出，狠狠的射中大寨牆上了。

大寨牆是荒山野竹編立的，風刮日晒極易起火，立刻間就聽辟哩叭啦響，大寨牆燒起來了。

有嘍兵狂吼着：「快報告大當家知道。」

二十多個守後寨的嘍兵往山腰上的兩排大草房奔過去，祇見大草房前面一個空場子，幾十個嘍兵在搬東西，另有近百嘍兵守在寨牆上，舉弓箭往遠處看。

二十多名嘍兵奔到大草屋前面，迎面站了個大毛漢，這人的上唇壓不過兩個大門牙，三角臉上有汗珠子往下滴，他也不去抹一把。

這人正是霍大牙。

霍一刀的肩上放着一把厚背刀，他已把二寨主宮覺與三寨主杜飛分別率領人馬去抵擋兩批殺來的官兵們。

那杜飛自從李自成來了三天就走去，他就被霍大牙提升爲三當家了。

此刻，霍大牙一聽嘍兵報告，後寨殺來一批官兵，他也發了性冒了火。

霍大牙大吼一聲如猛虎：「兄弟們，甚麼東西也別管了，今天不把這批官兵殺盡，這些東西就是廢物一堆，要之何用？給我殺！」

大寨後面的火在燃燒，霍大牙把守大寨的一百五十名嘍兵全帶過來了。

雙方因爲隔火牆，一時之間無法接近。

於是，雙方人馬隔火對罵起來。

霍大牙厲吼：「唉，甚麼地方的人馬，膽敢進犯俺的大寨，當眞不要命了。」

火的那一面，宋總兵咬牙喝道：「草寇！你們也太過囂張了，官家容不下你們了。」

霍大牙叱罵：「官家永遠容不下咱們這些草莽英雄，娘的，你們却是打着合法旗纛的王八。」他越罵越有氣，又道：「你們幹了多少缺德事，怎不看路有餓死骨呀，狗養的！」

宋總兵大怒，虛空舞着手中刀，吼道：「鳳凰嶺的强人太可惡，率人攻下延長縣，還殺了官兵捕快們，又在姚家店勒索地方仕紳，這個罪是非殺人不可，今天本大人親率人殺上山，我說兒，你們的死期到了！」

宋清風的這些話聽在霍大牙的耳朵裡，幾乎氣結。

已有嘍兵們大叫：「放屁，放屁，放狗臭屁，咱們何時去洗劫過延長縣了？」

（未完・八）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八方狙殺

上文提要：勝一豪幫於心忍截下了智，但丁百先等五人已追上了，還是勝一豪與丁百先打好了商量，方同意讓於心忍帶走兇僧，不料至姚家客棧被小二認出了大和尚，於心忍中了他們的迷藥……勝一豪路過姚家客棧打尖，無意中發現姚九娘送郎中出店，樹林中又看到於心忍的馬爲了護主與兩匹灰狼搏鬥，勝一豪救醒了於心忍，於是二人又前往姚家店……

惺惺相惜邀拍檔　心有疙瘩難決定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了智，你千萬要稍安勿躁，氣炸了傷口，我們可沒有藥替你上的。」

了智怒道：「你說『我們』，娘的，你甚麼時候同姓於的小子扭在一起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別管怎麼樣，如今我趕車你躺着，該吃我給你拿，該喝我給你水，你祇要不要造反，你會直到廣寧府也不會有誰動你一根毫髮。」

不料於心忍話才說完，躺在車中的了智和尚突然發一聲喊，狂吼道：「去你奶奶的。」「唬」的一聲，斜身一拳搗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絕想不到了智和尚這時候還會躺在車內出拳打人，車聲轆轆，使他沒有聽到拳風。

就聽得「咚」的一聲，於心忍的後臀上方着實挨了一拳，了智和尚這是奮力打出一拳，雖說他是躺着，更且一身是傷，但那一拳仍是十分了得。

於心忍立刻悶哼一聲，一個前衝，全身飛起一丈高，直往奔馳中騾身上壓去。

事出突然，「索命郎君」於心忍半空中雙手向騾身上套索抓去，却未能如願，一個碰撞，人自空中摔在地上。

早聽得車內了智和尚狂笑連聲道：「痛快！痛快！哈……摔死你這個狗操的……」

摔在地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彈身未能站起來，伸手向腰後按去。

勝一豪已到了於心忍身前，笑道：「可是陰溝裡翻船了？」

一咬牙，於心忍一把接過自己馬韁繩，咬牙道：「你看我怎麼整他吧！」

祇見他雙臂用力，左右扭動身子不停，然後縱身落在馬上，韁繩一抖，與勝一豪二人直往狂奔中的騾車追去。

了智一拳把於心忍打落車下，心中大樂，口中狂吼如雷：「哈！哈！」那是催趕騾子喝叫聲。

了智心中十分明白，他一拳絕打不死於心忍，而一旁還有個勝一豪，不過能在這種逆境中痛揍敵人一拳，至少也叫自己快活一時。

而快活的長久，那要看折騰自己的兩個殺胚何時追趕上來而論。

於是，了智盡力的呼喝拉車騾子狂奔，最好騾車撞落萬丈深崖，一下子也把自己摔死。

不過騾車並未摔落山崖，因爲越過東南，官道更平坦，當然沒有多久，勝一豪第一個先追到騾車，一伸手就拉住騾子攏口，而使騾車停下來。

終於，於心忍也趕到了。

面無表情的翻身下馬，於心忍咬牙皺眉，一足一個印的朝着車後面走去。

咬牙，那是他恨到極點的表示。

而皺眉，則是他那後腰骨仍在隱隱作痛。

「索命郎君」於心忍似是惱怒到極點，「彭」的一聲，老籐棍暴砸中，車篷後段被砸得片片破碎，而使得車內躺的了智和尚將肘撐起上身，冷冷道：「小子，你最好一棍子把佛爺砸死，怎麼樣？」

「索命郎君」於心忍嘿嘿一聲笑道：「你很想死是吧！」

了智吼道：「於小子，老子早晚脫不了一死，與其被你窮折騰而又狠遭打，何如早早死在你手，也免去你小子一路擔心事，更省得老子一路罵你走入廣寧城。」

「索命郎君」於心忍又抽出他那根絲繩來，先是把了智和尚雙足細綁，雙手猛拖拉中，早把了智那巨大身體拖到地上。

了智叫罵不休的道：「於小子，你想幹甚麼？」

那條長長的絲繩在於心忍手中好像突然充滿靈性似的，就在於心忍右腕抖動不斷中，絲繩繞過了智脖子，然後在於心忍猛力拉扯中，了智躺在地上的身子一個大翻身。

於是，於心忍極其熟練的把了智雙手反綁起來。

騎在馬上的勝一豪撫掌笑道：「玩繩子，於兄弟應是一流的，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由於腰上一拳仍然很痛，而在他就地把了智細上以後，喘了口氣，雙手在身後又是一陣揉擦，這才走到車前面解下那匹騾子。

像個大包袱一般，於心忍把了智和尚就細在騾背上，這才冷冷道：「大和尚，這就是造我反的下場，咱們這就快馬趕往廣寧府吧！」

了智和尚怒哼一聲，道：「於小子，老子變鬼也要找你算帳！」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省省吧，你應該知道那幽冥路上有多少孤魂寃鬼在等你去過堂打官司，祇怕你已沒有閒情逸致的一縷惡魂走來找我了。」

勝一豪早笑道：「那有閒情同他囉嗦，快馬一鞭，趕路要緊哪！」

這時了智和尚頭在騾子右前腹，雙腳又是在騾子左後腿，粗壯的腰身斜橫在騾背上，那光景成了非坐非臥，一時間還能應付，一旦時辰過久，祇怕夠嗆的了。

於心忍把騾車上吃的東西取下來，奮起雙臂把騾車推倒在路旁，立刻跨上馬，笑道：「如此作法，實在是應對方要求，不得不叫他稱心如意，當然勝兄也許會產生不必要的同情心吧！」

勝一豪笑笑，道：「一樣的米麵，各人的手段，我對於自己的客戶就十分禮遇，當然我是把一切醜話說在前面，也就是說，彼此當面鼓對面鑼的說個清楚，如果此客戶十分合作，他要求甚麼我就答應甚麼，而且是服務週到的令他滿意爲止。」

「索命郎君」於心忍指着騾背上的了智和尚又問：「像這淫僧勝兄如果遇上，該如何對付？」

勝一豪道：「對於這種蠻橫而又不肯合作的客戶，我大概也祇能同於兄弟一般，採取我們這一行中最下策手段了。」

了智騾背上怒罵道：「你祖奶奶的！」

一掌拍在騾背上，而使得騾子立刻翻動四蹄向前衝去，祇見了智在騾背上面起伏不停的上下閃動不已。

勝一豪對於心忍道：「如此一來，我們明日過午就可以趕到廣寧。」

馬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對勝一豪道：「有句話不知我當不當講。」

勝一豪道：「請講！」

一陣快馬中，於心忍才對勝一豪道：「我想問勝仁兄，爲何不去找『賊大王』梁上君，却趕來長德，而勝仁兄又明知道我已趕來長德，却仍然前來，這是爲甚麼？」

勝一豪笑道：「無他，趕來幫你一把。」

於心忍搖頭，道：「我不信，因爲你又如何知道我有麻煩？而勝仁兄的再次出現又爲的是甚麼？」

勝一豪道：「第一次出現，算得是心血來潮吧，至於第二次出現，那祇是一種巧合。」

勝一豪絕不能說出自己前往住在丁家莊上，那樣必然引起於心忍的好奇心，來一個打爛沙鍋「問」到底，自己就爲難了。

於心忍淡然一笑，道：「如此說來，於心忍除了心存感激外，已不敢多祈挽留勝仁兄了。」

勝一豪一怔，道：「怎麼啦，要趕我走？」

「索命郎君」於心忍乾笑一聲，道：「打從現在起，我自信這凶僧再難有可乘之機，兄弟我不能再擋勝仁兄財路『賊大王』梁上君是你的人了。」

呵呵一笑，勝一豪道：「這麼說來，於兄弟是怕我在這凶僧身上分一杯羹了？」

於心忍搖搖頭，道：「兄弟絕無此心，因爲這筆銀子已經有主了。」

勝一豪道：「那麼於兄弟懷疑我甚麼呢？」

於心忍道：「祇是不敢再有勞駕之處罷了！」

仰天打個哈哈，勝一豪道：「對於於兄弟的功夫，勝一豪絕對信得過，而且你絕對有能力對付得了這凶僧，我之所以來此，實在有件事情相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既有事相商，那就說明。」

勝一豪看了一眼於心忍，才將馬靠近，邊低聲道：「合作。」

於心忍一怔，偏頭望向勝一豪，道：「合作？怎麼個合作方法？」

勝一豪道：「銀子是有價的，生命却是無價，我們幹的這一行業，除了廣佈眼綫外，最好是有個搭檔，如此才能夠水到渠成而手到擒來，這一陣子，我發現你是個人才，也是個十分稱職的人，所以我才趕着來會會你……」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一經合作，銀子就會減半，因此我得縝密三思以後，才能回答勝兄此一問題。」

勝一豪道：「你很需要銀子嘛！」

於心忍道：「難道你不需要？」

於是，勝一豪深沉的嘿嘿笑起來……

勝一豪的笑，令於心忍一怔，不知他是甚麼意思。

但他如何能洞悉勝一豪的腹內機關？

「索命郎君」於心忍在猜不透勝一豪腹內眞正目的時候，一時間他沒有再說話，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江湖閱歷比之勝一豪來，是要差那麼一點，例如他能捨了智和尚而繞道去找上狠牙口玉碑集的方不邪，就已經顯示姓勝的在這一行業中的修爲。

勝一豪見於心忍不再說甚麼，遂也閉口不言。

於是三騎又是一陣狂奔，前面正有一條淺淺小溪，溪中間，像酒潭子那麼大的青石頭，等距離的排列到對岸，敢情是十一塊踏脚石頭，溪對岸的蒼鬱松林，便順着溪岸迤邐伸到遠處的山坡下，光景不但風景如畫，而且十分幽靜。

勝一豪望望背後落山太陽，回頭對於心忍道：「何不在此塡飽肚皮，喘息一陣再上路。」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把攏住騾子韁繩，三騎緩緩過了小溪來到松林邊。

勝一豪回望了智和尚，發現他正喘息如牛，一張原已清除乾净的嘴巴，如今又見血水下淌。

「於兄弟，一路奔來，這凶僧也被折騰得夠嗆，何不把他也放下來，也叫他吃些東西。」

於心忍搖頭道：「我琢磨過，這凶僧絕對能撐到廣寧府，別理他，我們吃完上路。」

突聽了智和尚大罵道：「於小子，你他娘的比老子們還狠毒十分，合着你把佛爺綑起來去換銀子，却在路上恁般惡毒的折騰佛爺。」

冷冷一笑，於心忍道：「我已有話在先，是你自己不識相的定要造我的反，這又怨得了誰？」

勝一豪道：「於兄弟，有道是祇有殺罪，沒有餓罪，且放他下來吃些東西再說。」

於心忍一怔，道：「勝兄可是動了婦人之仁？」

勝一豪笑道：「手段與人性應相結合才能產生理性，手段脫離人性，那是『黑千歲』步超一夥人幹的，如果我們也這樣行事，那與他們有何分別！」

「索命郎君」於心忍輕點着頭，道：「似有些道理，那就聽你的，放他下來吧。」

先是把一袋吃的遞在勝一豪手中，於心忍技巧的抽動拴在騾背上的絲繩，就聽「咚」的一聲，了智和尚自騾背上滾翻下來！

「你奶奶的，連拉佛爺一把也不拉。」

於心忍抖動絲繩一陣旋動，了智的雙手已鬆開來，勝一豪立刻丟一張大餅，笑道：「大和尚，你湊和着吃吧。」

了智和尚也不多說，先活動雙臂，然後一張大餅一捲，竟一段段的和着血往下嚥，口中尚有血水，但他却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勝一豪取了一張大餅，和着一把切碎滷肉捲着吃。

於心忍又從布包內取出幾個滷蛋，不料了智一見，又厲叫不休，道：「快拿來，佛爺不能眼看着你兩個混帳又是肉又是蛋的吃，需知那袋東西原本是九娘給佛爺路上吃的，却被你兩個狗東西侵佔，眞是可惡！」

勝一豪笑道：「說的也是，這袋裏尚有幾個滷蛋，大概你那位九娘怕你嘴巴已爛難吞肉食，才替你備下的滷蛋，你且吃幾個。」邊抖手擲向了智和尚……

了智和尚也不多說，忙伸手一連接過幾個，不旋踵間全吞下肚中。

抹抹嘴巴，於心忍道：「該上路了。」

突聽了智粗聲道：「於小子，你若要佛爺順利上馬，那得讓佛爺換換姿式騎着趕路。」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我看你這賊禿是在得寸進尺呀，看我怎麼整治你。」

勝一豪忙笑道：「祇要他能不再造反，何妨將他反手拴住，也可以快些趕往廣寧府。」

一把揪住了智和尚，於心忍先反手把了智雙手反綁，雙臂運力將凶僧扶上騾背。

仍然是拴了智手腕上的那根絲繩，於心忍連着了智雙脚也拴在騾腹下面，而令了智和尚破口大罵於心忍眞不是東西。

三百多里的脚程，三騎可眞的走得快，第二天中午已趕進了廣寧府。

三騎緩緩過了護城河，勝一豪笑對於心忍道：「五百兩銀子你已賺到手，衙前你去交貨，我在中岳大酒樓備筵席爲於兄弟賀功。」

於心忍一笑，並未再說甚麼，却拉着騾韁繩往府衙而去，他的臉上，却正透着一個無奈的笑，祇是那是在勝一豪撥馬馳向中岳大酒樓時候他才擠出來的。

* * *

廣寧府衙門口，仍然是那般的森嚴。

不少行人寧可繞道而行，也不願從府衙門口過。

於心忍拉着騾子還未到府衙門口呢，早有個認識他的捕役衝向前來，道：「你老弟又逮住那個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還未答話，騾背上的了智和尚大光頭一挺，厲聲罵道：「媽的，佛爺駕到，快叫你們頭兒出迎，佛爺要卓錫在此，好生的大吃一頓，如果惹我一個不快活，小心佛爺從小卒罵到狗官，罵你們個鷄犬不寧！」

祇聽那捕役一撇嘴，冷笑道：「哈，又是個狠角色，不過你這個賊和尚可要狠到底，別像先前幾位，來時一副張飛樣，還沒有一天呢，全變得一灘稀泥巴似的！」

了智一聽，猛回頭對於心忍罵道：「奶奶的，你們都是把誰提來了，可惡啊！」

於心忍臉無表情的道：「誰？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早聽得捕役笑對於心忍道：「兄弟你且候着，我這就去請我們頭兒出來。」

於心忍道：「偏勞了！」

捕役去沒多久，早聽得捕頭莫哀哈哈笑着走出府衙。

「於兄弟嗎，辛苦你了！」

於心忍掏出懷中那張人頭畫像，道：「莫大人可要驗明正身？」

莫哀道：「不用驗明，畫像上面有個大惡不赦的凶僧，模樣兒就是他這副德性！」

了智騾背上罵道：「你奶奶的！」

莫哀衝着了智一聲冷笑，道：「大牢裏我給你們那幫王八蛋全備下了五味俱全的生活，大和尚你一去就會喜歡的，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莫大人，咱們還是老規矩，衙門口我等着，一手交銀子一手交人。」

莫哀一笑，道：「咱們能不能打個商量，變個付銀方式？」

於心忍一怔，道：「甚麼樣的方式？又有甚麼商量的？」

莫哀望望四週，不遠處正擠了一堆人在望向這裏，那是一羣看熱鬧的。

莫哀用眼瞟向人羣，示意於心忍道：「衙門口付銀子不太好看，能不能跟我進府衙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搖頭道：「於某向不入衙門，因爲那多少犯了我們這一行的忌諱，至於怕人看，於某倒是並不在意！」

莫哀見於心忍不上路，想了一想又道：「這麼辦，於兄弟何不先去中岳大酒樓候着，我把這惡僧拉進大牢，立刻捧五百兩銀子去找你，順道我再請你老弟喝一杯，你看如何？」

「索命郎君」於心忍聽得中岳樓三字，立刻想到勝一豪還在那裏等呢，今天自己這是走「吃運」，無巧不巧的兩個人要請自己喝酒，而且都是在中岳大酒樓。

但他轉念一想，這兩個人請的酒，一個也不能吃，因爲不知勝一豪安的甚麼心，他祇是露了個口風，要同自己合作，爲甚麼？至於莫哀請喝酒，那更是不能接受，因爲莫哀祇不過是個捕頭，他絕對沒有辦公費，更沒有交際應酬銀子可以運用，有道是，寧吃開眉粥，不食皺眉酒，對於莫哀這頓酒，還是免了的好。

心念至此，「索命郎君」於心忍臉無表情的道：「莫大老爺，你那杯酒，且留到以後再吃，眼下我正是生意興隆通四海之時，取了賞格銀子還得立刻上路呢。」

莫哀有些無奈，又不好在衆目睽睽之下說明，不由有些僵硬的冷臉孔出現……

不料於心忍早低頭對莫哀低聲道：「莫大人你看這匹騾子如何？」

莫哀一怔，伸手拍拍那頭騾子，道：「是頭好牲口。」

於心忍笑道：「脚程不亞於我這坐騎，耐力強，胃口小，我這就把牠送給你吧。」

莫哀一喜，道：「於兄弟你可眞大方，我莫哀恭敬不如從命了。」

了智和尚騾背上大罵道：「於小子，你眞不是玩意，竟拿九娘的騾子做人情！」

於心忍道：「別咋唬了，大和尚，說不準我一高興，還眞的去找那婆娘算總賬呢！」

了智吼道：「你小子敢！」

莫哀早招手叫幾個捕役上前把騾背上的了智拖下來，邊笑對於心忍道：「於兄弟你候着，我這就去給你取賞銀。」

這時幾個捕役合作按住了智，又是鍊子又是枷的把個凶僧拴了個結實。

於心忍這才解下他的那根絲繩掛在馬鞍旁。

不旋踵間，莫哀已自衙門走出來，手上正提了個包裹，不用看都知道，那裏面是五百兩銀子。

銀子提在手上，「索命郎君」於心忍撐身上馬而去，祇聽得身後面了智和尚大罵道：於小子，陰陽道上佛爺等着你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祇輕聲對莫哀道：「人是你的了，騾子也是你的了！」

走了，「索命郎君」於心忍離開了廣寧府的衙門口，但他可沒有趕往中岳大酒樓去喝勝一豪爲他備下的慶功酒。當然更不是爲了怕勝一豪分得一杯羹而不前往，因爲在他的心中，正有着一個難以化解的結！

那個結他非要盡早解開來，他才能吃得下睡得穩。

於是，他騎馬又馳出廣寧府城！

於是，他又原路馳向長德鎮，他眞的忘了累也忘了睡，催馬加鞭的往長德趕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再次趕往長德，正就是因爲一份執着，也是江湖人物的一股傲氣。

九里灣已經在前面不遠。

九里灣正是丁家莊的所在。

「索命郎君」於心忍從林梢中可以望見九里灣附近的山坡腰處正有幾股白煙冒向半天。

也許有人以爲那是燒野草，甚至以爲有人在燒山，因爲連「索命郎君」於心忍也懷疑有人在燒山。

從過了金龍嶺就開始大轉彎的山道，如今就快要彎向盡頭，而盡頭又是另一個大彎，那就是九里灣。

丁家莊並不算大，全部大約三十幾戶人家，丁百銑的那座莊院就在正中央，莊院前面是一片水竹林，這時有幾隻大鵝正從竹林行向附近一個水渠，於心忍騎馬走過的時候，引起鵝的吼叫不絕！

直到莊院門口，才見一個老者走過來：「年輕人，你找誰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老人家，我找丁百銑大莊主。」

老者上下仔細的望了於心忍一眼，道：「找莊主幹甚麼？」

於心忍一欠身，道：「曾與丁大莊主有過一面之緣，如今特來拜望的。」

老者這才伸手一指，道：「年輕人，順手你往西邊看，半山腰地方上正有一堆人，莊主也在那兒呢！」

於心忍馬上挺身抬頭看，仍然祇看見白煙裊裊，不由回望附近一眼，又道：「看樣子莊上人全去那兒了。」

老者點頭道：「可不是嗎，莊上能去的人全去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又問：「幹甚麼去了？」

老者一嘆，道：「丁家莊前不久發生一樁慘案，三個丁家莊的姑娘被一個淫僧姦殺，淫僧聽說已被拖入官府，今日是三個姑娘出殯的日子，所以全莊的人差不多全去了。」

於心忍心中一陣絞痛，忙抱拳道：「謝了！」

老者尚未反應過來呢，「索命郎君」於心忍早調過馬頭直往西面半山上馳去……

* * *

哭聲來自遠處半山上……

秋風蕭蕭中，聽起來倍覺凄苦！

因爲哭聲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長聲嘶啞，短聲尖吭，隨着一股股灰煙而直沖霄漢。

棗紅馬四蹄翻騰，一閃一縱中，於心忍已望見近百人在三個新墳前圍繞着，丁家莊未請和尚道士來，也許他們對金龍寺的和尚產生惡感，如果這時候再把了因請來誦經一番，多少總有着諷刺意味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尚未趕到呢，早見趙強與王中二人迎着於心忍走過來。

王中一手叉腰，戟指於心忍，道：「你來幹甚麼？」

「索命郎君」於心忍無奈的一嘆，道：「難道各位不想聽有關凶僧的事情？」

趙強怒道：「不必了，我們已經知道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道：「你們怎會知道的？」

王中一聲冷笑，道：「別再問了，你今天來得不是時候，於朋友，你回頭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望望遠處的一羣人，低聲道：「人死不能復生，活人仍須拚命，無他，因爲活人還得要活下去。」邊解下掛在馬鞍上的包裹，擲向王中，又道：「煩二位替在下慰問死者家人。」

於心忍正要撥馬走人呢，王中舉着手中五百兩銀子叫道：「你等等！」

「索命郎君」於心忍回頭道：「有話請講。」

王中望了一眼趙強，道：「快請莊主！」

望着趙強走去，王中道：「於

朋友，你有一份令人佩服的執着，那是一般江湖中人物少有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淡然一笑，道：「也許是一個人的固執，我輩江湖中人，不少是因爲固執而喪命的，但往往他們會覺得死而無憾！」

王中笑道：「合理的固執，總是可愛的！」

脚步聲中，便見雙目紅腫的丁百銑邁動沉重步伐走來，他望着馬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輕點着頭！

「索命郎君」於心忍抱拳道：「於心忍特來請罪的。」

丁百銑痛苦的搖搖頭，道：「你比他說的要早到一天，他沒有欺騙我。」

兩句話聽得於心忍一怔，他雙眉緊皺，正要開口呢，却聽得丁百銑又道：「你可願意聽聽那天我們爲甚麼要堅持不讓你帶走那淫僧嗎？」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就是爲了你們心中怨憤難消，要拿凶僧點天燈嗎？」

丁百銑點頭道：「不錯，但那祇能算是主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却是我們不相信你的身份，萬一你是凶僧同路人，那該如何？」

於心忍道：「當時的情形，應該看出於某絕不是凶僧同路人，否則我會對凶僧恁般的折騰！」

丁百銑苦笑一聲，道：「當時以你的身手，閃身騰躍中，祇是一棍把淫僧頭上敲了個包，而未施重手法，那更令我們起疑，要知道江湖上甚麼樣的鬼魅技倆都有，我們絕不能上當，因爲要制服淫僧，那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王中接道：「直到另一位朋友出現，直到那淫僧一足成殘，而你的那位朋友又答應我們廢去淫僧一目，我們才對你的身份不疑，而任你把他帶走的。」

於心忍一聽，稍一思索，淡淡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那晚我的那位同行，必是住在你們貴莊吧！」

不料於心忍這麼一問，丁百銑却不即回答，而望向王中手中包裹，問道：「王師父手上何物？」

王中舉着手中包裹，道：「這位於朋友把全部賞格銀子五百兩送來了，莊主以爲收是不收？」

丁百銑臉色一整，道：「能替我們把淫僧送進官府，我們正應該謝謝人家，怎好反而收人家的賣命銀子，快退還人家！」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搖頭，道：「在下年紀雖輕，但却說出的話，字字擲地有聲，句句如水潑地，不錯，於心忍是個爲銀子拚命的人，但也知道要取之有道，凶僧是你們捉住的，因攸關職業上的顏面我又是從你們手中强奪過來，因此這五百兩賞銀應是你們所有，祇要貴莊不再恨於某用强，於心忍已感滿足了。」

丁百銑覺得已無話可說……

「索命郎君」於心忍輕點點頭，緩緩馳向山下，而後面的丁百銑早高聲叫道：「於朋友，老夫祇能告訴你，你的那位朋友，他可是人中之龍啊！」

「索命郎君」於心忍當然聽到了，但他也祇是在臉上笑意一閃而已，因爲他在想，如果勝一豪是人中之龍，那麼他於心忍又算人中甚麼呢？

* * *

秋陽已在下山了，西邊一天的彩霞灑落在大地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離開了丁家莊，也離開了九里灣，現在，他正緩緩的馳向長德鎮，因爲他心中有個疙瘩，一個叫他十分不舒坦的疙瘩……

於是，他到了姚家客棧門口。

一開始，店小二並未看清楚，但等到於心忍把韁繩交給小二手中，這才把店小二嚇一跳：「你……」

「索命郎君」於心忍又露出他那一副木訥樣，上嘴唇上小鬍子一抖動，笑道：「上好的草料。」

店小二拉着韁繩未動，而於心忍已舉步往店中走去，邊還平靜的道：「今晚我要在此住一宿。」

店小二望着於心忍走入店中，這才忙着把於心忍的馬拉向後槽上料，而他的人却早跑向後院。

小二衝進姚九娘住的後院，三脚兩步的跳進屋子裏，早把姚九娘嚇一跳。

「怎麼啦，變成沒頭蒼蠅了，怎麼亂撞！」

小二氣急敗壞的道：「掌櫃娘，可不得了啦！」

姚九娘一怔，忙問道：「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小二才喘着氣道：「那天押着大師父的那個年輕小子，他來了呀！」

姚九娘一驚，旋即對小二道：「他一個人來的？」

小二點點頭。

祇見姚九娘冷笑道：「就算他來，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如今胡魁不定早已把大師送入桐柏山裏了。」

小二道：「如果那小子盤問我要找胡魁，我該怎麼辦？」

姚九娘一咬牙，想了一下，才道：「我們給他來個以不變應萬變！」

小二一楞，道：「甚麼叫以萬變應不變呀！」

姚九娘指頭戳在小二頂門上，罵道：「你小子嚇得話也聽不清楚了，是以不變應萬變。」想了一下，又接道：「就是說他那裏一問，你這裏就三不知，問急了，你就推說胡魁也是過路趕車的，我們不認識，這樣他能把我們怎麼樣？」

小二連連點頭，邊拍手笑道：「對呀，他問我裝傻，一問三不知，就是這主意！」

却不料「索命郎君」於心忍這天晚上裝得像根本沒那回事似的，見了小二還露齒一笑，而令小二覺得滿身的不自在，可又難以開口問。

直到第二天一早，「索命郎君」於心忍見小二已經把自己的馬牽出來，這才接過韁繩笑道：「還好，這姚家客棧並不是一家黑店。」

原來「索命郎君」於心忍誠心來折騰這家姚家客棧的，但他在故裝糊塗中，發覺掌櫃娘姚九娘等並未爲非作歹，顯然祇是出於援助姘頭而已。

於是，就在這姚九娘罪不該誅之下，「索命郎君」於心忍才隨口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時小二一驚，但他又機警的一笑，道：「客官，你在說笑，長德鎮姚家客棧是黑店，說給誰聽也不會相信，要知道我們這家客棧可是老字號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這麼說來，有椿大事我就不用再多說了。」

小二一怔，忙問道：「大事？甚麼樣的大事，能說給我聽嗎？」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目銳芒一閃又隱，道：「說給你也是白說。」邊翻身上馬，光景是一團霧水罩上小二的頭，而自己却正要一走了之呢。

小二一緊張，竟拉住攏嘴不放，急又問：「既然是大事，還請客官明告吧。」

於心忍一笑，道：「你既然要聽，那我就告訴你。」邊伸手遙指東南又道：「往東南可是前往廣寧府的官道，那夜我商請你替我僱的那輛騾車，如今正翻覆在離此三十幾里地的一片荒林邊，人沒見了，連拉車的騾子也跑了。」

小二一驚旋即笑道：「客官，你說的是件大事，但與我們無關，你請吧！」

小二丟下馬攏嘴，轉身走回店裏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一笑，自言自語道：「我看你們還能沉得住氣多久。」

於是，於心忍拍馬馳出長德鎮，看起來他眞的是走了，因爲從他那種急匆匆的樣子看，好像還有天大急事等他去趕着辦呢。

* * *

店小二店門裏向外望。爲的是要看看於心忍是否已遠去。

就在蹄聲遠去的時候，他突然往後院奔去，還未走近姚九娘房門，他已經在嚷嚷道：「不好了，掌櫃娘！」

推開房門，姚九娘幾乎同小二撞個滿懷。「看你這副火燒猴屁股樣子，幹甚麼了你？」

小二拉住掌櫃娘手臂往屋裏拖，邊氣急敗壞的道：「掌櫃娘，大事不好了呀！」

姚九娘道：「快說，甚麼樣的大事不好了？」

小二哭喪着臉，道：「那小子剛才臨去他撂下話來，說是胡魁的騾車翻在東南方三十幾里處的官道旁，胡魁不見了，連騾子也跑了。」

姚九娘急問道：「了智大師呢？」

小二道：「那小子沒有說，祇怕……」

姚九娘思忖一陣，道：「這事不太可能吧！」

小二道：「我看有可能，因爲那小子一說，我就心驚肉跳！」

姚九娘道：「你小子何不仔細想想，胡魁趕着騾車往西北桐柏山裏去，那小子所看的騾車是在東南方，南轅北轍，怎麼湊和在一起，再說天底下同樣的騾車有的是，怎能說翻的那輛車就是胡魁的？」

小二却搖着頭，道：「我看不對勁，那小子可是說得一本正經呢！」

姚九娘想了一陣，當即吩咐小二道：「備輛車，你同我走一趟去。」

小二忙道：「那店裏的活兒……」

「叫他們去幹。」

掌櫃娘如此吩咐，小二自是唯命是從，沒多久，一輛騾車由小二駕着停在店門口。

姚九娘走出店來，交代了一切，當即出門登上車。

於是就在小二一聲「得」中，騾子四蹄翻飛馳出長德鎮朝着廣寧府那條官道而去……

* * *

「索命郎君」於心忍出了長德鎮，他可沒有一馬直馳廣寧府去會勝一豪，很快的他就到了騾車翻覆地方，而那個地方，也正是他狠狠的被了智和尚搗了一拳的地方，而騾車也是被他推翻在路旁荒林的。

於心忍絕對相信姚家客棧的掌櫃娘會找來，除非了智的死活與她毫無關係，除非胡魁的迷魂藥不是她授意，然而事情十分明朗，祇是他於心忍做事與一般人不同，他要

把整治他的人弄到現場來現原形，而且是要他自動的來……

如今，姚九娘不就是往這荒林中來了嗎？

繞着荒林進去，於心忍想找個地方把自己的馬藏起來，沿着荒林深處近山崖邊緩緩馳着，密林梢上，秋陽斜照而下，猶似彩芒成束，一根根的射向林中，像利箭又像一條條彩帶。

突然間，有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使得「索命郎君」於心忍雙眉緊皺難展，不由從馬上四下眺望……

於是「索命郎君」於心忍也自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更有着一種難以忍受的噁心感！

祇見不遠處的草窩中，一具腐爛不全的屍體，上面飛着一堆蒼蠅，從屍體上面的腿骨外露，雙臂不見，大腦袋深埋在草叢中看來，顯然是被狠羣撕食過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想起一個人來，而那個人不就是趕車的胡魁。

記得那晚上胡魁突然跳落車下一頭衝入黑暗的林中，好像就是在這一段，難不成地上死的眞是胡魁？

心念間，「索命郎君」於心忍翻身落下馬背，附近找了一根樹枝，他施力的把那屍體人頭撥弄向上！

於是，他眞的吃了一驚，那不正是胡魁嗎？

冷哼一聲，於心忍道：「我原本不要你的命，祇是你做賊心虛，以爲我會殺了你呢，哼！」

距離官道半里地，他終於找了一處隱蔽地方把坐騎藏起來，急快的他人已躲在路旁騾車附近，好整以暇的祇等姚家客棧的人來了。

* * *

蹄聲「得得」，踢彈得聲音有致！

車前面，店小二一手執鞭，却是雙目不停的兩邊看，而車內的掌櫃娘直在催問：「找到沒有？」

就在這時候，車上的小二突然「吁」的一聲，猛把奔馳的騾子攏住，且驚奇的道：「掌櫃娘，還眞有個騾車翻在路邊呢！」

手掀車簾探頭出來，姚九娘道：「在那兒？」

小二順手指道旁，邊跳下車來，道：「草窩裏，且由我下去看看吧！」

姚九娘早又道：「快扶我下去吧，咱們的騾車我認得，你知道我九娘可是常坐那輛車子上金龍寺燒香的！」

當然，上金龍寺燒香那是幌子，會一會「壯」了智和尚，那才是眞，小二心中豈有不明白的。

伸手扶掌櫃娘下車，小二指着翻覆在路邊草堆中的騾車，急急的又道：「妳看，就在那兒！」

姚九娘道：「下去看看再說！」二人併肩滑順着路邊往下滑，到二丈深的草窩裏。

先是姚九娘摸着車輪轉了兩下，已見她雙眉一緊，道：「小子，這好像眞有些像呢！」

小二忙破車篷掀開來，不由得狂叫一聲：「我的媽呀！」

姚九娘一見，忙拉住滑向自己的小二，問：「怎麼回事？」

小二指着把車篷，期期艾艾道：「裏面……裏面……裏面……」

姚九娘走過去伸頭看，不由大吃一驚：「你……」

嘿嘿一聲冷笑，一個木訥的年輕人緩緩站起來。

不錯，他正是「索命郎君」於心忍。

「沒嚇着二位吧！」於心忍雙手互挽在臂彎裏，完全是一副憨態畢露樣子。

定一定神，姚九娘道：「你躲在這裏幹甚麼？」

「索命郎君」於心忍嘿然一笑，道：「等二位呀！」

姚九娘漸漸進入正常狀態，那是她即將流露出一副潑辣作風的前奏：「這麼說來，我這騾車是毀在你小子手中了？」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妳很坦白，因爲妳已承認這騾車是妳的了，昨晚妳還在交代小二千萬要以不變應萬變的來個一問三不知呢。」

姚九娘怒道：「原來你竟偷聽老娘說話呀！」

於心忍道：「何足爲奇。」

姚九娘道：「你現在躲在此地，敢情想對老娘怎樣？」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道：「妳說呢？」

姚九娘雙手叉腰開始一副罵街樣，道：「你小子年紀輕輕的竟也不打聽一下，我姚九娘當年也是道上打滾，喝過人血的女中丈夫，怎麼的，以爲我收山了，就想登門找麻煩是吧！」姚九娘挺着大胸脯，顫巍巍的把個夾衫一抖一抖的，顯示出她有一副大奶子來。

於心忍更見木訥的道：「喲，這麼說來，妳竟還是前輩高人了？」

小二早自姚九娘身後伸過頭來，道：「一點也不錯，當年我們二爺在世的時候，祇要吼一聲，連房子上瓦片都會沙沙往下掉！」

姚九娘猛可裏厲喝道：「小子，這車是你弄翻的吧？」

於心忍道：「是啊！」

姚九娘想不到於心忍會這麼坦白的一口承認，不由得怒叫一聲，又道：「騾子呢？」

「跑啦！」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金老二與于成在莊院外等待宗濤與徐元平，却看到紫衣女在梅娘等人陪伴下從莊院出來，而後徐元平療好傷也出來了，紫衣女對徐元平的態度，令人難於捉摸，竟然因與他一言不合，命胡矮子與歐駝子去叫易天行在五天內趕到碧蘿山莊……金老二詢問莊院情況後，慶幸徐元平沒吞下易天行贈的藥丸，他說明毒藥會控制心智，不久就出現易天行的催命銀牌……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患難之交顯眞情　無私授予劍絕招

于成呆了一呆，滿頰羞紅的說道：「我還未來得及瞧，已被他們點了穴道，祇見到兩人背影，身着青色勁裝，背插單刀……」

徐元平突然滿臉堅決的說道：「于兄請自行尋找一處僻靜地方療治傷勢，明日午時，咱們仍在此地相見，如若我屆時不來，那就是出了意外，于兄就自行請回，仍做你的總瓢把子吧！」

于成急道：「這怎麼成？我已說過要終生一世追隨相公……」

徐元平嘆道：「你去了也難幫我的忙，反要我分心照顧於你，我看還是別去了……」轉過身子，大步直向那莊院走去。

「鐵扇銀劍」于成急步跟了上去，大聲說道：「相公且請慢行一步。」

徐元平回過身來笑道：「甚麼話快些說吧！」

于成道：「我在那莊院外面，找處隱蔽地方藏起來，等相公救人出來。」

徐元平想了一想，道：「好吧！如你等到太陽落入西南之時，還不見我出來，就別再等啦！」

于成黯然接道：「如若相公眞的傷在那莊院之中，于成當昭告天下英雄，揭穿易天行僞善面目，然後以身相殉。」

徐元平緩緩伸手，從懷中摸出「戮情劍」，「嚓」的一聲，拔出寶劍，却把劍匣交到了于成手中，說道：「這劍匣上的圖案，關係着孤獨之墓中的藏寶，如若我傷在莊院之中，這劍匣定被『神州一君』取去，墓中藏寶勢必要落入他的手中，實在有些可惜。

「你把這劍匣暫時收存起來，我如送命在那莊院中，你就携這劍匣，去找『神丐』宗濤，把劍匣交付於他，並把咱們在古墓所聞所見，一齊講給他聽，要他日後去那古墓，取出藏寶……」

他微微一頓之後，突然一揮手中精芒奪目的「戮情劍」，劃起了一道冷森森的劍氣，接道：「寶劍啊！寶劍啊！你雖鋒利無比，但却被世人視爲不祥之物，但願此次能助我去報殺害父母之仇……」說時隨手揮動起來。

但見精芒閃動，刹那間劍氣漫空，五尺之內，盡都是冷森森的劍風，迫得于成一連向後退了三步。

「鐵扇銀劍」于成目睹徐元平揮動那「戮情劍」的手法，心中甚感駭異，祇覺隨手一揮之勢，無不是精奇奧妙的招術，雙目神凝，看得呆在當地。

徐元平收住劍勢，神情忽然變得莊嚴肅穆起來，既無憤怒之色，亦無歡愉之情。

原來劍術深奧無比，不但講求

出手招術的變化奇奧，而且上乘劍術還要神與劍會，施展之前，必須心平氣和，不浮不躁，恭恭敬敬，莊莊嚴嚴。

徐元平剛才出手幾招，正是慧空大師授他「達摩易筋眞經」中的四式神劍。

這四式神劍，雖祇有四個招式，但却爲劍道最上乘的劍法，徐元平手中握着寶劍，又一心想到此去的一場惡鬥。雖有利器在手，但却不懂一套精奧劍術，實在有負寶刃。

凝神忖思，不知不覺間，隨手揮動，茫茫迷迷的竟把慧空大師相授四式神劍使了出來。

其實他一劍在手之時，已然用心去思生平所記的精奇劍招，祇是此時一脈而下，自然相承，他自己並不覺得罷了。

劍式出手，立時自行變得嚴肅起來，因上乘劍道，一旦出手，施劍人的心情，就不自覺的把心意集中起來，神與劍會。

是以徐元平隨手揮動幾劍，突然會變得莊嚴起來。

「鐵扇銀劍」于成生平之中，以鐵扇名震江湖，擊敗中原無敵高手，取得豫、魯、鄂、皖四省總瓢把子之位，對劍術一道，已下過二十年以上的功夫，凡是遇上使劍之人，過招動手，他都格外留心別人的招術，二十年採長補短，創出一十三招扇中夾劍之學。

對於劍術一道，雖然談不上極深的造詣，但見聞却是甚爲廣博。可是徐元平出手的幾招劍式，却是他生平未聞未見之學，心中暗感奇怪，忖道：此人武功的路數似出少林一派，但却不盡相同，每一掌一招，都似含着玄奇無盡的變化，叫人難以測料。

祇聽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對我一片赤誠，我心中異常感激，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我此去找『神州一君』易天行，生死勝敗，甚難預料，也許此後人鬼相隔，永無再見之日……」

于成道：「相公，吉人天相……」

徐元平黯然一笑，接道：「我自和那上官堡中黑衣少女動手之後，心中已然覺到武功一道無際無邊，『神州一君』能療救我們兩人的傷勢，武功自然不在我們之下。」

于成暗想道：這話倒是不錯，「神州一君」身受大江南北、黑白兩道中高手敬仰，默許爲當今第一高手，你武功雖然高强，祇怕也難以是他的敵手。

暗暗嘆息一聲，望了徐元平一眼，默然不言。

徐元平抬頭望着無際的蒼穹，沉思了一陣，說道：「我雖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但幾椿心願未了，雖死難安。」

于成道：「不知相公有何心願，在下能否代……」忽然覺得此言大爲不妥，因爲話中含意，無疑承認徐元平此去非死不可，趕忙住口不言。

徐元平輕喟一聲，道：「你幫不了忙，身爲人子，未能在含屈而死的父母靈前，拜奠一番，自是大憾事……」

于成暗暗想道：不錯，這件事我確難以代替。

徐元平凄涼一笑，接道：「還有把我教養長大的恩師，捨棄他親生之子，救了我的性命，我如死後，他連個掃墓之人也沒有了……」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我答應替慧空大師完成的事，眼下一件未辦，豈不辜負他授我武功之……」

他自言自語，盡說些心中懷念的往事，「鐵扇銀劍」于成如何能聽得懂，呆呆的站在旁側，一句也接不上口。

徐元平慢慢的轉過頭來，望了于成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我說的盡都是存在心中之事，你自然一點也聽不懂了。」

于成茫然一笑，道：「相公說的是……」

他對徐元平此去那莊院之行，根本就未聽清他說的甚麼。

徐元平忽然豪壯的吟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于成忽然搶前兩步，長揖說道：「相公武功精奇，絕不在『神州一君』之下，也許功力難以和他匹敵，此去遇得『神州一君』，千萬不可負氣力拚，留得青山在，豈怕沒柴燒……」

徐元平黯然說道：「父親生前好友，祇留得金叔父一人，我如不能救他出來，還有何顏偷生人世？」轉身大步向前走去。

一向狂放的于成忽然心生凄然之感，兩行淚珠奪眶而出，抱拳躬身相送，說道：「相公珍重。」

徐元平忽然停下步來，回頭笑道：「于兄這般相待於我，在下未能回報點滴，心中極是難安。」

于成擧起衣袖，拭去臉上淚痕，抬頭瞧了徐元平一眼，心中忽覺微微一震。

原來他神情之間已毫無哀傷之感，滿臉莊嚴堅決之色。

祇聽徐元平平和的聲音傳入耳中道：「我忽然想到了幾招武功，三劍三掌，這六招各自獨立，互不相關，我也不知源出何門何派，但出手威力極强，我在一盞熱茶工夫

之內，把這三劍三掌轉傳于兄，祇是時間短促，難以多和于兄切磋，你能學得多少，就算多少。」

于成正待出言推謝，徐元平已大步走了過來，低聲喝道：「于兄留心了，這一掌叫『飛鳳出巢』。」舉手平胸，斜斜推出一掌。

掌勢初出平淡無奇，到推出一半之時，陡然向左翻去，手臂伸直後，又迴反右面拍出。

徐元平初次授人武功，心中雖然瞭解這一招奧妙，但口中却說不出來。

于成見聞廣博，一看之下，心中已有幾分明白，不自覺的照樣學去。

這一招「飛鳳出巢」看似簡單，但眞的學起來，却又十分複雜，于成一連練習了十餘遍，仍然無法盡得訣竅。

徐元平心急金老二的安危，不待于成完全學會，就開始傳授他第二招「雷霆萬鈞」。

這一招乃是極爲剛猛的掌勢，祇要用出此招，不自主就把全身功力凝聚起來。

徐元平看他練習了十幾遍後，大概訣竅已通，立時又開始傳授他第三掌「千絲一網」，這一招却是極爲奇奧的手法，暗含擒拿，變化萬端。

學完三掌，已過了將近頓飯工夫，徐元平抬頭望望天色，伸手搶過于成寶劍，隨手轉了兩轉，一劍刺出，口中說道：「這一劍叫『鐵樹銀花』，現下時光已經不早，于兄，請恕我不能再傳餘下二招了。」

口中說着話，手中長劍又連續施出二次「鐵樹銀花」，放下寶劍，縱身而起，直向那莊院之中奔去。

于成俯身撿起銀劍，徐元平人已到四五丈外，但見他身軀閃了兩閃，消失不見了。

艷陽當空，微風拂臉，于成黯然嘆息一聲，收回戮情劍匣，正待找處深草隱身，忽聽一聲冷笑傳來。

這冷笑之聲雖然不大，但傳入于成耳中，却如聞得陡發春雷一般，心頭大生震駭。轉眼望去，祇見不遠處一叢深草之中，走出一個身穿長衫，頭戴方巾，十分文雅的中年儒士，臉含微笑，緩步而來。

于成忽覺心頭一跳，不自覺的脫口喊道：「你是『神州一君』易天行？」

那中年儒士笑道：「不錯。于兄手中拿的甚麼？」

于成揚了揚手中銀劍，道：「這個麼……」

易天行搖頭微笑，道：「你左手所拿之物。」

于成低頭望了望手中的戮情劍匣，道：「易大俠問的這個？」

易天行道：「正是。」

于成淡淡一笑，道：「這是位朋友之物，要我暫代收存。」

易天行笑道：「豈止暫代收存，不是要轉交給『神丐』宗濤麼？」

于成吃了一驚，道：「怎麼？你都聽到了？」

說話之間，易天行已走到于成身前，緩緩伸出右手，笑道：「不知于兄肯否把手中之物，借給在下瞧上一瞧？」

于成道：「這個……」

易天行道：「在下一向不願佔便宜，于兄如能把手中之物借給在下一瞧，我當療治好于兄手上之毒。」

于成早已把手上中毒之事忘却，聽得易天行一說，不自禁的低頭望去，祇見手上中毒之處紅腫已消，但却呈現出點點紅斑，心頭甚感奇異，暗道：中毒之初，看去此毒甚爲厲害，怎的未經療治，紅腫竟然自行消去……

祇見「神州一君」易天行微微一笑，說道：「于兄想必認爲手上紅腫已消，大可不必再行療治，其實奇毒早已侵入肌膚血液之中，三天之後，毒性發作，全身潰爛而死。」

于成道：「甚麼？」

易天行正容說道：「在下之言，句句眞實，于兄如若不信，不妨把那泛現紅斑之處，用劍尖挑破看看流出的血色，當知在下之言不虛了。」

于成略一猶豫，用手中銀劍劍尖，挑破一處紅斑。祇見一滴紫血由傷處流了出來，滴在地上。

易天行笑道：「再過上一個時辰，于兄身受之毒，即將隨行血攻入內腑，那時就無藥可救了。」

于成冷笑一聲喝道：「江湖上黑白兩道之中，提起你『神州一君』，無不萬分敬仰，祇道你是一位儒雅仁慈的長者，却不知竟是一個外貌僞善，心地陰毒如蛇蝎的僞君子……」

易天行微笑道：「在下素不願意强人所難，如果于兄不肯把手中之物借給在下一瞧，也就算了。」說完，轉身慢步而去。

「鐵扇銀劍」于成抬頭望望天色，心中暗自忖道：縱然他說的句句實話，我還有三天好活，我必須在這三天之中，找到「神丐」宗濤，把這「戮情劍」匣交付於他……

忽然心念一轉，又自忖道：我答應在此地等他回來，究竟等是不等？祇覺這兩件事，件件都異常重要，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才好。

抬眼望去，祇見「神州一君」易天行緩緩移動的背影，逐漸消失在

亂草叢中。

于成忽然覺得心胸之中湧塞了無比的痛苦和一種莫名的感傷，平時的豪氣忽消，黯然嘆息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他肯把這等珍貴之物放心交付於我，定然是相信我能把此物轉交到宗濤手中，如若我不能辦到，豈不辜負了他一片信我之心。

何況那孤獨之墓中藏寶極豐，富可敵國，又有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玉蟬、金蝶，如若此物落在「神州一君」手中，那還得了，我非得早把此物送交「神丐」宗濤不可……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身側叢草響起一陣沙沙之聲。

轉頭望去，不知何時四周已被六個身着白衣，懷抱短劍的童子包圍起來。

這六個童子大都在十四五歲之間，個個眉清目秀，但神色之間却是一片莊嚴。

日光下，但見六人懷抱的短劍上閃動着耀目的光芒。

于成久走江湖，一望之下，立時看出這六個童子手中寶劍不是凡品，不禁一皺眉頭，暗自忖道：這六個孩子從哪裏得來這樣長短一般的六把寶劍？當下一揮手中銀劍，喝道：「你們要幹甚麼？」

正東一方站的白衣童子似是這六人首領，輕輕一搖手中短劍，冷笑說道：「不要多說話，眼下祇有死、殘兩條路，任你選擇一條。」

他聲音雖然仍帶着幾分童音，但言詞神態却冷峻至極。

「鐵扇銀劍」于成聽得怔了一怔，道：「甚麼？」

那首先說話的童子冰冷的聲音重又響起，道：「你耳朵聾了麼？死亡、殘廢兩條路，任你選擇一條，難道就聽不懂麼？」

于成由心底泛上來一股怒氣，暗道：我走了半輩子江湖，遇上的兇殘之人也不少，但却從未見過這等眉目俊秀的年輕孩子說話時，神情、詞意間如此冷酷，長大了那還得了。

心中在想，口中却不自覺的問道：「死亡之路如何？殘廢之路又將如何？」

六個童子互望一眼，仍由那站在正東方向的童子說道：「要死最是容易，我們一劍把你殺了，或是由你自己橫劍自絕，至於殘廢之路，雖然留下性命，但那活罪難受，先要挖去雙目，割去舌頭，挑斷雙手經脈，叫你不能洩去所見之事……」

于成大怒道：「就憑你們六個毛頭小子，也敢這般狂妄嗎？」銀劍一擺，猛向正西衝去。

他久在江湖之上行走，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出這六個孩子不是易與之輩，心中早已打好主意，準備出其不意，衝出圍困，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是以，話才出口，一劍「起鳳騰蛟」，閃閃精光，幻化出三朵劍花，點向那攔路童子。

于成老謀深算，和六個童子講話時，早已暗中留神打量六人，覺出守衛在正西方的白衣童子較爲瘦弱，可能是這六人連鎖陣中最弱的一環，是以，怒喝一聲之後，仗劍直衝過去。

祇聽那白衣童子冷笑一聲，右手短劍橫向上面一撩，直向于成臉上削去，出手迅快絕倫。

于成早已發覺幾人劍光强烈異常，不敢硬和他們短劍相觸，手腕一挫，疾收劍勢，寒鋒一偏一轉，「腕底翻雲」直向那白衣童子握劍右腕之上刺去，左手同時拔出肩頭鐵骨摺扇，灑出一片扇影，護住後背。

在他想來，這六個白衣童子武功縱得「神州一君」親授，但年紀畢竟有限，功力上面却難有甚麼成就，六人同時現身，定然是憑仗合擊的劍陣求勝。

哪知大謬不然，他衝向正西方位，其餘五人並未出手合攻，仍然靜站在原地不動。但見守衛正西方位的白衣童子手中短劍上撩，忽然一轉，變成了向下橫削。

這一招變得詭異難測，手腕翻轉之間，短劍已撩上于成的銀劍。祇聽「噹郎」一聲，于成手中銀劍登時被削去半截。

那白衣童子一劍得手，突然踏中宮欺身直進，短劍一揮，幻化出一片劍花分襲前胸三大要穴。

形勢迫得于成不得不用左手摺扇拒敵，趕忙橫向旁側一閃，鐵骨摺扇「浮雲掩月」，由下向上疾翻，劃出一片扇影，封住那白衣童子劍勢。

那白衣童子似是早已料到于成有此一招，短劍左搖右擺，揮出一片寒光。但聞一陣沙沙急響，于成鐵骨摺扇被那寒芒劍風，削成片片碎屑，散落地上。

交手不過兩招，于成手中的鐵扇銀劍盡毀在那白衣童子的短劍之下，不禁心頭大駭，向後疾退兩步。

忽聞衣袂飄風之聲，那守在正南方位的白衣童子疾衝而上，左手一抄，已抓住于成手中的「戮情劍」匣，右手短劍當胸劃去，森森劍氣，拂臉生寒。

于成如不撒手鬆開「戮情劍」匣，勢非被那短劍劃中不可，情勢所迫，祇得丟開劍匣向後退去。

那白衣童子搶得劍匣之後，回身一躍，又回到正南方位。

于成茫然四顧，目光緩緩從六

個白衣童子臉上掠過，祇見幾人臉色一片嚴肅冷漠，直似幾個白玉雕成的石娃娃，小小年紀，竟然能把喜怒之情壓制在心底之中，不讓它形露於神色之間。

祇聽那正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冷冷說道：「現在我們開始從一數起，數到『九』字，這一段時間之中，大概已足夠你想一個較爲舒適的尋死法子，如果『九』字數完，你還不死，哼！那我們就自己動手啦！」

于成在江湖闖蕩，身經無數惡戰，但却從未像今日戰局之慘，這六個面貌俊秀童子，不但劍法詭異絕倫，而且身法飄忽如風，不可捉摸，再加上手中削金切玉短劍的威力，更顯得武功高强。

于成已從人家削去劍、扇，搶去「戮情劍」匣的劍招、身法上，瞭然到自己絕難闖出六人連鎖劍陣，縱然和人一對一的相搏，也難是人家敵手。

他絕望的嘆息一聲，仰臉望望無際蒼穹，默默祈禱：相公請恕我于成無能，難以完成你交代之事，祇有拚得一死，聊謝愧咎了……

祇聽那正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高聲喊道：「一……」

東北方位上的白衣童子立時接口道：「二……」

依序相傳，三、四、五、六，一氣喊完。

這時，于成心中死念已決，人反而變得十分鎮靜，不待「七」字出口，突然大聲喝道：「于大爺是何等人物，豈肯受爾等凌辱。」縱身而起，舉手一掌「飛鳳出巢」，直向正東方位拍去。

他已存下必死之心，衝擊之勢十分迅快，這一掌「飛鳳出巢」威勢又極强猛，雄渾的掌力，劃起了嘯風之聲。

守在正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似是想不到于成會猝起發難，變出意外，微現慌亂，身軀一閃，讓開三尺。

于成雖然一擊落空，但他已覺出這招「飛鳳出巢」的威力極大，脚落實地，陡然大喝，舉手一掌「雷霆萬鈞」反臂拍出。

一股强勁絕倫的力道直衝過去，正北、正南兩個方位上趕來兜截的兩個白衣童子，吃那一股强勁掌風，迫得疾向兩側退去。

于成藉那反臂拍出的掌勢，向前疾躍出七八尺遠。

但見白衣閃動，六個白衣童子齊齊振袂飛起，舉動之間，整齊劃一，直似一個人動作一般，迅快無比的搶在于成前面，六人脚落實地之後，仍然各站在原來方位之上，距離分毫不差。

那位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揮動手中短劍，劃起一片劍影，高聲數道：「七……」嗓音尖銳，猶帶童腔。

于成怒聲喝道：「于大爺走了半輩子江湖，身經無數惡戰，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心上，難道還會逃走不成？」舉手又一招「飛鳳出巢」猛劈過去。

他心知所會武功中，祇有這兩招掌勢還可拒擋敵勢，是以，又劈出了一招「飛鳳出巢」。

「鐵扇銀劍」于成此時早已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同時自己實在不甘心受這六個童子的凌辱，是以劈出一招「飛鳳出巢」，人也同時隨着擊出的勁風，直向西南方面衝去。

他這一招乃是全力而發，那佇守西南方的童子，見他擊來的掌風强猛凌厲，倒也不敢硬接，被迫得向後躍退出三四尺開外。

就在于成一招得手之際，那正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已高聲數道：「八……」

「鐵扇銀劍」于成聽得心頭微微一怔，正待搶步衝出包圍，那正東方位上的童子又朗聲數道：「九。」

這「九」字聲音剛一離唇，立在他左右方的兩個白衣童子，倏的身形陡起，疾如驚鴻，掠空而過，半空中，雙雙旋身折腰，短劍一揮，展起一片光華，人已躍落實地，雙劍並出，反擊而至。

于成祇覺眼前寒光閃耀，霍的收住衝勢，情急之下，雙手疾吐，施展出一招「千絲一網」。

這一招手法極是奇奧，雖然于成使用得不太嫺熟，但那暗含的奇譎變化，已足令兩個阻攔去路的白衣童子難測高深。

但見于成雙掌疾吐，分向兩個童子擊去，倏然變擊爲拿，動作快若電奔，但覺手上一重，心知已拿住對方，心裏也來不及考慮，雙臂同時運力，往外一送，但聽一聲悶哼，右手中的一個童子已被摔出四五尺開外。

于成這一動作雖是同時發動，但他左手中毒，心中多少存有顧慮，是以在使用上，精力自不能充分貫注，因而一送之勢，那左手所拿的童子，僅被推送半步。

這童子被于成所拿，早已暗蓄功力，被他一送，脚下略一移動，人已拿穩身形，挺身趕前半步，右足猛掃，疾向于成下盤踢到。

于成因一送之勢用力過猛，脚下虛浮，被那童子一踢，一個站立不住，人已坐落地上。

那正東方位上的白衣童子見二童被于成一招「千絲一網」所拿，一躍身，人已電射而出，待他躍落實地，于成已跌坐地上，那童子冷笑一聲，短劍一伸，已指在于成胸前。

于成自忖必死，雙眼一閉，猛然間身後響起一聲「住手！」這一聲呼喝，十分宏亮，聽得幾人不由一怔。

于成轉臉一瞧，祇見五步以外，立着一個方面大耳，五旬上下之人，不禁心中一震，暗道：查子清也來了。

來人正是查家堡堡主查子清，他向六個童子掃了一眼，朝着于成問道：「于兄今日身陷重圍，可否要在下助一臂之力？」

「鐵扇銀劍」于成一生縱橫江湖，絕少向人低頭，聽查子清一問，心想：人生百年總難免一死，我又何必向你求救呢？如果我向人說好話倒不如死了乾脆。是以對他瞧了一瞧，沒有理睬。

但繼而一想，又暗暗罵道：于成呀，于成，你好蠢材，徐相公託你多少大事，你一件尚未達成，怎能就一死了之呢……

心念一轉，突動求生之念，但他乃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向人啓齒求救，甚難開口，轉頭望了查子清一眼，口齒啓動，但却講不出一點聲音。

查子清是何等人物，早從于成目光之中，看出他求乞之情，微微一笑，道：「于兄不用開口，兄弟已領會心意了……」

他哈哈大笑一陣，道：「不過兄弟向來不願平白無故的幫人之忙，兄弟救得于兄之後，于兄也不必存下感恩之心，祇求幫兄弟辦件事情，咱們就恩情兩抵，互不相欠……」話至此處，突然大喝一聲，右手一揚拂出。

一股凌厲的掌風，挾着縷縷銀芒，電奔而出。

但見白影閃動，兩個向于成身邊欺去的白衣童子縱身躍開。

原來守在正東、正北兩個方位的白衣童子，藉着查子清說話的機會，縱身向于成身側欺去，準備先把于成刺死劍下。

查子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兩個白衣童子行動雖然毫無聲息，但也難以瞞得過他的一雙神目，大喝一聲，打出一記劈空掌風，和二十四支蜂尾針，緊隨着縱身躍落于成身側相護。

但聞一陣沙沙之聲，草叢如分裂般倒向兩側，那守在正東方位的白衣童子疾退了八尺之後，突然一揮手中短劍，六個白衣童子一齊動作，各歸方位，把查子清圍在中間。

查子清目睹六個白衣童子的迅快身法，臉上微微變色，沉聲對于成道：「于兄是否答允，快請決定，兄弟急事纏身，無暇在此多留。」

于成道：「甚麼事，查兄先請說出，讓兄弟斟酌斟酌，力量是否能夠辦到？」

查子清道：「此事最是容易不過，在于兄祇不過閒話一句。」

于成道：「甚麼事，這等容易？」

查子清道：「祇要借重于兄在中原四省綠林道上總瓢把子身份，傳下一道口諭，查查兄弟犬子查玉的下落。」

于成暗自想道：此事果是容易。但口中却故作謙遜道：「查兄一方雄主，一言出口，武林道上誰敢不聽？兄弟自是樂於效勞，祇是不知能否查出少堡主下落而已。」

查子清冷笑一聲，道：「黃河之北，兄弟自信有此能耐，但中原幾省，就非兄弟力所能及，祇有借仗于兄大力了。」

于成暗暗想道：此人之能，江湖上甚少敵手，這六個白衣童子武功劍術雖高，但如想困住他，怕不是容易之事，祇是那「戮情劍」匣現已被人奪去，我縱然被他救出重圍，也是難見「神丐」宗濤……心念一轉，低聲說道：「兄弟雖願爲查兄效勞，不過……」

查子清已感不耐，大聲說道：「于兄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說話怎的這等吞吞吐吐，答不答應，但憑一言……」大概他感到下面的話太過難聽，倏而住口不言。

于成望望那正東方位上白衣童子手中的「戮情劍」匣，說道：「兄弟有一隻劍匣，被人搶了過去，查兄請把劍匣奪回，兄弟受恩必報，不論如何都要查出少堡主的下落。」

查子清冷笑道：「一隻劍匣能值幾何，于兄想要多少，儘管派人到冀北查家堡去取就是。」

于成暗暗忖道：我眞是急糊塗了，查子清是何等人物，這些話豈能夠騙得過他，但如據實說出，祇怕搶得之後，不肯歸還於我……

于成目睹六個白衣童子排成的劍陣逐漸收縮，激戰即將展開，心念一轉，暗道：劍匣如果落到了查子清手中，日後宗濤去討，要比落在「神州一君」手中容易得多。

念轉慧生，故作一聲嘆息道：「查兄這般對待兄弟，我于成如再不實話實說，心中實是難安，那劍匣並非普通之物，乃傳誦江湖上的『戮情劍』匣，相傳此物上繪有一幅密圖，內中藏寶富可敵國……」

查子清不待于成再說下去，突然一晃雙肩，快速無比的向那正東方位上白衣童子欺去。

但聞那白衣童子冷笑一聲，手中寶劍一揮，登時幻起一片森森劍

氣護住身子。

正南、正北兩個方位上的白衣童子緊隨查子清身後發動，雙雙縱身躍起，攻向查子清身後。

查子清原想出其不意，以迅快的身法，從那白衣童子手中奪回「戮情劍」匣，哪知對方擧手一劍，劃出的凌厲劍風，竟將自已疾撲之勢擋住，心頭微生凜駭，暗道：這六個小娃兒，怎的如此扎手？

他功力深厚，已進入收發隨心之境，去勢雖快，退勢更快，一吸丹田眞氣，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懸空兩個翻身，閃開左右兩個白衣童子的夾襲之勢，落到于成身旁。

他身子還未站穩，前後兩道銀虹，已挾着凌厲的劍風襲到。

查子清暗暗讚道：好快的身法。兩掌前後分出，打出兩股强猛的掌風分阻兩個白衣童子的合擊之勢。

兩個白衣童子看出推出的掌力强大，不敢硬擋銳鋒，半空一挫腰，身子忽然斜斜飛開。

查子清不容對方出手，大喝一聲，雙拳連環打出，瞬息間打出六拳。

這正是查家堡馳名武林的「百步神拳」，但聞勁風如嘯，迫得六個白衣童子紛紛縱身躍避。

六個白衣童子雖然被查子清「百步神拳」强勁的拳風迫得紛紛縱身躍避，但起落縱躍、交叉橫飛之間，相互交換方位，陣法始終不亂。

要知道憑仗內家眞力打出的拳風，雖然强猛絕倫，却也最是耗費眞力，難以持久不停，查子清功力雖然深厚，但在連續打出六拳之後，也不禁微微喘息。

拳風一止，六個白衣童子立時各歸原來方位，短劍平胸，凝神內視，緩緩向前移動。

查子清見聞廣博，一見六個白衣童子的神情，已知六人劍術上的造詣，絕非泛泛之流，凝神內視，正意誠心，正是施展上乘劍術前的準備，此等運劍之前的凝神內視，如非劍術有了相當的造詣，想裝作也裝不出來。

目睹六個白衣童子的神情動作，查子清登時心頭一凜，心知遇上勁敵，今日之戰，非同小可，輕敵之念立時消失，當下凝神靜立，暗中運氣調息，蓄勢待敵。

六個白衣童子把劍陣縮到一丈方圓左右時，一齊停下脚步。

但見正東方位上白衣童子手中短劍一揮，幻起一片銀虹，其餘五個白衣童子羣起相應，片刻間四周幻起了一片重重劍影。

突然間，由那重重劍影中傳出一聲輕叱，兩道銀光疾如電奔般直射而出，分襲查子清上、中兩路。

查子清早已蓄勢戒備，左拳一招「推山塡海」打出一股拳風，右手迅快無比的從懷中摸出一條白絹，迎風一掄，橫擊出手。

他功力深厚，雖是一條白絹，但擊出力道却甚驚人，直向兩道襲來劍光上面掃去。

首先發難的兩個白衣童子，竟被他白絹掃襲之勢迫得收劍疾退。

兩人一退，另兩人却緊隨出手，劍光打閃，分由前後攻到。

查子清迅快的一側身軀，白絹疾如靈蛇，反向身後一人掃去，左手又是一記「百步神拳」，擊向前面攻來的敵人。

刹那間劍氣瀰天，六個白衣童子展開了連番猛攻，有時兩人齊上，有時四劍並進，進退如電，凌厲絕倫。

查子清施展開手中白絹，橫掃直擊，挾着强烈的風嘯之聲。

他手中白絹足足有一丈二尺，施展開來，威勢異常强大，六個白衣童子雖有削鐵如泥的寶劍，但那長絹乃柔軟之物，寶劍削上，至多劃上一道口子，無法把它削去。而且那絹忽長忽短，捉摸不定，擊來力道又極强猛，六個白衣童子想用寶劍削它，亦不容易。

雙方力拚了三四十個回合，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六個白衣童子也無法擅越雷池一步，始終被迫在七八尺外，查子清也沒有捲飛人家一支兵刃，傷一個人。

查子清眼看六個白衣童子精力充沛，毫無敗象，心中暗暗焦急，忖道：這樣耗戰下去，不但形勢於我不利，而且一世英名也將斷送在這六個娃兒之手，看來不下毒手傷他幾個，不知要打到幾時。

心念轉動，殺機陡生，左手揮動長絹，阻擋住六個童子的攻勢，右手在腰中一探，摸出一隻金光燦爛的環鞭。

這種兵刃十分奇怪，一串小指粗細的金圈連環在一起，每個金圈大約茶杯大小，共有一十三節。

查子清取出金環鞭後，手中抖了一抖，響起一片龍吟之聲，正待施展煞手，忽聽一聲大喝，一股排山倒海般强猛掌風直撞過來。

六個白衣童子吃那强猛的掌風撞擊之勢，迫得紛紛向旁側躍避，劍陣立時大亂。

但見一條迅如驚鴻的人影疾掠而入，落在于成身側。

于成一見來人，突然挺身而起，大聲笑道：「相公……沒有……事麼？」

他心中太過高興，大笑難止，一句話，分了幾段說完。

來人正是徐元平，他滿懷悲憤，衝到那莊院之中，從前院找到後園，不但未見金老二的下落，連一條人影也沒有遇到，氣憤之下，逢物就打。

但那莊院之中大都是空無陳設的房間，也沒有可打之物，徐元平運掌擊破了幾扇門窗後，突然想到于成還在莊院外面等他，怕于成再被擄去，急急趕了出來，正趕上查子清久戰六個白衣童子不下，立時大喝一聲，全力發出一掌，把六個白衣童子的劍陣衝亂，縱身躍落于成身邊。

查子清細看來人，不過十八九歲左右，而且素昧生平，不禁心頭暗生凜駭，忖道：這娃兒不過弱冠之年，掌力竟然如此雄渾，老夫數年未到中原，想不到後輩之中，竟然有了這等人物……

忖思之間，徐元平已對他抱拳行了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拔刀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查子清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你可是給老夫行禮麼？」

徐元平道：「不錯，晚輩……」

查子清大聲笑道：「不用謝啦，老夫素來不願平白無故的幫助別人。」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麼說來老前輩和于兄是舊相識了。」

查子清道：「老夫相識滿天下，如果但憑相識之緣，老夫就要相助於他，這樣說來，豈不是助不勝助了？」

徐元平祇覺此人言語冷怪，句句字字都頂得人答不上話，但人家有着相助于成之恩，心中縱然對他言詞不滿，也不好發作出來。

于成趕忙接口說道：「這位查老堡主和我有約在先，他助我奪回『戮情劍』匣，我幫他找出查少堡主的下落……」

查子清冷哼一聲，接道：「我幾時答應你奪回『戮情劍』匣了？」

于成微微一怔，暗暗忖道：不錯，他倒是沒有答應奪得「戮情劍」匣還我……

忽聽衣袂飄風之聲，六個白衣童子突然一齊躍起，向外奔去。

于成大聲叫道：「相公快追，『戮情劍』匣被他們奪去了。」

就這一刹那間，六個白衣童子已躍奔丈餘開外。

徐元平、查子清同時縱身躍起，疾追過去，一掠之勢，兩丈開外。

六個白衣童子狡猾無比，突然分散開來，鑽入草叢之中，這六人衣着一般，高矮相同，徐元平、查子清都不知那「戮情劍」匣在哪個手裏，一時之間，不知追哪個才對，微一猶豫，那六個白衣童子，已走得踪影全無。

查子清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問道：「這六個白衣娃兒，是甚麼人？」

徐元平聽他問話口氣托大，本想不理，但轉念一想，他既有相救于成之恩，又是查玉之父，祇好忍氣答道：「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下。」

查子清道：「易天行也在此地麼？」

徐元平道：「此人神出鬼沒，行踪忽隱忽現，誰知此刻哪裏去了。」

他似是覺得言未盡意，略一停頓，又接口說道：「不過那六個白衣童子是他貼身近衞，六人既在此地出現，『神州一君』大概就在附近！」

這當兒，于成也走了過來，接道：「那六個娃兒現身之前，易天行曾經親自現身……」

徐元平急道：「他可提過我二叔父麼？」

于成道：「他却沒有提及金老二的事，祇要我把『戮情劍』匣給他，並且告訴我已身中劇毒，三天之後毒性發作，全身潰爛而死。」

查子清道：「甚麼毒這等厲害，給兄弟瞧瞧看能不能醫？」

于成伸出傷臂，查子清凝目瞧了一陣，道：「于兄手上之毒，已然深入肌膚，恐已混入了血液之中，療救祇怕不易。」

他探手入懷取出一隻玉瓶，倒出兩粒黃色丹丸，接道：「兄弟這解毒藥物，雖然算不上靈丹仙品，但對療毒方面，甚具神效，于兄先服用兩粒試試。」

于成接過丹丸道：「查兄博學多聞，想必已知兄弟身中何毒了。」

查子清乾咳了兩聲，道：「兄弟雖然看不出于兄身受何毒，但我這解毒藥丸，效能甚廣，于兄但請放心服用，最低限度，可以延緩于兄毒性發作的時間。」

于成擧手吞下兩粒丹丸，笑道：「查兄可是怕兄弟毒性發作過早，那就無法相助查兄，尋找少堡主的下落了。」

查子清拂髯一笑，道：「于兄快人快語，兄弟正是此意，不知于兄還有甚麼未完之事，如果沒有，咱們還是早些行動的好。」

徐元平道：「怎麼？查兄沒有北返查家堡麼？」

查子清祇此一子，鍾愛甚深，徐元平一問，使他再也難忍耐住心中激動之情，但見他臉上肌肉一陣顫動，怒道：「小兄弟幾時見過他了？」

徐元平沉忖了一陣，說道：「大概有一個多月之久了！他身上受了內傷，曾對我說過要回查家堡去養息……」

（未完・三十）

上文提要：令狐爽對四邪說四魔是先敎功夫後送寶，四邪無奈祇好划拳訂次序。申屠艮帶小爽哥進九宮八卦洞，小爽哥用心記着走過的地方，洞中一個月學了一招「流星殺」，臨走時令狐爽記着齊大天的吩咐，故意用「獅子吼」來引起長孫明月的回應……令狐爽在草原上碰到水中月，他被乖乖迷惑得失了常性……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福緣深厚得三寶　欲練絕技服花汁

令狐爽急問：「外院怎麼啦，要出人命呀！」

王艮新道：「不會出人命的，而且等到天亮，張白的精神就更大了。」

「是張白在嗥叫呀，她……」

「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張白會哭叫的，這一回你可是親耳聽到了。」

令狐爽道：「還有這種毛病呀，眞新鮮！」

王艮新道：「你是少見多怪，喝酒！」

令狐爽忽的起身道：「王大叔，你等着，我爲你出個主意整一整我的兩位可惡師父。」

王艮新一把拉住令狐爽，道：「不要爲了身外之物的女人拚命呀，划不來的。」

令狐爽道：「就算我不是爲你好了，我也要叫他們二人不舒服。」

王艮新道：「你不要命了？他們是你師父呀，就算是打架，你也打不過他們，你聽過有句妙語嗎？」

「甚麼妙語？你說說，我聽聽！」

王艮新道：「貓不敎虎爬樹……留一招呀！」

他看看二門，又道：「就算他們敎了你功夫，你也自認有本事，可是他們必然留了絕活不傳你，你造他們的反，他們會叫你死得很難看！」

令狐爽笑了。

「王大叔呀，我同他們混了幾年，他們的毛病我知道，你放心，等着回房中去同丁白睡吧！」

王艮新聽得全身一震：「你……」

他也是有這方面毛病的人，只要同丁白睡一起，那種美妙呀，八仙遇上也不當神仙了！

令狐爽笑笑，道：「你等着，我走了。」

「你要走？」

「是呀，安排着整他二人呀！」

王艮新笑了。

令狐爽也是發現王艮新的雙目之中在噴火。

那種眸芒很容易被人看到，他的慾念興起來了。

男人只有面對美女時候才會流露出那種眼神，而王艮新只聽了丁白二字，便流露出飢渴。

令狐爽走出了客棧外，他溜到了「大散關客棧」後院幾十丈處，只見他全身用盡了力氣，把丹田之氣凝聚在喉管下方，於是……

於是，令狐爽學着獅子吼叫聲。

「哦吼……哦吼……哦吼……」

夜闌人靜，聲音宏亮傳得遠，他叫了十幾聲，然後往大山中狂奔着。

叫聲漸去漸遠，叫聲也把正在同女人猛幹的兩個魔頭吼得「收了兵」，推開壓的女人忙穿衣。

那丁白一聲尖叫：「幹甚麼呀，瘋了不是！」

夏侯金邊穿衣邊狂罵：「他奶奶的，不好了呀，那個老小子逃出來了呀！」

忽的，對面傳來大笑聲，是張白在笑。

張白不哭了，她笑問：「怎麼不搞了，這麼快要走了？」

傳來了司馬元的聲音，叱道：「再搞命完蛋了，娘的，就是妳哭的，把老東西哭出來了！」

「誰呀，誰是老頭子，看你……」

「噗通」一聲响，兩個魔頭幾乎同時跳出院子外！

這二人也不多言，頭一甩就衝到了前面飯堂，只見那王艮新還在吃酒。

王艮新見這夏侯金拄拐走地有聲，雙目凶光畢露，又見那司馬元雙手十指一伸又縮，他急忙迎上去，笑呵呵的道：「二位，莫非她們對你二位不盡情呀，我去罵她們，太不合作了。」

夏侯金叱道：「她們很合作，你少囉嗦！」

司馬元道：「快走，聲音好像往山中去了。」

這二人拔身出了門，看吧，兩個人跑得還眞帶勁，一路往終南大山的老龍洞方向狂奔着。

遠處又清晰的聽到獅吼。

那司馬元對夏侯金道：「東方東那老道，我操他老娘！怎麼不小心吶！」

夏侯元道：「還不是同宇文道姑搞翻了天，把老魔給忘懷了！」

「快！」

這二人如飛的冒着山風狂奔而去。

在一塊大石後面轉出了一個人。

這人當然是令狐爽。

令狐爽幾乎是捧腹哈哈大笑了。

令狐爽轉回大散關大客棧的時候，他推門走進去，只見桌子上的酒菜是熱的。

他叫着走進後院門，忽聽丁白的房中傳來一陣吃吃笑，還有男人也在叫。

叫的當然是王艮新：「哎唷唷，哎唷唷，你輕一點咬我呀，咬得太重了！」

令狐爽一聽：「我的乖乖隆地咚，韮菜又炒大葱了，果然人人有毛病，各人的毛病是不同。」

令狐爽正在暗處吃驚聽，忽的傳來女子說話聲。

那是張白與方白二女子。

只聽一人道：「上一回咱們上了當，被他把咱們衣裳偷走，他逃走。」

「是呀，他還說他的長又大，比他的師父們還强，害得咱們空歡喜！」

「這一回咱們不用急，也不再叫他上茅房，他是在騙人的。」

另一個好像是方白，她笑呵呵的道：「不用急就不會把他嚇跑掉！」

那張白道：「我把我拿手的小菜炒兩樣，等他回來以後，咱們侍候他吃酒吃菜不提上床事，咱們慢慢的灌迷湯，叫他心癢癢，哈……」

張白道：「我打賭，那小子必是童子雞，味道一定不一樣的，嘻……」

方白道：「別說了，去前面等着他，今夜咱們上好戲，想着那老的，功夫是不錯，可是就是一身毛，花白鬍子怪扎人的。」

這二女人爲甚麼自房中走出來？

原來二人又回房中着意的打扮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走出來。

女人大多數不好看，若非靠打扮，那同男人沒兩樣，女人也知道，女人就是一枝花，吸引蝴蝶來採花，幾曾見過蝴蝶落在枯萎的花上採花粉呀！

所以女人老了，人比黃花瘦了，也就悲哀了。

＊　＊　＊

兩個女人還不知道令狐爽已到了二門後，令狐爽也聽到二女的說話，他不愉快了。

他想起上一回被二女合力按在大床上，那光景如同南山虎吃羊。

令狐爽的腦筋動得快，他躍過了牆找地方。

他再繞到小門口，已發現飯堂的燈在亮。

燈亮就明白有人在等，那兩女正在等她們的小綿羊令狐爽回來。

令狐爽果然又走回來了。

他原是想溜之大吉，可是他想了一下不對勁，怕是遇上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

令狐爽心中不高興，因爲他爲王艮新解決了問題，却又爲自己帶來麻煩。

只不過令狐爽能爲別人解難分憂，他當然也能爲他自己解難除憂。

現在，他嘻嘻哈哈的走進門來了。

看吧，兩個女的幾乎齊頭併進的迎上來了。

那方白抱住令狐爽，笑道：「想你呀，想死人了！」

張白指着桌上熱呼呼的菜，笑道：「聽說是你來了，小姐姐特別爲你做些好吃的。」

她拉着令狐爽又道：「快過來，桌邊坐着吃。」

令狐爽笑道：「二位大姐姐，我冒昧的前來，眞的是不好意思呀！」

張白道：「沒關係，歡迎你常來！」

令狐爽道：「王大叔呢？」

張白道：「這些天咱們掌櫃很少同老板娘在一起，他在老板娘房中睡了。」

「這些天呀，幾天？」

方白道：「有個七八十來天了？」

令狐爽一聽也吃驚，七八十來天關上房門幹呀，也不知累呀！

他走近桌邊坐下來，笑道：「這菜眞好，聞一聞就知道好吃！」

「快，喝酒呀，我們姐妹二人陪着你。」

令狐爽不客氣，坐下來盡檢好吃的。

張白還一口一口的挾菜往令狐爽的口中送，她下面還不老實的在挑撥着。

令狐爽吃得笑哈哈，他幾乎把兩樣炒菜全掃光，酒也喝了五七杯。

兩個女的對着望，今夜好風光呀。

不料令狐爽突然大哭起來。

他不但哭，而且還指着兩女叱罵：「都是你們呀，你二人害死我了吔！」

這是突如其來的變化，張白與方白也怔住了。

張白問道：「你喝醉了？」

方白也急問：「醉了我拿解酒藥！」

令狐爽哭道：「我沒醉呀，是被你們害的呀！」

方白急問：「怎麼啦，我們侍候你呀！」

張白道：「我還爲你做好吃的，怎說我們害你？」

令狐爽道：「我從塞外來，帶着麻瘋症，巫醫告訴我，中原去治病，千萬別喝酒，喝酒就犯病，犯這麻瘋病，誰沾誰完蛋，妳們叫我喝酒，我就會很快的犯病呀，妳們今夜別走開，我們床上去，我把這病傳你們，我才不會犯這麻瘋病！」

他站起身來又道：「你們今夜非同我睡不可！」

他去抓兩女了。

張白的臉色大變。

方白一聲驚呼：「我的媽呀，快逃！」

兩個女的不再熱呼了，兩個女的往後面逃，逃回房中關上門，還用桌子頂緊了門。

令狐爽追來了。

「好姐姐，開門啦，開門救救我。」

「滾開，滾開，再叫也不開。」

令狐爽又哭叫：「你們不救我誰救我。」

房中兩女開罵了：「再不滾開咱們報官用火燒死你，快滾開！」

原來在那個年頭，北方流行這種麻瘋病，得了此病的人，不少是被人用火燒死的，誰要惹上這種病，親娘老子也躲得遠遠的不敢接近。

令狐爽用了這一招，嚇得二女關緊了房門不出來。

傳言有了這種病的徵兆，最好快去找異性，把病傳給對方，自己就活命了。

南方兩廣一帶就有這個觀念，尤其是有這種病的女子，外貌長得特別美，叫人一見就想同她上床，而且對方也大爲愉快！

當然，然後是不愉快，這一輩子不愉快。

* * *

現在，令狐爽哭着走了。

他祇有哭聲，誰也看不見他流眼淚，因爲他出了客棧上了馬，大散關外他笑了。

那才是令狐爽的眞笑，他也爽極了。

令狐爽怎麼也沒想到，當他走出「大散關大客棧」不久，從另一騾馬大院中來了四個大伙計。

這四個伙計是幹活的，祇見四人把令狐爽坐過的椅子，用過的杯筷大碗，全部裝進蔴袋抬去山溝裏，放了一把火燒光了。

客棧裏的伙計們誰也不敢說棧房來過身患麻瘋病的令狐爽。

萬一這消息傳出去，管保客棧門口可羅雀。

* * *

令狐爽往山中緩緩馳着，山道上他愉快的唱山歌。

令狐爽會唱十八扯，當然也會唱十八摸！

祇不過那得在逗人的時候唱，比仿他在學堂唸書的時候就愛唱，如今他一個人獨行在山中，他順口一溜就是歌！

在這方面，令狐爽也以爲他自己是天才。

他唱的聲音是高吭有力的。

「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斷。

過一嶺，又一嶺，嶺嶺相連。

令狐爽我在馬上操他親娘喲！

爲甚麼一路上盡是那男女瘋狂呀！

哎嗨……（聲音猛一提高，又唱第二段）

他們抱一夜又一夜，夜夜狂幹！

他娘的天天戳也不怕煩。

令狐爽我在馬上再操他親娘呀！

爲甚麼是男人都喜愛這個名堂呀嗨！」

令狐爽忘了，他也是個男人，而且就將進入男人的「眞正男人」境界了！

那個貓兒不偷腥，那個男人不偷情。

令狐爽已快到偷情的年紀了，要不然爲甚麼他忽然吃吃笑了。

令狐爽心中想到一個人，那人是西門吹花呀！

西門吹花長大了，二八佳人美得不得了，比之諸葛紅要俏多了。

令狐爽原本是對西門吹花不抱任何希望的，他也更知道那句俗話「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道理。

西門吹花住在百花谷，水中月也住在百花谷，他們幾乎天天見面，機會太多了，何況水中花還叫百花谷主叫姨婆，他們是一家人呀！

祇不過這一回在大漠，令狐爽遇上了瘋狂的水中花，他聽了之後心中愉快極了。

令狐爽爲西門吹花拒絕與水中花交往而叫妙。

當然，令狐爽早晚會再幫西門風的忙，再找上那拒絕男人的百花谷。

即使是西門風不求他，祇要西門風點點頭，他一定全力以赴。

令狐爽已爽過了，他不唱了。

他把馬拴在樹林裏，先把全身鬆散鬆散，林子裏他斜在樹身養精神，因爲再翻過兩座大山，就是那一道大石樑了，也就是說，他快到老龍嶺了。

* * *

令狐爽是被那從林葉縫中射進來的陽光照醒過來的，他實在很想多睡一個時辰，因爲他夜裏爲那個王艮新打抱不平出了力，太累了。

無奈何，他抖抖身上灰塵又站起來了。

令狐爽拉馬未騎上，他緩緩的往前走，忽然間，山道上轉出個女子來，那女子也看到令狐爽了。

女的拔身奔過來，口中大叫着。

「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

令狐爽一見吃一驚，大山中她怎麼找來了？

那女的一頭鑽入令狐爽的懷中哭了。

此女非別人，乃大風莊的諸葛紅是也！

令狐爽扶正諸葛紅，道：「妳別哭，我最討厭看到女子哭，像花朶被雨水澆，美也變得不美了。」

諸葛紅一聽之下，忙着又拭淚水又攏髮，更把衣衫拍打着。

「我不哭，我不哭了。」

令狐爽道：「妳怎麼來了？」

諸葛紅道：「找你呀，聽說你在老龍嶺，我這幾天就在這附近找你！」

令狐爽道：「你不怕遇上野猨猛虎呀！」

諸葛紅拍拍身上寶劍，笑笑道：「猛獸不可怕，祇怕遇上像霍樂那種壞人！」

她笑笑，又道：「霍樂被你打傷了，他請的那個老頭兒也完了，所以我就找你了！」

令狐爽道：「找我幹甚麼？」

諸葛紅道：「噫，你是我這一輩子唯一的男人呀，我不找你找誰？」

令狐爽道：「我們還未結婚呀，我……我娘的毛還未長出一根來，我還在學習階段呀，我結婚會誤前程的，你不會叫我前程一片黑暗吧？」

諸葛紅道：「我祇有幫你呀，不會毀你前程的！」

令狐爽道：「你幫我？怎麼幫呀，我如今拜了幾位師父練武功，他們都是大惡人，每天祇想玩女人，個個殺人不眨眼，他們劫財更劫色，打聽誰家銀子多，千方百計弄過來，誰家姑娘長得美，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弄上大床就幹上，人家要是講講理，伸手就是大巴掌，如果想同他們動刀槍，這人就會很快見閻王。」

諸葛紅道：「那你還跟這種人在一起呀！」

令狐爽道：「我學他們的本事呀，我管他們去操誰家的姑娘！」

諸葛紅道：「可是我找你幾天了呀！」

令狐爽道：「找個地方坐一坐，我對妳仔細說一說，妳就會明白了。」

這二人找到個小山洞，把馬拴在林子裏。

諸葛紅拉着令狐爽拉得緊，光景怕令狐爽突然拔腿跑掉似的！

那個山洞中還有人在洞中鋪了乾草，想是獵人住過的山洞。

「坐坐，我的女人呀！」

令狐爽口中這麼說着，心中可在着急，一時之間還想不出怎麼把她弄回大風莊。

諸葛紅依靠在令狐爽的身上，她愉快的看着她未來的丈夫，滿足得想笑。

令狐爽道：「妳不應該冒險在大山走動。」

諸葛紅道：「我不怕，我學過功夫呀！」

令狐爽道：「妳說，爲甚麼要找我？」

諸葛紅道：「你走了以後，我

們家的人都高興，可是大家一想又不對，因爲你沒有說出甚麼時候同我結婚，我們家也好準備呀！」

令狐爽道：「我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在苦修功夫呀，我還習了金鐘罩鐵布衫童子功，妳聽過嗎？」

嘆，諸葛紅一聽，大悅，她托起令狐爽的臉頰，叭叭叭的一陣香吻送上去了。

令狐爽也迷糊了。

他記得小時候他娘親過他，那種親是沒有特殊感覺的，好像他爹一樣，祇那麼吝嗇的在臉頰上摸一把一樣。

可是這次怎麼不一樣了？

令狐爽覺得全身不對勁，熱烘烘的還帶着那麼點口渴的味道。

諸葛紅盡情的吻着令狐爽，忽的她雙目發出極光，道：「我的男人是完人呀，太好了！」

令狐爽道：「甚麼叫完人？」

諸葛紅道：「你習童子功呀，金鐘罩鐵布衫功夫是不可以破身的，聽了叫我又放心又高興！」

令狐爽道：「妳剛才吻得我……」

諸葛紅道：「也是我頭一回吻男人，這第一回的香吻自然要送給我丈夫了！」

令狐爽道：「女人啊，我是男人呀，應該由我主動親妳的，來吧，親起來……」

他反臂抱住諸葛紅，立刻抱入懷中了！

令狐爽把嘴巴壓上去，一開始二人不張口，四片唇在磨蹭，磨着磨着口開了，兩條舌尖打架了！

令狐爽磨着啃着有反應，怎麼會褲襠裏好像有人裝進一根吹火棒！

他有些熱躁，把諸葛紅壓在下面了。

他要自然攻勢了。

他也想到了幾個師父們的樣子。

祇不過當他去扯下褲子的時候，諸葛紅忽的推開他的身子，諸葛紅坐起來了。

「不行。」

令狐爽猛搖頭，道：「甚麼不行？」

「有兩大理由不可以……」

令狐爽道：「甚麼兩大理由？」

諸葛紅道：「第一，我們大風莊的規矩，我們沒有結婚，我不收紅是不貞女，我們大風莊丟不起這個人！」

「甚麼叫收紅呀？」

「第一夜是洞房夜，這落紅要有證明，證明給公公婆婆看的！」

「我爹娘早死了。」

「我的爹娘也要看。」

令狐爽道：「我還是頭一回聽說，那麼，這第二件又是甚麼？」

諸葛紅道：「你不是在練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嗎？我更不能叫你半途而廢，壞了你的功夫！」

令狐爽笑了。

諸葛紅又道：「如今我知道你的情況，我也放心了，你說個大概日子，甚麼時候去大風莊？」

令狐爽道：「快則一年，多則兩年，我一定回去大風莊同妳在一起。」

諸葛紅又托起令狐爽的臉頰吻上了。

＊　＊　＊

二人在山洞中「純」溫存兩個時辰才出了大山洞。

令狐爽把他的馬送給他的未婚妻騎回大風莊。

「紅，你騎我的馬快回家，連夜回家，再也別走出大風莊！」

「我騎馬你走路呀，爽，我心不忍！」

令狐爽指着遠處，道：「我在大山中還有馬，騎去吧，誰叫我曾救過妳，妳的光身叫我看過呀！」

笑了，諸葛紅道：「也許這是咱二人的緣份吧，哈，我快樂得不得了，因爲你呀……」

「我是童子身？」

「嘻……」

諸葛紅笑着上了馬，她不時的還回頭，爽呀！

令狐爽不爽，他皺眉頭，因爲他心中還有個俏姑娘，那個姑娘就是西門吹花呀！

他想着西門吹花的模樣，百花谷中大概就是西門吹花最能吸引他，也最漂亮。

要不然爲甚麼水中花會爲她而瘋狂。

令狐爽開始煩惱了。

他一向最快樂的人，如今遇上女人，他也煩了，他更後悔了，如果不去救諸葛紅……

他想不下去了，大嘆一聲：「唉，他奶奶的，這世上還有令他煩心不爽的事情呀！」

其實江湖上有許多事情等着他去煩了！

＊　＊　＊

令狐爽先奔到那個荒林中。

他是來取寶物的，他的寶珠還有十三顆，全部藏在那個山溪的水下石洞裏，一塊大石堵得緊密，絕不會被人想出那個地方藏有價值連城的「龍目珍珠」！

現在，令狐爽來到溪岸了。

他並不急於去取寶，他還是相當小心的等在附近，他甚至還到樹上躺着，直待天黑以後。

令狐爽不祇是要取寶，他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

他忘不了一綫天那面山腹中囚的老人，那個自稱獅王的齊大天。

齊大天還告訴過他，老龍洞外左邊山上有個大石，就在大石下面藏了兩件兵器，那是斷腸劍與日月環。

令狐爽心中明白，那兩件兵器他暫時不能拿，因爲祇要東方東幾人發現那兩件兵器，他的痲煩就大了。

令狐爽藏在樹上到天黑，月光上了樹梢頭，他才小心翼翼的下了樹，靜悄悄的走到山溪邊。

令狐爽小心的掀起那塊大石頭，果然，他的寶物還在水下石洞中。

令狐爽不拿多，他祇取了一顆就跳上岸來。

四下裏沒有動靜，然後再守候一陣子，方才愉快的往那險惡的亡魂嶺奔去。

亡魂嶺有一道長一里的窄道，兩邊斷崖峭壁千丈深，其寬不過三尺，便是馬匹也走得十分小心。

此刻，令狐爽就奔跑在這道石梁上，他的心情愉快又緊張。

令狐爽是不會去喊叫的，他不打算進去老龍洞。

令狐爽要去見齊大天。

他轉而到了一綫天的上面斷崖上，他發現那幾根由他當初放垂下去的老籐，又沿着峭壁生根了。

生根的老籐其韌性更强，令狐爽沿着老籐往下滑，他記得大約祇有十丈左右吧！

當然，再往下還有幾十丈深呐！

令狐爽的手抓得緊，一脚抵在石壁上，後背緊貼在另一面，他低沉的開口了。

「齊大天，齊大天呀，我來了！」

他一共叫了七八聲，才聽到遠處石壁中傳來鐵鍊聲，那聲音還有些恐怖。

「齊大天，你說話呀！」

「是小友嗎？」

「是我呀，齊大天，我回來了。」

「可有甚麼消息告知我？」

令狐爽道：「有！」

石壁中，齊大天似是很激動的問道：「是甚麼消息，快告訴老夫！」

令狐爽道：「是關於你要知道的明月呀！」

齊大天道：「她怎麼樣了？」

令狐爽道：「她還活着呀！」

「是眞的？是你親眼見的？她甚麼樣子？」

令狐爽道：「我沒有親眼見到。」

「既未親眼見到，怎知是她呀，可惡，老夫不需要你這善意的欺騙。」

令狐爽道：「事情你一聽就知道了。」

「你快說說，容老夫琢磨琢磨。」

令狐爽道：「賀蘭山清風谷，那座九宮八卦洞，裏面是曲曲彎彎叫我昏了頭又轉了向的記不清。」

他小心的移動一下身子，又道：「九宮八卦洞中住了申屠艮四邪，他們還有女人陪他們，祇是我祇聽到聲音，他們不許我多問，更不許我進入他們的石室中，我在天井中苦練功。」

山壁中很靜，齊大天仔細聽，不發問。

令狐爽又道：「爲了你老的事，我很想冒險闖一闖，可是我又怕他們發現就完蛋了。」

他緩了一口氣，又道：「我是答應爲申屠艮取寶才回來的，就在回來的那一天，申屠艮押我出洞的山洞內，我學口技，我先學野狼吃羔羊，然後呀，哈，我突然學着獅子吼。」

他得意的又道：「老先生對小子我說過，你的獅吼會震傷人，所以我就運足中氣學獅子吼，申屠艮吃驚的阻止我，可是不久，聲音在洞中起了作用了。」

「甚麼作用？」

「傳來蒼老的女人尖叫聲，大叫着『獅王，獅王』呀！」

山壁中已有了回應，那齊大天已沉痛的道：「可憐呀，明月她還撐着，等我去救她了。」

令狐爽道：「老前輩，你都泥菩薩過河了，那有機會去救人。」

齊大天道：「小友，你我相遇總是緣吧！」

令狐爽道：「不錯！」

齊大天帶着激動的又道：「如果小友能爲老夫效勞，老夫必有回報。」

令狐爽道：「我心中明白，可是我一人難撐大局，常言道得好，能狠難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他們一共有八個，我才一個人。」

齊大天道：「小友，你可先去一個地方。」

「甚麼地方？」

「洛陽白馬寺。」

「去洛陽？那兒離我家鄉虎牢關就不遠了，祇相隔一條黃河。」

齊大天道：「不錯。」

令狐爽道：「去白馬寺幹甚麼？」

齊大天道：「當年老夫行走江湖結交的至友，當我發現東方東八大護法對我有了異心之後，我便把通天教中至高無上的一本絕世武學秘笈，暗中存放在白馬寺住持大師悟性大師處，至今已多年了。」

令狐爽一聽之下，他笑了。

齊大天道：「你笑甚麼，如此嚴肅大事，你把它當成玩笑嗎？」

令狐爽道：「非是玩笑，而是前輩口中的通天秘笈，早已被我得到手中了。」

齊大天吃驚的急問：「是眞的嗎？你沒弄錯吧，你是從那裏得到的？」

令狐爽道：「也是無意中得到的。」

「甚麼地方？」

令狐爽道：「余家莊啦！」

「余家莊？甚麼地方？余家莊莊主何人？」

令狐爽道：「其實余家莊莊主並不姓余，他乃洛陽知府大人叫徐經太。」

「徐經太呀，這人是個貪官。」

「不錯，就是在他的寶庫中我取得的。」

齊大天嘆口氣，道：「祇怕悟性老禪師也完了，否則，這麼重要的一本秘笈，會落在這貪官的手中，實在令人不解。」

他忽然又問：「那書呢？」

「就在我的袋中。」

「小友，你太大意了，小心會惹上殺身之禍，尤其你與他們八人在一起，更是危險可怕。」

令狐爽哈哈笑了。

齊大天却在爲令狐爽擔憂起來。

令狐爽道：「前輩，你放心，我身上不但有這本奇書，而且還有一件金絲軟甲。」

齊大天一聽，急問：「金絲軟甲你也弄到手了？你……你是怎麼得到的？」

令狐爽道：「我呀，是與通天秘笈一齊弄上手的。」

齊大天道：「如被他們八人中任何一人知道，你休想活命。」

齊大天又低聲道：「小友呀，三寶你已得到兩件，可爲天下最幸運的人了，祇是還有一件寶物十分重要。」

令狐爽道：「還有一件？難道……」

齊大天道：「一共三寶，由老夫暗中親手交給悟性禪師代爲掌管？」

令狐爽道：「我就奇怪，那麼重要的東西，你老爲甚麼交給外人掌管。」

齊大天道：「悟性禪師不是外人，他乃創設通天教的發起人之一。」

他忽的嘆了一口氣，又道：「人吶，武功達到一定的界限，必會看破紅塵，看淡人世。」

令狐爽道：「所以悟性他出家了。」

齊大天道：「他本來就是出家之人。」

「對了，你說有三寶，那第三件寶物又是甚麼？」

齊大天道：「通天有三寶，八仙秘笈金絲甲。」

令狐爽一聽笑了。

「老前輩呀，那八仙是不是八個金人呀！」

齊大天驚呼一聲，道：「難道你也把那八個金人弄到手了？」

令狐爽道：「不錯，就在我身上。」

齊大天一聽不由得嘿嘿笑了。

「眞叫那句老調說對了，該誰的是誰的，別人誰也拿不走，他們八人多年處心積慮想奪得的三件寶物，却在一次天下大亂中落在一個不相干的少年人手中了，哈……焉非天意。」

忽的，齊大天道：「小友，我可以告訴你，那八仙神像有八種姿勢。」

「這我看過了。」

齊大天道：「八種姿勢就是八種殺法，而且均是絕殺，天下無人可敵。」

令狐爽道：「眞的呀！」

齊大天道：「老夫絕不打誑。」

令狐爽道：「如何下手去練？」

齊大天道：「小友，老夫定會指導你，但你需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令狐爽道：「便是你不告訴我，我也打算助你的。」

齊大天感動的道：「江湖上能有小友這種俠義之士已經不多見了，有的是目無尊上，無法無天，以下犯上的惡人，他們八人……」

他頓一下，又道：「他們八個就是惡人。」

令狐爽道：「老前輩的一個要求，是不是要我把他們八人殺了？」

齊大天道：「他們八人聯手，江湖上無人殺得了他們幾個。」

令狐爽道：「我如果習了他們八人的武功？」

「你還是殺不了他們，頂多自保。」

「眞的？」

「當然。」

令狐爽有些不自在的道：「我完了，我還等着學了他們八人的功夫以後，先找那個道姑宇文鳳報仇的。」

「報仇？」

「是的，她暗中偷了我爹的存銀，害得我們一家人逃不到南方避那流寇大禍，才一家人死絕的。」

齊大天道：「不過，你現在得了三寶，你這大仇也有希望了。」

令狐爽又興奮了。

「老前輩，你快說，我如何練那金人的功夫。」

齊大天道：「先答應爲老夫做一件事情。」

「老前輩，你請說。」

「一旦功夫學成，先救我妻，再救我二十四星將。」

令狐爽一聽，玄了，那裏來的二十四星將呀！

齊大天又道：「你能答應嗎？」

令狐爽道：「小子我必全力以赴。」

齊大天道：「好，老夫不用你發毒誓，祇聽你的堅決口氣，便知你是眞心話了。」

他一頓之後，又道：「要習八金人的功夫，需先服用那奇苦無比的天王花根汁，而且是連服三十天。」

令狐爽仔細的聽着。

齊大天又道：「三十天後，再照金人的姿勢，以何張呂鐵，漢藍曹韓八仙的順序出招修習劍法。」

令狐爽道：「必按這順序嗎？」

齊大天道：「若不按順序，必會走火入魔，百骸脫散，變成廢人。」

令狐爽吃一驚道：「這麼重要呀，老前輩，你快快再細說一遍，我仔細的記起來。」

齊大天果然又道：「記住了，他們的姿勢不能錯，那是何張呂鐵，漢藍曹韓，你反覆演練，自會明白。」

令狐爽怕記錯，他又複誦一遍：「何張呂鐵，漢藍曹韓，何張呂鐵，漢藍曹韓……」

齊大天道：「你首先要服下天王花根汁才行。」

令狐爽道：「那是甚麼花，到甚麼地方去找？」

「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

「我的媽呀，怎麼又扯上那個厲害的女人了，老前輩，換個地方換個人，那老太太我惹她不起。」

齊大天道：「天下祇有她的天香小築才培育着那種奇花，是爲天王者，天下少見。」

令狐爽道：「老前輩與這百花谷谷主……」

石壁中傳來一聲浩嘆，那是無奈的長嘆。

令狐爽也聽得出來是痛苦的一聲嘆息。

齊大天道：「當年吶，我妻明月與這百花谷谷主是親姐妹，百花谷谷主是老姐，我妻是妹，唉！」

夠了，這已經夠叫令狐爽吃驚的了。

他再也想不到，這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會與齊大天的妻子長孫明月是同胞姐妹。

令狐爽幾乎驚呼出聲，道：「百花谷谷主呀，她爲甚麼不救你夫妻？」

齊大天道：「姐妹情仇，祇爲一個男人，那個男人讓她傷了心，才會惹出她們姐妹老死不相往來。」

令狐爽道：「那個男人必是前輩你了。」

「不錯！」

令狐爽道：「這可痲煩了，你們不合，我去索取那天王花根汁，我是去找釘子碰呀！」

齊大天道：「長孫玫瑰個性激烈，但她却有溫良的一面，祇不過當年她要老夫向她低頭認錯，我沒有答應，於是她發下誓言，除非我向她道一聲『我錯了』，否則她們姐妹絕不會再叙親情。」

令狐爽道：「我的媽呀，祇爲一口氣呀，娘的，我就站在她的面前，一口氣叫上一百遍『我錯了』，不就大家沒事了？」

齊大天叱道：「江湖人就是要堅持那股子霸氣，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當年我統領着通天教上萬之衆，以身份地位，怎可以向一個女人說自己錯了。」

令狐爽道：「現在呢，我見了她又怎麼對她說？」

齊大天道：「帶着那兩件兵器，去到百花谷中，以兵器爲證，對她高聲的說『獅王齊大天錯了』，而且要連叫三遍，我想她必會答應送你那天王花根汁！」

令狐爽道：「老前輩所贈的兩件兵器，祇因我的功夫未成，所以至今未取！」

齊大天道：「你若習了八仙金像武功，那兩件兵器就有功倍之效，一般武功就難以顯出威力了。」

令狐爽道：「通天秘笈上的武功……」

齊大天道：「你有了八仙金像，足以領袖武林了！」

令狐爽道：「還是不領袖的爲妙！」

「怎麼說？」

「你看你老這般遭遇，多慘吶，像你老乃通天教主，你連自己的人也造你的反，江湖上必然更多仇人，我才不打算領袖武林。」

「那你……」

「我打算救出你們以後，結個婚，找一處山不太明，水不太秀的大山中，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活得越長越好，與世無爭，多妙呀！」

「哈……那才是神仙呀，小友！」

令狐爽道：「因爲我最明白，人生不過百歲而已，轉眼便如過眼雲煙，消失不見，一百年後，有幾個會知道這世上還有個叫令狐爽的傢伙呀！」

齊大天也服氣了！

令狐爽又道：「老前輩，我走了，我本是來取了一顆龍目寶珠送給那申屠艮當學費的，看來我免了！」

齊大天道：「你難道不想知道那九宮八卦陣是如何進出的嗎？」

令狐爽一聽，立刻應道：「這件事情最重要，老前輩快告訴我！」

齊大天道：「知之不難，不知就亂。」

令狐爽道：「我就是被那個混蛋的申屠艮東帶西轉轉的弄得我暈頭轉向！」

齊大天道：「那九宮八卦洞，當年我教稱之爲八仙洞，千年以前，由喇嘛教所開鑿，進洞出洞兩標示。」

「甚麼樣的標示？」

齊大天道：「原是非我教者不得知，但今日不同，老夫這就告訴小友，切切記牢！」

「你老請講！」

齊大天道：「進洞看石壁，三尺高處刻有三角形，尖的一端往洞中指，出洞看洞頂，洞頂也刻有箭頭是三角形，尖的一端指洞外。」

令狐爽一聽，笑了。

「就這麼簡單呀，娘的，個申屠艮！」

「知者不難，難者不知，小友切切記下，但不可隨便告訴他人以免失去九宮八卦洞的神秘。」

令狐爽道：「老前輩，你還有甚麼吩咐？」

齊大天道：「小友，你一切小心，立刻就去百花谷，先求取那天王花根汁要緊！」

令狐爽道：「怎麼吃法？」

齊大天道：「通天秘笈上有記載，看看便知！」

令狐爽高興了。

「老前輩，你忍耐，你保重，小子我走了。」

「哈……」石壁上傳來了笑聲，越聽越遠了！

* * *

令狐爽匆匆的爬上那險惡的一綫天，其實他也早已明白，像他現在的身強力壯骨架，很難再爬下這一綫天的斷崖石縫，這就是爲甚麼東方東四人未能由此進山，更未發現令狐爽會膽大妄爲的由此出去。

現在，令狐爽已走過亡魂嶺，他轉而打算前往百花谷去了，去百花谷比之去賀蘭山重要多了。

就在令狐爽剛過一片荒林，天色剛剛露出魚肚白，忽聽得身後傳來咒罵聲！

令狐爽一聽就知道是夏侯金的聲音。

還有那個司馬元的聲音也在開罵！

令狐爽一飛上了天，他攀在樹葉茂密的樹枝間，沒多久，祇見由亡魂嶺走來兩個人。

那正是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

很遠處，就聽得夏侯金的鐵拐柱地聲，叭叭叭的往這面走過來。

司馬元罵的聲音很大。

「我操他親娘的，正在興頭上，怎麼會傳來獅吼聲，嚇得老子以爲齊老頭逃脫了。」

夏侯金道：「我還不是一樣的吃一驚，娘的老皮，你以爲這是哪個缺德帶冒煙的傢伙吃撐了吼的聲音！」

司馬元道：「一般人的吼叫老子當然聽得出來，那是不帶內功精氣的，可是前夜的那一聲，中氣十足，很像齊老頭的吼聲！」

夏侯金道：「所以我提了褲子，推開身上趴着的丁白，匆匆忙忙的出門來。」

司馬元道：「過去，老子以爲姑娘要貞潔的我才幹，娘的，自從搭上了張白方白二女，才明白甚麼叫痛快！」

他本來吃吃笑，忽又罵人了。

「娘的老皮，張白高興在哭叫，方白的身子貼得緊又晃，却在這緊要關頭傳來幾聲獅子吼，這他娘的太掃興，氣煞老夫了。」

這二人一路又匆匆的趕去「大散關大客棧」去了。

藏在樹上的令狐爽忍不住的偷笑，他躍下了大樹，笑出聲來了。

「哈……王艮新呀，你這可憐的傢伙，你的老婆又要同別人睡覺了，哈……」

令狐爽轉向大山中奔去。

他現在已無馬可騎，因爲他的馬已送給他的未婚妻諸葛紅騎回大風莊去了。

令狐爽回頭看向老龍嶺，立刻一巴掌拍在自己的頂門上，發出「叭」的一聲響。

「他娘的，好玄忘了大事情，老前輩叫我帶着那兩件兵刃前去見百花谷主長孫玫瑰的，我怎麼幾乎忘了！」

他還好是忘了，要不然，說不定會與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遇上，那就有麻煩了！

* * *

令狐爽轉而再奔過亡魂嶺，他認準了方向，直奔向左面那個大石頭！

巨石甚圓，遠遠看去，酷似兩顆龍目。

祇不過這如龍目的巨石，實在難行，由山下到上面，盡是嶙峋尖石，雜草多刺，所幸令狐爽已練就一身好功夫，這點山道難不倒他。

一個時辰之後，他已到了那巨石後面了。

令狐爽再看巨石後，又是一道深淵不知有多深，山風刮來，幾乎叫人很難站穩。

令狐爽有着臨高山小我之感覺，覺得人們你爭我奪，到頭來仍是兩手空空消失在大自然的網羅裏，比之高山尖峯那種氣勢之磅礴巍然，人又算他娘的甚麼小不點呀！

* * *

匆匆的，令狐爽在巨石後面尋找藏那兩件兵器的地方。

有幾塊大石橫在巨石一邊，令狐爽伸手去掀動石頭，不由個驚呼一聲：「我的媽呀！」

祇見上百條蜈蚣四面分散開來，令那兩尺之地，難以插足。

令狐爽再低頭看下去，忽見石下射出一片金光來，令他驚喜的再細看，祇見陽光斜照中，那金光十分引人注意。

再看那些蜈蚣，正自往石縫中鑽進去。

令狐爽也急了，他在巨石一邊往下面發出十幾掌拍去，他的金剛掌如今已有八成功力，掌風到處，有些蜈蚣立刻還掃打得飛落崖下。

於是，令狐爽跳下大石，他笑了。

那是一個油布包，包的是一把長劍，另有一個直徑一尺長的金環，壓在那油布包上面，金光就是由這金環上發出來的。

令狐爽喃喃道：「日月環，斷腸劍，我令狐爽就將成爲你們的主人了！」

怪了，他說了這句話之後，忽的一聲「卡」傳來。

「卡」聲來自斷腸劍本身，嚇得令狐爽吃一驚。

令狐爽心中一緊，這寶劍有靈性啊！

令狐爽在伸手取劍的刹那間，他又喃喃的道：「劍啊，劍啊，你有通靈，我有眞誠，願我們人劍結爲好兄弟，去打擊魔鬼顯顯你的威力吧！」

他單膝跪地叩個頭，伸手取金環，再取斷腸劍。

又有怪事發生了，所有的蜈蚣一條也不見了。

* * *

令狐爽把金環套在腰帶上，斷腸劍插在背後，這才匆匆的奔下了老龍嶺。

令狐爽寶劍在手，突覺自己的責任重大，令他心中好像壓了一塊很難移動的大石頭。

令狐爽有了衝勁，那正是他責任感的驅使，祇見他飛一般的往山道上奔去。

令狐爽奔跑到第三天過午，他在牧羊小鎮上正走着，忽聽一聲低叫：「站住！」

令狐爽心想：「誰呀，這麼吼叫沒禮貌！」

祇不過當他轉頭看過去，街邊上站着兩個叫花子。

這二人令狐爽認得的。

令狐爽笑了：「嗨，是二位長老呀！」

果然，那二人正是花子幫四長老的方圓與史明二人。

史明對令狐爽道：「聽咱們幫主說，你去了賀蘭山投師習功夫，怎麼回來了，莫非四邪把你趕走了？」

令狐爽笑道：「你小覷我了，似我這樣的天才徒弟，天下少有，怎麼會被師父們趕走！」

方圓指着令狐爽腰上日月環，道：「娘的，你從甚麼地方弄到這件專鎖人兵器的金環。」

令狐爽笑了。

「怎麼，方長老見過這兵器？」

方圓道：「老夫三十多年前見過！」

「誰用的？」

「通天教主常帶身邊的兵器。」

令狐爽道：「通天教主呢？」

「我怎麼知道他是生是死。」

令狐爽道：「那我就告訴你，我在山中拾來的。」

史明道：「你會用嗎？」

令狐爽道：「用不用不重要，帶在身上蠻好玩的。唔……西門幫主他的人呢？」

「你要見我們幫主？」

「如果方便，見見何妨？」

史明道：「你隨我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四大掌門被金素如收買了，四人圍攻陸浩，陸浩以一敵四輕易挫敗他們，來證明不是他殺一僧一道。金素如截住陸浩要拿回法衣，陸浩告之已還給火龍眞人，金素如出手，白雨花暗中射出「七巧梭」……韋紫琴謊說欲帶譚珍與泥鰍去見陸浩，把他們騙進「百花塢」，鴇母用「百日丹」迷暈了他倆，幸虧金素如及時趕到，湯伯蓀受人之託亦追趕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曇花奇香制女魔　萬般綢繆化烏有

湯伯蓀吃了一驚，道：「怎麼？人不見了？」

「你不必再裝聾賣傻哩！我如果不能讓你像史堃一樣躺在這兒就跟你姓……」

湯伯蓀是絕對冤枉的，大聲道：「金女士，我絕對只有一個人，此時，我們應該儘快去分頭找人才對。」

金素如以爲這又是他的脫身之計，所謂「分頭找人」，自然會趁機溜掉的。猛吸一口氣，下重樓、至絳宮、達土釜黃庭宮而至中丹田，然後過「氣海」、下「華池」直通下丹田，挽弓射箭，「騰」地射出。

湯伯蓀深知厲害，把輕功施展到極至急閃。果然非比泛泛，竟被他閃過要害，但仍被射在右肩上。「磴磴……」退了五大步。

但由於距離近，威力不太大，一滑步又逼上來，湯伯蓀不敢讓她逼近，急忙往斜裏疾掠五七丈。

金素如知他已受了傷，但在輕功方面，對方確有過人之處，一時之間要想打倒他還眞不容易。

但她不甘就此放過湯伯蓀，而且仍懷疑他的同伙弄走了兩小，再次撲上挽弓欲射，却突然欺近。

這次湯伯蓀上了當，本以爲她要射箭，而她射那玄妙的「心箭」，必須停止不動才能貫以無窮的內力，反之力道大爲減弱。

這一欺近，湯伯蓀急忙再閃，雙方已不足一丈的距離，但却未見她作挽弓狀，只見她吸腹縮胸，這正是聚氣於下丹田的動作，不由暗驚。

就在他全力急退，雙方約距一丈五六時，忽見她雙腮鼓脹，然後緩緩吹出一道綿長的眞炁。

這又是湯伯蓀所未想到的，只感一股氣柱，也可以說是一股罡柱，在他胸腹之間一震，然後向旁滑出，這是因爲他及時側身之故。

儘管如此，湯伯蓀又被震出五六步，口角已噙着血絲，道：「金女士……湯某沒有說謊，找……找人要緊……」

「反正事情發生在你的身上，宰你也很重要……」又猛吸一口氣。湯伯蓀跳躍閃避，讓對方捉摸不定。

金素如這一手名爲「吐氣如雷」，要在一丈內才有威力。由於對方閃爍不定，這口氣雖又擊中了湯伯蓀的腰部，仍非要害，湯伯蓀全力倒掠就要逃走。但金素如疾掠而上，似要施出更絕更玄的絕技。

此刻二人都在屋面之上，兩人相距約三丈左右，金素如正要提氣下殺手，忽聞背後屋面上發出「刷刷」聲，就像屋面上的瓦片在鬆動似的，不禁回頭望去。

這一看不由心頭一凜，只見屋

面上的瓦片被全部掀開，像是凌厲颶風中飛舞着的無數敗葉向她捲到。

以她的功力，運起罡氣自可護身，使她震驚的是，何人有此功力，能以「蚍蜉撼樹」禪功把屋瓦全部震鬆而以暗勁使之狂飛猛舞？

急切中身子下落院中，這工夫湯伯蓀已落在牆外。

更絕的是，那數千數萬屋瓦，及牆而止，一片也未飛出牆外，全落在院中，若非金素如急閃在屋簷之下，也會被驟雨似的瓦片所傷。

稍後再找湯伯蓀早已不見。回到精舍查看，小譚和泥鰍的確不見了。

她想不出是誰救走了兩小。但剛才那一手「蚍蜉撼樹」禪功，很有可能是大悲神尼或火龍眞人施展的。

儘管她目前極爲自負，還是儘快走了。

＊　＊　＊

這是譚長風的秘密居處，小譚來過一次。

在大廳中譚長風在踱着，有個黃衣人站在左邊，紫衣人站在右邊。韋紫琴被點了穴道躺在地上。譚珍和泥鰍則坐在椅上。

譚長風踱了一會，猛一抬頭，對小譚及泥鰍厲聲道：「站起來！這兒哪有你們的座位！」

泥鰍拍拍屁股道：「站起來就站起來，有甚麼了不起……」

可是小譚却仍然坐着。譚長風似要上前打人，紫衣護法躬身道：「會主，請原諒小姐的任性，恕卑職大膽說句話，這不能怪她，是卑職教女無方，才會發生這等不可原諒的事！」

「算了！韋昌，紫琴這孩子也任性，好在沒有發生甚麼。不過，你要是晚去一步的話……」

「其實卑職已經去晚了，若非另一位高人在暗中以『蚍蜉撼樹』禪功驚走了金素如，救了湯伯蓀一命，金素如也許能在附近找到卑職和令嫒等兩小。教主，金素如是個禍水，接近她有害無益。」

另一黃衣人正是剛報到的黃衣護法梁松，也躬身道：「會主，韋護法說得不錯，昔年本教內鬨由她而起，而目前，她似乎仍要利用本教，甚至利用五大門派，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和她的師門及火龍眞人對抗……」

譚長風徘徊在矛盾的三叉路口處。如不向師門低頭認罪就只能和金素如聯手，但那將更是大逆不道，而被武林同道共棄，要是向師門認罪，最輕的懲罰可能是被廢除武功。

「二位，」譚長風忽然語重心長地道：「假如有一天我們必須和『大悲神尼』那等高手對抗，二位願不願意齊一步調。」

韋昌躬身道：「啓稟教主，卑職願爲本教效死……」

「如爲本教主個人之恩怨呢？」

「自應看其是否情理法皆合乎準則而定，如然，卑職自應萬死不辭，因爲那樣，教主的恩怨亦即本教整體的恩怨……」

「你呢？梁松。」

梁松躬身道：「卑職的看法和韋護法的一樣……」

譚長風自然能聽出來，如果他們知道他要叛師抗上，甚至糾合全教及整個武林五大門派和火龍眞人及大悲神尼一拚(事實二人皆爲叛師抗上)，恐怕未必個個服從，韋昌就是個有所不爲的人。

到時候韋昌如不同流合汚，就可能大部份退出，至於五大門派，固然人多勢衆，掌門人已敗在陸浩手下，人多似乎未必有用。

「小女近來與金素如狠狽爲奸，太不像話，請教主下令懲罰，以儆頑劣……」韋昌的大公無私已經表明了態度，到了骨節眼上，他絕不會支持叛師抗上的人。

譚長風極爲煩燥地揮揮手，道：「令嫒固不成體統，小女也差不多，尤其和陸浩一起，我極不同意……」

「如果爹非拆開我們不可，我寧願死！」小譚的態度沒有妥協的餘地。其實譚長風如果眞如他所說的極不同意女兒和陸浩一起的話，他早就設法把他們拆散了。

譚長風忽然又把話題扯了回來，道：「韋護法，今日施展『蚍蜉撼樹』之人，會不會是大悲神尼？」

韋昌想了一下，道：「據說大悲神尼對其劣徒痛心疾首，如果是她，不會再給她逃走的機會，而僅僅是警告她或嚇嚇她而已……」

譚長風點點頭，道：「令嫒由你帶回管教，派人把史堃的遺體收了，韋護法……」

「有。」

「嚴囑部下，任何人的個人恩怨，不得以本教的名義對付之，即本教主亦不可。反之，即爲叛教！」

「是！」韋、梁二人齊聲應喏，也同時暗暗佩服，身爲教主，能不假公濟私，世所少見。

韋昌帶着韋紫琴和梁松辭出，譚長風道：「泥鰍，你走吧！」

泥鰍道：「多謝貴屬下救命之恩……」望着小譚還不想走。

譚長風沉聲道：「你還不走，意欲何爲？」

「爹，我要跟他一起走，我要去找陸浩。」

「妳知不知道陸浩已受了傷？妳現在去找他，不是把他的仇人引

到他的藏身之處嗎了。」

果然薑是老的辣。但小譚一愕之下忿然道：「都是你那個女人『七巧梭』白雨花把他傷了。」原來是韋昌救走他們，他們在路上醒來聽韋昌說的。

「妳不要管大人的事！」

「外人也不該管我們譚家的事，那個女人並沒有跟爹姓譚。再說，她和金素如這女人一起，也必是爹你授意的，因爲在邙山之時，她們本是敵對的……」

譚長風就這麼一個女兒，平時也很寵她，道：「妳知道陸浩在甚麼地方？」

「我當然知道，是韋大叔告訴我的。」

「韋昌？」

「不錯。似乎韋大叔和他的女兒完全不一樣，他正直無私，公事公辦，他說陸浩這人可以信賴。爹，這話會是假的嗎？」

譚長風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但妳要隨時留意，狗急跳牆，人急造反。萬一金素如知道我無意和她蠻幹到底，這女人甚麼花招都會使出來，很可能擒住妳，以妳爲人質，非但可威脅爹，也能威脅陸浩。」

「爹，我知道……」

譚長風揮手，道：「千萬小心！珍兒……」

「爹……」

「萬一爹有甚麼不測，有些話不必告訴妳娘，就說我死了就行了！使一個死去的人在活人心目中留個好印象，不能算是欺騙吧？」

「爹……」小譚眼眶一紅，道：「您爲甚麼要說這種話？」

「珍兒，也沒有甚麼……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爹只是說了這麼一句閒話……爹是說萬一有那麼一天，不必對妳娘把爹在外面的事都說出來……」

「爹，我不會的……爹要保重。如爹有甚麼危困，也請爹告訴女兒……只要不是壞事，陸浩必能助你一臂之力的。」

譚長風相信這句話，只可惜陸浩非但不能幫他，而且非……他揮揮手道：「珍兒，在外面一切要自己小心……譚家只有妳這條根……將來不論嫁給誰，都要爲咱們譚家的香烟操一份心……」

「爹……」小譚自然懂這意思，那是說能招贅自然好，如不能，有兩個男孩一定要給譚家留條根。

* * *

陸浩的傷已經好了，他對外面的情況一目瞭然。

譚長風搖擺不定，拿不定主意，明知和金素如合作沒有好結果，但如今能和他併肩的頂尖高手找不到第二個。當然，他也知道都是彼此利用。

住在麥家，迄今未被發現，因爲金素如目前已很少到麥家，這多年假鳳虛凰，同床異夢，一旦揭穿，見了面實在無話可說。

而小譚和泥鰍出門，都是要化裝易容的。

今天兩人到鎮上去，還是被陶德認了出來，他和陶老大不同，那就是不甘寂寞，且已被金素如收買。

陶德欺侮他們年輕，只是暗暗盯着，因爲金素如非要把小譚弄到手不可，不論是爲了控制老譚，威脅陸浩，或是爲了達到另一種慾望，每天都派出大量人手尋找小譚，但極爲秘密，不敢讓老譚知道。

金素如也看得出，譚長風目前是根牆頭草，到底往那邊倒還很難說。

兩小知道陶德在跟踪他們，兩人都是點子專家，低聲交換意見，非把這老小子逮住不可。到了譚長風私宅附近的小巷中，兩人忽然爭執起來。

接着互相咒罵，繼而大打出手。

最後小譚一腳踢中泥鰍的胯下，而泥鰍大叫一聲，也一拳掃中了小譚的頭部，兩人幾乎同時倒地昏了過去。

「媽的！今天的運道眞是好得邪氣……」陶德走近一看，地上有一張五十兩的銀票，已扯成兩段，原來二人是爲了這張銀票發生爭執的，他彎腰去撿另一段銀票，絕對沒想到，兩小像兩條鮮活的魚，原地彈起，一個攻上中盤，一個攻下盤。

二人瞬間攻出十一腿。如果明幹，兩小和陶德勉强能打成平手。但陶德的注意力在銀票上，五十兩可不是個小數字啊。

緊急應變，左肥幫子上、右肋、小腹及後腰上各中了一腳。這老小子身上的肉雖厚，還是躺下了。

兩小把他弄進了譚長風的私宅中。那老僕見小譚來了很高興，又見泥鰍扛了一個胖嘟嘟的中年人，道：「小姐，扛的是甚麼人哪？」

小譚道：「你不要管，請拿一個較大的酒壺來，送到後面花屋中。」

「是的，小姐……」老僕也不敢多問，拿了一大壺老酒來，此刻見那肥嘟嘟的中年人躺在後院花屋地上。小譚道：「沒有你的事了，去吧！」

「是的，小姐……」

這工夫「冰彌勒」已經醒來，泥鰍道：「陶大俠，的確，你老兄今天的運道，眞是好得邪氣呀！」

陶德被點了穴不能動，四下看看，也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道：「小子，快把我放了！不然的話，嘿嘿……再說，我看你們兩人打架，本想上前幫忙照料，看看傷得重不重，你們兩位居然……」

「對對，你老兄這份好意，我們總要表示表示的……」褪下褲子，「嘩……」這一泡尿足足尿了半盞茶工夫。

雖然陶德有時閉住呼吸，還是自鼻孔嗆進不少，頭髮完全濕透了。泥鰍提上下衣，道：「這是北方的老黃酒，沒甚麼稀奇，這只不過是先熱熱底，好的在後面……」

這工夫小譚自內間走出來，拿着那個大酒壺，紅着臉交給泥鰍，泥鰍道：「你老兄的運氣眞好，你猜這是甚麼酒，地地道道，封存了一十八年的江南名酒『女兒紅』，有些人一輩子也喝不到。嘖嘖！你老兄要獨享這一壺了……」

伸手一點陶德的「大迎穴」，此穴就在顎骨掛鈎處，陶德的嘴立刻張開而不能閉上。一大壺江南「女兒紅」名酒，已注入陶德的喉頭。嘴雖然閉不上，吞東西還是無礙的。

幾乎大半壺「名酒」全部灌下，泥鰍點了他的「大迎穴」，道：「老兄，封存了十八年的酒，可眞是可遇不可求呀……」「叭」地一脚把他踢昏，正要卸下他一件零碎。

「泥鰍，這懲罰已經夠了，陸浩說陶老大頗夠意思，就看在陶森的面上算了！」

「太便宜這傢伙了……」摸摸陶德的肚皮，肚內「嘩嘩啦啦」猛響，扛起來自後門走出，小譚在內插上門栓，越牆而出。

過了幾條街，丟在路邊，兩人出了鎮，向麥家方向奔去，小譚道：「總算爲陸浩出了口氣……」

這工夫一株大樹之後閃出一個人來，竟是韋紫琴，道：「譚珍，我和妳勢不兩立。」

泥鰍冷笑道：「這是爲甚麼呀？就因爲陸浩對妳沒興趣？笑話！這種事還有霸王硬上弓的嗎？」

韋紫琴道：「我總是想不通，也就永遠不服氣！」

「這有甚麼想不通的呢？小譚心地善良，內在外在都是天下至美，妳嘛，乍看是不錯，可惜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妳難道還看不出來？眞正懂得審美的男人，他們最注重內在形之於外的韻味，只可意會，不能言傳，而妳正好缺乏哪箇……」

韋紫琴「嗆」地一聲拔劍攻向小譚，泥鰍自她左後側攻出兩腿，小譚閃了開去，韋紫琴這兩套也不怎麼樣，僅比小譚高明些，以一對二，未必能佔到便宜。

果然，雙方折騰了二十來招，韋紫琴有點不支的趨勢。泥鰍道：「我們逮住妳之後，只好如法炮製，把妳送到『百花塢』，鴇母很欣賞妳，一定會大肆宣傳：紅姑娘紫水晶重張艷幟，隨時候教，舊雨新知，請多捧場……」

「刷」地一聲，一條高大身影自樹蔭中瀉下，道：「韋姑娘，我來幫妳……」這女人的打法比男人還粗野，三拳兩脚把小譚逼退五六步，泥鰍忙來支援，這女人施出一式不常見的招式，把他砸了個跟蹌。

原來是那個擺夷族的女人，剛才用的招式自是金素如傳她的。

韋紫琴對這女人來救她有點摸不透，韋紫琴心裏清楚，金素如恨她入骨，而這女人又是金的忠僕，怕是另有居心。

兩小應付這女人還有點吃力，加上韋紫琴，自然招架不住，泥鰍和小譚打個招呼，兩人疾掠而去。

韋紫琴也很機伶，趁機也掠向另一方向。

但這女人不追兩小却追上了韋紫琴，迎面攔住道：「跟我走吧！」

「爲甚麼？」

「妳現在的處境很危險，需要保護……」

「謝謝！和家父已經聯絡上了，也用不着別人保護。」她以爲提起紫衣護法韋昌，道上的人總要賣點面子，可是金素如很清楚，譚長風迄今還在猶豫不定，可能就是受了韋昌的影響。因爲韋昌是個頗有原則的人，自是恨極她，這女人不會不知道，冷冷一笑，道：「別不識抬舉，我們要保護妳，是妳的造化！」

韋紫琴道：「滾開！妳這奴才不配在我面前咋唬……」但這女人已經撲了上來。

韋紫琴也不敢大意，全力應付，可是這女人志在必得，而且只施出了一式「意弓心箭」，「咚」地一聲，正中韋紫琴的背心。

這女人的功力自不能和金素如比，要不，韋紫琴必受重傷，甚至死亡，因爲雙方相距僅三步左右，儘管如此，仍然「吭」地一聲，仆在地上。

這女人道：「泥鰍說得不錯，主人恨你們父女入骨，她還眞有意思把妳送到十里外興隆集大鎮上的『紅杏閣』去，爲妳找個開懷的恩客呢……」

韋紫琴此刻僅是負傷倒地，裝作昏迷，以便待其接近時施襲一擊成功，乍聞此言，不由大驚。泥鰍是說着玩的，金素如那女人却說得出就做得到。

這工夫擺夷女人用脚一勾，韋

紫琴的身子被勾起，伸手去接，準備一接之下就順便點了她的穴道，挾着離去。

可是韋紫琴的工夫來自紫衣護法韋昌，她雖未得乃父眞傳，却也學了些危險時應急的散手，這對女人是十分有必要的。就在擺夷女人伸手欲接時，韋紫琴雙足一剪，猛踢她的「京門穴」。

擺夷女人的確未防這一手，一驚之下撩臂一撥，韋紫琴這一腿是明攻棧道，左手「雙龍搶珠」才是暗渡陳倉。

擺夷女人能撩開那一脚，這一手也難不倒她，身子一扭，韋紫琴的二指戳空，擺夷女人怒吼一聲，「手捧五弦」，連點了韋紫琴兩個穴道。

「蓬」地一聲，身子摔在地上，自然是昏了過去。這個嬌嬌女，本不該抛頭露面受此災難，這只怪她心地惡毒，恃美而驕，缺乏眞正的情感。所謂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新，其意在此。

「小丫頭，這麼一來，就是主人放過妳，我也堅持把你送到勾欄去了……」正要提起韋紫琴，一個影子像大鳥似地悄悄降落在她身後。

擺夷女人猛一迴身，不由微微色變，道：「是你？還沒有死？」

「我可能要比你們活得久些！」

「不見得……」擺夷女人知道不出絕招，今夜恐怕回不到主人身邊，集十成力道，作挽弓射箭狀。

陸浩似乎大驚而急退，却仍然被射中左肩，連連退了一大步，擺夷女人冷笑道：「看來主人對你估計過高了……」反而欺了過來。

陸浩小心翼翼地繞她游走，當她再次挽弓欲施「心箭」時，陸浩的動作快逾閃電，廻旋欺上，掌腿交迭，不知道到底他要用脚還是用掌，「叭」地一脚，踹在這女人的小腹上。

擺夷女人這才知道，主人的高估並非沒有道理，一連退出六步，腹內如同火焚，一個倒縱倉促遁去。

陸浩看看地上的韋紫琴，不由嘆了口氣，如果她不驕，如果她厚道些，很可能他和小譚的情感迄未建立。他忽然產生一個奇想，以爲這也算是成人之美，也可以說是知恩圖報。即使對韋紫琴來說，也不算辱沒，立即挾起她向白雲寺馳去。

當喬步天一覺醒來，發現雲床前椅上半倚着一位美人，正是他心有所屬的韋紫琴時，不由激動萬分。

本來，他以爲是自己的痴情感動了她，但忽見椅旁几上留有一張寫得極爲潦草的紙箋：

「迢迢西天路甚遠，
茫茫高處不勝寒，
蜉蝣鴛鴦同一夢。
雲泥仙凡任君選。
爲求一晝擲萬金，
嬌嬈殊色猶堪憐，
如其笑談莊蝶夢，
何似洞賓渡牡丹。」

左下方有「報恩者頓首」字樣。

喬步天自然猜得出是誰送來的了，倒是有點慍怒，儘管他對證道已是意興闌珊，而且對韋紫琴也情有獨鍾，怎可把她制住送來。

一旦傳出去發生誤會，那還得了？他甚至恨起這位多事的報恩者了。

收起打油詩，解了她的穴道。

韋紫琴還未睜眼就呻吟了幾聲，喬步天道：「韋姑娘……韋姑娘……」

韋紫琴睜眼一看，楞了一下，道：「喬護法……原來是你救了我……好險哪！」

喬步天含笑道：「韋姑娘妳……」

「別提了！先是在鎭外遇上了小譚和泥鰍，動手之下，勝負未分，居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就是金素如手下的擺夷族女奴，這女人身手了得，居然也會法衣上的奇學……」

「甚麼奇學？」

韋紫琴說了。喬步天這才知道陸浩救了韋紫琴而送到這兒來，的確用心良苦，似也不希望對她拆穿，就當作是他救的，差點錯怪了這位有心人。其實施展「蜉蝣撼樹」禪門玄功擊退跟踪而至的金素如的正是他。

韋紫琴道：「是你擊退了那女人吧？幸虧是你，若換了別人，八成鬥不過她，這女人可眞毒，她要把我送到……」

「送到甚麼地方？」

「哼！要把我送到二十里外大鎭上的『紅杏閣』勾欄中！」

「果然好險！她們主僕是可能做到的。韋姑娘，我爲妳脫險而慶幸，也爲我能救妳而慶幸……」

韋紫琴嘆了口氣道：「喬步天，救命之恩心領，我要回去了……」

「韋姑娘……」

韋紫琴看了他一眼，沒說甚麼就走了。但喬步天一直把她送到鎭上才折回。

在此同時，金素如和擺夷女人來到麥家，經過金素如數日的偵察及判斷，加之今夜兩小在麥家附近出現，陸浩也在附近出現，金素如突然觸動了靈機。

由於她對麥家大宅太熟了，立刻就找到了陸浩，他正在和兩小談韋紫琴及那擺夷女人的事。

當三人發現金素如在門外時，

兩小同時亮出了兵刃。陸浩心裏有數，儘管他對付擺夷女人隱藏了大部份實力，他却相信，金素如所學的法衣上的絕學，絕不僅是「意弓心箭」和「吐氣如雷」，他對兩小低聲道：「不可作無謂的犧牲……」

這是麥家大宅中的一個跨院，距麥大熟的院落較遠。陸浩來到院中。金素如道：「譚珍由我帶去，陸浩，我破例放你一馬。」

譚珍冷笑道：「笑話！我憑甚麼要跟妳走？」

陸浩道：「金素如，妳聽到了沒有？我有三大心願必須作到，除非我不敵而亡，自當別論。第一，我要逮捕冷清秋送官法辦。第二是逮捕妳，一是爲父母報仇，二是受大悲前輩之託，必須照辦，第三，火龍眞人也交代在下一件任務，自當不辱使命……」

金素如自也猜得出火龍眞人所託之事，諒必是勸譚長風回師門領罪，反之即逮住押回按門規治罪。

由於這一番話，金素如忽然心頭一亮，她猜出火龍眞人的走火，必然轉劇，而大悲神尼必須留下照料他而無法下山。因此金素如豪氣大發，狂妄地道：「陸浩，爲了使你輸得心服口服，我決定給你兩次機會，如果今夜你敗了，半月後的此刻在黃山女子論劍大會原址，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再不敵，我也不會殺你，但要廢了你的武功……」

多麼自信與驕狂！但是兩人一動上手，金素如根本不用以往的招式，第一招就是「意弓心箭」，陸浩閃過但「吐氣如雷」只作了個樣子，竟然施出了第三招「虎嘯龍吟」。這本是用玄奧內力發出的聲音，傷人還不夠，尤其是陸浩這等連獲奇遇之人。但却有干擾分神作用。

就在陸浩心神稍稍分散之時，金素如猛吸一口氣，施出了「吐氣如雷」，兩人相距不到一丈，已夠上威力範圍。陸浩運起玄渾罡氣，元嬰眞氣護住內腑，駝龍寶血也化爲眞炁，護住了經脈，只聞「啪」地一聲，金素如被無儔反震之力震得在空中倒翻兩個觔斗，臉色十分蒼白，但陸浩却退了七步之遠，「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道：「一償一道是妳殺的？」

「何必多此一問，陸浩，你敗了！承不承認？」

陸浩道：「半月後此時，咱們黃山見……」身子搖搖倒下。兩小作勢欲拚，但金素如要在小譚心目中建立好印象，道：「不必緊張，我說好半月後再見眞章，此刻就不會趁人之危，譚珍，妳多保重……」

譚珍冷哼一聲沒有搭腔，金素如和那女人已越牆而去，這工夫麥大熟也聞聲趕來了……。

＊　＊　＊

這次黃山的決戰，幾乎是絕望的，雖然陸浩的友人如麥大熟、湯伯蓀、喬步天、總鏢頭梁劍光、小譚及泥鰍等人都對他有點信心，但內心的憂慮却是一致的。

五大掌門受了金素如的賂賄，也有短處在她手中，不能不去捧場，譚長風只帶了韋昌父女及梁松前往。老譚到底作何打算？就連金素如也估不透。反正她是穩操勝算，十分篤定。因爲她已把金領銀袖上的武功全練了。就算陸浩去找火龍眞人及大悲神尼練那金領銀袖上的武功也來不及了。

這和女子論劍大會差得很多。到會的人很少。

原本的論劍台子還是完好無缺，台的兩側約尺半高的欄杆上，還各插了六朵芍藥花，在夜風中搖曳。

子時正，皓月當空，萬里無雲。金素如倒未炫耀，平平實實地上了台。擺夷女人站在台下左側距台最近。這時陸浩也上了台，而小譚和泥鰍也站在台的右側。金素如道：「如你今夜再敗，我要廢了你的武功！」

陸浩宣佈了一償一道爲金所殺而栽贓嫁禍的事，金默認了。又道：「如戕券了妳，也要同樣地處置妳，然後交給大悲神尼前輩……」

就在這時，一陣較大的風吹來，把台的兩邊欄杆上的十二朵芍藥花吹得花瓣紛紛飄落，怪的是，應該只剩下殘蒂才對，却變成了十二朵奇大的曇花。原來曇花包了一層薄紙片。

曇花綻開是十分短暫的，但若折下後放入水中，則可保持一夜盛開。而在此同時，台上已開始了驚神泣鬼的搏殺。金素如不希望拖得太久，因爲萬一大悲來了總是麻煩。況且即使她不怕大悲，但那些被她收賣的人震於大悲的超然身份，屆時就可能衆叛親離。所以一上手就使上了素日極少用的絕技。

陸浩運起了得天獨厚的元嬰及駝龍寶血罡氣，兩人每接一招，那粗逾水桶原木紮的台子都會「格支」作響，搖晃不已。

才不過三十招左右，金素如已不再用那些招式。開始緩緩而有力地挽弓。台子只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說躲不勝躲，避不勝避。當然，陸浩總要挑選有利的角度。固然射箭可直射、橫射甚至背後開弓，那是眞的弓箭，只要練熟即可，但這種「意弓心箭」則不成，就連側射都會減低威力。

但是，金素如把法衣上的玄功三招交互使用，而且隨意運用順序。這就防不勝防。當然，陸浩雖

然迴避對方的玄功正中要害，他也俟機全力反擊，金素如顯然也不敢讓他擊個正中。

台下一片死寂，如同無人，但却有四個人在後邊較暗處觀看，其中兩個中年男女含淚互相握緊對方的手，傳遞着關切焦灼的心聲。

此刻陸浩已中了三次「心箭」及兩次「吐氣如雷」，「龍吟虎嘯」不時干擾陸浩的注意力。然而，她也中了陸浩兩掌及實實的一腿。毫無疑問，陸浩又陷入了苦戰。

只是金素如此時出現很奇特的現象，那就是臉部、頭部及臂部泛紅，還隱隱可見一些大泡，而她也漸漸顯示不耐及煩躁之色，但小譚、泥鰍等人的焦灼却遠超過金素如。

當陸浩又中了一次「心箭」及「吐氣如雷」時，口鼻中突出大量鮮血。但金素如也中了他的一拳，踉蹌退到台子一角。

出乎任何人的意料，金領銀袖上的玄功共有四招，在陸浩一拳得手，再次集十成內力及過人的輕功在金素如背上切了一掌時，金素如也噴出一口鮮血，而且向前栽去。似有栽下台去的可能。但是，當陸浩追上時，她突然止步側身，雙手像極用力關閉兩肩沉重的大門似的，這正是第四招「混沌初開」，也是四招中最厲害的一招，且正中陸浩的左胸。而陸浩也以「貫手」戳向金素如的胸腹之間。

剎那間巨大而堅固的原木台子轟然倒場，兩人也倒了下去。台下一片大亂，有很多人趁亂離開了現場，那是被金素如收買的人。但有兩個人悲呼着要到一大堆原木中去找人。那是陸母金婉如及小譚。但陸浩的師叔「披髮女媧」崔瑛拉住了陸母。

就在這時，只聞一聲悲嘯，兩根水桶粗的原木被震飛，陸浩自亂木中站了起來，而且立掌如刀，就要向金素如劈下，他的內力太雄渾了，甦醒也較快。

「浩兒……」金婉如悲呼着伸出雙手，陸浩淚眼望去，叫了一聲「娘」！這才點了金素如的穴道。而且泥鰍趁這亂鬨鬨的機會，把那擺夷女人制住了。

陸母道：「浩兒，你阿姨的一切罪行只有以她的師門按門規治她應得之罪，她能不仁，我們不能不義……」

「娘，爹呢？」

「你爹的傷勢未癒，留在家中療養，大致已無大礙了！」

「娘，她害得我們陸家骨肉分離，她……」

「陸兒，交給她的師門，她們也必廢其武功，殺人不過頭點地，一個高手落得這等下場，已經夠慘的了……」

這時譚長風和韋、梁二護法負手走近，道：「陸浩，我經過考慮，不能一錯再錯，決定隨你回石府接受恩師制裁，至於教務，我已託付韋、梁二護法暫代……」

「爹……」小譚倚在老爹懷中哭了。譚長風喟然道：「小珍，妳該爲爹高興才對，要是爹仍執迷不悟，妳哭的日子可就在後頭了。我把妳交給陸浩，他不會虧待妳的……」

「大叔，我會好好照料譚珍的。大叔，你不必如此……」陸浩抓住譚長風雙手上的手銬一掙，「刈」地一聲鋼銬已斷。原來譚長風負着手是自己銬住的。陸浩這麼做是因老譚一直未表示敵意。

譚長風泫然道：「昔年一念之差，才有今日之下場，我已代你把冷清秋送官法辦了……」

就在這時金素如才醒來，當她發現兩邊欄杆上插的芍藥變成曇花時，她厲呼着：「婉如，這些曇花是妳弄來的？」

「是……是的……爲了陸浩……爲了妳的師門榮譽及整個武林……我不得不如此……素如，原諒姐姐……」

原來金素如最怕見曇花，只要嗅到曇花香味，即會全身紅腫起泡而奇癢。陸母知此秘密，也只有姑且一試了。

遠遠望去，韋紫琴倚在一位陌生文士身邊，仔細一看，原來是已經還俗換上文士打扮戴上假髮的喬步天，遙遙向陸浩頷首致謝，神色中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嚮往與信心。

至於小譚，已投身在陸夫人的懷中了……

（全文完）